

琬琰集
刪存
卷一

0128284



3 1335 4077 7

引 得

特刊之十二

琬琰集刪存附引得

哈 佛 燕 京 學 社

一 九 三 八 年 十 月

登 記 證 警 字 第 一 三 一 二 號

引 得 編 纂 處

洪 業
聶 崇 岐
李 書 春
趙 豐 田
馬 錫 用

引 得 編 纂 處
燕 京 大 學 圖 書 館
北 平, 海 淀

引 得 校 印 所 排 印

序

洛臣碑傳琬琰之集，三編，一百七卷，宋眉州杜大珪撰。大珪仕履不詳，僅由序文及署銜，知爲光宗時人，且曾習進士者。其書所錄碑傳之文，總爲二百五十四篇，被傳者都計二百二十一人。就文之性質言，以墓誌銘之八十九篇爲最多，次爲神道碑五十篇，次爲摘自隆平集之傳四十三篇，次爲採自實錄之傳二十七篇，次爲行狀二十二篇，餘若隨記、碑陰、序跋、諡議之類，或五六篇，或三四篇，或一二篇，不等。就文之作者言，則以隆平集文之四十三篇爲最多，次爲歐陽修文三十六篇，次爲實錄文二十七篇，次爲王珪文十四篇，次爲范仲淹、范鎮、王安石文各十一篇，次爲宋祁文十篇；他如司馬光、蘇軾……等四十二人之文，多者不過八篇，少僅一篇而已。

其書去取漫無標準。若張文蔚韓惟忠何澤諸人，多無事蹟可言，而濫廁於名臣之列。若序跋論議賜誥指揮等文，多屬浮泛之辭，亦雜置於碑傳之中。由體製言，則得少失多，難稱著作之上乘。特所錄者，近多不見於他書，其於宋代知人論世之學，尚不無少許裨助，故較爲可取耳。

書之傳本甚少。年來以纂輯宋傳引得，嘗尋其書。今歲春初，偶見宋刊本，因擇錄其所載宋實錄及已失佚於宋集諸文，共八十篇，彙爲一書，依其編次，釐爲三卷，名之曰琬琰集。刪存以爲留心天水一朝史事者之參攷。且增以引得，用便檢查。更錄載其原序，原目，俾閱者得稍窺其廬面。原書文已缺者，則於原目下注一缺字；其文尙見於流行之宋集及他書者，則注明其所在各書之卷次板本；其原目下無注者，則胥爲本刪存所選錄。幸注意焉。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原序

國朝人物之盛遠追唐虞三代之英秦漢以來鮮儼矣自建隆乾德之肇造暨建炎紹興之中天因時輩出豐功偉烈焜耀方冊雖埋光鏟采位不稱其德者亦各有紀於時欲求之記事之書則瀕瀕噩噩未易單究雜出於野史見聞者其事又裂而不全未足以觀其出處本末好事者因集神道誌銘家傳之著者爲一編以便後學之有志於前言往行者韓退之韓洪碑杜牧之譚忠傳今質諸正史而皆合學者將階此以考信於得失之迹不爲無助云紹熙甲寅暮春之初謹書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原目

上編

卷一

趙中令公普神道碑

太宗皇帝御製

韓忠獻公琦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

神宗皇帝御製

卷二

寇忠愍公準旌忠之碑

文懿公孫 拈

王文正公旦全德元老之碑

文忠公歐陽脩(四部備要本歐陽文忠全集居士集卷二十二)

卷三

晏元獻公殊舊學之碑

文忠公歐陽脩(同上)

丁文簡公度崇儒之碑

文懿公孫 拈

卷四

程文簡公琳旌勞之碑

文忠公歐陽脩(四部備要本歐陽文忠全集居士集卷二十一)

張文懿公士遜舊德之碑

景文公宋 祁(湖北先正遺書本景文集卷五十七)

卷五

富鄭公弼顯忠尙德之碑

文忠公蘇 軾(端方刻東坡七集正集卷三十七)

卷六

司馬文正公光忠清粹德之碑

文忠公蘇 軾(端方刻東坡七集正集卷三十九)

賈文元公昌朝神道碑

荆 公王安石(四部叢刊本臨川集卷八十七)

卷七

宋元憲公庠忠規德範之碑

文恭公王 珪(武英殿聚珍叢書本華陽集卷三十六)

宋景文公祁神道碑

忠文公范 鎮

卷八

趙清獻公抃愛直之碑

文忠公蘇軾(編方刻東坡七集正集卷三十八)

王文恭公珪神道碑

黃門李清臣

卷九

高衛王瓊決策定難顯忠基慶之碑

文恭公王珪(武英殿聚珍叢書本華陽集卷三十六)

高康王繼勳克勤敏功鍾慶之碑

文恭公王珪(同上)

卷十

韓獻肅公絳忠弼之碑

黃門李清臣

卷十一

范忠宣公純仁世濟忠直之碑

文昭公會稽(原缺)

卷十二

吳武安公玠神道碑

中書舍人王綸(原缺)

吳武安公功績記序引

岐下張發(原缺)

功績記

明庭傑

卷十三

韓忠武王世忠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

沂 公趙 雄

卷十四

吳武順公璘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

翰林學士王 燾

卷十五

呂文穆公蒙正神道碑

文忠公富 弼

陳文惠公堯佐神道碑

文忠公歐陽脩

(四部備要本歐陽文忠全集居士集卷二十一)

卷十六

張忠定公詠神道碑

忠獻公韓 琦

(清乾隆四年安陽縣纂列安陽集卷五十一)

曾諫議大夫致堯神道碑

文忠公歐陽脩

(四部備要本歐陽文忠全集居士集卷二十一)

卷十七

馮勤威公守信神道碑

荆 公王安石 (四部叢刊本臨川集卷八十八)

康刺史延澤神道碑

翰 林王禹偁 (四部叢刊本小齋集卷二十八)

卷十八

張刺史繪神道碑

文正公范仲淹 (蘇轍堂刻范文正公集卷十一)

李觀察士衡神道碑

文正公范仲淹 (蘇轍堂刻范文正公集卷十一)

卷十九

馬正惠公知節神道碑

荆 公王安石 (四部叢刊本臨川集卷八十七)

王武恭公德用神道碑

文忠公歐陽脩 (四部備要本歐陽文忠全集居士集卷二十三)

卷二十

范文正公仲淹神道碑

文忠公歐陽脩 (四部備要本歐陽文忠全集居士集卷二十三)

趙康靖公槩神道碑

文忠公蘇 軾 (端方刻東坡七集正集卷十八)

卷二十一

周安惠公起神道碑

荆 公安石 (四部叢刊本 魏川集卷八十九)

王待制質神道碑

文忠公歐陽脩 (四部叢刊本 歐陽文忠全集居士集卷二十一)

卷二十二

夏文莊公竦神道碑

文恭公王 珪 (武英殿聚珍叢書本 華陽集卷三十五)

龐莊敏公籍神道碑

文恭公王 珪 (同上)

卷二十三

余襄公靖神道碑

文忠公歐陽脩 (四部叢刊本 歐陽文忠全集居士集卷二十三)

孫威敏公沔神道碑

學 士畢仲游

卷二十四

歐陽文忠公脩神道碑

文定公蘇 轍 (四部叢刊本 樂城集後集卷二十三)

卷二十五

狄武襄公青神道碑

文恭公王 珪 (武英殿聚珍叢書本 華陽集卷三十五)

种公世衡神道碑

文正公范仲淹(謚表堂刊范文正公集卷十三)

卷二十六

呂惠程公弼神道碑

忠文公范鎮

范忠獻公雍神道碑

忠文公范鎮

卷二十七

周侍郎沆神道碑

文正公司馬光(清康熙四十七年夏蘇學補刊司馬溫公文集卷八十一)

趙樞密瞻神道碑

太史范祖禹(四庫全書珍本范太史集卷四十一)

中編

卷一

馬忠肅公亮墓誌銘

元獻公晏殊

卷二

田諫議錫墓誌銘

文正公范仲淹(謚表堂刊范文正公集卷十二)

田諫議碑陰

文正公司馬光(清康熙四十七年夏蘇署補刊司馬溫公文集卷七十一)

滕待制宗諒墓誌銘

文正公范仲淹(藏奎堂刊范文正公集卷十三)

曾諫議致堯墓誌銘

荆 公王安石(四部叢刊本藏川集卷九十二)

卷三

田太傅况墓誌銘

荆 公王安石(四部叢刊本藏川集卷九十一)

蔡文忠公齊墓誌銘

文正公范仲淹(藏奎堂刊范文正公集卷十二)

卷四

杜祁公衍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脩(四部備要本歐陽文忠全集居士集卷三十一)

章文獻公得象墓誌銘

景文公宋 祁(湖北先正遺書本景文集卷五十九)

卷五

王文正公會墓誌銘

景文公宋 祁(湖北先正遺書本景文集卷五十八)

胡太傅宿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脩(四部備要本歐陽文忠全集居士集卷三十四)

王文正公會碑陰

景文公宋 祁 (湖北先正遺書本)
景文集卷四十六)

卷六

龐莊敏公籍墓誌銘

文正公司馬光 (濟康縣四十七年夏縣縣補
刊司馬溫公文集卷七十八)

高文莊公若訥墓誌銘

景文公宋 祁 (湖北先正遺書本)
景文集卷六十)

卷七

王待制質墓誌銘

文正公范仲淹 (藏家登刊范文)
正公集卷十三)

孫待制甫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脩 (四部備要本歐陽文忠
全集居士集卷三十三)

卷八

王文公堯臣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脩 (四部備要本歐陽文忠
全集居士集卷三十二)

吳正肅公育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脩 (全上)

卷九

張翰林錫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脩 (四部備要本歐陽文忠
全集居士集卷三十)

賈翰林踏墓誌銘

文恭公王

珪 (武英殿聚珍叢書本)
華陽集卷三十八

卷十

范忠獻公雍墓誌銘

文正公范仲淹

(議奏堂刊范文)
正公集卷十三

張樞密奎墓誌銘

文忠公富

弼

卷十一

張恭安公存墓誌銘

文正公司馬光

(清康熙四十七年夏蘇鑿補)
刊司馬溫公文集卷七十八

胡尚書則墓誌銘

文正公范仲淹

(議奏堂刻范文)
正公集卷十二

卷十二

范文正公仲淹墓誌銘

文忠公富

弼

杜待制杞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脩

(四部備要本歐陽文忠)
全宋居士集卷三十

卷十三

郭將軍遠墓誌銘

太史范祖禹

(四庫全書珍本范)
太史集卷四十

卷十四

孔中丞道輔墓誌銘

荆 公王安石 (四部叢刊本 蘇川集卷九十一)

張御史唐英墓誌銘

丞 相張商英

沈翰林遯墓誌銘

荆 公王安石 (四部叢刊本 蘇川集卷九十三)

卷十五

許待制元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脩 (四部備要本 歐陽文忠全集居士集卷三十三)

呂諫議公綽墓誌銘

文恭公王 珪 (武英殿聚珍齋書本 華陽集卷三十八)

卷十六

石工部揚休墓誌銘

忠文公范 鎮

宋諫議敏求墓誌銘

忠文公范 鎮

卷十七

賈文元公昌朝墓誌銘

文恭公王 珪 (武英殿聚珍齋書本 華陽集卷三十七)

卷十八

司馬文正公光墓誌銘

忠文公范 鎮

范忠文公鎮墓誌銘

文忠公蘇 軾(蘇方輅東坡七) 集正集卷四十

卷十九

唐質肅公介墓誌銘

文恭公王 珪(武英殿聚珍堂書本) 華陽集卷三十七

邵安簡公亢墓誌銘

文恭公王 珪(全上)

卷二十

薛簡肅公奎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脩(四部備要本歐陽文忠) 全集居士集卷二十六

程文簡公琳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脩(四部備要本歐陽文忠) 全集居士集卷二十九

卷二十一

楊諫議偕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脩(四部備要本歐陽文忠) 全集居士集卷二十九

謝學士絳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脩(四部備要本歐陽文忠) 全集居士集卷二十六

卷二十二

張文定公方平墓誌銘

文忠公蘇 軾(編方刻東坡七 集後集卷十七)

卷二十三

滕學士甫墓誌銘

文忠公蘇 軾(編方刻東坡七 集正集卷十八)

司馬諫議康墓誌銘

太 史范祖禹(四庫全書珍本范 大史集四十一)

卷二十四

呂中丞誨墓誌銘

文正公司馬光(清康熙四十七年夏臨製補 刊司馬溫公文集卷七十八)

王尚書陶墓誌銘

忠文公范 鎮

鮮于諫議侁墓誌銘

忠文公范 鎮

卷二十五

孫學士洙墓誌銘

黃 門李清臣

楊待制繪墓誌銘

太 史范祖禹(原附)

卷二十六

蘇文忠公軾墓誌銘

文定公蘇 轍(四部叢刊本續編 集後集卷二十二)

卷二十七

吳正憲公充墓誌銘

黃 門李清臣

王懿敏公素墓誌銘

文恭公王 珪(武英殿聚珍書本 華陽集卷三十七)

卷二十八

梁莊肅公適墓誌銘

文恭公王 珪(同上)

王懿敏公素墓誌銘

文忠公蘇 軾(續方刻東坡七 集正集卷二十)

卷二十九

范資政百祿墓誌銘

太 史范祖禹(四庫全書珍本 太史集卷四十四)

卷三十

蘇丞相頌墓誌銘

文昭公曾 肇(續叢書本 曲阜集卷四)

王學士存墓誌銘

文昭公曾 肇

卷三十一

陳少卿希亮墓誌銘

忠文公范 鎮

蘇員外安世墓誌銘

荆 公王安石(四部叢刊本臨川集卷九十二)

彭待制汝礪墓誌銘

文昭公曾 肇

卷三十二

趙待制開墓誌銘

待制李 燾

卷三十三

唐資政重墓誌銘

修撰劉 岑

楊文安公椿墓誌銘

御史陳良祐

卷三十四

梅直講聖俞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修(四部備要本歐陽文忠公集居士集卷三十三)

劉學士敞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脩(四部備要本歐陽文忠全集居士集卷三十五)

晁太史補之墓誌銘

直 閣張 未

邵康節先生雍墓誌銘

明道先生程顥(四部備要本二程全書明道文集卷四)

卷三十五

胡先生瑗墓表

文忠公歐陽脩(四部備要本歐陽文忠全集居士集卷十五)

孫先生復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脩(四部備要本歐陽文忠全集居士集卷三十七)

石徂徠先生介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脩(四部備要本歐陽文忠全集居士集卷三十四)

孔處士改墓誌銘

荆 公王安石(四部叢刊本禮川集卷九十八)

卷三十六

石校理曼卿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脩(四部備要本歐陽文忠全集居士集卷二十四)

梅給事詢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脩(四部備要本歐陽文忠全集居士集卷二十七)

尹學士洙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脩(四部備要本歐陽文忠全集居士集卷二十八)

尹學士洙墓表

忠獻公韓琦(清乾隆四年安陽縣署刊安陽集卷四十七)

卷三十七

蘇長史舜欽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脩(四部備要本歐陽文忠全集居士集卷三十一)

王翰林洙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脩(同上)

尹博士源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脩(同上)

卷三十八

劉秘書恕墓碣

太史范祖禹(四庫全書珍本范太史集卷三十八)

劉秘書恕十國紀年序

文正公司馬光(清康熙四十七年夏縣署補刊司馬溫公文集卷六十六)

劉檢討義叟墓誌銘

忠文公范鎮

魏處士閉墓誌銘

文正公司馬光(清康熙四十七年夏縣署補刊司馬溫公文集卷六十六)

种處士放傳

太史曾鞏(七樂堂刊歷平集卷十三)

林和靖遺

太史曾鞏(七樂堂刊歷平集卷十五)

王閻練中正

太史會叢(七集卷十八)

卷三十九

富泰公言墓誌銘

文忠公富弼

賈令君注墓誌銘

景文公宋祁(湖北先正遺書本)

田公紹芳墓誌銘

文正公范仲淹(藏泰堂刊范文)

蘇職方序墓誌銘

舍人曾鞏(四部叢刊本元豐類稿卷四十三)

卷四十

程太師元白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脩(四部備要本歐陽文忠全集居士集卷二十一)

瀧岡阡墓表

文忠公歐陽脩(四部備要本歐陽文忠全集居士集卷二十五)

謝尙書濬神道碑

文正公范仲淹(藏泰堂刊范文)

劉磨勅式家傳

公是先生劉敞(武英殿聚珍叢書本公是集卷五十一)

卷四十一

韓太保惟忠墓表

黃 門李清臣

張寺丞文蔚墓誌銘

忠文公范 鎮

程太師坦墓誌銘

文恭公王 珪

(武英殿聚珍叢書本)
(華陽集卷三十五)

何廬江隱侯澤墓誌銘

丞 相張商英

卷四十二

老蘇先生訥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脩

(四部備要本歐陽文忠
全集居士集卷三十四)

又墓表

文定公張方平

(四庫全書珍本集
全集卷三十九)

曾博士易占神道碑

黃 門李清臣

孫府君庸墓誌銘

翰林學士王禹偁

(四部叢刊本小
蓄集卷二十九)

宋府君玘行狀

景文公宋 祁

(湖北先正遺書本)
景文集卷六十二)

卷四十三

曹武惠王彬行狀

少 卿李宗諤

曹武穆公瑋行狀

荆 公王安石 (四部叢刊本隨川集卷九十)

卷四十四

王文正公曾行狀

文忠公富 弼

張文定公詠行狀

景文公宋 祁 (湖北先正遺書本景文集卷六十二)

卷四十五

孫文懿公抃行狀

丞 相蘇 頌 (清光緒二十八年蘇氏家刊本蘇魏公集卷六十三)

卷四十六

孫宣公奭行狀

景文公宋 祁 (湖北先正遺書本景文集卷六十一)

馮侍講元行狀

景文公宋 祁 (湖北先正遺書本景文集卷六十二)

卷四十七

蔡文忠公齊行狀

文忠公歐陽脩 (四部叢刊本歐陽文忠全集居士集卷三十八)

孫待制甫行狀

舍 人曾 鞏 (四部叢刊本元豐類稿卷四十七)

卷四十八

韓忠獻公琦行狀

黃門李清臣

卷四十九

李黃門清臣行狀

太史晁補之(四部整刊本類
助集卷六十二)

曾舍人鞏行狀

內翰曾肇

卷五十

韓儀公丞相忠彥行狀

學士畢仲游(武英殿聚珍叢書
本西齋集卷十五)

卷五十一

司馬文正公光行狀

文忠公蘇軾(端方刻東坡七集
正集卷三十六)

卷五十二

曾太師公亮行狀

文昭公曾肇

卷五十三

鮮于諫議侁行狀

學士秦觀(四部叢刊本准海集卷三十六)

李中丞常行狀

學士秦觀(四部叢刊本准海集後集卷六)

卷五十四

杜御史莘老行狀

少卿查籥

卷五十五

張忠獻公浚行狀

樞密院編修官朱熹(四部叢刊本宋文公集卷九十五)

下編

卷一

潘武惠公美傳

太史

王中書全斌傳

太史

卷二

張文定公齊賢傳

太史

卷三

范魯公質傳

太史會 叢(七集堂刊 平集卷四)

魏丞相仁浦

太史會 叢(同上)

王文康公傳

太史會 叢(同上)

薛文惠公居正

太史會 叢(同上)

盧丞相多遜

太史會 叢(同上)

李文正公昉子宗諤

太史會 叢(同上)

呂正惠公端兄餘慶

太史會 叢(同上)

李文靖公沆

太史會 叢(同上)

向文簡公敏中

太史會 叢(同上)

王文穆公欽若

太史會 叢(同上)

丁晉公謂

太史會 叢(同上)

李文定公迪

太史會 叢(同上)

卷四

畢文簡公士安傳

學士畢仲游(武英殿聚珍叢書
本西齋集卷十六)

卷五

李良儔公處耘傳

太史會 叢(七集堂刊陸
不集卷九)

曹侍中利用

太史會 叢(七集堂刊陸
不集卷十)

李太傅漢超

太史會 叢(七集堂刊陸
不集卷十六)

郭觀察進

太史會 叢(同上)

黨節度進

太史會 叢(七集堂刊陸
不集卷十七)

曹太尉翰

太史會 叢(同上)

符太傅彥卿

太史會 叢(七集堂刊陸
不集卷十六)

卷六

李麥政若谷傳

太史會 叢(七葉堂刊陸平集卷七)

饒學士若水

太史會 叢(七葉堂刊陸平集卷九)

包孝肅公拯

太史會 叢(七葉堂刊陸平集卷十一)

卷七

陶翰林毅傳

太史會 叢(七葉堂刊陸平集卷十三)

戚學士綸

太史會 叢(同上)

徐常侍鉉

太史會 叢(同上)

楊文莊公徽之

太史會 叢(同上)

王翰林馮偁

太史會 叢(同上)

孫學士何

太史會 叢(同上)

宋文安公白

太史會 叢(同上)

楊文公億

太史會 叢(同上)

柳侍御開

太史會 叢(七業堂刊陸平集卷十八)

蘇學士易簡

太史會 叢(七業堂刊陸平集卷六)

劉檢討義叟

太史會 叢(七業堂刊陸平集卷十五)

卷八

呂文靖公夷簡傳

太史會 叢(七業堂刊陸平集卷五)

賢參政傳

太史會 叢(七業堂刊陸平集卷六)

魯肅簡公宗道

太史會 叢(同上)

盛文肅公度

太史會 叢(七業堂刊陸平集卷七)

韓忠憲公億

太史會 叢(同上)

宋宣獻公綬

太史會 叢(同上)

劉丞相沆

太史會 叢(七業堂刊陸平集卷五)

卷九

范忠文公鏡傳

文正公司馬光（清康熙四十七年夏縣署補刊司馬溫公文集卷七十）

傳跋

諫議劉安世

卷十

呂正獻公公著傳

太史

卷十一

穎濱遺老傳上

文定公蘇轍（四部叢刊本續城集後集卷十二至十三）

卷十二

穎濱遺老傳下

文定公蘇轍（同上）

卷十三

文潯公彥博傳

太史

劉右丞摯傳

太史

卷十四

王荆公安石傳

太史

呂參政惠卿傳

太史

卷十五

唐參政介傳

太史

鄭翰林獬

太史

吳給事中復

太史

陳成肅公升之

太史

卷十六

呂汲公大防傳

太史

馮文簡公京傳

太史

張少保商英傳

太史

卷十七

韓侍郎維傳

太史

卷十八

蔡忠懷公確傳

太史

章丞相惇傳

太史

卷十九

范直講祖禹傳

太史

鄒司諫浩傳

太史

劉談議安世傳

太史

卷二十

曾文肅公布傳

太史

曾文昭公肇

太史

王懿恪公拱辰

太史

韓太保續傳

太史

卷二十一

邵康節先生雅

太史范祖禹(四庫全書珍本范太史集卷三十六)

徐冲晦處士復傳

舍人曾鞏(四庫全書珍本元豐類稿卷四十八)

程宗丞頤

太史

程侍講頤

太史

卷二十二

劉觀文珙行狀

從事郎劉珩

賜諡指揮

諡議

太常博士宋若水

覆諡議

考功郎張叔椿

卷二十三

劉待制子羽墓誌銘

秘閣修撰張 栻

劉待制碑銘

宣教郎朱 熹

(四都遺刊本朱熹
公全集卷八十八)

卷二十四

李太尉顯忠行狀

知閣門事張 掄

卷二十五

虞雍公守唐鄧事

眉山任 燦

王學士昱墓誌銘

南陽滕宗諒

琬琰集刪存目錄

卷一

趙中令公普神道碑

太宗

韓忠獻公琦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

神宗

寇忠愍公準旌忠之碑

孫抃

丁文簡公度崇儒之碑

孫抃

宋景文公祁神道碑

范鎮

王太師珪神道碑

李清臣

韓獻肅公絳忠弼之碑

李清臣

吳武安公玠功績記

明庭傑

韓忠武王世忠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

趙雄

琬存目錄

吳武順王璘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

王顯

呂文穆公蒙正神道碑

富弼

孫威敏公沔神道碑

畢仲游

呂惠穆公公弼神道碑

范鎮

范忠獻公雍神道碑

范鎮

卷二

馬忠肅公亮墓誌銘

晏殊

張樞密奎墓誌銘

富弼

范文正公仲淹墓誌銘

富弼

張御史唐英墓誌銘

張商英

石工部揚休墓誌銘

范鎮

宋諫議敏求墓誌銘

范鎮

司馬文正公光墓誌銘

范鎮

王尙書陶墓誌銘

范鎮

鮮于諫議佐墓誌銘

范鎮

孫學士洙墓誌銘

李清臣

吳正憲公充墓誌銘

李清臣

王學士存墓誌銘

曾肇

陳少卿希亮墓誌銘

范鎮

彭待制汝礪墓誌銘

曾肇

趙待制開墓誌銘

李廌

唐資政重墓誌銘

劉岑

楊文安公椿墓誌銘

陳良祐

晁太史補之墓誌銘

張耒

琬存目錄

上

劉檢討義叟墓誌銘

范鎮

富泰公言墓誌銘

富弼

韓太保惟忠墓表

李清臣

何應江隱侯澤墓誌銘

張商英

曾博士易占神道碑

李清臣

張寺丞文蔚墓誌銘

范鎮

曹武惠王彬行狀

李宗諤

王文正公曾行狀

富弼

韓忠獻公琦行狀

李清臣

曾舍人鞏行狀

曾肇

曾太師公亮行狀

曾肇

杜御史莘老行狀

查籛

卷三

潘武惠公美傳

實錄

王中書全斌傳

實錄

張文定公齊賢傳

實錄

范忠文公傳跋

劉安世

呂正獻公著傳

實錄

文忠烈公彥博傳

實錄

劉右丞整傳

實錄

王荆公安石傳

實錄

呂參政惠卿傳

實錄

唐參政介傳

實錄

鄭翰林辨

實錄

琬存目錄

E

吳給事中復

實錄

陳成肅公升之

實錄

呂汲公大防傳

實錄

馮文簡公京傳

實錄

張少保商英傳

實錄

韓侍郎維傳

實錄

蔡忠懷公確傳

實錄

章丞相惇傳

實錄

范直講祖禹傳

實錄

鄒司諫浩傳

實錄

劉諫議安世傳

實錄

曾文肅公布傳

實錄

曾文昭公肇

實錄

王懿恪公拱辰

實錄

韓太保績傳

實錄

程宗丞頴

實錄

程侍講頤

實錄

宋故觀文殿學士太中大夫知建康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充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

管兼營田使兼行宮留守彭城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贈光

祿大夫劉公行狀

· 劉 珩

劉珙論議

宋若水

劉珙覆論議

張叔椿

宋故左朝議大夫充徽猷閣待制致仕彭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贈少傅劉公墓誌銘

張 栻

故太尉威武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食邑六千一百戶食實封二千戶隴西郡開國公致仕贈

開府儀同三司李公行狀

張掄

書虞雍公守唐鄠事允文

任夔

王學士昱墓誌銘

滕宗諒

增引得

琬琰集刪存卷第一

趙中令公普神道碑

太宗皇帝御製

唐堯在位聖賢謂之叶符虞舜得人天地以之開泰八方理定千載會昌必旌柱石之林以觀其壯節
鹽梅之寄以濟其和平是故應運握鬪明王聖帝受天寶命開國成家無不用忠確間世之臣先輔基
業股肱心膂之士共同甘辛萬代通規一時遭遇保全令德克荷洪勳者其故真定王普之謂矣王姓
趙氏字則平其先顓頊之裔佐禹平水土是謂伯翳帝堯賜姓曰嬴氏造父其後也有功於周穆王受
封於趙周德下衰叔帶去周適晉六卿取晉遂開國焉今爲常山人也王纘人倫之風槩稟山嶽之儀
形晦而不彰寬而無撓竭其誠志有始有終無善不臧非義勿取頃自我太祖從周世宗南平淮甸水
陸兼行龍虎震威號令始發捷如響應冥契人神是時擒其僞將皇甫暉於滁上王時爲郡之參佐斷
事明敏獄無冤者太祖聞名召見與語深器之洎後太祖仗鉞左馭因辟爲同州節度推官歷滑蕞許
田隴陽三鎮從事其在幕府也恭謹畏慎盡竭赤誠夜思晝行勿矜勿伐可謂龍吟虎嘯雲起風從如

懷萬頃之陂遭遇承平之運太祖光宅天下龍躍商丘知有佐時之才早定君臣之契擬爲謀議大夫
樞密學士仍頒金紫以榮之是歲上黨帥李筠叛太祖將議親征委之留守調發軍實王以爲聖上躬
振甲冑臣子宜效驅馳乃陳懇上言乞扈從轡輅泊中塗進策曰陛下初登寶位應天順人將制驍雄
光耀神武兵機貴速不尙巧遲若倍道兼行掩其倉卒所謂自天而下可一戰而成擒也太祖深納其
言舉兵速進未至高平李筠果擁衆出戰于時鑿旗指冠勇士齊心叛帥自焚餘黨就戮旒又維揚帥
李重進苞藏禍心阻抗王命太祖便殿召對問攻取之策王籌其擅修孤壘倚恃長淮而士卒離心資
糧乏絕以順討逆動必成功太祖深然之乃親御六師長驅淮楚不逾數月果致潁平芻刈購其功賞
階級授金紫加太保充樞密使仍賜功臣之號爰自累代以來朝廷多故諸侯專制兵甲亂常加以僭
僞未平師旅未備餘風未殄思有以革之王以庶務草創深惟遠圖利害靡不言纖微靡不達忠盡其
力言如轉規啟心不疑振舉風俗故得遐邇悅服政令惟新皆其功也乾德中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因之大用出於流品矣我太宗觀其才智凡事責成既升近密之權可觀立功之效英聲爲
之間出文物爲之復興勦力同心如石投水固以齎張讓德姚宋推功魚水之歡未足爲比惟誠惟信

少是非揚歷艱難上副弼諧之任明哲兼濟事竣命世之才忠順其言純誠克著恢張出之於人表翊戴以助於康平狗公滅私不忌片善用心合道逆耳求知開寶六年太祖以王始佐創業克致昇平伐罪吊民開拓疆土下西蜀平南越擒吳會來北戎威德綏懷無遠不至雲龍際會大道合符十有餘年矣知無不爲甚煩神用務均勞逸以優蓋臣尋授太傅佩相印持節河陽泊朕嗣守丕闢勤修庶政腹心之寄中外攸同特授太尉使相如故乃瞻并汾民墜塗炭戎車一駕逆暴宵降旣靜妖氛爰覃爵賞改太子太保增加并賦北連朔嶠東盡海嶠禹穴唐郊盡爲王土朕嘗念往年之舊德褒賞輔弼之殊勳帷幄之謀明於果斷思置之左右前後任之以耳目股肱粵自藩垣入居廊廟久渴弼諧之道更資調燮之能遂徵授守司徒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三階已正百度惟貞憂國忘家直亮在堂嘗誠諸弟諸子以爲授寵逾分富貴逼身一領名藩再登上相以身許國私家之事吾弗預焉嘗念頃自宥密升于宰輔出入三十餘年未嘗爲親屬而求恩澤爾等各宜砥礪無尙吾過故口始至末親黨無居清顯者昔春秋美晉大夫羊舌肸諫而鮮過惠訓不倦王復有焉八年以襄鄆之俗獄訟攸煩惠彼疲民寄之元老下車布政鄉閭阜安事有未便於民者削而去之利於民者舉而行之豪猾畏威寡懷惠

暨改轅襄漢民之去思如失父母時已得病於南陽經年未差就移漢水重鎮便藩常思報主之誠每懷憂國之志適心王室時有箴規上表引唐姚元崇十事陳古今治亂之由極人臣獻納之意與懷慷慨詞甚激切揣摩時事居安慮危此又其忠蓋也朕以歷代□田其禮久廢勸農務本其可忽諸乃命有司舉行舊典改元布慶帝載惟熙造膝沃心惠我耆德而王久遠宸辰思拜闕庭旣累進於直言宜再踐於疑□復授守太保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登雲霄之上位擢列辟之崇資燭幽明而無怠無荒報恩施而可大可久刑政之務知無不爲功績播於謀猷萃庶謂之明哲獻替之職□事皆通不憚劬勞夙夜匪懈可以傳聞清世齊於簡編而連歲之間風疹頻發願避賢良之路乞歸閑散之官朕以勳舊之臣方深倚注命駕臨問涕泣興言齒髮雖衰痾瘵未退荷天之寵力所不任特授太保兼中書令洛陽留守又經歲疾勢轉深上表堅乞退避以禳災眚勉強論志不可奪乃册拜守太師進封魏國公就便隨養太醫中使不絕於路願望有瘳別加殊渥豈期美疹遽至彌留以淳化二年七月十四日薨於洛陽之私第享年七十有一朕覽表驚嗟悲慟累日不得巫祝桃茢親臨其喪綵服舉哀輟視朝五日遣右諫議大夫范杲持節策贈尚書令追封真定王特賜諡曰忠獻吊祭贈贈之數並令加等以

盡君臣之禮焉二年二月命有司備鹵簿葬於洛陽北邙之原而合祔焉嗚呼梁木斯壞哲人云萎若
濟巨川予將安寄王性本俊邁幼不好學及至晚歲酷愛讀書經史百家常存几校強記默識經目諸
心碩學老儒宛有不及旣博達於今古尤雅善於談諧馬伏波詞辯分明杜征南手不釋卷見事而敏
抱器自然壯志無窮日新其德許國常存於懷抱令譽以至於宏彰其爲子也孝養于親勸不違禮友
愛於昆弟嚴慈於子孫其仕於公也奢儉酌中貞純許國名器能守謙卑益光茂德崇勳輝映朝列寵
遇之盛今古罕聞自再入廟堂時陳規諫負荷重寄常懷啓沃之心竭力輸忠以待公家之事有萬石
之周慎孔光之謹密管葛之智略房杜之經綸舉而兼之斯爲全德朕於早歲嘗與周旋而節操有恒
始終無玷荷台鉉之任處輔弼之私旣集大勳荅膺典冊紀其功烈宜在旂常昔唐虞之得臯夔夏商
之任胤益有周以閔散佐佑炎漢以蕭曹弼諸用能寅亮帝謨緝熙庶績儔庸比德今其勝哉天不愍
遺予何自律是邁跡其景行昭之鼎彝昭巨範於將來庶令名之不朽銘曰應運開國股肱任賢委以
心腹操執彌堅實猶令德王佐周旋裨贊明聖厥位名傳信之得人曰言柱礎魚水同心君臣盛美夜
寐夙興有終有始進思盡忠見義從矣退思補過器識安閒攀龍附鳳備歷艱難縱橫志大接對溫顏

官崇荐陟善惡之間近密公朝與奪非類稟性懷柔區別利害踐揚貴職綽有奇才經綸宏異學識通赫赫皇猷恭恭近侍任以機權寵彰名器啓沃王命業茂勳崇南征北伐平盪姦雄日侍冕旒情僞明察假仗元威奸生惡殺若聞誼駭事不佞堪爲國重制斷臨時性直如繩酌中如砥孝悌於家簡編信史惟公之德間代英靈非義不理庶務乃馨積善寅緣敦厚必顯文教潛敷聲聞自遠殊勳表信追思念功素推臣節澤被無窮奇士挺生民安俗阜允洽克從禮讓規矩悲風颺殿夜杳冥咨嗟水隔精魄長扁喪此貞純曷終晷晷魂影已沉去路斯永廟堂師傅丘壠幽泉勒銘翠琰不勝潸然

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

神宗皇帝御製

熙寧八年六月甲寅定策元勳之臣永興軍節度使守司徒兼侍中魏國公判相州韓琦薨訃來京師朕遽然追慟若不勝詔輟視朝三日贈尙書令配享英宗廟庭七月癸酉成服于苑中哭之慟又勅入內都知利州觀察使張茂則往護喪事於是其孤忠彥上公勳德之狀于有司已而集議尙書省皆以謂諡公忠獻無以易朕念旣葬而墓隧之碑未立嘗攷大雅烝民之詩雖美宣王之德而寔大山甫之功肇其所生與其所施及乎進止威儀衣服車馬之盛莫不與民詠誦之以慰山甫之心可謂至矣蓋

臣之致功者大則君之享福也隆然則可無述今觀公之大節所以始所以終宜有金石刻之以著信于後世而錫訓于子孫非朕其誰爲之惟韓氏遠有世叙始武子專晉德封于韓遂以爲氏韓亡其子孫散之他國望出博陸推其口世名爵而譜猶存其三世葬安陽公安陽人字稚圭生而有異稟少好學夙智早成天聖五年公甫冠擢進士甲科授將作監丞同判淄州召試學士院除直集賢院再遷太常丞監左藏庫歷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改左司諫時天異數見宰相以疾五日一奉朝請執政者德輕不足與論天下事公連疏中書所行乖失久不報又請下御史臺集百官決是非於是同日詔罷執政者四人公爲諫官凡中外職有預責苟有所知者未嘗不言其啟迪上心則又每以明得失正綱紀親忠直遠邪佞爲急初王曾爲宰相謂公曰今言者太激無補上德如公言可謂切而不迂矣是時曾望方崇當時士人罕見獎與公得其言益以自信俄詔同丁度定雅樂公以阮逸胡瑗尺律之法出於私見皆詔罷之且請用王朴舊樂遷起居舍人知諫院知制詔知審刑院益利歲大荒爲劾兩三路安撫使活飢民百餘萬減冗役數百人奏除諸郡牧市上供綺綉不急之物以便民趙元昊反以兵圍延州又爲陝西安撫使馳往撫邊至則賊引去矣方大將劉平遇賊于百口以軍敗被執監軍黃和

權罪誣言上平實降朝廷乃勅收其子命御史臺置獄于河中府公力爲陳之平子旣蒙釋又得推恩及其家夏竦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公以樞密直學士副之公持攻守二策以決于上仁宗欲取攻策執政者難之公曰元昊以區區數州之地其衆可知也顧非舉國不能以內寇漢拘賊法城邑之守未嘗出境謀此賊所以猖獗而屢勝也今彼志氣驕惰我僉併兵從一道出糧充械利鼓行而前宜無堅敵矣曷不用攻策公言雖懇激然朝廷終以爲不可俄還涇原聞元昊遽求盟公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下令諸將日夜戒嚴方召兵瓦亭賊已寇山外公指圖授任福曰此地有險可保彼雖衆不足畏也宜堅壁待之無得輕出軍久則勢自歸且隨躡其後擊之可有功旣而又以檄戒福曰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福庸將也卒爲致敵而死之夏竦使人收散兵得公所與檄於福衣帶間乃言失軍之罪不在公朝廷猶奪一官得知秦州數月復其官如故會分陝西爲四路改秦鳳經略安撫使明年詔易陝西四帥皆爲觀察使如范仲淹龐籍二公亦辭公獨不辭曰上方憂邊甚臣子忍擇官乎頃之復爲樞密直學士諫議大夫又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公在邊久積養士氣日益振又欲用策取橫山以復河南故地會元昊求稱臣而未遂公與范仲淹素善天下稱韓范仁宗亦知此二人者遂同除樞密副使

而相與復陳其策上前元昊已臣矣其謀卒不得用前此鄒戩代公爲四路帥遣劉愿童子廉卽降羌所獻地築永洛城城役方作會戩罷涇原帥尹洙以爲非便止之愿等猶城不已洙乃械送于獄且將斬而戩力爭于朝公亦以爲永洛可罷而愿等犯令之罪不可貸朝廷命廷臣往視利害旣成而士廉等詣闕訟其事是時公同進用者已悉罷去公因自請補外詔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又徙鄆州徙成德軍分河北爲四路就移定州安撫使知定州更本殿大學士尙書禮部侍郎以觀文殿大學士留再任拜武昌軍節度河東經略安撫使知并州契丹侵我天池公使裨將蘇安靜諭之曰爾嘗求我脩池上神廟今曷見侵也虜不服安靜指外橫山鬼山之麓與之爲約不敢踰行塞下多閑田先是國初潘美爲帥時虜頻出寇鈔並邊之民甚苦之美乃令內徙空其田以爲禁地公曰以虜日加侵略失不耕是將遺虜也乃募弓箭手四千戶墾田九千六百頃公數罹霜露之疾願上武康節罷邊東還詔聽以節知相州且疾間授三司使工部尙書尋除樞密使自國朝剗革僭暴所積機要文書皆散亂湮鬱不可考究諸房比例前後檢用未嘗同吏每探之下以市路乃命官條悉册留而論次之姦緣以止其得祖宗御筆所裁則悉上祕府以爲世主憲總千餘秩後至中書亦行之以本官同平章事進刑部尙書

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儀國公仁宗方倚左右大臣以經略太平之務公因得選敕羣司百吏使奉法循理各安其職而天下晏然無事百姓遂安刑罰衰止衣食滋殖守成之業茂矣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皇嗣未立而天下共以爲憂大臣顧避退縮莫敢爲上言公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古禍亂之起由策不早定也今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而定之以爲宗廟社稷之計乎他日又進而言曰昔漢成帝在位二十五年議立孝元帝孫定陶王爲子成帝在非高才主且能之以陛下之聰明睿智奈何久不決也始以英宗判宗正寺英宗稱畏辭未受命仁宗以問公公曰名分之未定去就之所難也臣切憂之帝悟遂詔立皇子公復稽首曰事定矣臣復何憂時詔雖下英宗辭益堅仁宗欣然用其策英宗旣爲皇子遂入居于慶寧宮嘉祐八年三月壬申以仁宗顧命奉皇子即皇帝位於時天氣溫晏宮庭內外罔不肅然自幾中市井猶有未知者加門下侍郎兼兵部尙書平章事進封衛國公爲仁宗山陵使初英宗暴得疾皇太后垂簾聽軍國事及皇躬康復公乃請乘輿具素仗出祈雨都人猶未識新天子至是瞻仰天日之表乃相與言君貌類祖宗眞英主也皇太后聞之喜即下令還政進左僕射兼樞密院事提舉修仁宗實錄昭陵復土上大丞相印綬英宗親製手

詔賜之語甚眷公乃起不敢辭兼樞密院事許之其年南郊大禮進封魏國公以陝西戍兵多軍常不足欲籍下民爲義勇方議上諫官司馬光言公曰往者常籍之爲民兵途涅之爲官軍父母妻子莫不環顧以泣也臣願以一身救數萬之命英宗曰河北河東亦有義勇何陝西爲不可公於是督使者疾馳往籍之得十四萬人光猶上前論其事英宗曰已籍之矣何獨未知也夏賊寇大順城公即欲停歲賜絕和以問罪於其主諒祚大臣或有以寶元康定之間四方用兵王師傷敗之事諫于上前陰攜其謀者公曰此但膠往迹何不較今日彼我乎且諒祚狂童非有元昊智計而朝廷邊備乃大過昔日誠詰之心必服時衆雖屈公然心不善之也英宗既用公策遂遣使覈詔往問罪而諒祚懼以表謝于朝廷會英宗已寢疾輔臣入起居于便殿公叩榻問諒祚所上表云何英宗曰亦如前日所料耳於是向之異議者媿服公之謀且善英宗之聽也未幾即臥內承詔以朕爲皇太子治平四年正月庚戌被顧命奉朕即皇帝位拜司空兼侍中爲英宗山使既還又引故事願罷相不聽固請乃以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兼侍中判相州仍虛上宰位待之賜興道坊第一區公因以國朝故事領兩鎮者未嘗有辭不拜改淮南節度使種諤取綏州有州貢不至既勅備於陝西又改陝西經略安撫使判永興軍或以綏

州孤遠難於饋餉請弄與賊者朝廷信之命公廢焉公以謂其城阨賊衝橫據山界非視不平不可毀留詔抗議以便宜機邊固守之乃得存迄今爲延州東北形勢之障公既有滅賊志因是乃大揭榜塞上具陳向背禍福招來橫山之遠爲進討之計會關中頻歲不登邊廩無餘粟朝廷雖多公策而時不相之故其功卒不就河北衍地數震□改河北安撫使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公名動外夷每漢使至契丹必問公安否熙寧初公子忠彥使虜□于戎帳其主顧問胡常使漢者曰忠彥之兒肖其父乎曰然遵命工圖之而去故例虜使過北都與留守通書皆不名明年來賀同天節副使成堯錫謂接待曰今以韓丞相故特書名後人雖欲其名而不得也以永興軍節度留再任公雖留辭所加命復判相州居二年乃言臣老矣恐不足任事願乞骸骨以歸復以向所加命授之公雖在外朕常屢書訪以機事使還具言公形殆非復在執政日朕方念公深遠不能起可勝慟哉公天資忠孝巍然如山立至論大事決大疑而辭氣雍容不見其有憂喜之容也方天下以爲憂公獨能蹈危機進沉斷上以尊強宗廟社稷下以慰安元元之心功高而不矜位大而不驕祿富而不侈自宋興以來功臣未能遠過也公爲宰相十年蓋進人多矣然未嘗以官職私所親例得恩澤先推與其旁支逮朝廷錄遺其子猶有未

命者公薨前夕有大星殞于甌中擬馬皆鳴其年十一月庚申發兩河卒以一品鹵簿葬公相州安陽縣澄安村之原享年六十八歲曾祖璆廣晉府永濟縣令祖搆太子中允父國華諫議大夫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齊燕魏三國公男六人忠彥太常丞直龍圖閣端彥右贊善大夫純彥粹彥嘉彥皆大理評事其一人蚤卒孫男六人維公奉詔立皇子爲皇太子被顧命立英宗爲皇帝立朕以承祖宗之緒可謂定策之元勳之臣矣或以公安社稷方周勃政事比姚崇其言不幾乎朕既述公以文遂篆其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夫豈特愚公之知亦將爲天下臣子之勸銘曰嶽祗孽峨默降靈氣匪申匪甫而相予治亦精傳圖繼生仁宗誰適作相有來魏公烈文魏公匪卜于枚天實贊予魏公有來公治萬事靡猷不經進退賞罰惟時權衡晦明風雨罔拂厥序男女潔誠以田以緜萬物瑳瑳四夷歌舞雖本帝力公陳亦多臯有大器誰嗣誰□□陳與予天命不迷功成辭隆視天益虧旂常之載勤勞終初乘□□□衰衣赤舄其誰公如將相出入公行不歸公死是□□□公儀淚落苑草永懷英宗公則配食我徂于宮孝思罔極潔素碩牲鍾鼓管絃從公享之何千萬年

寇忠愍公準旌忠之碑

文憲公孫

抃

上祀合宮之明年夏四月召兩府臣諭之曰故太子太傅葉國公寇準方嚴鯁亮有文武偉才在太宗
眞宗朝建大功立大節轍謀納忠誠貫白日不幸以譴終朕甚歎嘉之其勅史氏譟揚勳烈具誌于石
用垂示來世遂以命臣拊翌日又下詔賜旌忠之類且親篆以首寵焉臣承命恐悻謹拜手稽首書其
事公諱準字平仲其先出上谷昌平蓋春秋時司寇蘇公有勞於王室因官以命氏後世率多聞人若
東漢恂子翼漕河內破蘇茂畫像雲臺爲中興勳臣曾孫侍中榮以辦絮亡匿宗黨潛散它土故譜牒
亡傳又數世有徙居馮翊者藉于三峯下遂爲華州下邽人曾祖寶祖延良以唐末亂不仕父湘博古
嗜學有文章名晉開運中登甲科冠多士後應辟爲魏王記室終焉知人者惜之以公貴封燕陳晉三
國公贈官至太師尚書令曾祖母白氏祖母鄭氏母趙氏封許陳曹三國太夫人準始生風骨峻爽與
常童不類及從師入學校謚隅占對毅然有成人風采旣冠讀左氏公羊穀梁傳不俟講說不循注疏
三家異同之說輒援筆剖析以辨明之辭道理正沛若大手先儒老生曰是眞所謂宿習者年十九一
舉擢進士第解褐受大理評事知歸州巴東縣時太平興國五年也後三歲補大名府成安宰三遷殿
中丞調兵食于西夏還差通判鄆州得召見稱旨遂給札試禁中授右正言分直東觀中謝日賜緋袍

銀魚汝上之命充三司度支推官俄轉鹽鐵鑄司判官公事會詔百官言邊事準極疏利病天子器之
擢署尚書虞部郎中充樞密直學士賜金紫判吏部東銓未幾丁曹國太夫人憂有詔權養不得已起
視事淳化改元授左諫議大夫充樞密副使尋改同知樞密院事封上谷縣開國男是年十月領青州
明年九月召赴闕守本官恭知政事進上谷郡開國侯至道二年閏七月知鄆州真宗皇帝嗣位遷尚
書工部侍郎咸平元年五月移河陽軍二年八月改同州三年夏朝京師行次闕鄉授鳳翔府五年五
月詔詣行在轉刑曹權知開封府六年六月遷兵部充三司使進封開國公時始復鹽鐵度支戶部爲
一使景德元年特授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二年十一月加中書侍郎兼工部尚
書三年二月罷相進刑部尚書知陝府祥符初扈從東封回遷戶部尚書知天雄軍四年四月改兵部
尚書車駕幸亳權東京留守六月遷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樞密使八年四月罷機務授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持節鄆州諸軍事行鄆州刺史充武勝軍節度鄆州管內觀察處置使知河南府兼
西京留守司移判永興軍天禧元年二月換節襄州三年四月詔赴京六月特授行中書侍郎兼吏部
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景靈宮使集賢殿大學士十二月改尚書右僕射四年六月罷相授太子

太傅進封萊國公九月降授太常卿知相州八月移守安州途次棗陽貶道州司馬乾興元年二月再貶雷州司戶參軍疎通博裕果敢沈毅能斷大務不循細檢喜風幹善議論與人無城府接物無崖岸顧大義可爲者必奮勵翔躍以身先之其勇若貫獲至於外險中艱斬然涯垠亦坦坦無退顧意聞一善薦道推挽不進用不已附離苟合者疾之如仇讎初補吏治二邑推至信部中會期賦役止計鄉里姓名諭寺門民赴之無毫髮稽遲者本道論薦至有以魯恭卓茂爲比嘗奏事真宗言切直上怒起筆以手攀帝衣復御坐持議益勁神色瞭然事既決乃退上曰此真將相才吾得之若唐文皇倚魏鄭公爾歲大早上問政闕失準對曰在洪範天人之際若影響是固刑有所不平爾祖吉王維皆陛下朝臣頃曲法受財各伏萬計吉伏誅家具籍沒雜止校于私室仍領濠之定遠簿蓋叅知政事洵同母弟也陛下重輕如是亢熯之咎殆天所誠告上嗟悟者久之咸平景德中契丹頻歲犯塞多縱遊騎剽略小不利即引去僞徇徕無闕意準曰是狂我也願朝廷練師徙簡驍銳分剛要害地以備之是冬果大舉舉國來寇越瓦橋攻高陵直抵于澶魏將飲馬河潘真宗憂之召羣臣議或曰寇深矣宜戒嚴京城益重兵守衛或有西南之幸準止之曰淺議淺議方今聖德明備上合天心將臣協和參講師律若帝

馭順動而北彼黨類自當遁走設未然則出兵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衆顧主客勞逸之狀我得勝筭必矣上悅於是大駕北征至澶南城中外獻言願駐蹕以觀形勢準曰不過河則人心未寧虜氣未甯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亢李繼隆石保吉以大兵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日至何慮而不進罔爭之連頓首於上前意氣詞語憤然感慨是日幸北塞御北樓觀視營壁撫勞部伍軍民歡呼自近及遠聲振於數郡虜相視怖駭不能成列俄而勁弓伏發殄其元帥因密奉書以請盟朝廷始遣曹利用往成之御史闕準取沈毅敢言士塞詔同列者不悅屢白吏持例文進準曰宰相所以器百官今用例則所謂進賢退不肖乃虛語耳命去之故士擢用在準持衡時得人爲多先帝倦庶政丁謂曲竊迎合結權倖以用事準請問便殿數其姓名曰某與某皆壬人異時不可輔少主願更擇方亮大臣爲羽翼矧皇太子睿德天縱英聲日茂延師傅議經史默識古今成敗事見臣寮決機務周知天下安危計雖周之成漢之昭殆難以擬議陛下胡不協天人之係望講宗社之正謀引登大明敷照重霄固祖宗萬世之基本言訖俯伏鳴噫議未下明日黨人以急幾聞飛語密中準準坐此得罪旣行過零陵踰大散驛兵從騎前後不相屬漢乘間抄掠而去已而會長召告之曰聞寇準在

道若等奈何竊賢相行棗神明其祐若乎趣遣種人持所掠還準伏道□引罪且拜公慰遣之至南海
晨旦朝謁從事如常時謂其子曰守法奉正士人常操以窮通成敗易之者非吾意先是畧東偏屋瓦
數椽陋不蔽風雨準完基訪材揭爲層樓置几榻其間經史老莊及天竺書環列前後暇或看誦之賓
至則憑高瞰虛笑語燕燕若初無廊廟之貴者巖南山水峻絕其道路往往斬崖瀨澗曲折高下馬不
能平進郡縣官有伐竹爲輿以逐準者謝曰吾罪人騎馬足矣冒炎溽捫險阻日行百里左右爲之
泣下準昂然無隕穫容色其度量過人如此及雷陽吏以圖獻閱視之首載郡東南門抵海岸凡十里
準恍然悟曰吾少時有到海抵十里過山巖萬重之句適今日應爾人生得喪豈偶然耶自是色空夢
幻深詣諦法危坐終日寂無它營天聖元年閏九月移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衛州司馬
是月七日以疾終於貶所年六十三嗚呼非常之功遇非常之器業然後成不世之節待不世之忠賢
然後立且準初繇計府入輔屬三聖紹統四隅晏和上方講稽備術尊右文教以盛太平之形容敵人
睢肝出我不意乘號百萬北方驍然文神武綏策慮倒置準抗難犯之色建不拔之議天威揮揚靈激
而電掣大惠鋪迪春熙而日融民焉息肩士也卷甲懷彼氛祲凝爲至和逮今三紀矣而羽書不馳烽

隱不舉義信悖結古無與隣準之功焉伏波尙父之功矣泊自秦川再相時闡親政猶險當路憫
中外靡遺底寧準密圖本元深邊萌漸殺氣一吐形于明諷排邪斥疑濱死不顧開準之風着心魄駭
視而後知大正不可干大姦不可肆大名不可取大器不可窺佞夫忠懦夫有立志及真皇棄天下倖
黨斂手畏伏忠義兩宮坐朝庶政平一輔翊慈惠卒隆寶圖準之節霍子孟狄梁公之節矣準篤志于
學而晉公亡歲時祠祀感激汨泣然若孺慕者終其身不易在成安兄弟以下葬爲請準曰未也父爲
士子爲大夫葬則祭士則大夫吾先人以文學中高第卒事王藩若追贈未逮則陪臣矣吾豈忍以士
禮葬旣通顯乃謹二喪還成安太子遣中貴人勉諭賻卹恩禮數踰等大爲搢紳榮初丁崖貳政以諛
冒自任又能陽爲戚施伺人顏色密圖忌間之漸一日會食政事堂爽灑準鬚謂起以袖徐拂之準正
色曰公忝國大臣乃曲躬爲官長拂鬚耶謂大愧其後邪正寢戾甚於冰炭贊言營營日肆媒孽準節
固醇挺未始一疑於心故及南遷之難至於天下皆寃之無幾何謂敗得竄道繇海康準從者有欲釋
憾謀不利於謂準知之陳大席一廡間設戲具悉召坐且命之博奕因陞几觀焉謂行乃罷平生著述
於章疏尤工國政民事無巨細鈎校利害爲上悉陳之其旨粹其言簡故多所開益餘藁即焚滅棄去

雖至戚不得見好爲詩警策清悟有劉夢得元微之風格其氣焰奇拔則又過之準起諸生兩朝內外更委幾四十載其間較評銓選摠決浩穰主財利之煩厝居留之重助敷密畫參告大猷剖符十藩持節二鎮一踐樞弼再登宰輔小則糾劾逋隱刷除弊欺嚴之以關防正之以繩墨差立定格牢不可撼大則鼓動賢業彌綸帝載朝家繫之休戚政教關之治亂表正四海斷萬一德凡累封戶萬三百真二千七百爵上公階勳極品功臣始賜推忠佐理加推誠保德崇仁忠亮翊戴人臣之遇其亦至矣然而不置私第不營田園所得俸賜皆分給宗黨故舊去之日家無餘資及朝廷許葬洛師獲遷之禮僅能完給久之詔復舊官爵賜諡曰忠愍公前妻許氏故給事中仲宣之女不及準貴而亡再娶朱氏故左衛上將軍邢公延渥之女封晉國夫人準無子以弟之子隨爲後隨勳介有履行終于殿中丞女四人長適樞密使尙書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階次適太府卿畢慶長次又爲畢氏繼室次適司封員外郎直史館張子畢孫四人長譚贊善大夫次誦誠並大理評事次諭未仕君子謂公慮已也輕以約謀國也勇而固誼在則死不足畏義亡則生不足惜勢無以移其操利無以疚其心出處始終乎合大正昔之垂勳名載簡編者有幾宜乎沒世三十年而天子思之生民懷之搢紳景行之古風穆然

炳炳如在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準之謂也銘曰太宗膺圖章聖御極丕昭武經誕布文德準起孤
童遂陪貴籍歷事兩朝荐釐庶職剛嚴俊明篤厚且直非義不蹈非忠不通開補治具桓桓智力指陳
機宜侃侃容色遼人猖狂入犯王城蟻結魏南狼跳燕北準抗一言羣類惕息天嗣繼照闢慈參翊猜
萌構險佞間投隙準矢一謀姦人踧踏晏萬務榆楡四國如石之堅我社我稷如山之安我疆我場
亮節高峙讒言衆惑勞旣不圖咎從而得風濤暮涉瘴嶺晨陟氣陵飛雲誠貫白日至于隕世曾靡憂
戚道無久否帝用近惜申詔在庭俾書其實海田變更陵谷遷易準之大名時萬時億

丁文簡公度崇儒之碑

文懿公孫

抃

皇祐五年正月庚戌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行尚書右丞丁公薨于京師翌日乘輿臨吊賜贈物
有加祿以天官尚書章紱一不御垂拱朝太常准公行諡曰文簡越三月辛酉克葬于鄭州新鄭縣旌
賢鄉之原明年詔臺臣某識其事以信來世謹按牒公諱度字公雅開封祥符人先世家姑蘇徙清河
又遷蕞大王父崑始壯會梁晉怙亂蕞歲扼河相持避不仕以公貴贈太保大父顯清泰末與仲弟入
契丹及還乃占今籍性好學摺囊中金盡以置經史得八千餘卷築大室保藏之時名儒若寇萊公馮

魏公並遊其門詩書以卒業晚應三史舉不中第終焉贈太師考逢吉有節行章望在藩邸與張耆楊崇勳皆給事左右增家書至萬卷東朝圖記蓋有補助旣而張楊以攀附褻貴獨引退辭老授將作監丞致仕贈中書令曾王妣張氏王妣劉氏妣賀氏追封衛韓魯三國太夫人中書令五子公最少生八日目始開年十一穎悟端碩與並時諸生不類因大啟書室使之縱觀公取數帙指篇目問義安在的如成人言及長能屬文雅好談諧遂擬爲書命數篇不錯不響詞氣會然由是名聞公卿間祀汾陰之歲應服勳詞學科擢上第釋褐大理評事通判靜海郡稍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上踐祚改太常丞是時大明繼臨純健丕迪四海面內仰觀功德公獻書墀下博延經臣以敷講道義增署諫列以切劘治體籍荒田墾闢之數爲令佐課效使流庸自古限宗屬親疎之別立補蔭名格使妄冒不作其言典直正天子始器之進太常博士加緋魚守吳興民有訴訟者公問狀拳然坐閣中麗博曲直接昇事下吏十無二三郡俗大服牢圍無繫尋爲西京轉運使內官督役河陰暴不循法叛卒亡命山林凡數百公選強辯軍校曉諭招還之止坐首謀太史奏昌陵有異氣非吉祥須增築始可厭公入對陵寢所

以寧先神不時繕修非經義乃止又徙長葛治單鎮許人宜之歲中授祠部員外郎代還以本官知制

詰錫服三品大河東北占勳兵處景德前騎兵戰討有功其後寢死不補無以厭重邊公首講馬射之法以全其籍再遷刑部郎中召入翰林充學士元昊反朝廷議奪官爵公謂戎狄會長自古盜名號者多矣矧夏人萌僭竊心歲且久削之必不能止叛計但自損威靈耳屬獻謀者言頗異議遂格已而賊果賫餘書置境上時邊遽相屬大臣奏事或日旰詔無給休澣假公引東晉區區苻堅擁百萬衆入寇謝安命駕遊適人心以寧今醜類跳梁持柄者過爲勞勩適足使四疆窺淺深非良筭願一切如舊葉清臣議制銅獸符給諸路帥領調發期會並沿古制公言今昔殊尙文質異宜符若一施僞將百出成敗所係可不慎重卒罷之尋兼侍讀學士改中書舍人爲學士承旨詔獄常用中人充制使公援唐時大獄皆三司雜治况申理冤滯憲臺之職可更委御史中書制事本樞密顯兵謀公稱古之治天下者其號令本於一今二府離軍民之籌機會措置猝有同異則人心得以疑惑非國體上然之凡兵戎重務始許通議故事諸部監司及藩鎮牧守被命赴職陸辭日皆召見賜對至是罷之公曰臣子領外權以生齒爲寄其畀付固甚重陛下宜臨遣惇諭曷之條教奈何德音咫尺耳聽院不得聞非聖人憂元元與賢者共治之本意俄兼端明殿大學士西師未解上問用人以資與才孰先公對平時較殿最第

資考俾進用有漸所以循古法而謹常道若夫驚大務圯大患判大疑則擢才爲急上顧公在翰林久矣乃不自爲之地真確厚長者居無何諫官或言公請開求用上曰度侍從十五年未嘗一語及私若安得是說因召執政申諭之慶曆五年遂用爲工部侍郎樞密副使叅知政事禁術竊發大臣有素善楊懷敏者議遣官留鞠禁中公曰肘腋之變事切宗社當付外廷窮索證逮蕩鋤兇醜以正國家典刑乃欲依違貸罪薰邪固爭之聲色俱厲及哺然後已數月懇請解職授紫宸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復改觀文殿學士歷刑兵二部侍郎合宮均慶陟尚書右丞近時政府罷免例從外職獨公入觀中講還即闔門靜居寵辱進退若不在己素康寧一日以疾聞上亟遣中貴人挾太醫診脈藥未再劑晏然謝去享年六十四悲夫公坦易疏達清通敏亮不喜外飾率由天誠讀書止究大義章句解詁脫略不記與士人交初若無崖岸無畛域及游從論議或一言一事小戾正道則辭意勁許無毫釐假借之色性忠赤朝家事典關治亂安危者多密疏抗辯大抵渾渾直致發於胷中稽靡隱微既久乃驗人問之則避讓不自名往往答以他語間屬竊險甚伎橫敗誣詛雖衆談錯出未嘗少回以合時尙初章獻皇太后輔政公鋪道前世緣勇家致敗亂之跡撰王鳳論以獻明白委曲無所諱忌嶺南歐希範平公白交

州雖外臣自克占城勢頗張又谿洞諸小種土域環接疑有附險連勢陰持兩端廣豈欽梧雷五州之境所控尤要害請飭守臣嚴戍運結聲援躡唐五筭之法以備侵軼未再歲廣源蠻大擾南方如公言國馬數絀公因啟苑監古法非不準行但雷之令未能經遠若聽天下郡縣牧養之家不登爲產力則四方多矣夫君民猶一體民馬旣足國何患乎不足在中青日窺人扣待漏院理訴公縷縷問或告曰丞相亡所詰已獨然非自安之計公默不應素知兵書熟本朝典故前後畫便宜率疆場間事語西北猶切至於軍校進補士伍番戍保障廢置營部高下恭綜次序一本祖宗舊制號稱詳平侍經筵讀史傳據歷代本末極陳繇邪正致盛衰之說以感悟主意每經終及歲時賜與輒懇辭避且云臣與韓琦俱嘗在兩府琦護塞盡瘁臣侍顏從容豈宜蒙資益以重過上嘉歎者久之生平廉畏自奉泊如所得俸稍計伏臘外均賦宗戚貧甚者嫁娶送葬仰公而成雖疎屬如一晚菘通性理粉華玩好抑絕不視處一室左右几案惟經史子集而已室之外架二欄植脩竹日吟誦其間賓自遠方至坐未旣則訪以所過郡邑歲之豐凶吏之良否民之苦樂聞歲豐吏良民樂則行然如不能勝其克己憂人如是朝廷旣大享召羣子弟語曰昔文正公卒天下僅十五年及懿子孫有未齒宜箝者吾愛之慕之自今

不復有請矣若等姑自策厲因著慎言賦以示戒島洛中營小園心念念告老去章旣具草未上而終士論深所追惜公之踐歷若吏部南曹尚書刑部登聞檢院權發遣三司公事糾察在京刑獄管勾詳源觀提舉在京諸司庫務皆一領焉秘閣秘書省省刑院吏部流內銓審官院三司磨勘司通進銀台司權發遣開封府事南郊鹵簿使皆再領焉太常禮院尚書都省皆三領焉又爲舉敎使河東宣撫副使契丹生辰使南郊禮儀使功臣曰推忠推誠佐理保德階至光祿大夫勳爲上柱國得封濟陽郡開國公賦邑二千六百戶眞食六百戶所著詩論制誥奏議碑頌等離爲七十卷藏于家致道雅正文辭純緻較漢唐名賢不少減又撰錄邇英聖覽十卷龜鑑精義三卷慶曆兵錄五卷慶曆繕邊錄一卷國朝具員一卷編年摠錄八卷大唐史略一百卷管子要略五篇備邊要覽十篇寰海後圖刑定武經摠要五十卷唐書紀十卷志四十卷集韻十卷褒貶義例得太史公之遺法美哉凡三合姓始娶陳氏穎川郡夫人故蔚州刺史贊之孫再娶呂氏東平郡夫人故宰相蒙正之女三娶張氏清河郡夫人故叅知政事洎之孫並先公而沒精車之西皆舉以祔焉禮也子男二人飄太子中允集賢校理謹光祿寺丞篤學有行檢人以世濟待之女二人長適大理寺丞方安人早以次適國子監直講楊忱孫男二人

羲叟唐叟俱爲太常寺太祝女孫三人長適大理評事范宗賢二尚幼嗚呼有後哉君子謂公約以處已恕以接人誠以事君勞焉不自能美焉不自傳孜孜輔道始終一節易所謂立不易方者公得之矣銘曰君子履用以純誠先哲人事業推直道難二者恭立茲爲本原有美文簡奉之周旋心坦以發行方面堅章聖在宥汾睢告虔巍設科等大寵俊賢公試擢下擢居衆前帝始御極龍飛于天健順不幹清明浹宣公踐朝闈亨塗始焉灑灑書府義我掖垣或紬史法或代王言公復古誼其文炳然玉署詳擇金華博延時視詔草日陪威顏公講事本經謀實繁乃贊萬樞乃恭庶績推以治體濟之勩力內重國論翊天柱石外探兵鈐綏固疆場生也鯁亮動兮齋慄不將不迎不矯不激不求利權不取名跡入其謂何我則惟一窺蹈晚節解還前職紛乎世華淡若虛室裏襍皆照初終罔易疑神粹和區首歸沒士伍追範朝家慨惜詔俸刊錄庸傳行實嗚呼公兮古之遺直

宋景文公祁神道碑

蜀公范

鎮

嘉祐五年秋常山宋公自鄆州移疾還京師明年夏四月疾益侵召門弟子蜀郡范鎮而謂之曰疾病者既死毋受贈典毋与子孫恩毋請諡毋立碑我雖戒諸子恐其弱不能聞于朝子其爲我達之某退

而白于中書中書諸公相顧咸然粵五月丁酉公薨天子輟視朝廷用故事贈公刑部尚書頃之仁
皇帝問公之後事特官其子兩蔡嘗僚又謂公事業業於世不可以無謚列請於朝乃謚曰景文皆非
公志也後二十年公之諸子來求文以表于墓道嗚呼其受言于臥內者其可遠乎雖然一時之言與
揚公後世之美以慰其子孫孰愈哉於是銘之而不辭也公諱祁字子京其先周武王封微子於宋因
以爲氏望于廣平至公之高祖紳唐昭宗時爲御史中丞以言得罪遂家于開封之雍丘生四子以伯
仲叔季列東西北四院公之系實出西院曾祖駢漢兗州乾封令祖耀周壽州靈丘令父玘皇荆南
節度使推官初四院之子孫仕者數十人或以蔭或以明經或以明法或舉進士皆有才名然不甚顯
至公之兄弟遂大顯自曾祖而下並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開齊秦楚三國爲公曾
祖妣王氏丁氏祖妣賈氏妣王氏高氏王氏鍾氏朱氏疏齊魏楚梁漢晉秦燕八國爲太夫人自唐季
以來歷五代文物掃地盡矣天聖初宋興六十餘年寔明寔昌而賦詩取士特卑弱不振仁皇帝在諒
開公兄弟試禮部糊名籍奏公第一兄元憲公第三章獻太后曰弟不先兄遂擢元憲第一降公爲第
十八調復州軍事推官代遠改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直史館再遷太常博士知禮院兼州吏部南曹

修廣樂記成擲尙書工部員外郎先是李翰林宗謬燕龍圖肅相繼言太常樂比燕樂爲高李昭乃以縱黍累尺律下五聲鐘磬才下兩聲與其律不相應公上言照之樂降黃鍾爲太簇君實寄於臣管不可以事天地宗廟會韓魏公爲諫官亦言照樂無法乃詔詳定而罷之尋修起居注權三司度支判官是時陝西用兵國用日廣公言今大有三冗小有三費州縣之地不加廣而官五倍且以十二加之遷代罪謫足以無乏若節其入流計員補吏則一冗去矣僧尼道士已受具戒者且如舊其徒弟子一切還爲民可得耕夫織婦五十萬人則二冗去矣廂軍不任兵而任役每役則更調農人罷招廂軍又得數十萬人則三冗去矣道場齋醮寺觀置官設徒卒使相非邊任而享公給者罷之則三費節矣三費節三冗去使國用饒雖與師討罪戎會可玩於掌股間耳寧與今日課鹽推茗爲威威計同年而語哉判鹽鐵句院次當知制誥會元憲公參知政事乃爲天章閣待制判太常禮院國子監俄改太常寺兼禮儀事元憲罷亦出知壽州徙陳州還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未行爲翰林學士知審刑院兼提舉諸司庫務判史館兼侍讀學士元昊之敗契丹也二國交獻捷公爲契丹館伴使耶律褒等妄自誇大欲求軍費者公語以西人亦嘗獻俘皇帝不之受因道所俘姓氏官爵褒等相

願愕貽終其去不敢妄出一語仁皇帝聞之闕用大臣公會元憲公自天平復叅政事解裳職兼龍圖閣學士史館修撰累遷右諫議大夫充羣牧使元憲爲樞密復翰林學士張美人爲貴妃公常制乃先進告或言公以告代册者落二職以本官知許州未幾爲翰林侍讀學士久之召還再爲史館修撰判太常寺祕閣祕書省大享明堂遷給事中復兼龍圖閣學士集賢殿修撰出知亳州歲餘以禮部侍郎知成德軍充本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河北騎軍雖多而馬常少公請復臨募之制及弛河東陝西馬禁聽民間買養馬者不升戶等益募步卒弩居十之五弓十之三槍刀十之二輓車爲陣掘塹爲營強弩射人大刀斫馬如此則騎軍馬多而士精步人衆而弩強敵畏居三月徙定州言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鎮定論兵不得不先河北謀河北捨鎮定無足議者請合鎮定爲一路夫恥怯尙勇好論事甘得而忘死河北之人殆天性然若少厲之不憂不戰欲兵之強莫如多穀與財欲士之訓練莫如善擇將欲人樂鬪莫如賞重而罰嚴欲敵顧望不敢前則合鎮定是矣乃積穀百餘萬斛增大圍敵樓十二棚檣營奮弓弩刀槍凡戰之具莫不更新之曰恃吾有以待之也公前後論事多施行者或不施行亦降詔褒荅之又上猓狄論七篇凡虜之山川道路國俗嗜好與其君臣向背兄弟之不

相能及後相殘覆視其事若合符節然加端明殿學士尋拜吏部侍郎知成都府始至齊文翁學自爲記刻西南學者奔走請業公循循指教莫不中其所偏代還道除三司使元憲公居西府加龍圖以三學士知鄭州唐書成進尙書左丞移疾自鄒還口判尙書都省序遷工部尙書復領筆收使翰林學士承旨聽一子入侍病且亟猶自力以五事切諫其一言東宮虛位也又自爲右誌左銘記爵里姓名而已初公修禮書樂記詳定慶曆編勅改定科場條制嚴實提點刑獄考課知公者謂公爲全能不知公者以爲禮樂刑政皆出公手用是毀公公亦用是多出入藩鎮不大用矣嗚呼其命矣夫士大夫所以嗟傷之不已也享年六十四治平三年五月己酉祔元憲公葬于潁昌府陽翟縣三封鄉之先原娶劉氏彭城郡君先公十七年以亡子男十五人定國進士及第終太常博士次不及名靖國彥國國子博士惠國尙書虞部員外郎輔國奉國祚國太子右贊善大夫順國大理寺丞佑國終祕書省正字亮國保國大理評事嗣國俊國廣國太常寺太祝嗣國早亡孫十八松年延年光祿寺丞儻年進士及第試祕書省校書郎義年試將作監主簿昌年未仕姚年太廟齋郎頤年大理評事除尙幼公性明果所至以嚴肅稱其言事審審无所回避而於論兵若素習然其爲文章乃天資也所著唐書列傳一百五十

卷行於世文集一百五十卷藏于其家太學篆隸石經禮部韻略集韻皆公倡之也銘曰宋姓之始肇自微子後之苗裔以國爲氏望于廣平世濟其英至唐中丞有直其聲謫居雍丘處躬裕休積善儲慶爲後昆謀序列四院以表以勸公西院出兄弟赫烜一門文章爲國之光黼黻河漢帝圖用黃曰禮曰樂自性而學曰刑曰兵適時而程息偃翰藩非猛非寬文綬安安武厲桓桓回翔臺閣有猷有作炳焉彬彬昌焉謬謬嗚呼上天德備才全曷不大用又審其年泉深地厚大夜不晝子孫衆多必侈于後

王太師珪神道碑

黃門李

清臣

元豐八年四月丞相王公珪感疾詔國醫診視遣尙宮數就問賜以御膳珍藥五月己酉薨于位訃聞兩宮震悼特輟視朝五日諭三省悉哀故事恤用優典賜金帛五千賜壽昌坊大第處其孤加贈太師錫符陵象鑿律香俾佐斂具貴臣謹喪恩禮視魏國韓忠獻公勅使督將作穿土斲石治壙卜開封東明縣清陵鄉之原曰廣阜在旁小頓大起五音地學於商家吉將以九月辛酉襄事有詔尙書右丞李清臣其爲太師珪銘臣清臣頓首曰臣淺陋大懼晦太師顯行天子有命踧躅弗敢辭臣竊觀熙寧以來先皇帝憂勞天下內孝養兩宮友睦宗姓外經緯文武訓兵足食斂爲訓言陳爲法度皆天子神智

然太師陪輔十有五年其贊策納議爲最多及先皇帝厭萬機託國事實慈宮建立皇太子以定大統未幾今聖踐祚太皇太后同聽斷所以慰安人心肅寧宮禁流澤兆庶懷服戎貊至于天下卒無事原其功德實自實慈宮開佐聖孫爲宗廟計而太師一時元臣與其列請命福寧閣以及雙日朝延和謀謨陟降獲瘳滋力克終大事有勳烈焉謹推考世次公五世祖及暨高祖景圖成都華陽人曾祖永爲西畿令從蜀王昶歸朝授右補闕遷起居舍人祖贊歷侍御史三司判官九爲轉運使更領十州所至有能名考諱華以辭學擢祕閣校理終鹽鐵判官自公貴三世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而曾祖封公于榮國母尹氏封太夫人于燕國祖封魏國考封漢國祖母丘氏妣薛氏封太夫人各從其國由榮國以下葬河南始徙籍于舒公字禹玉幼警悟力學日誦數千言識者奇之十二能文辭二十四舉進士名在第二授大理評事通判揚州召試優等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對便殿賜五品服同修起居注爲太常丞遷博士試中書以右正言知制誥加三品服拜翰林侍讀學士入翰林爲學士丁內艱喪除復職兼史館修撰又兼端明殿學士進承旨自起居舍人四遷爲給事中修仁宗實錄成進尙書禮部侍郎熙寧三年參知政事九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元豐三年朝廷用階官寄祿超授

銀青光祿大夫兼門下侍郎監修國史五年四月復三省官爲尙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上曰御史中丞率百官班賀仁宗英宗加徽號爲仁宗册寶使禮成封郟國公上即位恩加金紫光祿大夫改岐國公初任揚州旣還朝途極文章之選自是不復更外無事任要重靡不歷試嘗爲三司鹽鐵判官又判句院國子監糾察刑獄修三司條例判禮部刑部知吏部流內銓審官審刑院提舉集禧觀判昭文館權發遣開封府接伴契丹使奉使契丹提舉諸司庫務權尙書都省同議茶法考轉運使提點刑獄課績判太常寺者再知貢舉者四英宗南郊先帝兩祀明堂及原廟成奉安神御于天元殿公歷爲頓遞禮儀大禮使又爲慈聖光獻皇后大行皇帝山陵使公臨官不苟務於稱辦惡詭激慘覈者曰訐上厲下吾不爲也自初服政已若宿練其在揚州攝行太守事大校以公年少藐視不虔立命梓首付獄王倫大掠淮海將及境州將恐懼公奮厲其衆欲要擊之賊聞乃由他道去公平居言色安徐粹應事物初若不用意而敏捷精盡雖素慮者無以加也其迎虜使至北都使者欲輕裘便而過闕公折以舊例必朝服乃給對服在後乘公使馳取授之虜人慚服慶曆中契丹數邀求生事劉六符者號才黠公出使六符來會食聲言將有所議馳請公以動之且觀其舉措公怡然往六符大爲公屈卒無所言舊待

虜使應辦疲擾公建爲三頓請分供帳食飲器後先迭用以周其闕尤明典章善論事其語深齊易聽故多施行嘗言貢舉諸科滯於記誦已立法使兼通本經大義將有造浮說以搖前令者願確守之法卒不廢又論伎術官蔭子孫宜各以其類若醫官使奏醫學教坊使補色長不獨使專其業且以杜入官之濫至今行之皇祐中三聖並配于郊又溫成皇后立廟薦獻略比太廟禮官列奏以爲常改而大官猶不從公曰並配以致孝也而瀆乎帝后廟以廣恩也而僭乎親皆違經背禮豈可以示後世乎遂定配太祖而改溫成廟爲祠殿薦以常饌宮臣執事自此正焉嘗作明堂樂章因言升歌闕祝敵無終始之節而節鼓非雅音乃詔增祝敵搏拊而黜節鼓公爲仁宗證議奏謂賤不誅貴故臣下稱天以誅天子讀證南郊受之天也今詞臣草證議即降詔命有司初不預聞殆非禮意宜合百官讀證圓丘上可其議仁宗旣祔廟以考位配明堂而眞宗嘗罷御史請分太宗之大零以配眞宗講官和之公議曰嚴公配仁宗得禮之正而欲擬遷分祀以苟厭神靈之意臣恐祖宗弗饗也知禮者以其言爲是及論喪畢祔於神主祔廟已嘗吉祭不當於禫畢復行饋食之禮以折禮官衆論遂定治平中大議追尊濮王公於兩制爲議首執用封期親尊屬故事執政以爲不然公持之卒不奪其後諫官御史爭論久不

決帝以手詔裁定多如其初熙寧元年當郊上疑於諒闇公與兩制合奏王制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越縉而行事不以卑廢尊也自漢文帝以來即位而謁廟至唐德宗以後踰年而不行郊真宗居明德太后喪明年亦祀圓丘享太廟今宜如故事其冕服車輅儀物音樂緣神事者皆不可廢其年遂行大禮朝廷將復入閣儀公曰唐紫宸爲正衙不御則喚仗由閣門入則入閣非盛禮也此不足復公泛通六經深於詩書善史學其爲文豪贍有氣閑侈瓌麗而不失義正自成一家掌文誥二十年每一篇出四方傳誦之帝數語大臣王珪語有體他學士不逮遠矣朝廷有大述作雖已秉政猶特命爲之修仁宗英宗實錄及正史多所刊定意足而無長語擬藁上先帝手詔以比班馬英宗爲皇子中書召公草詔公對曰天下屬望立嗣子久矣然必出自陛下意則後莫能搖一有搖動所以階禍亂也帝諭以決自朕意乃進藁歐陽文忠公以爲得學士體公草仁宗遭制先帝爲太子册慶壽宮還政書皆宜叙明粵人以謂協濟大事有翰墨之功焉又記寶文閣奉詔爲高衛王康王碑發明天子所以崇事聖母之意天子嘉之公榮遇最久諸臣無以爲比而謙儉慎默未嘗有毀者率弗驗其後眷待愈隆御史欲誣其子仲端以事公固請窮治已而不挂一毫言者服罪英宗嘗召對葵珠殿設紫花墩命坐翊日

賜盤龍金盆以示恩意先帝拓熙河賜之玉帶前後加勳至極品元豐二年增授功臣號率同列辭上曰功臣自唐中葉以寵從行軍士非古也因詔罷功臣公自奉甚約而厚於昆弟然於親屬終不敢私援薦不知者至或怨之子仲脩以學登進士第今爲秘書省著作佐郎仲端承事郎籍田令仲蕤承事郎仲峴仲焜承事郎女長適鄆州教授李格非早卒次適前權太常博士闕丘顛次許嫁前進士鄭居中並封蓬萊縣君次尙幼孫男三人昭承承郎次晏次晟公享年六十七文集一百卷夫人鄭氏奉國軍節度使晟之女今舉以祔銘曰自公五世居蜀成都高祖逮祖食吏躬儒維昔漢公始徙家舒至于太師幼奮鄉閭發爲文章獲貝瓊瑤翰林是職相府是居事業煌煌何其偉與公意愉夷公貌虛徐蹈勤履艱勇則有餘文武聖臯造新書學以教士士衆龜魚法以練卒卒勁虎貔拓洸披夏聲動穹廡贊贊厥公功吁帝俞聖母神孫並照天衢雲裳霧收六合開除公子斯時載持載扶有嚴倍華視我不圖公臥在疾錫問趨趨公終考年僂賁幽墟嗚呼太師顯孰公如

韓獻肅公絳忠弼之碑

黃門李

清臣

元祐三年三月贈太傅韓獻肅公之柩至京師厝于穎昌長社縣嘉禾鄉先兆之次六月十九日甲午

葬靈井村既事將勒石隧道有詔資政殿學士李清臣其撰次獻肅公終事而賜額以爲忠弼之碑臣
觀于書詩昔之賢臣苟有以忠服國事蓋弗恤厥家在商有若伊尹暨陟在周有若召公範暨虎後人
思念詠欽於報亦罔不篤惟獻肅公嗣世德有烈在天下或鑿厥實昧弗著見載筆之士是悅有責矧
孝子孝孫懷大戚今獻肅公既中書舍人放狀其事太常考功御史與在廷之臣驗其行右僕射純仁
以誌銘昭其幽堂是於忠弼大懋顯詔又以屬陋臣惟獻肅公昔不以不肯視陋臣是敢重受命推原
帝意不揚公之忠用久于天下公字子華曾祖諱處均祖諱保樞真定靈壽人考諱億參知仁宗朝政
事證忠憲及公與仲季相繼大用繇是三世皆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曾祖追封周國公祖陳國考諱
國曾祖妣李氏祖妣郭氏周氏妣蒲氏王氏各封太夫人于夫之國忠憲公始葬陳公子長社遂築第
穎昌以便歲時奉帝薦豆合其屬以居公又以德義勸教子孫孝友儒學吏能士大夫皆稱韓氏公少
以蔭補太廟齋郎累遷大理評事試進士唱名第三文章聲動一時以太子中允通判陳州忠憲公憂
除召擢太常丞直集賢院同知太常禮院言神主在八室而將祀習儀朝廷不敬自是徙就尙書省遷
開封府推官齊家子冷清自謂母嫗宮中生民間欲以惑衆既就獄止竊置蔡州公奏請乃敢大造謾

詐宜棄都市仁宗問所以然公復詳言其狀清途伏誅改戶部判官南方饑饉量安撫江南所寬減財力振揀全活十數事創爲五則以均衙前役斥陂湖利奪其鋼者予貧民罷信州民運鹽趣發運司以時輸送宜州守姦賄不法收以付獄州人驢賀使還稱旨擢右正言時大臣左右朝政務循故事公入對曰陛下宜用神斷他日納疏言陛下春秋高願蚤建太子仁宗曰卿忠論及此然幾事也毋著文墨公懷疏以歸焚於室故在仁宗英宗朝雖所親亦莫知公嘗論此者入內都知王守忠判內省事公謂不可假此名罷之道士趙清旣出入宰相家以賄敗開封府杖之死于道民間譏言爲宰相滅口公請究治宰相與所指者皆誦去未久稍遷公復固爭奏寢弗下公遂屏處自劾上遣使慰勞起之轉禮部員外郎罷諫職糾察在京刑獄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同修起居注試知制誥押班武繼隆遷官公封還詞頭陳其罪出繼隆爲鄆州鈐轄久之求補外遷吏部員外郎以職知河陽辭遷官不拜數月召判吏部流內銓李仲昌塞六塔河不成瀕河諸郡大水出爲河北安撫使時宰相佑仲昌莫敢斥其罪公獨劾奏仲昌首事敗河費國墊民窳廢南方遂以龍圖閣直學士爲河北都轉運使親嫌徙知瀛州從官列奏公宜在朝廷留知諫院自以言數不用不敢汙言職辭改知審官院宣祖神御溫成后闕皆寓

奉先寺仁宗將幸奉先或謂因欲臨后園公預以所聞諫旦日飭駕使諭公曰朕欲酌神御非詣后園也權同知貢舉召拜翰林學士兼羣牧使仁宗遣使祈嗣茅山公常草祝辭因言祈嗣願禱祠何益夫女御閉於深宮者衆宦人養子絕人之世者多非所以順天地致螽斯之福於上也書奏御仁宗即日出宮人數百且令裁定宦人養子令歷吏部員外郎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時近臣守真定已去從官聯章請貫其罪公曰法自貴者始更相援救則公道廢矣遂并劾之宮人或納請降度牒紫方袍者公具以聞上亟逐典掌劉氏等公在臺論大臣緣私請薦舉人不稱者罷十數凡朝議在列無敢有譚譚徒倚不端者張孜母乳悼獻太子孜以極負從宮中其後壯長浸貴領親軍以掛嫌議出爲外官至是復召還公奏彈宰相引嫌人典宿衛及數言時政闕失中書故變不報章未下公自陳論塞劾職事不敢復造臺諫官指趣或與公異乃詆公爲擅去官守罷知蔡州數月加翰林侍讀學士知慶州熟羌也曰族劫獄囚殺追呼吏據堡不用命公發兵夷也曰族朝廷驚問舉兵狀未報聞賊平壯公策決賜詔嘉獎自此熟羌不敢輒叛嘉祐八年正月進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府出貸倉穀循致醫藥葬客死士與貧不能瘞口禁邊州伐木夷畷以弭兵爭閉絕登崖關使夷人賈賣關外亡內覬初張尙書詠給券

糶鹽米惠貧戶歲久皆轉入富人公廢舊券別以券予貧民因奏凡三歲視貧富輒改易券故內侍使蜀給酒場吏主賈賣聽使掎取以資費公奏請加禁約英宗使內侍省嚴著令每行必申飭焉遷給事中改尙書禮部侍郎以牽牧使召未至加戶部權知開封府視事未幾權三司使乃奏均兩川職分田差刷易爲厚薄罷合同憑由司凡宮費悉關三司中旨橫恩一切固執弗下公即奏小人不足徇即有飛語願覈實英宗曰朕在藩邸頗聞有司以國事爲人情卿所守固善其毋憚譏京師大雨水天子繕治供帳皆辦真拜使作永厚陵裁浮費甚衆神宗拜公樞密副使樞密府選用西班升朝官吏挾勢重有低卬人莫敢以勞者自直公奏置審官西院齎正選用法付之禁兵歲減汰數或十耗五六而將校營壘猶如故建請併省以實軍費兼領制置三司條例司改叅知政事熙寧二年九月夏羗大入慶州境圍七寨殺略數千邊將高敏戰死榆林以公爲陝西宣撫使賜空名宣告即軍中賞功詔許除補所部官自受命至陸辭三日而行賜金縢及織文袍襪至邊悉分予將吏公初行環慶勞饜蕃漢士傷痍者賜帛裹瘡治兵鄜延使偏將种諤出青澗城趨銀州界破撫寧開光諸帳屯守囉兀公欲自高奴通道河東詔兼河東宣撫使就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公遣將出麟府兵徑虜中凡九日

會囉兀下又破賊馬戶川斬馘數千獲繡旗木符領盧印公初至邊裂諸路兵置七將間其無備亟出
擣之至是深入破敵者十七戰皆捷招降數萬人居以曠土方築據奪其要害而慶將失撫御兵有叛
亡者時內外多與公異意爭歸咎宜撫司邊事搖矣公一不辨以身任其責罷相知鄧州其後既收兵
羗人亦卷慮驅畜產遁去客食河外飢死者衆數年終不能復而使大會數叩保安軍求通使並塞皆
空無賊火上於是知公爲有功明堂禮成進觀文殿學士公乃奏臣嘗私著年六十歸奉先臣丘墓今
落罪籍乃敢言願如臣所著章十上神宗遣使五返敦諭切至除知許州使近田里公乃不敢辭閱歲
加大學士徙知大名府且使過闕入朝諭之曰西邊之寧卿之力也告辭坐前因奏有司奉行詔令不
稱旨願爲奇急以疲吏民願寬期會簡節目神宗可之明年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既在
任請置局中書鈎考財用以制出入之節已而與同列弗合時三司使發市易官罪而同列佑之欲弗
責方創買人免行錢孫尚書永議有異而同列欲論永罔上故不實上書人鄭俠絞切下獄而執政馮
公京嘗調俠同列欲以黨俠爲重坐公辨帝前謂不得直數罷上爲逐市易官稍寬二臣者而他相至
欲復留故買人劉佐任市易公固言不可論上前未決公再拜曰臣言不用辱相位請從此辭上愕曰

茲小事何爾耶公奏曰小事弗伸況大事乎上爲罷佐遣使持手扎諭公使就位公乃起後數月罔稱疾乃拜觀文殿大學士禮部尙書知許州徙知太原府授建雄軍節度使知定州以年七十告老不許復知潁昌府辭以爲兩太一宮使請納節上諭以使相領宮使有近比辭不已遂許收建雄軍節度拜金紫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爲宮使召陪祠南郊還舊節知河南府夏伊洛大漲漂城中拯護墊溺給其食處以官舍訛言驚衆者刑歸之募工料材完倉庫營壘直平而工作利築堤障城東南明年水復至與堤平人賴以免頌其功刻于石會行保馬法主者促期增數保戶迫蹙馬價暴貴公爲修奏止之如初令裕陵役與公選才者分責以事凡所應辦皆前期爲區處陵成而下不擾今上登極恩改鎮江軍節度封康國公自神宗更定官制以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名府北京留守賜覲見公數陳避詔勉行倚以鎮撫河北公不得請就道都水使者欲鑿渠郭南引大河東趨金堤調工費甚急公上言故道在澶淵而傍府橫引河功必不就徒耗財力駭恐魏人使流徙非計也三奏遂罷役後復條列故道便利上之旣而公屢請老上遣使勞撫不從公請不已除集禕觀使又請凡十餘上上知不可奪乃拜司空檢校太尉致仕還京師旣而許還潁昌教有司具州入辭賜對給一子扶掖命宰臣宴餞都亭驛公

以久雪上方憂勞辭宴未行感疾太醫診治元祐三年九月三日薨享年七十七兩宮臨奠數厚賜天子成服苑中輟視朝兩日公自少氣節巖然聞其言見其貌皆知其必位將相剛正渾厚而於交親仁以盡至朝廷事不可屈撻以私據理道論是非不辨正不已推引賢能急於家事以誠待人無所疑而知人常不誤司馬溫公方與執政忤而公言溫公代己爲樞密副使至於宰相又薦之神宗亦可之曰卿度光來乎朕當亟召力引吳正憲公忠諒可任大事宜撫陝西首薦今左右丞相爲判官常舉布衣王安國能辭章程頗有經行士大夫出其門多知名天下初進士科擢速公言偶程文占上選未見才實勞最躡衆人指期爲卿補殆亡所謂自是始議間年一貢士而殺其恩嘉祐中與陳秀公議茶法官不失常課刑辟歲省數千人又言差役病民最甚宜畀上農及官戶單丁女戶簿率錢募衙前吏凡不可募者存鄉戶則上戶免服役而游手之民得以應募有業矣英宗未果行至熙寧初申講前議及溫公建言一用差法詔訪利害公曰臣初議謂衙前可募其後乃并及他役所募既廣遂率錢及下戶且多取羨數以今所宜第除羨數免下戶錢惠澤周矣因條六事異溫公議公皆參取焉公前此於溫公疎外中援其賢及議朝廷事自守不奪所見乃如此又建言官制錯謬如近臣乃兼判中書門下

省細務多關決二府恩大政祖宗方耘勸天下襲唐季未及更宜早論定其後神宗改官制約用六典
多如公所陳者將歿尤上書懇憫言天下事所障六州皆生立祠聞訃有巷哭者公撫養孤貧雖旁宗
疎屬皆仰嫁娶衣食闢門生故吏之不能自存者俸祿無所餘娶范魯公質之曾孫先公而亡追封韓
國夫人子宗師今爲朝散大夫女適進士范紳早卒以恩追封仙居縣君孫男二人瑜承事郎暨假承
事郎有文集八十卷奏議四十五卷內外制宣撫經制錄治平會錄總二十二卷藏于家嗚呼如公斯
可謂大臣矣銘曰韓出姬姓同源異譜支裔綿延高曾北土及陳公喪始南非許烈考忠憲作輔仁宗
美成之宮肖像左廡公於四朝孝忠文武內長成工外奮師旅爲民爲防爲國除穢他人之爲芬葩綺
組公一乃心忠信是與匪家惟邦匪身惟主公於奇窮弗震弗侮義愆公遠義合
公處正邪際乖其猶寒暑卒途其守以戴堯禹凡公德功辨莫能數刻銘斯碑詒示來古

吳武安玠功蹟記

明

庭傑

庭傑與顯謨馮康國元通大學同舍最久前此元通自東南還蜀庭傑偶相際集盤礴浹旬出聖上親
筆付元通詔吳侯云朕以卿提大軍獨當一面道路遙遠奏報難盡曲折昨遣范直方至卿所計議終

恐迹疎不能詳悉馮康國每在朕前屢陳柳忠義體國卿亦素知康國之爲人因其之官遣與卿相見應關陝事宜規畫措置財用匱乏量度節省及講究屯田以便糴買之類已丁寧康國與卿而議想卿必能體朕至意每有所處可一一開具奏來付吳玠庭傑伏讀再四方知聖天子灼見元通吳侯果相知之深也邇者元通抵少城搃茶馬吳侯已薨元通邀予相聚累日語及吳侯云亡因出其在宣司日記吳侯功蹟甚詳令庭傑爲之記謹拜手而書曰吳玠字晉卿世居德順之隴干曾祖諱太子太保祖遂太子太傅父辰少保三世皆以義烈聞侯少沉毅尙氣節長於騎射曉兵法讀書能通大義未冠以良家子隸選原軍政和中夏人犯邊緣慶戰立功補進義副尉權隊將討浙西賊方臘破其衆擒酋長一人又破河北賊畧功轉忠訓郎權選原第十一正將夏人攻懷德軍以百餘騎突擊追北斬首百四十有六轉秉義郎擢本路第十二副將建炎三年金人內侵已三載矣春渡河出大慶關婁宿殘長安跋行而西跨鳳翔汧隴不決旬降秦州垂頭熙河隴右大震熙帥張深遣偏將軍劉惟輔銳兵三千禦賊金人前軍逾鞏州惟輔留軍熟羊城以精騎千八百人夜逾新店賊恃勝不虞黎明軍墮伏中惟輔舞稍刺其帥黑風大王洞宵屠馬足下婁宿失勢遁走深更遣隴右都護張嚴以兵繼進嚴趨鳳翔

戰五馬坡下兵敗死之惟輔自鳳翔石鼻寨遁歸熙州經制司統領劉彥希乘風翔歸曲端端斬以徇
端與侯大兵屯北原堅壁不動金人謀趨涇州端拒守麻務鎮遣侯以前軍討賊侯進據青溪嶺逆擊
大破之轉武義郎涇原路兵馬都監知懷德軍冬以本道兵復華州城破命將士無殺掠民皆按堵轉
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劇賊史斌寇興鳳據長安謀不軌侯進兵夜襲其城出戰斬其首轉右武大夫四
年春擢熙河路馬步軍副總管金人謀取環慶大將婁宿以衆數萬攻麻亭侯逆戰于彭店士殊死鬪
殺傷過當而曲端勅侯遠節制降武顯大夫論者不直未幾復故官改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知鳳翔
兼權知永興軍路經略安撫使司公事進復長安轉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先是侯與曲端起兵涇原
招流民潰卒裨餼金賊所過人供糧秸道不拾遺猛士如林甲軍蔽野每戰必先占高原必勝之地未
嘗敗輒賊稍北退守河東不敢逾河飲馬時朝廷遣樞密張和公董帥川陝許以便宜不從中覆樞密
移檄諸路將臣與賊大戰召端與侯問策端云平原易野賊便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戰須教士十
年然後可以大舉侯云高山峻谷我師便於駐隊賊雖驍果甲馬厚重終不能馳突我據巖岨之險占
關輔之勢賊雖強悍不能據我尺寸地宜募僚佐一以爲迂緩一以爲怯懦置其言而不用棄其人而

弗親秋九月師次富平都統制會諸將議戰侯又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將何以戰宜徙據高阜制
賊馬衝突諸將皆謂不然云我師數倍又前臨深澤非鐵騎所宜都不聽既而賊驟至囊土逾澤以薄
吾營王師大潰五路悉陷巴蜀大震侯獨整衆保散關之東曰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其上或謂侯宜
進屯漢中以守巴蜀侯曰賊不彼我詎敢輕進吾堅壁重兵下瞰雍甸彼懼吾襲其虛臨其後保蜀良
策也越明年改元紹興春三月金國皇姪沒立郎君率銳兵犯原上期必取而後進侯擊敗之真拜忠
州防禦使夏五月沒立及渾女郎君馬五太師耿太師復會列將烏魯革使二將由階成出大散關
先至侯與戰三日連勝而沒立方攻箭箬關侯遣麾下擊退不使與二將合分兵掩襲兩皆潰去轉明
州觀察使詰詞云朕以經理二陝付之樞臣奉將天威式遏亂略非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相與戮
力盡忠內撫外禦則戡定之期未可歲月冀虜功來奏懋賞是宜忠州防禦使秦鳳路經略安撫使馬
步軍都總管吳玠材氣不羣忠勇自奮策足功名之會騰聲關隴之間比者擢師涇源盡護諸將岐下
之戰尤爲偉功獲其酋豪醜類折北是用酬其多捷陟以廉軍夫雄職美官朕所以待功能之士也益
奮爾烈朕無憂焉可特授前件官未幾丁母劉氏嘉國夫人憂起尋兼陝西諸路都統制詰詞云孝

移於忠者聖人之格言爾爾忘家者人臣之彝憲而况分闔外之寄統諸路之師浮勵以須杖戈待旦其可以親喪廢乎觀察使吳玠比以功伐寔階顯榮却敵有沉果之機馭軍適威愛之濟戰多由率懸賞既行遽深風木之悲方治金革之事矧臨敵忌於易將而軍制庸於奮情其安厥常無曠爾職苟能揚名於世以顯父母則忠孝之道兩得矣爾其勉哉可特授陝西諸路都統制金賊自破契丹以來徂於常勝至是與侯戰輒北不勝其憤冬十月其元帥四太子會諸道兵及正甲女真數萬人造浮梁跨渭水自寶鷄連三十里壘石爲城與侯拒戰侯指授諸將選勁弓強弩期以必死番休迭射賊稍却則以奇兵乘險據隆橫攻夾擊如是三日度其必困且走侯遣麾下伏神空峪待其歸敵果遁走伏發賊潰俘其都將羊哥大孛董及酋領三百餘人甲士八百六十人尸填坑谷者二十餘里獲鎧甲數萬計乘夜併兵劫賊大寨四太子全軍陷沒勦殺殆盡幾獲四太子拜鎮西軍節度使御前差中使任充賚詔就賜云兵勢無前用兼必勝之將王靈克布允緊敵愾之威眷我虎臣時獻戎捷受盡謏諸將之任當兼提兩帥之雄控陞要衝遏制侵軼永念雍州之域久罹竭瘁之災屬敵勢之方張勵兵鋒而益倍陰設奇伏躬率啟行俘當戶之衆會殄引弓之羣醜威聲遐暢凱奏上聞班勞策勳敢後疇庸之典建

牙擁節益隆制關之權肆行戶租仍加真食並頒徵數式示眷懷於戲迪果毅於戎昭盡申威於武備
乘戰勝之勇氣用恢復於故疆佇辛爪牙之功行賜山河之誓勉非乃事圖報異恩可特授鎮西軍節
度使陝西諸路都統制武功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紹興二年兼宣撫使司都統制節
度興文龍州賊久窺蜀必欲以奇取之臯弟撒離喝與四太子憐前日之敗不敢窺和尙原紹興三年
春臯其兵三十萬又盡發諸路簽軍聲言東歸太原反自商於出漢陰擣梁洋金州失守侯亟率麾下
騎兵倍道疾馳晝夜數百里急調兵利闔徑趨金洋先以黃柑數百枚犒賊帥曰大軍遠來聊奉止渴
今日決戰各忠所事撒離喝以杖擊地大驚曰吳侯爾來何速也不敢邊進盤桓累日侯得以其暇治
饒風嶺寨柵方據要險而賊已壓中軍急上遂大戰饒風嶺上凡六晝夜賊皆敗竄撒離喝大怒斬其
千戶李董十數人以死犯關又潛軍間道踰蟬溪嶺出官軍後斷侯歸路侯按兵乘夜徑趨西縣或曰
蜀危矣侯曰賊掃地而來去國遠關而死傷大半吾以全軍扼其吭蜀可無憂侯遂爲清野之謀分屯
諸將示以撻虛之勢賊便旋中梁山浹月一夕潛遁撒離喝歸乃服侯善用兵勢不能破則密遣通書
百端間誘言金國威德之盛知勇之奇甲兵之強公宜相時而動侯復書云玠謹白金國都統足下速

蒙示書具審雅懷士各有主不容穢嚙彼己之情不通空自猜貳無復平定時也輒據寫幅用答雅
脫惟足下亮之夫華夷異域君臣異分此天下大義古今常理順之則治逆之則亂披觀傳記數千百
年夷狄之亂中華與夫叛臣賊子稱兵犯上率不旋踵夷滅無遺類者以其悖大義反常理神人憤疾
天地不容也我太祖皇帝挺生五季遭時昏亂堅守臣節委質柴氏伏順討逆功塞宇宙風世宗葉代
歷數有歸百萬之衆懽呼擁戴不得已而君之不殺一士不墮一城此與堯舜何異哉深仁厚德布護
涵養行三百年民至老死不識干戈上下狃習武備不修土器不備盜賊乘之郡縣瓦解至今五六年
而未定此蓋太平日久持盈守成失其道也而謂金國威德之盛甲兵之強能至是乎且金國行師戰
勝得志亦有由也陷城破邑縱士剽掠恣其所取卒徒貪得鼓勇爭奮勝則勝矣而殺傷殘賊變動和
氣亦已甚矣以此用士利盡則士不可使以此決戰財殫則戰不可必足下視今之天下何如遭焚燒
者十不存一二耕農失業商賈流亡餓死者相枕藉所謂財利何有哉竊憂足下之士自是不可以
足下之戰自是不可以必足下亦可以少休哉乃復聚青徐之壤披扶斗筲之子俾半擁虛器彼劉豫
者嘗北面本朝備位臺祭負上皇拔擢之恩臨難畏懦不能以死報國而乘便抵間僥倖非望三尺童

子皆知鄙棄而唾罵之其尙何顏面以視聽於天地之間望天下歸之耶然金國既以夷亂華又挑豫賊以臣反君顧天下大義古今常理金國盡掃除之矣而欲以靖亂不知道所以召亂也主上聰明孝友慈仁恭儉聞於天下始奉使金國不能留暨京師變故適從兵藩圖謳歌攸屬嗣位應天實太祖與王之地天意昭昭可見矣維陽之役大兵奄至倉皇無備中外失色然大駕南下橫衝風濤幾數千里如行衽席旣役之卒無一不備而金國之士流離沉溺者過半此足以見天下之不棄趙氏卒欲安全之也今乾象清明星緯順行隆冬屆寒日星溫宴陽盛陰剝此中國之福民心日以固士氣日以振太平可指日而俟以金國之衆自稱多材豈無深明天道而不知審擇取舍安定天下尙爲前之紛紛果何爲耶往者契丹與中國約爲兄弟駢駟相要天日是誓庸使往來絡繹于道兩朝赤子實便安之而我內邪人之謀忽棄載書墜失大信故上天薄罰降此災戾然核其禍端窮其亂源鼓作交鬪金國與有力焉如聞契丹仇怨金國深入骨髓渤海奚齊從而和之將會召豪英糾集族類借援中朝南北通歡復尋舊盟并力合勢以逞憾于金國金國之兵暴露戰鬪淹閱歲時力疲氣衰腹背受敵足下能保必勝乎口機會殞威名孽成功薨後患資天下萬世口舌之士詆薄嬉笑金國獨何取也玠世爲宋臣

食趙氏之祿孕子育孫於中原之地僅有二心天地鬼神實誅之乃辱貽說使相時而動足下度玠豈
苟得忘耻見利忘義者耶一言之失駟馬莫及竊爲足下惜之春律方初萬葉熙泰遂去墳墓躋遊萬
里之遠軍中倥傯頗復樂否更冀加謹眠食養以新春和平之福玠白撒離喝得書大不平日與諸將
熟議攻玠朝廷加侯檢校少保充利州階成鳳制置使紹興四年春二月賊復大入撒離喝四太子蓄
忿日久糾合兵數十萬轉三河之粟魚貫蟻附決意取蜀自元帥以下皆盡室以來又以劉豫腹心爲
招撫使召諸路簽軍列屯寶鷄綿亘數百里進攻鐵山鑿崖開道於仙人關高嶺上立大柵下瞰侯營
循嶺東下直攻侯軍侯自以萬人當其前公弟總管吳璘由七方關不待會合率輕兵倍道入援其兄
四太子聞之與皇弟郎君分領萬戶酋長擁兵急攻又往攻殺金平野砦對壘劄連珠硬砦數十座又
來侯營前立砲數十座擊我營侯令營中併發神臂弓飛大砲斃賊無數統制官田晟搃兵深入追賊
賊又發生兵萬餘擊營左侯分兵力戰却之賊不住又添生兵擁洞子雲梯直前搭城身侯兵向前用
砲打洞子碎用擡竿撞雲梯倒賊怒縛虛棚戰樓別遣大李董擁銳卒萬餘一發乘城侯令統制官楊
政領長槍陌刀手深入刺打隔斷賊又遣二李董搃正甲金人二萬夾攻柵兩肋吳璘左右遮護血戰

殺賊皆引去撒離喝駐馬四顧良久云吾得之矣翌日號令諸軍併力只攻侯營兌方一樓子自黃
至午危甚姚仲馬統領只在樓上踊鬪樓已傾側仲以縋爲繩拽使復正賊以火焚樓柱仲以酒壺擊
滅火賊布神臂弓東嶺下侯亦發神臂弓五百隻與之對射賊去即遣王萬年劉鈐轄潘水王武宣贊
分紫白旗入賊賊奔潰抵夜侯別遣五將分更劫寨晝夜數十合金人困憊死傷以萬計即歛兵背遁
殺死千戶萬戶甲軍萬餘得傍牌袞槍金鼓旗幟數千件左軍統制張彥夜劫賊橫川斃斬首千級生
擒將領二十人侯又遣統制官王俊設伏河池扼賊歸路生擒百餘人斬首千級得馬旗幟無數侯悉
兵尾襲直過和尚原去上聞之嘉嘆賜以親扎云史謂趙充國沉勇有大略其用兵以全師保勝爲策
乃漢中興良將也朕嘗思其人以濟大業比見宣撫司奏金人擁大兵而來有吞噓四川之心卿能保
關克敵挫彼虎狼之銳而壯朕興復之威非謀以濟勇能若是耶朕之所思今乃見之但恨阻遠不得
撫卿背而慰朕心也更在不驕其志益厲軍情則所謂濟朕莫大之業者非卿而誰已降親筆除卿宜
撫使及繼以朕所御戰袍器甲等物賜卿想已必達今朝廷見議賞典先飛此數字聊寫朕懷金人久
不得志則遠據鳳翔授甲屯田爲久留計自是不敢輕動侯以熙河經略司關師古自洮泯領選錄統

制李進前軍統制王師古後軍統制戴越打糧河州襲大潭縣掩骨谷鎮賊寇洧拔寨去師古由殺馬谷攻焦山務焚田家村園子谷深入賊境至石要領忽遇金賊大兵一戰敗績師古旋師大潭內懷慚懼悉遵兵宣司隻身往降賊侯愛此軍忠義無一人一騎從師古叛者撫存勞徠捐其家財厚資給之兩軍既合中外一心夫一匹夫於師古得萬難於行陣侯由此兵精甚四月徙鎮定國除川陝宣撫副使秋七月朝廷錄仙人關功進檢校少師奉寧保靜軍節度使五年春侯向天水出奇兵下秦州六年兼營田大使徙鎮保平靜難軍侯與金賊劉學交戰踰十年熟其軍壘曲折知其部領堅脆常以一當百惟患遠餉勞民屢汰冗員官節浮費歲屯田至十萬斛又調戍兵命梁洋守將治褒城廢壤廣溉民田復業數萬朝廷嘉之蠲書褒賞七年冬賊廢劉豫召諸道兵聲言入蜀侯獨謂不然策其將去已而果然和議成上以侯功高賜親扎進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而侯已病自以賞過功固辭優詔不許九年春三月侯以疾革乞解事天子惻然憂之命成都守胡世將訪蜀善醫者治其疾又馳國醫往視未至而侯以六月己巳薨于軍享年四十七己亥遺表聞上震悼輟視朝特贈少師九月丙申其弟璘奉喪葬于德順軍水浴城十一日戊申上念功不已賜錢三十萬擢璘龍虎衛四廂都指揮使以

一十一

愍植其家侯能撫士卒同其甘苦至軍政則斬刈不一貸故人人效死如建炎二年曲端屯麻務鎮營戰侯遣列校三百七十餘人於大谷比較嶺迎戰矢石未交望風奔潰伏匿山谷四年侯招兵秦鳳前三百七十餘人出赴招安侯問訊再三搜索非是者五六人斥遣之餘三百七十人悉斬於遠亭下去秦州十里部卒股慄自是出戰人皆效死至第功賞則斷以公論無請託之私性樂善每觀史傳有可師者必書之坐右日誦七書其用兵本孫吳而能窮其變化雖功高貴顯而居常極儉約至推以予士則略無少吝其歿也家無餘貲至無宅以居三子拱右武郎扶搃皆爲文官承奉郎以經史自娛庭傑嘗試論之曰漢皇甫規張奐皆生長山西應賢良中高選規以詩易傳授門弟子三百餘人奐著尙書雜疑三十餘萬言以垂世設教二公尙棄文就武俱任度遼將軍破胡虜以千萬計觀規自布衣時以西羌深入上書願假近邊無用坐食之兵五千使規爲將上可以除患下可以納降奐每言大丈夫處世當爲國家誅滅胡虜噫此皆前輩豪俊語邇者天子知元通與吳侯相知之深想吳侯諸子必皆稔聞合元通功高言重若他日會晤吳侯家二朝奉當語之曰山西出將二公家世邊人將門出將二公奕世將種大丈夫當用長槍大劍定天下安用從文官學弄筆墨耶元通曰然俊民論議極有補於世

常併爲我書於吳侯傳末云宣撫司薦士明庭傑記

韓忠武王世忠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

沂公趙

雄

上繼祚之十五年威行德孚丕冒海隅日出罔不履服罔不願爲臣妾上益勵精行健冀大有爲聞鼓
擘而思勳臣于斯夕不忘乃二月甲午制曰韓世忠威會風雲功冠諸將可特賜諡忠武蓋太師韓
王之薨之葬至是已二十有六年而褒崇益光遂與漢丞相亮唐汾陽王子儀同諡宸奎內出不由有
司中外偉之時王子彥古方居斬國夫人憂聞詔感泣繼血即拜疏謝又拜疏請曰草土臣彥古謹昧
死言臣之先臣世忠發身戎行逮事徽宗欽宗皆著顯效暨委質太上皇帝自大元帥霸府洪濟于中
興始終實備大任仰憑宗社威靈與太上皇帝廟謨神筭摧勦敵如拉朽芟劇盜如刈耆大戰數十小
戰數百豐功盛烈光照古今不幸早棄明時亦既積年陛下憫念勳勞固嘗爵以眞王錫之美諡獨墓
道之石無名與文惟陛下哀矜究此光寵豈獨諸孤顯耀抑先臣有知猶當效結草之忠天子曰嗚呼
惟乃父世忠自建炎中興實資佐命式定王國時惟元勳予其可忘乃親御翰墨大書曰中興佐命定
國元勳之碑翌日朝諸將于凌虛閣特詔彥古戎服入見面賜御書俾冠于碑首願謂諸將曰世忠有

大功于帝室今彥古亦克有志世其家予惟寵嘉之是用錫此豐碑諸卿勉哉諸將威激奮躍益知國家之不負臣下也忠孝之不可以不盡也功名之不可以不力也皆趨下再拜彥古亦再拜泣而出既又詔禮部尚書臣雄曰汝其銘世忠之碑臣雄以謂聖主褒崇元臣茲事體大願末學弗稱且祖諱與王名諱適同尋上書懇辭上遽批出略曰君前臣名臨文不諱不許辭免臣雄於是惶恐奉詔謹拜手稽首上故太師靳忠武王遺事曰王諱世忠字良臣姓韓氏韓氏本古列國後爲秦所併子孫自韓原渡河散居延安以國爲姓故王世爲延安人曾祖諱則居鄉以義俠聞家故饑財賑貧藥病多所全活既沒有異人抗其所葬地曰代代當生公侯後以王貴贈太師楚國公曾祖妣郝氏吳國夫人祖諱廣考諱慶皆贈太師秦陳二國公祖妣高氏妣賀氏襄楚二國夫人楚國生五丈夫子王其季也始震之夕有光芒出屋聞鄉鄰以爲火各具綆缶馳救至則聞王生皆異焉就襁褓輒流瞬則目光如電楚國游驚而心奇之少長風骨偉岸尙氣節能屈西邊諸豪里中惡少年皆俯首不敢出氣則爭爲之服役或負責不償者王輒爲償負者後聞亟持所償愧謝里俗爲之一變有冤抑不以謁郡縣而謁諸王咸得其平由是名聞關陝嘗過米脂寨姻家會飲日已夕而關閉王怒以臂拉門關鍵應手而斷旦視

之其木蓋兩拱餘闕吏駭服年未冠以敢勇應募鄉州挽強弓一百斤嘗乘悍馬手舞鐵槊奔馳二郎
山峭壁間觀者膽裂同列无一人敢繼者軍府校藝獨用鐵胎弓所向雖金石皆洞貫其騎射絕人類
此時崇寧四年也屬西方多事王每聞邊遽至輒上馬或不俟鞍而奮喜與交遊痛飲費用通有无或
不持一錢相從謁酒肆貰酒期於戰獲霽級以償王出必多獲由是同列皆饒給銀州之役綵從黨萬
以行父母素鍾愛不許王罔請於陳公曰大丈夫當建功業取公侯豈宜礙礙自守陳公奇其志乃聽
去軍市至而城閉王直排扉入斬主將擲首陴外三軍乘之大克繼而夏人以重兵來寇次嵩平嶺王
與黨萬悉精銳塵戰賊解去而突騎忽出間道擄我營將士驚愕王獨部敢死士殊死鬪賊少卻王爲
殿見一騎士甚武揮槍而前王問俘者爲誰曰十軍監軍駙馬郎君兀彫也王躍馬從之斬其首賊遂
大潰由是西邊益服王威名經略司圖上其事且乞優賞會童貫專制邊事疑敢勇皆勢家子有所增
飾止許補一資衆譁不平而王恬不芥帶當時識者知王器量宏遠矣從劉延慶築天降山寨敵遽有
之延慶令王守北門王夜鎚城而上斬二級割護城甃以獻繼逢敵於佛口寨斬首數級始補守闕進
義副尉至威底河又斬三級轉進武副尉會妖人方臘起桐廬自號聖公殺掠吏民自浙河東西至於

江南毒流蓋千餘里南方素無兵備詔調西師討之王部敢勇五十人隨王稟以往遇別將王淵於杭之北關堰橋會大遼道不通賊掩至淵惶怖不知所出王造淵說曰今賊據險爭利我不以智勝而以力拒可乎淵怒曰何人敢爾王益辯論不少屈淵曰汝雖能言願聞必勝之說王爲調一二且請以所部邀擊淵命取軍令狀以去明日會戰賊勢張甚王選敢勇二十餘人伏堰橋傍須臾伏發賊衆大亂王追至淵舟前斬首數級師遂大克淵乃歎服曰真萬人敵盡以所隨白金器賞焉與淵定交自此始至今杭人呼堰橋爲得勝橋云時天下忘戰日久盜起倉卒天子宵旰南顧詔能得渠魁者授兩鎮節鉞王單騎窮追至陸之清溪洞賊根據巖屋爲三窟諸將繼至莫知所從入王潛行溪谷間野婦得其洞口即挺身仗戈而前榛棘嶽嶠越險數里搆其巢穴縛僞八大王格殺數人臘遂就擒併俘以出辛興宗後至領兵截洞口掠王俘以爲己功故王不受上賞別帥楊維忠遼闕少伸其事但超轉承節郎朝廷議復燕山調諸軍以行至則皆潰王往見劉延慶抵滹沱河獨與蘇格等五騎俱逢虜騎二千餘從者失色王遣五騎列于高岡戒勿動值燕山潰卒來會然皆重傷者王即命艘舟河岸約曰虜奔即鼓噪助聲勢王乃獨躍馬薄賊回折自如虜疑之分爲二隊據波以視王出其不意突刺二執旗者

因縱擊格等五騎應於後舟中潰卒亦鼓噪如豹虜疑我伏發遂大潰追斬甚衆是時山東河北盜賊蜂起王從王潤討捕所在椎鋒於大名境中殺水賊幾盡又破湯村強盜累奇功轉秉義郎以偏將從梁方平經略東事賊楊天王透手滑聚衆數千寇尉氏一戰擒其渠帥餘黨悉平臨沂賊武翳衆數萬戰於韓王店又平之沂州賊徐進衆五萬而官軍不滿五千王止以衛兵五十餘薄賊誅敵悉盡又賁社賊張先水鼓山賊劉大郎望仙山賊高托山賊賈進宮賊徐大郎衆皆不下萬人大者或跨州兼邑王每身先諸將次第擒滅又殺獲東海賊張夔等由濟南振旅而歸於是山東諸盜悉平轉武節郎欽宗即位之初王方從梁方平防河濟州金人大軍已壓濟境方平漫不顧以爲他盜王說曰今之來者金虜耳願公速整行陣爲護河計河一失守宗社阽危公可忽乎王忠憤由中詞氣激烈方平怒俾王以三十騎當敵名曰硬探實欲致王死地王遇敵輒戰以實歸報方平猶以爲紅巾賊不設備及虜進迫屯子橋則方平脫身遁矣王師旣失主帥數萬之衆皆潰虜騎大至陷數十重圍中意氣彌壯挺槍奮躍而前所轟披靡虜歎異小卻即潰圍出殿諸軍焚橋而歸至京師欽宗聞王勇冠軍召對便殿且詢方平失律之狀王條奏甚悉轉武節大夫俄召諸路勤王兵入衛王隸京城四壁爲統領屬

虜人許割三鎮而還王淵爲河北總管辟王爲先鋒統制有勝捷軍統制張師正者戰敗轉徙大名留守宣撫使李綱斬之以徇師正所部本童貫牙兵初貫創勝捷軍極諸軍之選每禁軍一指揮所選止一二人或四三人皆人物魁梧武騎超絕者纔得五千餘人後隸師正師正死此軍懷反側遂相約爲亂鼓行而東劫掠淄青間影附脅從者四五萬號二十萬所過亡復唯類山東復擾王以成將寓大名雅爲綱所器重遂檄王以所部五百人討之至淄河以軍分爲四隊布鐵蒺藜塞歸路令曰前則有功退則死有怯走者許後隊殺以爲功於是士皆效死莫敢回顧至夜半縱兵襲賊營賊既驚擾且而接戰大破之斬其魁李復餘悉奔潰王窮追不已賊伏潰卒數千出我不意王不及介冑上馬趨之矢石雨下臂指吻鼻中四鏖王怒折筈披弓拔刃徑前殺爲首者六人賊衆又奔追至宿遷其衆尙萬餘謂已遠王不能及方擁所掠子女椎牛縱酒王單騎疾馳夜造其營呼曰大軍來矣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等以其功名賊自淄河破膽皆跪請命曰願吾父貸死因進牛炙斗酒王下馬飲啖輒盡衆莫敢動悉束手降黎明見王所部止此始悔之而業以解甲莫不相顧失色遷左武大夫果州團練使將所降朝京師欽宗再錫對慰獎甚渥賜衣甲槍牌除正任單州團練使就命將所部屯澤沱河冀定失守

王知薄沱形勢已蹙去之趙趙守蓋王淵云淵得王恃以自固虜再入寇趙知王在焉攻益急粟單援絕孤城更數日殆破王一夕潛將三百人據其營虜大驚亂翌日遁去後有自虜來者始知大會二都統是日被槍以斃衆遂不能支除嘉州防禦使將所部還大名總管趙野辟爲前軍統制光義齋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時以天下兵馬大元帥駐濟陽王領所部勸進復自濟陽次南京虜縱兵逼城人心兇懼王據西王臺力戰虜稍却翌日再至而會帥白馬三郎以衆數萬薄城王時所將近千人與賊遇即單騎突之斬會帥以還部兵乘勝壓鬪虜衆遂潰南京圍解郡守帥父老迎謁居民炷香夾道多感涕者於是還詣濟陽勸進遂扈蹕如南京太上即位授光州觀察使帶御器械王請移蹕長安下兵收兩河朝議不從始建御營以王爲左軍統制詔平濟州山口賊解大刀李昱等所擄剽除陞定國軍承宣使依前帶御器械制曰解趙城之圍威鎮河朔却胡馬之牧效著睢陽皆紀實也車駕幸維揚王以所部扈從市至賊有張遇者號一窩蜂旣破儀真自金山以衆來降抵城而不解甲扈從者危懼王單騎造其壘曉以逆順禍福叱使速降衆遂解甲聽命李民擁衆十萬亦旣來降比至維揚復狼顧整勵器械詔王淵處置淵以屬王王往諭旨誅梗議者劉彥驥李民以出縛小校二十

九人送淵戮之以民隸王軍分其衆屬大將張俊等事遂定授王京西等路捉殺內外賊盜時虜再犯河雒王率敢死士戰于孝義橋所殺已數千人而別將以後軍先退虜衆乘我王身被鏃如棘卒力戰以免後至汴詰先退一軍皆斬左右趾以徇威令大振自是軍不復敗矣召還行在授鄭延路副總管加平寇將軍承節帶御營統制如故未幾詔王領所部如山東王聞車駕幸錢塘遂由海道趨行在時建炎三年也未至有裨校段恩者亡至都下謔言王兵潰陷虜物情震駭殿前統制苗傅劉正彥素畜異心聞王陷沒無復忌憚遂勒兵反殺簽書樞密院事王淵及內侍數十人奉太上居別宮囚焜熾甚神武中軍統制官吳湛又陰與同惡王在海上海變望闕慟哭舉酒酹神曰誓與此賊不共戴天舟中士卒亦皆慟哭思齋時禮部侍郎張浚在平江方議討亂與諸將環坐計未有所出聞王且至更相慶曰韓公之來此事必辦王至見浚相與號泣曰何猶豫爲即日與浚定復辟之議乃先諸將啟行時道路諱言傅正彥謀挾乘輿以出中外洎懼王曰賊素知畏我至彼敢爾耶尋命偏將張世慶搜絕諸路郵置使僞命不行至嘉禾造攻具甚急傅正彥矯制止王且除節鉞王不受命會江淮兩浙制置使呂頤浩亦來王迎謁于郊頤浩問曰賊計无它虞乎王曰彼怙勢憑衆脅助鐵券自謂不死安有他虞

又問可必勝乎王曰以順討逆何爲不勝頤浩曰知彼知己可以戰矣時楊國夫人及二子質傳軍防守甚嚴王略無顧念會隆祐太皇宣見楊國楊國詣傳給曰太尉作如許事公來矣於太尉何如傳乃屈膝拜曰願孝兄嫂禮謹其鞍馬煩夫人好爲言是日入見隆祐宣問周悉執楊國手垂泣曰國家艱危至此太尉首來救駕可令速消嚴陞楊國奉詔馳出都城遇傳弟翊於途告之故翊色動手自掉耳楊國覺翊意非善愈疾驅一日夜會王于嘉禾王見之驚曰汝輩在耶俄而明受詔至王曰吾知有建炎官家安知明受耶斬其使焚其詔進兵益急傳等大懼遣將領張永載謝罪且出御札曰知卿已到秀州遠來不易朕居此極安寧苗傅劉正彥本爲宗社終始可嘉卿宜知此意徧諭諸將務爲協和以安國家王知翥求詔旨非太上本意諭永載曰天子卽復位事乃可緩不然吾今以死決之賊得語知不可解卽日復太上明辟王晨夜兼行承宣使張俊遣兵三千助王王願所部或非棄所相循乃悉收家屬詣軍及合戰臨平竊家屬舟岸下由是師徒登岸擊賊無一不用命者賊將苗翊馬柔吉以重兵負山阻河爲陣且於中流植木爲鹿角以梗行舟岸間塗淖不可馳王乃下馬揮戈令軍中曰今日當以死報國若面不帶數箭者皆斬士殊死鬪轉至剪刀山下賊以乘神臂弓數千持滿而待王瞋目大

呼挺刃徑前賊辟易矢不及發連戰皆大克直造北關門傅正彥自授江東制置使副提禁旅數萬以通朝廷慮其遂逸去詔能生擒傅正彥者有官人轉承宣使无官人授正任觀察使其餘獲逆黨賞各有差王入朝行宮拜且泣曰逆賊不道主辱臣死臣願受命縛此二逆因奏曰逆賊擁精兵數萬去旣閩甚邇萬一養成巢穴愈難撲滅臣請速除之未審聖意欲生致之耶抑兩首以獻也太上曰能殺之足矣王曰臣誓生致之顯戮都市爲宗社刷耻不然則臣爲欺天殿前虎賁有朱金剛張小眼者號齊力王乞以從欲俾獲俘來上時所部纔數千人請止以所部行太上壯之酌巨觥以饑因握手語王曰統制吳湛佐二叛爲逆卿知之乎王曰此易與耳時湛已不自安殿兵爲衛王詣湛與語手折其中指遂擒以出門下兵衛驚擾王按劍叱之無敢動又親擒湛黨王世修同日伏誅王遂行詔除武勝軍節度使御前左軍都統制王兼程追襲賊方圍三衢聞王師來即解去將趨上饒王恐其或滋蔓閩廣也徑自浦城捷出迎之至漁梁驛與賊遇夜半勒兵距浦城十里賊跨溪據險設伏正彥屯溪北傅屯溪南相約爲應俄而接戰部將李忠信趙竭節特勇陷陣馬彥渾馳救死之王挺槍徑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乃潰擒傅正彥及傅弟翊進所乞二虎賁護俘獻行宮斬于建康市師還至蔣山太上遣中

貴人賜金合茶藥并御書忠勇二字表王旗幟詔曰餘杭之難卿首奮忠勇已破凶逆朕之復辟惟卿之功除檢校少保武勝昭慶軍節度使御前左軍都統制楊國自碩人超封國夫人制曰智略之優無愧前史給內中捧以示報焉功臣妻給俸自楊國始改除武勝定國軍節度使依前檢校少師御前諸軍都統制兀朮入寇軍駕復幸臨安命杜充以尚書右僕射守建康王守鎮江兼制海道王方治舟秀之背龍無何充以建康叛降于兀朮兀朮遂自建康取宣城直至廣德徑趨臨安軍駕又幸四明王聞之亟以舟師赴難未發兀朮聞王在京口遽勒三十萬騎北還王即奏願留江上剿除使絕南牧之患遂提兵截大江以邀之先降其將鐵爪鷹李選太上賜札曰比在會稽呂頤浩獻議欲會兵京口邀截歸路遽覽來奏及圖上方略實契朕懷惟卿忠憤之誠謀慮之審千里之外不謀而同載觀規圖深所嘉嘆今以獲賊資財物帛盡與將士并降空名詔劄二百道用資激賞兀朮遣使通問王亦遣使臣石鼻報之約日會戰戰數十百合虜終不得渡復使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不聽請益以名馬又不聽虜乃益兵儀真勢接建康兀朮軍于南隄辣軍于北王提海艦中流南北接戰相持黃天蕩四十有八日兀朮尤窘甚求打話王颺苦如響時於佩金鳳瓶傳酒縱飲示之虜見王整暇色益沮乃祈假道甚哀王曰

是不難但迎還兩宮復舊疆土歸報明主足相全也兀朮語塞又數日求登岸會晤王以二人從見之復伸前懇而言不願王怒且罵引弓將射之亟馳去虜自知力德耗竭久或生變而王舟師中流鼓棹飄忽若神凡古渡津口又皆以八面控扼生路垂絕乃一夕潛鑿小河三十里自建康城外屬之江以通漕渠刑白馬剔婦人心兀朮自割其額祭天幸風濤少休竊載而逃王謀知其謀悉舟師督戰會風弱帆緩虜得以輕舸渡去土人稱爲番人河其後秦桧主和更名新開河云先是王治兵鎮江嘗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虜必登此觀我虛實乃遣偏將蘇德以二百人伏廟中又遣二百人伏岸下約曰聞鼓聲岸兵先出廟兵繼出數日虜至果有五騎趨入廟廟中之伏喜先鼓而出五騎振策以馳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白馬旣墜復跳馳而脫詰二人者云卽兀朮也是舉也兀朮僅以身免俘獲殺傷者不可勝計所遺輜重山積所掠男女孌免者不知數又獲龍虎大王舟千餘艘捷聞太上賜札曰卿比統帥舟師邀擊虜寇忠勇之節遠近所聞相拒大江殆彌兩月殺傷莫計俘獲良多所有已立功人早以功狀來上當優與推恩又札曰胡馬飲江大肆殘虐卿感激思奮慷慨自期獨提全軍往邀歸路將士用命水陸齊捷音遽聞殺獲甚衆言念忠勞不忘嘉嘆未幾除檢校少師武成威德軍節

度使神武左軍都統制時劇盜數起閩中荆湖震擾朝廷爲出禁旅遣辛金宗討之師老不能平福帥程邁監司侯慤等力請改命將帥章四十三上太上乃除王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副叅政孟庚以行賊范汝爲據建安衆踰十萬至僭造黃紅傘等王曰建居閩嶺上流使賊沿流而下則七部皆血肉矣於是選輕銳航海徑趣福唐擁衆而上福帥迎謁且言賊方銳宜少休以俟元王夕笑曰吾以元夕凱旋見公矣因酌酒以別師次延平劍潭湍險賊焚橋以拒我師王策馬先浮以濟師遂濟士氣益倍距建寧百里許賊盡塞途路埋巨木爲鹿角散布竹簽鐵蒺藜陷馬坑凡可以旅拒王師者無不用其至王即命諸軍偃旗仆鼓捨正路俾各擇便利沁山壑溪披踐榛棘遂遶郡之鳳凰山繞出賊背下瞰城邑如在井底火樓巨石天梯雲梯百道齊攻汝爲震怖以謂從天而下五日城陷汝爲窟身自焚回源洞中又有陸必強葉鐵骨陸必先張弓手熊致遠等皆號賊驍將分兵四劫而葉諒者別以一軍再寇邵武王悉擒斬之凡殺賊衆三萬餘人生擒魁首張熊等五百餘人土人之附賊如施達謝壽六棠等皆械送行在所迺令軍人悉駐城上毋得下植旗於城之三隅令士民自相別農者給牛穀使耕商賈者弛征禁爲賊者使民得甘心脅從者貸遣建安之民自以爲藁更生家立生祠共刻

其事於石至今奉香火惟謹太上賜札曰省奏范汝爲已就滅亡遂釋朕南顧之憂其餘畸零賊黨并葉諒等想已招捉惟務隨宜處置勿留後患又札曰卿比執訊獲醜安靖一方非特秋毫無犯給耕夫之牛使不失時雖古名將何以加諸朕始聞此喜而不寐是惟威愛兼得體我至仁加惠斯民者也卿之勞苦實永朕懷王遂條奏江西湖南羣寇要須以時平定乘勝撲滅勢若破竹詔從之王旋師永嘉若將就休息者已而道括蒼上饒徑至豫章江濱連營數十里賊不虞王之猝至以爲神大驚於是曹成馬友李宏等次第來降王悉分配諸軍卽日移師長沙山東賊白晳笠劉忠有衆數萬皆與兀朮轉戰頡頏而南據祁陽之白綿山自黔其額號花面獸山險重複營柵相望凡一年莫敢擾其鋒者王始至卽欲急擊之曰少延歲月湖南生靈無種矣庚不可曰功幸已成而師勞若更趨白綿有如不捷前功盡廢王曰兵家利害世忠策之審矣非叅政所知請期半月當馳捷以獻庚不能奪王卽將所部與賊對壘乃奕棋飲酒按兵不動者累日衆莫窺其際一夕獨與親信蔭格便服聯小騎直穿賊營晝夜者呵問王曰我也蓋王已謀知賊中約以我字爲號故所竊不疑遂周覽營而出喜曰此天賜也卽下令明日破賊會食遂命諸軍拔柵前行先遣銳卒二千銜枚夜進伏于白綿山上戒曰賊必空壘來

戰若疾馳入奪中軍望樓駐應張蓋旣而賊以三萬人拒戰兵交自寅至巳賊精兵迭出勝負未分俄而所遺銳卒二千植旗蓋於賊之望樓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愕進退無所據遂潰亂王乃傳慶令上下夾擊將士爭奮大破之追斬忠子小舟傳首闕下下令敢掠子女者斬湖南遂平戰克之日與庾所期如合符契詔除太尉餘如故又賜札曰出師今將期歲以爾勞苦繫我憂冲比又李宏壤植劉忠敗績益張吾武震搗凶徒朕甚嘉之且以防秋戒期狄怨是念卿其振旅來歸竭盡智力以圖大功而後喜可知也王授鉞以出掃清三方太上偉其功詔樞密院以功狀頒示內外諸將各務奮勵共舉中興以光史冊師還建康乃置背嵬親隨軍皆勇鷲絕倫者除開府儀同三司節制依舊充淮南東路宣撫使泗州置司明年以建康鎮江淮東宣撫使駐鎮江是歲兀朮與會師撻李耶合三路兵入寇騎兵自泗取揚步兵自楚取高郵塵覆飛鳥太上賜札曰覽卿承楚之奏良用駭歎今虜氣正銳又昔小舟輕捷可以橫江徑渡想卿謀畫已定可保無虞更宜率勵將士戮力勦除此亦卿前日之所論奏也浙西趨行朝無數舍之遠朕甚憂之卿忠憤憂國朕所素知協濟艱難正在今日切更多鑄以決萬全又札曰朕以逆臣劉豫外挾強虜驅率吾民遣兵東嚮觀其措置必欲圖危社稷人神所共嫉覆載所不容

卿爲國大臣乃心王室忠憤之氣想實同之今賊犯真澨已逼江上而建康諸渡舊爲賊衝萬一透漏存亡所係卿宜戮力一心以赴國家之急先飭守備徐圖進取無失事機以墮賊計朕雖不德無以君國子民而祖宗德澤猶在人心所宜深念累世涵養之恩永垂千載忠義之烈與言及此當體至懷王受詔感泣以至尊憂勤如此臣子何以生爲遂自鎮江濟師以前軍統制解元守高郵候虜步兵而王親提騎隊往大儀以當淮泗之寇伐木爲柵自斷歸路大會將佐曰金人馬步分道並進車駕方在江南有如不勝必爲社稷憂諸軍奮忠義以報國此其時矣吾平昔恨無死所以拔橋斷路示無生還之望遂大饗七侯戰士皆感奮氣自百倍會朝廷遣魏良臣使虜至維揚王置酒送別杯一再行流星庚牌沓至良臣問故王曰有詔移屯守江乃撤炊爨班師良臣切自喜疾馳去王度良臣已出境乃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播於是六軍大集北行至大儀勒精兵爲五陣設伏二十餘處戒開嚴鼓之節則次第起擊良臣至虜虜果問我師動息悉如所見以對兀朮號知兵聞大軍倉卒南還喜甚與羣酋厲兵秣馬直趨江口至大儀五里所王縱虜騎過吾軍之東直北傳小麾鼓一鳴伏者四發吾軍旗與虜雜出虜軍亂我師伍伍迭進步隊各持長斧斫馬足虜全裝陷淖淳弓刀無所施王東西麾勁騎四

面蹂之虜太半乞降餘皆奔潰追殺數十里兀朮乘千里馬以遁積尸如丘埤擒其驍將撻李耶女真千戶長五百餘人獲戰馬五百餘匹器械輜重與平山堂齊軍勢大振兀朮還泗上召良臣詰責其賈已將斬之良臣好詞以免解兀至高郵亦遇賊虜設水軍夾河而陣我師皆願效死虜整隊迭出一日之間合戰十三士力稍罷相拒未決王遣成閔將勁騎往援之閔與元軍合復大戰俘生女真及千戶長等虜敗去俄而王至窮追于淮虜復大戰敗潰奔走相蹈藉沒溺死者不可勝計捷書咨至羣臣入賀太上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賜札曰聞卿獨抗大敵勦殺犬羊數以萬計攘逐過滿全師而還甚慰朕望兀朮舉國來寇憑陵邊圉非卿智勇冠世忠義徇國豈能冒犯矢石率先士卒以寡勝衆俊偉如此朕深念卿躬擐甲冑之勞將士摧鋒力戰之苦夙宵震惻痛切在躬得卿來報頓釋朕懷初虜既傾國內侮朝廷過計有勸太上他幸者於是降旨議散百司物論譁然獨宰相趙鼎與王議合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至是虜既潰敗王自淮上振旅凱旋江左遂安故論者以此舉爲中興第一除少保武成威德軍節度使淮南東路宣撫使鎮江置司王在鎮江一日方會諸將置酒虜帥撻辣駝前敗覆以青幣來約戰王即席遣伶人張軫王愈之持橘茗爲報報書略曰元師軍事良苦下諭約戰敢

不疾治行李以奉承旨揮也。趙謀屈卒不來，未幾全軍遁去。然諸將徘徊顧望，無敢渡江者。王獨請移軍窮邊，經理中原。太上天賜札曰：「昨因虜近議者以經理淮甸爲言，人多憚行，卿獨慨然請以身任其責，朕用嘉之。」又曰：「今聞金師渡江，威聲遐暢，卿妻子同行，否午到，饜飲食或恐未備，有所須一一奏來也。」改除武寧安化軍節度使，依前少保充京東、滄東路宣撫處置使兼營田大使。楚州置司兼節制。鎮江時楚累經殘掠，邑屋皆丘墟，榛棘王至，則撫集流亡，通商惠工，創新營學，民心安固，軍氣日益振厲。於是曩時煨燼瓦礫之場，化爲雄都會，蔚然爲國。長城矣。劉豫聞遣兵入寇，每爲王所攻，卻生擒。僞知鎮淮軍王拱及食糧軍數百獻于朝，是年虜又犯澠水，王迎擊殺其將孫統，領追至金城。時豫之銳卒盡屯宿遷，聖女墩王以輕兵破之，轉戰至徐之愆口，軍旣單弱，而虜援兵毗里耶索賈舍人踵至，遂以背鬼輕騎五百衝之，爲虜所圍。王突圍拔衆以出，復乘銳掩擊，過落馬湖五十餘里，殺傷不可計。攻淮陽，旦暮且下，會詔班師。王亟遶道遇僞齊師劉猗率金國三路都統太一孛魯擊山水晶相公青州五路都統東平府總管及兀朮舉兵自河間與諸道會，王結陣向敵，遣小校郝彥雄遣其軍大呼曰：「錦袍氈笠，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衆答王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及虜騎至，王先以數騎挑之，殺

其引戰者二人諸將乘之大破虜衆暴屍三十里捷聞太上賜札曰卿誠存報國義獨奮身長驅濟淮力戰破賊俘獲羣醜撫輯遺黎眷言忠勞實所嘉歎然王師之出本以弔民上將之威尤宜持重軍旅之外毋爽節宜深體至懷副朕倚恃特授橫海武寧安化軍節度使賜揚武翊運功臣依前少保充京東淮南東路宣撫處置使兼營田大使王以承楚單弱正當寇衝寇至無以守乃增大其城身自督役役不勞而城固民恃以無恐家立生祠以報先是移輕陽與敵接壤王乃多遣間結山東豪俊俾緩急爲應東人及太行羣盜多願奉約束者金人廢劉豫中原軍潰盜起王以爲機不可失奏乞全師北討招納叛亡爲恢復計懇請誠切太上賜札曰覽卿來奏備見忠義許國之意深用歎嘉今疆場之事以安靜爲先變故在彼不必干預當敦信約卿其明遠斥堠謹固封疆以備不虞稱朕意焉旣而秦檜議和諸師已屯建康及武昌詔王徙屯京口王上奏極論虜情巨測其將以計緩我師乞獨留此軍蔽遮江淮太上賜札曰覽奏欲依舊留屯淮甸苟與敵人決於一戰已悉朕迫於強敵越在海隅每慨然有恢復中原之志願以頻年事力未振姑讐讐於此自去冬敵人深入卿首對其鋒鼓我六師人百其勇旣至彼潛師引遁而卿復率先移屯淮甸進取之計恃此爲基朕甚嘉之前日恐老小或有未便委卿

相度今得其所奏益見忠誠雖古名將亦何以過使朕悚然興歎以謂有臣如此禍難不足平也古人有言關外之事將軍制之今旣營屯安便控制得宜卿當施置自便勿復拘執至於軍餉等事已令三省施行初國朝軍政日修虜師屢輒於是陰謀沮撓吾事秦檜還自沙漠力勸太上屈已和戎銷兵罷將朝廷遣使交割河南境土虜亦遣使來議而使名不遜時檜主讓其力自大臣宿將萬口和附王獨據慨章上以十數爲太上開陳和議不可之狀大略以謂虜情詭詐且陝西諸路出兵產馬用武之地豈肯真實交割又曰但恐以還地爲名先要山東河北等路軍民及北人之歸明者出此聲勢搖動人情我若太加卑屈深慮人心離散士卒凋沮又曰今當主辱臣死之際臣願效死節激昂士卒率先迎敵期於必戰以決成敗若其不克陛下委曲聽從事亦未晚又曰如王倫藍公佐交割南地界別無符合詎賺朝廷雖以王符處之未爲過當欲乞令供具委無反復文狀於朝以爲後證如臣言虛妄日後事成虛文亦乞重典憲其言深切懇到出於忠誠且請單騎赴闕面奏太上率優詔褒答其略曰卿勇冠世獨當一面國威旣震和議漸諧南北兵民可冀休息究其所自卿力居多卿其保護來使無致疎虞所乞入朝奏事俟有機會當即召卿衆方懷疑疆場事大正倚卿爲重未可暫離軍中也其後虜

果負約如王所言檜甚恐即上疏曰臣聞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伊尹相湯成有一德之言也臣昨見金國撻辣有講和割地之議故贊陛下取河南故疆旣而兀朮戕其叔撻辣藍公佐之歸和議已變故勸陛下定弔民伐罪之計又曰如臣言不可行即乞行罷免以明孔聖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義其詞反覆無據由是天下服王精識而尤桢益深云兀朮旣再陷三京又犯漣水太上賜札曰金人復占據已剽掠疆土素蕪忠義想深憤激凡對境事宜可以結約招納等事可悉從便宜措置若事體稍重即具奏來王遂率背嵬軍由加口破走兀朮僞守趙榮以宿州降李世輔以亳州降詔除少師餘官悉如故明年虜都統周太師者以大軍入寇水陸並進未及渡淮王督士馬拒戰于淮陽又走之因取劉冷莊設伏掩擊遂至沂水虜溺水不知其數又遣偏將王勝攻下海州取懷仁諸縣破千秋胡陵大寨擒虜帥郭太師依前功臣三鎮節鉞淮東宜撫處置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營田大使封英國公是年虜犯淮西殿帥楊存中合宜撫使張浚之師與戰於鍾離弗克詔王赴援虜別軍數萬屯定遠王遣成閔以輕騎擊破之轉戰數日兀朮中克敵弓以走其衆大潰遂奪鍾離捷聞太上賜札曰聞卿親率將士與賊接戰追逼直至城下賊馬一發奔潰過淮卿已復據州卿忠義之氣身先

士卒親遇大敵嘉歎何已沉卿前後所料賊情一一必中今日善後之策更爲深加思慮措置以聞也
王因上章極言爵賞之濫乞自今非破虜復境土不畀崇資以塞倖門時和議復成秦檜權力益盛異
己者禍如發矢王復危言苦諫以謂中原士民迫不得已淪于腥膻其間豪傑莫不延頸以俟弔伐若
自此與和日月侵尋人情銷弱國勢萎靡復振之太上復賜札嘉獎又乞與北使面議優詔不許尋
再上章力陳秦檜誤國詞意剴切檜由是深怨于王已而盡撤邊備召諸大將還闕王及張浚岳飛除
樞密使副王上表乞解樞務避寵巧閑時論高之時紹興十一年也又上表乞骸骨不許除太傅依前
三鎮節鉞充醴泉觀使進封福國公賜第都城奉朝請其秋顯仁皇后馳駕來歸王朝謁于臨平后以
北方獨聞王名特召至籬前曰此爲韓相公耶慰問良久其後賜餉無虛月明年進封潭國公十三年
進封咸安郡王十七年以郊恩改鎮南武安寧國之節太上數召王同家人燕于苑中眷禮深篤數賜
名馬寶劍其他賜予勞問相踵然王老矣二十一年秋王病不能朝迺上表謝事策拜太師問疾之使
肩摩穀擊於道於是悉召故人列侯勉以忠義大節焚進券百萬親視含槨曰吾以布衣百戰致位公
王可以無憾矣以是年八月四日薨于私第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三疾方革累詔宣醫診視計聞太上

穢然爲輟視朝贈通義郡王賻以內帑金帛各三千疋兩錫尙方名象龍騰香以斂極服用一品所以
慰卹其家甚至遣勅使徐仲謹葬事以是年十月庚子大葬于平江府吳縣胥臺鄉靈品山之原有詔
命申貴策祭于家又詔奉常貳卿龔祭于都門外子孫次第進秩娶白氏秦國夫人梁氏楊國夫人苑
氏秦國夫人周氏蘄國夫人子男四人長曰彥直嘗任戶部尙書今爲大中大夫延水縣開國伯食邑
八百戶次曰彥朴奉議郎直顯謨開蚤世次曰彥質朝奉大夫直徽猷開知黃州次曰彥古起復朝奉
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平江府兼節制水軍今家居終蘄國之制女八人長適故朝散郎通判饒州曹
審次適宣教郎馮用休次適宣教郎知宣州寧國縣王萬脩次適從政郎劉莒次適宣教郎宗正寺主
簿胡南逢次適承議郎充集英殿修撰主管佑神觀張子仁二人爲黃冠孫男十七人曰挺奉議郎太
社令四欽奉議郎直秘閣曰格宣教郎曰樞承務郎曰松通仕郎曰相承事郎曰椿承務郎曰楷承奉
郎曰林將仕郎曰森曰休曰楫曰杰曰本曰梓曰樟孫女八人一適將仕郎王大昌餘未行今天子乾
道紀元之四年有詔特追封蘄王又八年乃賜諡始王鼎貴嘗戒戲下及其家人曰忠者臣子不可一
日忘不惟所常常行抑亦所常常言吾雖名世忠汝曹無得以忠字爲諱若諱而不言是忘忠也吾生

不取死不饜也至是得諡忠武彥古稟述先教不敢辭君子以爲通於孝云嗚呼王起西陲布衣杖鉞從戎不十數年功名與日月爭光何其盛耶爲平寇將軍爲都統制爲宣撫使爲制置使爲營田大使爲招討使爲樞密使所踐無非達官要職而能益彰平全閩夷江西剪湖湘殲苗劉摧兀虜慶大儀拓東海扞楊楚震淮陽所常無非勦寇劇賊而功益俊偉不可及及和議初定虜使稍不恭順王則忿其無禮於吾君誦言詠之且下令所部州無得少屈虜使爲之沮戢性不喜便佞事關廟社必偃僕玉陛上流涕極言之雖不加文飾而誠意真切理致詳盡人主知其出於忠實不以爲忤也秦檜用事遣中原人親屬還虜中有戀國恩不忍去必械繫以送至謀遣趙榮王力爭曰榮不忘本朝以歸父母妻子悉遭屠滅相公尙忍遣之無復中原望耶弗聽岳飛之獄王不平以問檜檜曰飛子雲與張憲齊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王粹然變色曰相公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于時舉朝譁檜權力皆附離爲自全計獨王於班列一揖之外不復與親每建大議讒言家人危懼或乘間勸止王曰今明知其誤國乃畏禍苟異時瞑目豈可於太祖官家殿下喫鐵棒耶言雖質而旨深士君子至今傳之受人恩則生平不去心簽樞王淵識王於徵時待遇絕等苗劉之亂淵首遇害王爲請地厚葬經紀其家不遺餘力初淵

輕財嗜義家無宿儲或勸以治生淵曰國家官人以爵使祿足代其耕也若切切事錐刀我何愛爵祿不爲大賈富商耶王敬服其言故握兵三十年未嘗爲乾沒賈遷之私上所錫資悉分將士將士故樂爲之用太上高其義察其廉特賜江東永豐圩田以給其子孫王復上書租賦願與編戶同爲勢家倡太上欲成其美從之優詔獎諭雖厚撫將士千金有所不愛至一官一級則靳惜如肌肉嘗謂將佐曰爲國立功人臣常分吾所以使汝輩功浮於賞者乃所以遺爾子孫也天日昭昭爵祿虛受終必爲禍他日爲國爪牙尤當戒此忒制戰勝第賞必以首級軍人貪得至殺平人以希賞王始建議不許以首級計功然諸帥保奏將士武功左武各有隊伍惟王所部須實有功乃奏終不以毫髮假人是以淮東一軍功最多而崇賞者少城楚州與士同力役黃天蕩之戰楊國在行間親執桴鼓家楚州織箔爲屋將士有臨敵怯懦者王遣以巾幘設樂大譴會俾爲婦人妝以耻之其人往往感發自奮後多得其死力其制兵器凡今跳澗以習騎洞貫以習射矜視之釜連鎖之甲斧之有掠陣弓之有克敵皆王遺法太上以其制下兵部及頒降諸將者是也嘗中毒矢洞骨則以強弩拔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身被金瘡如刻畫晚以公王奉朝請尤能以道卷舒絕口不言功名蓋自罷政居都城高臥十年杖屨幅巾於

意林泉壺觸問若未嘗有權位者而偏裨部曲往往致身通顯節鉞相望歲時造門類皆謝遺棄工列
辟想聞風采而不可見則相約於班朔望王眉宇而懽喜焉至於外夷遠人幽閨婦女皆知有所謂韓
郡王者歲時輒相從調王年幾安否以爲天下重輕云而王終日澹然獨好浮圖法自號清涼居士故
雖權臣孔熾王最爲所忌嫉而能雍容始終蓋詩所謂明哲保身者屬纊之際神爽益清冠佩條然合
爪而逝有詔擇日臨奠拾遺中書吏韓城以危語脅孤令必辭諸孤亦緣王遺意不敢屈勤君父上
表懇免至再太上龍勉從之其始終恩遇如此臣雖曰自起翦以來山西出將尙矣呼吸雷風動搖山
岳戰勝攻克卓然以勇略聞者班班不絕于冊書至於達之以智謀本之以忠義如古之所謂名將者
山西蓋亡幾也秦漢而下可以言智謀忠義如古名將者若諸葛亮郭子儀其庶幾乎王本山西之豪
興起翦相望而其智謀忠義有過前修無不及焉方逆傳滔天王聞變慟哭士卒皆哭莫能仰視遂自
海道徑還呂頤浩方以賊爲憂王謂賊旣取鐵券必無他慮頤浩又慮賊難勝王則深言逆順之理知
其必勝於是頤浩計乃決傳卒成擒至如中興之初倡議西都長安乘建瓴之勢東向以圖中原朝議
不從識者以爲深恨及維揚危急六飛南渡諸帥咸欲西趨岳鄂徑往長沙王獨以謂今已失河北山

東惟有淮浙號稱富實若又棄之更有何地太上嘉納江左立國之謀於是乎始定臣雄嘗待罪太史氏獲視日曆所紀太上皇帝聖語甚詳最後論戰論和章數十上皆筭無遺策蓋所謂定大事決大疑忠義稟於天資智謀出於人表視山西以勇略稱者不同年語矣是以太上游賜詔曰雖古名將何以加諸而皇上特以忠武易名蓋以王爲亮子儀之流惟二聖日月之明知臣莫若君德音鏗鑰天下傳誦世忠得此嘉獎其亦可謂死而不朽也耶臣觀宣王中興如采芑江漢之詩所述荆轲來威王國庶定等事雖以褒大方叔召虎之功然其任賢使能致此巍巍則宣王盛德之形容光明偉傑不可掩也臣願采周雅聲爲銘詩以彰元勳以歌堯父舜子知人之明以稱明指顯耀韓氏以昭示于億萬□其詞曰昔在宣靖崇極而傾胡曾不恭神州盡腥天地重開真人龍翔德業巍巍周宣漢光凡此中興誰實佐命繫時元勳王國以定元勳謂何維師斬王王齊山西起翦之鄉襁胎之弓悍馬長梁方在董年氣震山嶽逮事徵皇至于欽宗天下兵動外阻內訌王先戎行是礮是剪浙西山東績用不顯弱府擎新來乘風雲掃清南都大覆時巡淮海之間劇盜蟠起解甲束戈如父詔子帝幸餘杭王征徐方逆臣乘虛反易天常賊虐樞臣都城喋血凶饑孔熾震驚宸闕王在海上聞變號呼凡爾衆士今當糜軀

吾與秦凶不共戴天山川鬼神實臨此言舟師鼓行雷動電擊擄彼凶徒裂膽褫魄天位反正乾清坤
夷生擒渠魁梟首大達有狡汝爲盜據富沙流毒全閩血人于牙大江之西重湖之南蜂屯蟻結虎猛
狼貪三方百城地數千里奪攘矯虔聲勢相倚常寧謀帥宜莫如王授以斧鉞往稽其吭覆其穴巢鋤
其根萌闕歲末周三方悉平奔旗奔師捷書相望旌別善良爾商爾財我弛爾征爾農爾田
我資爾耕仁義之兵吊伐是尙帝有恩言卿古名將胡馬飲江充叛以降金陵不支涪窺上邦王整虎
旅邀截歸路虜虜雖強望風震怖海艦如雲江之中流北劉援兵南馭歸舟水戰陸攻摧枯拉靡殺傷
莫數俘獲萬計酋師小黠僅脫其身敵勢蹙銷皇威益信尤猶不悛幾數年期傾國南佞步騎分馳逆
黨成林塵暗穹蒼九重制詔罪己如湯王曰呼嗟君父肝食臣何生爲矢死報國部分將佐直趨淮壩
親窺歸途示無生還妙算既定奇計先施聲言守江已駐大儀衆寡雖殊我整彼亂虜騎紛呶馬足俱
嘶四面塵擊若降若屠積骸爲丘洒血成渠折馘獻俘千里相踵驍將數百豈計輜重偏裨在楚亦以
捷聞王來窮追虜師大奔振旅凱歌天子曰都世忠世勇虜不足誅江左人心恃此寧謐中興以來武
功第一淮陽鍾離莫非俊偉生平戰多竹帛莫紀王屯梅邊志清中原和議既諧弛強鑠堅王之論和

忠憤激烈利害皎然黑白區別聖主俞之權臣讎之明哲令終天實休之孰不爲將孰不建功勳播丘山呼吸雷風惟王天資與勇將異達以智謀本以忠義大疑大事決於片詞較彼起翳王其過之王起寒素飯糗衣紵出際盛時蛟龍雲雨解衣推食言聽計行任用不疑天子之明三鎮節旄三事典策報功惟優天子之德惟聖天子使臣以禮哀榮死生福祿終始童華神武志大有爲眷言勩勞恨不同時真王啟封貴窮人爵忠武之謚如葛如郭八言袞袞更瞻雲章誰克有勩上不汝忘豐碑崑崙億載有耀凡百臣子其思忠孝

吳武順王璘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

翰林學士王

囑

乾道八年春侍衛典步軍臣吳玘一日奏事殿上泣且言曰臣之先臣璘齋身邊鄙自太上光義皇帝朝都車之事率先請行肆我陛下即位一心事君匪躬宜力積勞西南游被褒厚而臣無似不能顯大先臣遠業乃墓碑至今無辭以勒後世將淚而無聞惟陛下矜念假寵於吳氏而錫之無窮天子曰嗚呼惟汝父孳勩勞王家積四十年英風義聲燁燁顯明九命二伯淑旗綬章高其名器崇其物采矣爾挺其以是勸于阡君錫之名曰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挺拜稽首悲感若無所容異日詔翰墨之臣

王爰曰爾其爲之銘嚙承詔辭不獲命乃論次而書之謹按故太師奉國軍節度使新安郡王追封信
王諡武順吳璘字唐卿德順隨千人也曾大父謙追封魏國公大父遂追封楚國公考扈追封魯國公
皆累贈太師曾祖母李氏祖妣齊氏妣劉氏封魏楚魯三國夫人王在娠甫七月而生意象異常兒魯
國公奇之曰是必大吾門少長負氣節善騎射年十八以良家子從涇原軍戰西邊宜和三年從統制
楊可世入燕道河北宿逆旅夢婦人告曰妾家被劫于路露齒水濱幸相公哀之移封高原寤以語其
徒視之信然因感而葬之戰歛蒲口行而提甚老人有餉食者王食已視之別不見聞者異之靖康初
力戰破夏人補官旣而敗金人於下邳戰三原斬千戶兀訥耶從兄武安公玠復華州破賊史斌咸以
有功遷秩充永興軍路青寫機宜文字移辟秦鳳路兼統領五軍軍馬名賊號王札手者脅潰卒寇暴
鄠杜間連破官軍執永興假守張公輔妄立名字勢張甚武安公檄王討之王先以書繫箭口徧射賊
中曰明日破賊立旗爲表先降旗下者除其罪賊卒得之心動時王所部不滿千人賊幾萬乘騎數千
夜半進師遲明相遇賊將戰陣動奔降旗下者果無數乘勢搏之賊據高阜王遣驍將欽旗披輕兵斬
其後賊遂大潰斬王札手以報俘其黨千人遷武翼郎開門宣贊舍人時金人乘富平之勝盡陷陝右

蜀甚危武安公與王招散亡數千人保散關之東曰和尚原練兵積粟以扼敵衝紹興元年我孤軍棲于原上朝廷音問隔絕兵單食匱將士家往往陷賊人無固志有謀劫王兄弟北去者幕府陳遠猷夜入告武安公與王遽召諸將勵以忠義歃血而誓諸將咸泣禦虜益力遂敗敵將沒立于原下沒立遣二將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又趨和尚原沒立身自犯箭箐關期將夾攻必破我王鑿退二將生獲首領纒連斬千戶潑察胡烏魯折合再合兵直抵原下王奮擊之斬其將兀盧虜敗走乘勢進擊二將皆遁沒立亦敗竟不得相合時武安公以弱卒抗堅虜軍政尚嚴卒伍逃散往往有全隊誅之者王則厚撫靡之如家人親愛以輔成武安公之志故士卒不敢犯武安公之法而樂王之恩戰無不克丁魯國夫人憂乞終喪不許以破烏魯等功超遷武德大夫康州團練使賜帶襪秦鳳路兵馬都鈐轄統制和尚原軍馬虜憤其連敗也兀虜合諸道兵十餘萬期必取原而後入蜀自寶雞而南列柵三十里武安公嚴兵待之王率師拒戰數日率以勁弓彊弩扼其衝以奇兵邀其傍間絕其糧道虜不得休同夜虜將飯然火營中復選精兵更射其火處虜不得食壘石城以自保復瞰其城射之虜度必敗遂以死決兀虜親擁戰王亦身督將士虜分爲三十餘陣以拒我迭以次出戰王獨當其衝輒破之虜雖困

而猶整至神谷道狹覆發遂大亂王手殺數十百人俘萬戶羊哥字華及首領三百餘人甲七八百六十人兀尤身中流矢二獲銳仗萬計再以奇功除康州團練使陸權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時隴州移治方山原二年虜圍之且陷敗之于百查營力戰解圍五戰皆捷遷官二等權知鳳翔府兼安撫事三年虜必欲以奇取蜀乃搆金洋戰饒風犯漢中王時駐兵和尚原虜懼其後也乃陽以兵趣蜀而反自褒谷入鳳州犯保安程甘合鳳翔諸路軍欲道和尚原下王先以兵迎擊保安程虜復身督諸軍拒風翔虜於百家村以正兵合以奇兵搃其腹心皆敗而走遷秦州防禦使陸權副都總管知秦州節制陝文時買馬路久未通王首開之賀以茶綵撫以恩信招致小部族首領四十二國馬通行至今賴焉武安公與王度虜屢敗不得志必大舉以與我力爭乃預設壘仙人關旁曰殺金平四年春二月兀尤撒離合等果啟其兵力十餘萬衆正告由仙人關進取蜀列柵三十里彌互不斷王前在武階以書抵武安公以殺金平之地去原上遠前陣散漫謂須第二陣作隘牢其限隔期必死戰則可取勝至是王馳驛會原上金人已與我對壘武安公如王策益治第二隘多列砲積石如山王乃令諸將曰金人傾國而來吾輩報國正其時也因慷慨以刀畫地申令曰死則此死敢退者斬諸將股慄遂與虜戰分

爲東西以搏我東則四太子等西則韓將軍等軍也虜極其狡猾東西相望遙相犄角以持久必死困我王左右援翼唯急是應迨暮虜殺傷彌半而氣猶銳我軍苦戰久遂斂第二隘以致虜時軍中頗有異議欲別擇形勝守者王審曰方交而退是不戰而却也且吾度此虜走不久矣請於武安公夜布火鼓易旗幟追虜軍陣精采一變樂聲震山谷於是人自勵有死志洎虜再搏我第二隘則人被兩銳鐵勾相連魚貫而上攻具變化若神王督士死戰且射其兩腋隨磴隨上幾百餘戰而虜攻壘兵殆盡遂走入壁陽爲備戰而宵遁前後斬首俘獲不可勝計虜自是不復窺蜀矣第功遷定國軍承宣使陞熙河蘭廓路經略安撫使知熙州統制關外軍馬仍節制階文五年春圍秦州下之六年創軍名行營右護軍爲行營右護軍統制軍馬七年陞陝西諸路都統制九年春改行營右護軍都統制節制階岷文龍州金人已廢劉豫歸我河南地幕府擬表稱賀王讀之愀然曰在朝廷休兵息民誠天下慶瑞等叨竊不能宣國威靈亦可愧矣何賀之有但當待罪稱謝則可幕府謝不及秋七月除秦鳳路經略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知秦州是年武安公薨除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朝廷遣簽書樞密院事樓炤出使陝西會諸將議移諸軍分屯陝右王不可曰虜反覆難信懼有它變今我移軍陝右蜀口空虛虜若自

南山犄蜀要我陝右軍則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爲屯控虜要害遲虜情見力疲漸可進據遂但以牙校三隊赴秦州且節階州等山寨以備之十年兀朮殺撻辣金人再寇河南復以王爲行營右護軍都統制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其夏撒離合果直趨鳳翔入石壁寨以要我陝右軍陝右皆陷而王獨全師駐蜀口扼廣川陝宜撫使胡公世將倉卒召諸將計事皆曰虜掩我無備而我分屯之師未集宜退守青野原少避其鋒王後至驚曰誰爲此者可斬也虜人所以輕犯我者聞先兄之薨且謂我無備今若少退墮其計中矣璘請以身任責胡壯之遂與公撤虜責其乘信輕舉率師即日出鳳翔分遣諸將姚仲等敗折合于石壁李永琪向起等破鶴眼張太師於扶風虜餘兵保扶風城又攻破之連戰皆捷折合僅以身免駐大軍大蟲嶺陣次有法步騎相參氣象雄壯撒離合自上西平原覘曰善戰者立于不敗之地此安可角于是撒離合捨蜀口而北向矣秋九月制授鎮西軍節度使充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十一年朝廷出師渡淮宜撫司亦被旨乘機進討以攻取之事屬王王受命出秦隴往別宜撫使胡公胡問方略安出王曰璘當以三陣破虜人皆莫測所謂蓋王襲虜之策已素定而諸軍莫有知者攻秦州州將武誼以乘降時金人統軍胡蓋習不祝合軍五萬營丁劉瓘胡蓋善戰習不祝善謀二

人皆虜之老於兵者且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隴家城必謂我軍不敢輕犯王揣知其情因直告曰明日請戰虜聞之笑是夜王率諸軍銜枚涉渭令曰近賊營方得舉火未至里所萬炬齊發出虜不意虜震駭倉卒備戰我軍已成列有謂虜會以馬擣敵鎧曰吾事敗矣王猶策習不祝有謀必謂我趣戰欲速不肯徑出胡蓋恃其勇宜可挑取乃遣輕兵嘗之胡蓋果勒兵與我軍鏖擊數十更休迭戰適及我三陣戰急大將有請曰虜居高臨下我戰地不利宜少就平曠以致其師可勝王叱曰如此則我走而虜乘我矣虜今潰勿自怯王輕裝駐馬陣前麾軍殊死戰三陣而虜力果憊卒如王言時陝右久隔王化王一戰而聲振關中三秦父老企望官軍不日東下往往擒虜潰兵縛致之王亦經略且將大舉進圍隴家城將破陝右州郡亦以次納書降而講和之詔下遂班師胡聞王之捷喜曰真能踐言矣十二年上賜褒詔召王赴在所拜檢校少師改充陪成岷鳳經略使還鎮十四年始析利州路爲東西改利州西路安撫使以陪成岷鳳與文龍七州隸焉十七年移節奉國軍改行營右護軍爲御前諸軍都統制依舊安撫使知興州時和議方墜王獨嚴備日爲敵至之虞當是時西路兵爲天下最二十一年太上皇帝親御宸翰賜王以守邊安靜加拜太尉二十六年拜開府儀同三司陞領御前諸軍都統制

職事判興州二十九年册拜少保王策虜將叛整備益嚴三十一年虜果敗盟就拜四川宣撫使秋九月虜主亮渡淮巨酋合嘉號西元帥以兵扼散關遊騎犯黃牛堡羽檄交至王方病在告適拜宣撫使即肩輿就道止以牙校自隨駐青野原既而遊騎退王曰虜自守之兵不足慮也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面授諸將方略所至皆捷尅秦州擒僞守蕭濟及其屬來王即呼前置食宜上德意諭無憂死皆咸泣列城未下者聞之爭欲歸附破隴州復洮州蘭州獲僞蘭州守安遠大將軍溫敦烏也及州戍將明威將軍元顏宗臣等八人加拜陝西河東路招討使王之子挺與虜連戰治平寨破其衆萬餘人誠于戶二十一月虜主亮被戕十二月明堂禮成進封成國公三十二年春復取散關及和尚原賜救濟棧諭册拜少傅王遣都統制姚仲與挺率東西兩路之軍攻德順金人左都監自熙河以兵由張養孛駐權沙會平涼之師來援挺率兵戰于瓦亭大破之虜畏我軍號曰天兵別將復原州環州三月諸將攻德順久未下王知士有惰志且虜將盡發西兵內外合以拒我即單騎自秦州晝夜疾馳視師身擁數十騎馳達四城傳呼南北之人服王威名思識顏面以快先覩一聞相公之來士氣百倍登埤咨嗟不忍發一矢城中虜已不戰而氣索矣於是按行營壘別柵要害且治夾河戰地以預處我師於便而致

敵於不便雖隨軍負販奴隸莫不區別有地野戰先以數百騎嘗虜虜一鳴鼓銳士躍出馳突我軍遂空壁與我合我軍得先治戰地騎士無不一當十凡回旋曲折相搏於高下之間者以百數王初若無所指顧逮苦戰久忽傳呼某將戰不力其人即殊死鬪時降帥有覘者曰自吾從虜百戰未嘗見如此吳公可謂神矣翌日我再出兵虜堅壁不戰既又天大風雨雪虜幸休止而力實已窮是夕遂遁去復德順軍市不易肆王入城父老迎拜擁馬首幾不能行時朝廷遣兵部尚書虞公允文宣諭川陝齎詔勞王且議軍事夏五月遣兵攻被熙州獲僞都總管劉嗣初副統石列繼破鞏州王之復三路也惟衆最堅守王遣挺率諸將破之斬萬戶一獲兩千戶六月皇帝受內禪賜親札曰昔在舊邸每共定省側聞太上皇帝聖訓謂今日元勳舊德同國休戚無如卿者且曰偏師之出曾不淹時三路土疆悉歸版籍朕聞此事欣贊慕用蓋非一日王捧詔感淚曰臣無橫草功已蒙太上皇帝不凡之遇今皇帝所以待臣者益寵臣何敢愛死復遣中使賜御府細鍔弓矢秋八月除兼陝西河東路宣撫招討使王策虜必再爭德順乃亟馳赴城下德順之東曰東山北曰北嶺東山小而可守下瞰城中北嶺形勢延積實控扼之地王至則連營北嶺掘重壕築壘開戰道益爲不可犯之計以待虜且指視諸將以虜它日所

四一
營已而虜果大至合元顏悉烈等兵十餘萬正營王所指之地有曾先引數千騎輕出視東山去巢穴稍遠擊之狼狽趨營既乃大開壁出師苦戰自旦及晡虜敗先退入壁自是遂堅守不動悍曾裕豁萬戶復領精兵自鳳翔來援初我一軍當北嶺下傳城下寨虜騎可以馳突王至是下令夜移入城將士不知所謂頗有口語既旦虜果合兵大出直至其處已無所得則數萬騎躡城下意甚自得王命偃旗臥鼓士無敢譁諸將請戰不應迨日昃虜氣已惰令諸軍忽鳴鼓若將趨其營虜大駭復亟走僅進諸將追襲敗之當時非王徙城下之營則虜幾得志時虜既堅守不輕出廷請以輕兵挑虜戰而以奇兵擣其虛王采其言令列陣城下調虜虜閉營王則就以其陣移上東山築堡以守時雨雪天大寒地凍不可入則燒土而掘之連夜堡成甫築畢而虜兵大至極力爭之殺傷幾半而不可得諸將益嘆王之多算不可及也虜自是失三路形勝糧運迂險雖合喜親提河南陝右兵而連敗亡失益衆尺寸不能進我斬檄築爲京觀者彌望而又東山橫其衝北巒窺其後三路糧食皆我有我出兵要虜糧道虜途艱食失東山堡時猶曾有終夕悵恨□王策虜雖衆無能爲矣冬十月調王彥諸軍將益出兵至秦州因會宣諭使虞公抗章以王之勤勞績效聞上賜親札曰寬虞允文奏知卿智勇兼濟力抗醜

虜卿歷世忠勞國家是賴王降拜曰臣何足以當此虜既技窮度不可與我爭則潛軍水洛開道隴山以示我出奇實亦自便歸計王乃部署諸將分屯要害且益出蜀口之師分德順兵整陣內外相合以蹙虜時虜中亦相驚曰東南天兵至矣十一月上遣帶御器械梁珂賜御札并玉帶十二月開門宣贊舍人郭昇賜宸翰并宣旨問疾隆興元年拜少師有旨恩禮視樞密使利州防禦使李邦傑來勞就以告賜繼有詔退師矣是時議者遙度形勢以謂兵久在外雖得三路恐去川口遠聲援遂絕共以其語言之執政執政力言於上乞下詔旋軍捍蜀詔至王即馳檄諸軍諭以朝廷欲重根本之意俾擇利而退繼上表待罪曰蜀門雖固三路難保歸師死戰不無損傷聞者惜之未幾上復詔出兵與張丞相浚淮上之師相犄角賜王親札曰前日德順回師道遠不知卿籌畫朝廷過慮致失機會以此知退師本非上意也初得是旨幕府請覆奏曰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此舉所繫甚重兵不可遽退王愀然曰璘豈不知此且三路士馬所出糧食所聚吾舊兵已老非假三路兵未易與虜角今新附之衆幾十餘萬仰給三路非不取外府而西民樂輸此誠恢復之基也議者憂虜搆蜀口之虛璘百戰從軍豈不知虜情且虜持重必顧慮而後進方和尚原時我內外至危急虜以璘兄弟扼其後終不敢輕向蜀況今逆

亮死虜內訌未久合喜盡西兵頓德順城下猶不能抗我豈暇他謀但主上即位之初璘握重兵在遠朝廷俾以詔書從事璘敢違詔耶幕府語塞隆興二年冬十月虜人犯天水侵岷州王病未愈徑趨成州分麾下擊之虜小却列營茅城谷王力疾親提兵至祁山虜聞之退師三十里據黃家街深溝高壘以守王曰虜深涉吾地而乃堅壁自固且黃家街背鞏州去巢穴近虜必遁未幾果使來告曰我國中已與大朝講和矣繼被詔命即抗章請朝乾道元年上以親札報可即以族行未半道奏疏乞解宜撫使優詔不允乞致仕復不許四月到闕上遣中使鄭邦美勞問賜賚加等即召對便殿上慰諭降溼面得有許朝德壽宮太上見王慨念疇昔諭王曰朕與卿老君臣也自今可數入見王頓首謝兩宮存勞之使相踵御府異饌賜無虛日初隆興元年許立家廟祭五室及是就頒祭器有旨許皇子復謁示異禮也觀者歎息以爲前此未有五月册拜太傅進封新安郡王三上章懇辭遣中使詔諭不允後數日制詔仍領宣撫使改判興元府諸子侍王入見皆蒙異禮恩禮赫奕寵絕一時六月詔還鎮兩宮燕饒禮均家人王入辭德壽宮奏曰臣年近七十衰病日侵遠離闕庭且萬里恐不復再瞻天日因泣下太上亦爲垂涕親解所佩刀賜王曰異時思朕視此可矣王之行也兩宮別賜珍器玉帶甚寵秋八月至

漢中時息兵已踰年王專留意民事問民所疾苦漢中先是夏秋糴以供軍儲吏多取於民而蓄出以規贏民甚病之褒城諸縣各有古堰分水溉田歲料民田以多寡賦竹木增修吏沿爲姦又光道渠久廢水不下溉利廢而賦仍在王以次葺革糴則使民自築督諸軍復渠宜淤築壞開田數千頃民甚利之懲姦吏核健訟以防其病民外臺以治狀聞上降詔嘉獎躡年改鎮武興三年夏復移漢中開府未幾得疾遂請老先旬日有大星殞以五月十七日薨于位春秋六十有六軍民號哭失聲至於罷市請老之奏聞以太師致仕遣表上封信王上震悼輟視朝二日博銀兩絹匹各千錢五百萬太上賜銀千兩王之未病也呼其幕客曰爲我草遺表客曰郡王安寧如此何遽出不祥語王曰死生之機默存吾胷中人安得知君第爲之止直書其事且曰願陛下毋棄四州毋輕出兵又先數日封遺事付其家令毋啓之薨之數日啓封則家廟等數事語不及它嗚呼可謂死不忘君孝於其親者矣王雄姿正志剛毅靜深喜大節略苛細不嚴于刑而人自畏之讀史傳曉大義幕府文書輕重之間亦時自竄定其愛君憂國之誠得之於天雖造次不能忘也其在闕下諸子有授美官者王曰上以我故加汝等以官我日念無功可報上汝若不廉勤以自效吾雖死地下亦不汝佑故其在官皆兢畏自力其治軍如其治

家而恩威兼之愛將犯法泣涕而斬之厚撫其孤不敢以私徇法士卒有過必再三語之不戒而後罰改過則釋然無芥蒂心待僚佐以寬不忍言人過往往爲覆護之而亦潛分優劣士之耿介雖干犯其意久而敬之便辟側媚中心薄其爲人知人之明尤爲當世所重四川制置使王剛中嘗談劉鑄之美王曰信叔有雅量而無英鑿今天下雷同譽之恐不能管逸亮璞竊憂之剛中未領其語旣而鑄果以憂憤卒剛中始歎服選諸將多以功或告以薦才者王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今以小善進之則儻倖者將得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以故其用王彥姚仲李師顏向起皆以功顯爲時名將平居軍旅之外家事一不問舍俸入不營一錢鎮武與二十年民安之如一日暨至漢中凡前政與民推易爭利者悉除去蠲逋欠無虛百萬緡嘗自著兵法二篇上篇兵要下篇陣圖大略以謂虜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制彼之長虜之四長曰騎兵曰堅忍曰甲重曰弓矢力集番漢所長兼收而並用之制其騎則有分陣分隊之法制其堅忍則有更休迭戰之法制其甲重曰弓矢曰勁兵彌弩制其弓矢曰以遠尅近以彌勝弱其說甚備其法循環用之可至無於窮陣有圖無書王每出師指麾諸將風采凜然不敢仰視士卒寧死敵無敢犯令故用兵未嘗敗尤長於持勝方金人之歸河南議移屯陝右王獨乞留兵不出且

益修階州等山寨其後息兵二十餘年未嘗一日弛兵備德順班師首築皂郊等堡多堀地網祁山之戰賴焉娶王氏封吳國夫人先八年卒男十二人曰援曰據曰擴曰搃曰挺曰拭曰拯曰揆曰捫曰揚曰揆曰搏孫男九人曠吁瞻瞻晦其五尙幼子孫凡二十餘人持麾典兵出入禁闕克紹前修是以似之近者言盛者鮮儼也臣既書其事輒申之言曰蜀之爲國巖僻而固有天下者所必爭也漢高祖起南鄭舉兵而東收三秦如破竹不數年間遂成帝業而以蜀漢之地爲關輔心腹不以封建蓋其歛跡垂翅有以窺天下之變間中州之有事因河渭之上流襄糴卷甲起而乘之足以得志茲太上皇帝選將勵兵之夙心而皇上宅中闕大之本指也故王之在蜀上憲詔之曰異時掃清中原勒功帝籍以垂光億世又詔之曰宜即提銳旅直出漢中吊秦晉之遺民撫唐虞之都會又詔之曰關隴之事一以付卿三路士多材勇不患無人惟卿駕馭激使之耳嗚呼聖天子以保蜀之事屬於王其注意如□□能任之是以蜀安之後定秦定隴洮蘭熙鞏十有六州束□□委命下吏虜失形勝勢惡技窮響我威靈鄉風裹義於是退師通好之令行矣一日皇上擁乾休正坤儀指咸陽而會龍首作上都而觀萬國則王之餘勇遺烈凜凜生氣尙可想而知也然則保蜀之功其可既乎吾天子其知之矣謹爲之銘曰

井絡坤隅時惟蜀都鱉叢魚鳧開國有初岷峨爲望犍犇爲障峻陘巨防天下執尙重險積貨是謀巢
鯨有偉將臣于時保之將臣伊誰惟武順王喋血轉戰莫我敢當因山據原和尙是名畫斷其柵夜披
其營束馬絕車攀天蹈空原不可得蜀不可攻虜以憤來合兵作威扼衝發覆候其紛披虜以奇來指
陵越谷擇利鼓僂擣其心腹其來以正椎鋒直進東隘設險以死申令來以多方有東西軍左顧右聽
察其嘯呻烈烈惟王洪稜無前如飛如翰如衝如撥奮其虎貔厲其熊貔虜曰罷矣蜀不可窺蜀不可
窺厥惟安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焚焚大會去不復留三陣定謀一言必酬迺窺咸秦于山于川迺歸
三路我陵我泉有所失平將順指令黎戶率輿爭還國經皇帝曰嗟巖巖蜀土六十二州以固吾圉同
德之碑保蜀爲正民其以安功其以定俾彼雲章尙福吳氏申錫恩煦昌大而熾翼子肥家孝能揚名
千載而下於昭厥聲

呂文穆公蒙正神道碑

文忠公富

弼

東平呂公相我太宗真宗垂二十年咸平六年夏以疾罷歸第大中祥符四年四月十九日遂不起年
六十六五年十月二十七日葬于河南府洛陽縣金石鄉奉先里後五十七年其子居簡始議琢碑于

幕次請文于里人富某某義不得辭輒用擬其世次德業之實以告諸神曰呂氏其先出於炎帝姜姓虞夏之際始封于呂其後遂以所封爲氏周初太公望以功國于齊穆王時有呂侯爲周司寇王命作呂刑以訓至西漢其裔孫有居東平者即呂侯之後也本大支茂歷世有人以文武勳德顯名於當時者偉然相望唐末徙籍太原國初遷居洛今遂爲洛陽人也公諱蒙正字聖功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春首拔進士第初命將作監丞通判昇州四年代還會帝征太原劉氏朝于行在道受著作郎直史館旋加右拾遺服銀緋五年轉左補闕知制誥服金紫八年遷都官郎中召入翰林充學士是冬擢爲左議大夫參知政事俄陞給事中端拱元年拜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未幾代趙普爲上相淳化二年罷爲吏部尚書奉朝請四年復爲上相至道元年除授左僕射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眞宗紹位就加左僕射咸平三年詔歸四年復爲上相益以昭文館大學士五年册拜司空兼門下侍郎明年感疾凡七上章求解政事改太子太師仍封萊國公以告成泰山進封徐國嗣后土又進封許國及堯天子震悼哭甚悲不能視朝者三日遣使弔祭賻賜特厚贈中書令諡文穆公以諸子位于朝累贈太師兼尚書令秦國公始少時考妣以口舌偶相戾遂以異處然情義內篤

交晉不復嫁娶考後連佐邊幕批居洛中并留公侍焉公每感歎憤絕迹於龍門山躬事新汲力奉
慈養而且痛自刻責以爲業晝夜漏相接未始少懈管泣淚滿所讀書而悅悅日若無以爲生者如是
數年學益富文益奇聲動天下士友益附太祖開寶末公侍母氏赴舉東都時太宗以晉王尹開封
聞公名召見復索其所著文大稱之期以公輔之器是秋府薦甲於鄉書明年即上第自此七年參預
國政總十二年凡七遷遂作宰相領萬務必本於仁義教化而不專尚條約鈞酌衡量咸適其宜中外
靜明翕然稱治精于選任險庸者不得進久之知蔡州金部員外郎張紳以賊敗或讒于帝曰紳亦
洛人家甚富昔呂某方就學苦貧恨紳不能如意資其用今挾權諷下誣以賄免耳是豈好貧者也帝
驟信立遷紳官而以它事罷公相公退就常棊位怡然一不自明雖年帝得紳賊寔始悟遷紳爲絳
州副使翊日復以相命公尉勞優篤遂及紳事而公亦不謝帝旣愛其能守法度而復重其沈毅不撓
俄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聞公退以名上帝不許他日又問公以前所選對帝亦
不許他日又問益急公終不肯易其人帝盛怒投其奏書于地曰呂蒙正何太執耶必爲我易之公徐
對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耳因固稱其人可使餘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府嘗

傷息不敢動公插笏俛而拾其書徐懷之而下帝退謂親信曰是公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公所選復命大稱旨帝於是益知能任人而加有不可奪之志上元觀燈一夕帝宴近臣于端拱樓樂車馬之藝左右顧曰五代郡邑凋喪閭巷無幾人今其全盛如此可喜可喜公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皆走集故盛臣常見部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不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帝頹顏不語王禹偁名譽謬時亦在列聞其對爲之汗下而公侃然復位無懼色帝以西北二虜弗服忿之常議討伐公切諫兵者傷人匱財不可屢動漢武郡國萬里外可謂快其志矣然天下已困終悔之唐文皇親征遼碣手運土木卒無功而還亦悔是二主者曠百代無比而用兵皆不免於悔爲後世非笑陛下及其未有以悔也惟早慎之直宜以道德恩信橫于中而濟乎外則夷狄自賓與夫命死官舉凶器校其所不足與校于無用之地而又倖勝於萬一者豈不遠哉帝傾聽褒納自是伐議遂寢但用應兵而已本朝故事宰相子起家爲水部員外郎公長子從簡當得之公以延蔭太寵非所以慎官賞勵寒進也懇辭不拜祇受將作監丞因以爲著例子今不易在河南會熙陵役作公念輔政既久恩寵特殊轟然曳綬謁靈輿於境上伏地哭幾絕屢哭屢絕絕行路皆哭皇皇焉不忍去不得已乃出私錢三百萬

助復土之費而還其在疾告也降醫走使不絕于道公以盡瘁積疾粹未有瘳累表乞骸骨優詔不允已而姑願歸洛將行聽肩輿至殿門俾二子掖而登坐而訪問日昃方罷二子咸面推以恩公晚築園宅于洛至則以琴觴雅宴自肆于其間間與樵釣野叟駢席而語不以軒冕累其歡曠如也公渾厚淵博忠亮寬懿無煩語不妄顧與人無親疏無高下階級而一歸於至正其爲諫諍爲侍從爲執政凡嘉猷偉畫皆不作已出而密歸之于上惟上自行之故人無知者其有不能私須論議別白而後方從者遂傳焉則天下稱道發伏想望其人邈如神明自始仕至再罷相惟在昇與河南爲外委餘並處內不出未嘗一日遠于朝廷至於河南之行尙非太皇雅意蓋強出之將以遺嗣君以結公心故章聖初亟復在位三入相皆首之所以專其任也丁內外艱皆奪情而起不容終制不欲使他人代也賜第東都以安其居俾無外徒之請也移疾歸鄉黨積十年卒不許還政第詔令休息頤養而密常使人候其安否章聖謁陵寢祀汾陰再駕西都皆幸其第又親視其疾思復用也非公謀謨設施潛運默化人雖罕得見其跡而功自被于四海致時昇平則疇能感夫兩朝眷遇絕比如此其至者乎公策名冠天下士而位登元宰官至三公階勳爵邑咸第一勤畏翼翼乃心王家周旋始終豪髮無玷以老疾懇請而

退天子憐然猶欲起其廢而用之嗚呼盛矣哉可謂聖世分德鉅人者矣曾王父諱縉皇王莫州莫縣簿贈太保曾王母太原王氏封許國太夫人王父諱夢奇皇戶部侍郎贈太保王母穎川郡君陳氏封鄧國太夫人父諱龜鬪皇起居郎贈尚書令母彭城劉氏封徐國太夫人公掌誥時會令君朝京師公跪而泣于令君徐國且告曰大人母氏皆老矣不肖子不忍見茲賤忤不偶願復故好敢以死請語訖又伏于前泣下不止令君徐國不得已憐而從之然終異堂而處公晨暮交走咸盡色養人於是始知公之純孝大行于其家也初妾宋氏封廣平縣君再妾薛氏封譙國夫人皆歿于公之先男十人從簡駕部員外郎知簡大理寺丞惟簡庫部郎中承簡虞部郎中行簡比部郎中次未名次易簡奉禮郎務簡光祿少卿居簡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兵部侍郎簡司農少卿公退居于里常召諸子立庭下誨之曰吾觀舊史見唐中葉後至周末亂離相繼不絕卿相往往不得其死而無歸全之所吾幸生盛時碩茂尊顯今又牽身至此知夫免矣矧若曹皆得爲王官其無爲世胄子弟之爲者以自蹈不淑且重汗吾而將以累吾家由是諸子夙夜相警勵不忘詔教持身謹勸咸稱善人惟龍圖公最爲肖公沉識懿行動有規法力以詞業自登名於英俊之域入踐臺閣出更藩服藹著嘉績稔于輿論異日必能躋公

之武子廊廟之上而增大乎門祿矣今自海南移典鄭州餘九人者先後公皆卒孫二十五人曾孫三十一人並傳公之所誨于其父祖罔敢不率人于是又知公之義訓大施於其後孫皆有官而曾孫亦有未仕者女六人長嫁光祿寺丞直集賢院孫暨次嫁刑部侍郎叅知政事趙安仁次嫁太常博士周漸次嫁觀文殿學士尚書右丞丁度次早卒次嫁永州推官揚巽文集二十卷行于時銘曰天之生賢而不世出出不逢時亡位而沒生而無成不若勿生主辰而成惟公奠京初隱而學四方聞聲舉以魁衆四方益驚歲始踰七遂爲相臣相我二宗太皇粵眞三相必首不令後人善不有己造宁密陳事苟拂鬱衆皆遂巡公勇而前悉心以論帝怒斯震公顏益溫居若柔弱語焉不聞及以議諍骨鯁必伸公久不渝一心劬劬帝知忠竭始貳終乎帝嗟乎公我有不如百職具舉萬方以胥成我太平匪公曷圖公處厥位天子是依讒免疾去天下以思進則以道勤勞飭之退必以禮燕樂適之曰子芸芸曰孫羣羣厥有肖子又絕其倫天其意者斯爲報與文石于墓無窮之所告歟

孫威敏公沔神道碑

學士畢

仲游代范純禮作

故觀文殿學士行尚書戶部侍郎鄜延路馬步軍都總管經略安撫使兼知延州贈兵部尚書威敏孫

公既葬之十有二年其子之文欲爲公墓隧之碑乃抵高平范純禮泣血再拜而言曰願銘我公之碑
純禮曰嘻昔先正太師嘗與威敏誌其父而吾先正與威敏乃景祐至和之間出入內外事仁宗皇帝
久同忠義之人也純禮聞公之事而不敢忘銘其可辭乃序而銘之序曰公諱沔字元規會稽山陰人
也少孤隨其母家許下以孝聞天禧間舉進士得官爲趙州司理參軍開封府扶溝縣主簿保靜軍節
度推官號爲能吏改著作佐郎遷祕書丞用韓億楊偕薦爲監察御史裏行景祐元年將奉冊中宮而
明肅太后三年之喪未除請終制而後行從之三司判官許申薦方士能導引行氣公上言氣行於身
際不在天呼吸之間或紐而爲患是說道也申素無行不知力耕以圖報而援說道以市恩寵罪在無
赦乞斥遠方士置申于理從之會孔道輔先文正公以言事謫去而布衣李安世上書其言皆市井事
不實下吏公上言安世誠有罪而欲天下戶知之亦難人見道輔范某方以言事謫去而安世復以上
書得罪常以重法則安世之罪人不以爲誦上而以爲納忠陛下之法人不以爲治狂而以爲拒諫願
寬安世以慰天下之望乃謫知潭州衡山謫未下公復上書論視朝雙日之制曰雙日之制行是一歲
三百六旬廢其半也而誕辰嘉節休日受釐又廢三分之一然則一歲之中視朝者纔百餘日耳而大

臣奏事殿中率漏下數刻而退天下之務豈不曠哉因緣言事得失乃復譎監永州酒徒通判潭處楚
 州召爲左正言同知諫院公入諫建言治道之本在家並后之寵漸不可長請立貴近夫人爲宮師以
 肅內政又言內侍遷官不以次非故事可止都知押班舊班閣門引進之下今序於上可復內降之出
 斜封之弊也可革其年二月豫王堯仁宗皇帝欲厚葬之期以五月公言啓土隴山期日迫難就非特
 此也自元昊盜邊三司力屈今一品之葬其飾頗繁而耐葬者復衆非五六年計不可是又益一邊費
 也元昊之窺中國久矣以水旱不調謂得天時以將帥不和謂合人事如因我之役工倉猝之際悉力
 幸災以驚邊吏則重爲陛下之憂豈可不慮願緩葬期以俟西事之定書凡再上是時上悼豫王甚人
 莫敢言者公獨言之自如也元昊使高延德奉書至延州聲言請和而猶載所僭位號名而不臣是時
 先文正公爲延州帥以書責而還之聞諸朝執政議不一故曰范某可斬也公言范某有時望士多歸
 之今爲邊帥得士卒心元昊之所懼故使延德奉不正之書至塞下欲間范某而去之今執政之議不
 一如使元昊刺知倂爲交結之意而致慢言於朝則范某遂是元昊之計行也居無何元昊果使延德
 奉書至闕下有慢言如公所策先文正公纔降一官知耀州西師未解上日夜以爲憂乃移永興軍夏

竦知鄭州陳執中知涇州各爲路分總統以應敵公曰西寇可平矣而北虜不可不備乃上言陛下勞心於西而隙在北夷狄之人見利忘義誓書不可常守也願移高繼宣守定王果守瀛何九齡守安肅程琳守真定更選良吏居貝冀洺益關諸州步騎屯於真定高陽大名三州則誓書始言可守矣先是京師久陰不雨蒙氣蔽日公言傳稱皇之不極厥咎常陰必有下人謀上者願陛下嚴左右察姦謀以消天變未幾北人果遣汎使叛盟而禁中衛士竊發捕得伏誅公既見事輒言無所迴避上倚用之而權倖側目乃薦田况歐陽修張方平曾公亮蔡襄王素可任諫官自代遂遷工部員外郎出提點兩浙路刑獄公事遷起居舍人陝西轉運使就除天章閣待制爲都轉運使移環慶路經略安撫使知慶州徙知涇州復知慶州當大閱軍成列矣公按轡徐行不前遂罷而天大風折木塵霧晝晦人方服公而不之測也會杜祁公富韓公先文正公相繼去徙知陝州移河東路轉運使除龍圖閣直學士復知慶州改樞密直學士知益州丁內艱服除爲陝西都轉運使知徐州遷右諫議大夫秦鳳路經略安撫使知秦州皇祐四年廣源蠻僂智高反陷巒管連陷緣江九郡掠廣州官軍數敗中書不時以聞公適過京師入見仁宗皇帝勞公且曰智高反吾欲昇卿以南事今南事稍息西州之寄秦爲重卿其行也公

頓首謝因曰謹告陛下以南事思者臣聞智高掠廣收實聚以億計日縱酒高會亡命歸之者不絕臣料之南事恐未息也居一日楊畋蔣偕軍敗聞上謂左右曰孫某固言之矣遂遣公以爲湖南江西安撫使智高既掠廣州移兵北首欲度嶺江湖以南皆驚人心洵洵公聞乃檄江西湖南令極密營宇犒賞大軍且至人遂安不搖智高亦不敢度嶺行至鼎州詔以公爲廣南東西路安撫使而以樞密副使狄公青爲宣撫使自智高反諸將用兵各以所利進退而無節制故數敗公至下令曰出兵而無節制遺賊擒也自今已往一以節制從事不用節制而勝猶敗也狄公青至問公曰事將何如公曰欲知我之勝負則料敵得失可也爲智高之策有三遷兵巢穴伏而不出上策守邕州以老我師中策揀其衆進戰與我較一日之勝下策然智高猝起官軍數敗橫行嶺外有驕我心戰勝而驕輕與我戰不難敗也狄公青大喜然之軍行至歸仁智高果奔邕州出戰先是公辭未行請挾騎兵爲奇不許旣行臨嶺使更製大刀長斧雜短兵用之人亦以爲非是狄公青來始益騎兵三千及戰歸仁望智高軍皆駭攢盾翼兩翼置陣甚堅矢石不可動乃先伏騎兵於山間而更用短兵搏戰得所製大刀長斧驪盾始破散所伏騎兵亦繞出智高軍後塵之呼聲動山谷蠻人死者過半途大敗智高率其餘衆逃入海嶺

南平公自爲御史臺官數引大體言事天下稱之後去言路外徒稍遷至侍從帥邊滋有時望國家有緩急未嘗不在選中及平智高入見仁宗皇帝解所服玉帶賜之遷給事中且大用矣而公固請居外治民得杭州至雒陽召還爲樞密副使公旣在位益感激任事數爲上陳治道及論列它得失每言輒盡有不悅公者會貴妃張氏薨治喪皇儀殿詔葬爲闕陵禮官諍曰恭德公言太宗四后皆諡曰德從廟諡也而郭氏張氏二后不聞有諡今諡妃子曰恭德雖禮官之罪而實貽譏於陛下因併論皇儀治喪詔葬爲闕陵非是遂改諡溫成闕陵亦罷已而詔公讀溫成哀册公奏言章穆皇后喪比葬行事皆兩制官而溫成追諡反詔二府大臣行事不可翌日執册立前陳故事且曰以臣孫某讀册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册則不可置册而退宰相陳執中取而讀之遂以資政殿學士出知杭州歲滿加大學士知青州麟府將郭恩輕出軍敗乃以公爲觀文殿大學士尙書禮部侍郎河東路經略安撫使知并州過鄆而夏人之使適至州除館以待之公止其館未行州將以告公曰彼陪臣也豈吾所當避者不去州改館以待夏人夏人亦不敢言未至河東是時虜占有麟州故地爭不已公至乃徙其衆遠去後陰遣間至河東捕得公遺金帛而還之夏人亦畏公不敢近邊初公守杭州州人喜浮圖法男女晝夜雜

會其徒因伏匿爲姦遂以成俗公出過市中有塔廟甚麗公命撤之皆重扉複墻得亡逸婦女百數因併捕其徒置於法杭人懲艾俗遂革而其罪人散去往往造爲飛語以中傷公會樞密使田况病參知政事王堯臣薨上問公所在欲召用而言者果以飛語聞上上不信封其章示公上適小不豫言者乘而益驩遂罷河東知壽州道貶寧國軍節度副使久之以光祿卿分司南京起知杭州公不起而請老遂以禮部侍郎致仕居符離明年英宗皇帝即位□□□侍郎富文忠在西府薦公材略絕衆不畏強禦而輕進退今雖老矣猶壯也可用英宗亦雅知公名遂以資政殿學士起公知河中府詔趣上道辭不獲入見英宗以官召之而不名也比退日晏改觀文殿大學士知慶州徙知延州道得疾聞上使中醫貴人挾視公賜黃金藥公泣曰老臣蒙上知未效犬馬而病死目不瞑矣四年甲申薨于鄜州年七十一公爲御史諫官有名及平智高之亂人以古之將帥處之後爲樞密副使爭溫成事罷去人又以古之輔相期之然公天資粹絕敏於事尤能決煩去惑方事至前衆持難相倚徘徊未有所定公至出片言遂以無事其爲政尙方略耳目人莫能測知縛制強豪一切以理爲人所稱道在符離時莊獻明肅太后共政州守江鈞有聲言於坐中爲通判者欲上其事州官皆往謝之至再拜而請不許公

獨後至不拜通判怒乃曰而與守同耶公曰守今謫去異時之資也公今陷守異時無葬所矣通判
悟大恐返謝守而與之歡在慶州時特支絹帛惡軍中口語藉藉公聞之大饗士優人以估帛爲佛語
以進公召謂曰邊城無警士衣食縣官不見敵數蒙上賞賜未知所以報効而汝敢以上賜爲戲可斬
也今姑舍汝死竄之軍中帖服皇祐五年契丹使來請曰願觀廟樂而歸上以問宰相陳執中曰樂非
祠享不作請以是告之公時在西府乃曰此可告而未能止也願使告之曰廟樂之作以祖有功宗有
德而詠歌之也使者能留與我祭則可觀仁宗使人告之使者乃退有中人嘗任外官率它武臣上書
乞遷仁宗曰法不可得也訴不已仁宗以語公公曰臣請退而問之乃召問曰曩汝在邊某軍當給帛
汝不時給何也對曰帛官物也不敢妄以與人又問曰某人戰當奏功汝不時奏何耶對曰是幸賞也
故不奏公曰而能知此而返自爲何耶背皇懼再拜趨出初至杭州屬縣令來謁請辭公曰吾欲與令
從容餘杭令黃世永曰前日縣有剽行路錢六十萬者請往捕之公曰無煩令往也翌日張宴賓客滿
堂坐未定捕盜者已得盜至矣桐廬遂昌民楊日用以猾居鄉里人患苦之令尉至者必與之交而行
其私否則持其長短陷之前後所陷令尉甚衆令沈神免官過杭公問其故神具言爲日用所陷公曰

此可治也乃使吏受紳辭檄桐廬捕日用屬吏其子私與鈐轄吏宋昇飲酒酒醋出黃金一斤以遺昇酒未竟公使人逮捕昇至廷問楊日用事汝預也昇曰不預然則酒醋遺汝之金以何事也昇情得皇恐謝即黜日用并其子流之昇亦抵罪杭人以此畏公重足一跡不敢爲姦雖窮里空舍皆如公在其旁滕甫楊忱游公門以材自負不信曰是安能皆知之乃相謂曰居明日之湖上游蘭若素約而不往若縱飲而行博公安能知我哉及其往未坐有呼於門甚急曰公使人遺二客持小畜發之五木也大驚乃服公之筭也故相國王珪嘗誌其墓凡公之行事與三代封爵贈諡所娶所生之子皆誌之矣故今尊序公出處進退之本末有略之者以其見於誌也其異於誌者子之文今爲承議郎管勾杭州洞霄宮幼女適朝散郎司勳郎中莊公岳孫男六人孫女六人孫男長某早亡延壽爲濠州司戶參軍延賓延宏延通延祖未仕孫女之長者適前進士黎礪而子之文集錄公之詩文章奏議爲集二十卷藏之家銘曰在昔仁祖好是文武文而畢益武也方虎德名恭會熙我王度在時威敏出以類鳴作而有言如金奏廷云云微微衆耳以傾嶺巒睚眦我則輓之夏童陸梁我則斥之以言以功帝用識之識而在位正直是謀有猷有言天子之休公言孔嘉昧者是疑或違或行公守不移奉冊而告置冊而辭

而抑抑南國是式唯靈是扶唯靈是種擴靈扶靈人莫予測窮里突奧如公在側既用而張亦毀而折毀而舉還如火燁燁今雖遠矣而猶不效非鼎而有山之石

呂惠穆公公弼神道碑

忠文公范

鎮

熙寧六年三月辛亥東平呂公薨于管城之第計開天子震悼輟視朝二日贈太尉錄其子孫有差太常考行遺愛在民曰惠恭明其德曰穆易其名曰惠穆曾祖殿中丞諱龜祥追封魯國公祖大理寺丞諱蒙亨追封韓國公父太尉致仕許國公諱夷簡追封楚國公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曾祖妣李氏祖妣王氏妣馬氏追封魯韓楚三國太夫人國朝呂氏顯者十五人而公家與有七人文穆公實相太宗真宗而文靖公相仁宗公又爲治平熙寧樞密使其從父昆弟爲學士屢從出藩鎮者更進於時於乎其盛矣乎昔之賞延於世不顯亦世以言臣下能世其家可以推見當時用人之美其光烈焜耀於其後者蓋如此公諱公弼字寶臣初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累至大理寺丞召試禁林賜進士出身歷殿中丞太常博士尙書屯田度支兵部三員外郎同判太府寺尙書祠部通判鄴州吏部南曹提點府界諸縣鎮公事再爲三司鹽鐵判官淮南轉運使度支判官糾察在京刑獄直史館爲河北轉運使擢

工部郎中天章開待制都轉運使自寶元塵曆以來河北宿重兵其後夏人稱臣契丹既講和而屯戍不少損民疲於轉餉公始通御河轉粟塞下減戍兵使食京東增置壯城軍專版築之役義勇之惰弛不教者以時教之又興鐵冶佐縣官之用方是時河決累年泛濫爲民患乃修郭固口順其性而疏道之河遂安流滑州以河漲來謁急且求假棹梢而僚官難之公曰彼急矣尙可以鄰路拒之邪隨其所須而應接之滑州得無患前後四年除民之逋負凡數百萬省役之不時者又不可勝計故一路財用饒而民樂其生則公之才爲可知也入判吏部流內銓加龍圖閣直學士高陽關路經略安撫使知瀛州遷兵部知開封府開封自文靖公號稱善治而公兄弟三人相繼皆有聲世以爲美談俄除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辭不拜留充羣牧使契丹祭奠使復以樞密直學士爲涇原路經略安撫使知渭州遷右諫議大夫徙鄜延路知延州差會異時亡去者輒不究治至公時胡守忠者亡去即檄宥州取之斬于境上終公去無敢亡者復入爲羣牧使判尙書兵部提舉醴泉觀進龍圖閣學士知成都成都一都會也得便宜從事列城觀望有唐之藩鎮流風存焉爲政者務威猛爲擊捕以操切之民有輕犯則移鄉甚者或配徙內地終身不復還公閱其籍移鄉者即釋之配內地者奏而貸還之而一切鎮以寬簡人

心大安歲屢豐穀賤至傷農軍食不售公爲高其估穀價適平乃止故農不傷而軍食得售人益喜乃相與請圖公之像爲生祠公拒止之比去至有作蜀父吟以思公者改給事中尙書工部侍郎擢故使權三司使天下奏計及文移填委若不可究者公爲之以閑暇一日奏事英宗顧謂曰蔡襄時訴訟不即決事多留公何以處之裕如也公對襄於事勤未嘗有慢失殆言者妄爾帝素知公才由是又知公爲長者月餘拜樞密副使是時帝始親政言事者數見斥公奏諫官御史陛下耳目而大臣爲股肱股肱耳目必相爲用然後身安而元首尊宜考其言視其所行事而進退之則下情通而聰明無所遺矣又請陳祖宗故事於前而日省覽之命邇英進讀以代前世之史則切於時而有所規模也今上即位遷刑部侍郎檢校太傅充樞密使武臣子弟多不教三班入流又無法以考視之請試方略才武然後任以官異時北兵戍嶺外者多物故更用東南教閱兵京師禁旅戍河北者冗食公上以京東武衛如陝西土兵之制使更戍四路又分河北義勇爲五而以其一最優者課其養馬習騎射而復除之公之所陳或初議不合或合而未即行及後施行則皆著以爲令者率如此有欲合鄙延瓌慶爲一路者公言東至河西至定邊中間列寨凡二十千里而遙緩急寇至首尾若何而爲援乎議者又欲下邊

臣公曰廟堂之上不處決而以諉邊臣不可乃止未幾公之弟公著爲御史中丞公以爲門戶之寵不可多乃上疏請罷免上以至公之意申諭之再三乃起視事如初明年爲觀文殿學士吏部侍郎河東路經略安撫使知太原府先是夏人數寇邊朝廷患之遣大臣宣撫陝西河東以相視利害旣而獻計者言乘其不意出兵必有功遂取囉兀城之又築三寨開荒堆道綬銀屬之麟州旣又撤太原調二萬人轉餉之且戒以期公曰大兵通行則可繼道遇伏將何以繼之永和關回遠雖遠期可無後虞遂出永和關而神堂援兵道荒堆者伏發不得進事聞手詔褒諭以爲有先識其獻計者又欲增保障公言三寨之役民已不支其勢又散關不相維制守之固未易也奈何增保障以重自困邪虜方懷憤伺隙日夜謀有以報怨宜少持重以制其變已而囉兀不能守舉三寨悉棄之如公言虜亦不敢復動初詔將吏有功者得承制除授而冒恩爲多公言諸道兵會囉兀初無大敵所捕獲特老弱牛羊雜畜爾其所得地又舉棄之則將吏爲無功明矣而賞不次請更下二府裁定遂殺其恩有差轉運使以調發煩擾被劾公言事不素慮而起者猝其勢不能不然請薄其責於是遂得薄責俄請知鄭州會朝廷有事于洮河乃拜公宣徽南院使判秦州召對面加慰勞旣而董氈用舊事貽公以書且稱勅公遣謂曰若

藩臣安得妄稱邪董甞皇恐不敢復妄稱邊人用是益知畏伏後數月王韶取洮河降附者又以萬計乃建熙州而遷公檢校太尉公自以爲無功固辭不聽俄以疾請內徙除判河陽遣內侍將高醫療治聽歸管城第改西太一宮使使輔養其所以待公者無不至而疾益侵遂不復起嗚呼其命矣夫其命矣夫享年六十七其年五月庚申葬于懷忠里先公之塋公資孝友而器宇深博家居未嘗妄喜怒暇則讀書究觀古今治亂之要而不爲章句之學故所至有治功其在朝耻言人過及遇事則必爭無所回屈處大事雖甚遽常從容若有餘而治邊尤不喜生事務安靜鎮重而已所薦士多至百餘人往往爲名臣其間有未之識者自眞皇帝題文靖公名於屏風以遺仁皇仁皇帝復題公名於殿柱以遺英皇故其感慨瘁盡謨猷風采有以似之也熙寧初以早詔求直言公奏人主不可以聖自尊當用晦以接下方今病在於知人之難務虛文而無實不可不察察之則天應旋至矣前後飄切甚多常懇懇出於忠厚然慎密人莫得知及樞密之制下其略有屢陳憂國之言多發便時之策者然後天下之人知公爲有言也娶扈氏贊皇郡夫人再娶王氏清源郡夫人皆先公以亡四子希逸太常寺奉禮郎希彦尙書庫部員外郎希仁大理評事希明太常寺太祝而希逸希仁又先公以亡希明尙幼獨希彦好

學有吏能爲公所器愛女四人長適太常博士秘閣校理韓忠彥次適保州軍事判官向紀次繼室忠彥次許嫁光祿寺丞趙元緒孫四人淑問大理評事善問淵問並太常寺太祝諸問未仕曾孫二人師中試將作監主簿學中未仕公在開封時鎮嘗從事於府中希彥奉公之狀來求銘銘曰姜姓自古得胙於呂太公封齊遂荒東土維申及甫爲周卿士稷高之詩旣好且肆宋與百載愈顯益大維公之門國相者再伯祖皇考三朝倚賴民富于內兵偃於外維文靖公實相仁宗緝熙彌縫致平底隆有德有功有初有終廟享之從見于歌工慶流源源澤被後昆維公之生氣直而溫規爲設施無所不宜匪急而集匪嚴而威外臺將輪阜康是闔國裕於用家豐有儲方面翰屏慎重鎮靜有懷者思必信維分廟論和壹樞機精密出入始卒周旋如一公計上報維皇震悼大用未究胡不耆耄神嶽之原兮博大且長松栢森成兮林林蒼蒼附於先公兮永固以藏福流無窮兮子孫其昌

范忠獻公雍神道碑

蜀公范

鎮

資政殿大學士禮部尚書贈太子太傅忠獻范公旣沒之十九年其子宗賢始以公之行狀與故范文正公所爲銘文求文於鎮以爲碑景祐中公將赴洛陽鎮適受命爲新安主簿一見于京師其後不與

公接獨得其平生行己大略於士大夫之傳以爲公天資忠孝篤善好學通敏有籌略以是起縣主簿至樞密副使歷事二帝皆知其賢而公亦以此屢用公幾於先事建言朝廷欲蕃厲有所立故常得位志行而卒不克其在延州所以守禦應敵者未有遺策而大將劉平石元孫敗于外城巖不守而公亦坐是左遷故君子以爲公之所欲爲者甚壯而上亦非不用公遭時不幸故止于此然劉石之敗非公延州不守而公之去延州也范文正公承其後得公之事爲詳及公之沒而誌其墓則推其功爲能全延州以捍關中者其於不幸之中猶能有立如此此鎮所聞於人者而考之於其行狀墓銘又得其世次出入始終之詳公諱雍字伯純其先太原人皇考諱仁恕事後唐爲校書郎從孟氏辟于并門卒與俱入蜀遂相之以老授太子太保終于家及公之貴累贈太保王考諱從龜事蜀爲刑部侍郎入朝終於左屯衛大將軍累贈太傅考諱德隆以太傅蔭爲供奉官累贈太師中書令妣韓氏封安康郡太夫人追封京兆郡生三子公最少十歲而孤夫人質衣爲資使公就學公幼而警悟咸平三年舉進士釋褐補洛陽主簿再調錢塘尉改筠州從事秩滿除大理寺丞知建州崇安縣遷殿中丞知端州還朝獻所著文二十卷進太常博士初公爲洛陽主簿張公詠過洛聞其所爲賢之書公姓名屏風遇人輒以

識否爲問至是張公鎮淮陽即引公爲倅未行會寇萊公出守洛陽奏公爲留守通判詔從萊公辟二公於天下士少所推與而爭欲得公爲僚朝廷以此知公可用尋召判三司開拆司改尙書屯田員外郎天禧中河決滑臺齊魯皆被其害朝廷發兵萬人塞之不給則命調發丁夫邑官荷校督役嚴甚山東騷然上患之使宰相與三司使擇可行者皆以公爲能詔除京東轉運副使公至以爲民愁無聊今急之愈怨作愈不力不如一寬之與民緩期民皆奮曰公長者無敢後先期而河隄成即拜度支員外郎河北轉運使舊制以重估募民入粟於邊而縣官常苦其費公視德博間民有餘穀乃歛諸州緡錢以平價就糴而官自漕致于邊至今以爲便是時陝西邊食不足農民皆遠輸塞上朝廷以爲憂徙公轉運本路公建議以池鹽募民入粟于邊而農得以休就遷兵部員外郎召拜戶部副使尋改度支副使未幾拜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充陝西都轉運使逾年召還提舉京百司會環原州屬叛寇邊遣公安撫公親見其會長諭以逆順利害即皆首服願守約束如舊還拜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以奉使契丹還加龍圖閣直學士公爲三司使號稱職上知其才擢拜樞密副使歲餘丁太夫人憂詔以給事中起復視事籍田禮畢遷禮部侍郎時玉清昭應宮災宮之西北隅有數小殿存者章獻太后有意修

復兩府口口太后悲泣久之曰幸有存者公揣知其意卽抗言先帝朝以此空府庫今一夕爲灰燼天
意可見如幸其存而復興民將不堪臣以爲存不如亡羣公皆助之太后意解曰不復勞人矣上說翌
日詔諭中外明道二年以戶部侍郎知陝州逾月改京兆府是歲諸道旱蝗疾疫關中尤甚公自減廩
食以爲民先富人皆爭出財助官貸活數萬人躬自撫視至染疾不悔移鎮河陽公旣屢受任陝西出
入邊徼知元昊且反而朝廷未有以待者遂自河陽上書陳邊事得召見獻策六進吏部侍郎資政殿
學士出守西京旣而元昊果反天子思其言卽拜振武軍節度使知延州公以爲延州西夏咽喉而戍
兵寡弱若賊併兵急攻延州不守則關輔舉危非厚集兵以待之不可乃累上章乞師朝廷不甚以爲
意一旦元昊引兵十餘萬破李士彬等徑至城下會大將石元孫領兵出境上守者纔數百人老幼皆
登城公以身先之賊圍愈急使召統帥劉平于慶州平領軍來援合元孫兵與賊夜戰王師不利二帥
陷沒城中大恐公慨然曰我死國足矣民何罪矚于州南嘉嶺山之神會暮大雪賊暴露不能軍乃引
去城卒以完朝廷聞之封其神靈顯公然公卒以是左遷戶部侍郎知安州吏民相率守闕訟公無罪
天子亦知之故一歲間起公至吏部侍郎知河中府未行改京兆府且許朝覲復資政殿學士兼四路

糧草至鎮歲餘以邊食足而民不勞加尙書左丞進大學士復守西京有盜起襄鄧間流及汝洛朝廷以屬公公命討且降之盡遷是歲許汝大蝗獨不入境守洛三年拜禮部尙書慶曆六年正月丁亥以疾薨于位享年六十有八上爲廢朝贈賻加等以其年三月丙申葬于洛陽金谷鄉宣武里之先原公初娶魏氏追封鉅鹿郡夫人再娶戚氏始封遂寧郡夫人改封仁壽郡子六人長曰宗傑尙書兵部員外郎直史館陝西轉運使三路制置解鹽使先公一年而亡次曰宗良宗衍並守將作監主簿曰宗古未仕皆蚤亡曰宗師宗賢並爲大理寺丞女七人其三人亡次適眉州防禦使高繼宣次適光祿寺丞吳安度次適尙書屯田員外郎唐誼次適屯田員外郎韓繹孫八人宗本尙書虞部員外郎子開國子博士子明尙書虞部員外郎子儀太子右贊善大夫子諒大理寺丞子奇光祿寺丞子澗大理評事子正未仕公性篤學至老且貴不廢有集五十卷其在樞府嘗繪尙書四代圖以進所嘗薦舉者後皆至公卿世以爲知人大將狄青初爲散直隸廳下坐法常斬公貸之卒爲名將平居無事常欲爲久遠計尤惡輕作苟止自陝西休兵議者皆以兵冗宜汰而行之不以漸公知人心不厭密疏以爲急而用之緩而乘之後無以復用人乃止及病且革聞朝廷有事于田狩猶拜疏不已凡四任洛陽始爲邑佐構

亭於縣南父老思之名曰范亭云銘曰嗟我范公其先太原從主於蜀崎嶇艱難遭時不祥再世不顯
集爲我公碩大光明初仕於洛有駿厥聲時之望人惟寇與張公之所從爲彼得喪用公京東東人以
紆用公河朔邊塵告餘公在關中帝不西顧化鹽爲糧農不釋畝公遵京師羗叛于西公出西撫羗拜
其馬召還三司屢試有成公在樞府歷歷六年自陝徙雍復臨河陽羗飽必叛以詔天子公言卒效寄
以西鄙二帥殲羗城賴公全公斥不訴民爲號寃天子知之旋踵用公繼守三鎮有光于終天錫之報
子孫滿前以沒元身克多歷年嗚呼賢哉

琰琬集刪存

贈字
五八六九號
第

杜桂撰

三卷

鉛印本

三冊

國立北平
圖書館藏



琬琰集
刪存
卷二

012-9081
431
:特12(2)



3 1335 4080 1

琬琰集刪存卷第二

馬忠肅公亮墓誌銘

元獻公晏

殊

鉅宋有天下重三后光九圍淑清慎來豪雋宣揚治迹海岳冥助英賢輩出惟僕射扶風忠肅公諱亮字叔明委質三朝勤身四方踐履華顯保綬吉祿盡瘁克終褒甄有加進退哀榮爲儒臣表式公之先本居彭城中徙廬江因而占籍曾祖復王父韜潛穎弗耀里仁多裕烈考澤仕至西頭供奉官累贈太師中書令尙書令符國公五代遷屯隸名戎幕皇朝拓統獻策帝關引籍三階之塗警寇兩河之浹遠圖未艾衍慶方隆公即第三子也生有淑靈長而僂傑鍾庭闈之意愛樂文史之芳潤太平興國中神宗振策萬寓來王親御英彀博延材等公甫踰弱冠綽有神鋒一上中進士第得大理評事知太平州益湖縣丁外艱朝制抑奪充窮蒞事自吳會之平也士人族屬不許渡江公高堂暮年悒日榮養懇乞迎侍優恩賜許改丞大匠入佐著作監藥筭推酷授殿中丞上言詩賦小才不足觀士願先策論以擢優長頃之同判毗陵郡編戶數百積虧筭繕家貲已空刑繼未解公面釋羈繫論之借價如期悉來宿

責皆復版籍既阜館簞繁精心不疲園囿無禁採訪使羅處約撫其實狀飛表以聞受代還朝面賜五品服命知濮州朞月政聞部民留借駢騎傳召憲臺論薦遂充福建路轉運□提點刑獄聞蠻荒外
部居遼魯公星言夙駕憫隱窮微六姓□□銜冤引伏由察視而全活數族田訟積年遷蒙自辨明而
決遣外臺路奏稔遷朝聞就遷太常博士知福州翰林學士承旨蘇公易簡舉才任治賦促召提點三
司未幾以聯職匪彝力求外補出知鄱陽扁舟徑行僅及郡外而伊人受戮讎者許其先見邑有豪族
怙強專殺依違十載未伏其辜公發獲按問即時論決又表十二戶民積負七百餘萬鼓鑄錢幣亡儲
至大經常所費物力罕充公奏於池陽分置鹽冶供億既羨課程增倍著在令甲迄今便之尋改殿中
侍御史真宗踐祚遷刑部員外郎公以聖緒重熙嘉猷罔伏謹言四事奏記槐庭大略以征稅所通杆
軸斯窘恩詔屢下官曹廢格誅欲彌急瘡痍未復願出宸斷大滂和令惟新肆賞施及戍兵貴不踰時
式符渙汗邦朝近制屢以宗藩尹京地處猜嫌謂宜革罷引弓裔俗鳴鑼犯邊冀講和戎用康居業囊
封上達時論然之咸平初代還以京西河東二路租欠鉅萬詔往蠲除又以隴州計籍失言公錢千餘
萬受命按劾至則考文簿詳耗登辨朱墨之出入見四三之名實得其外誤罔益毫分疑論冰釋吏胥

岳抃復命主判三司都磨勘司先是浙右行商許其汎海有自姑蘇抵海陵以鬻枯魚者鹽鐵使陳恕按籍責其枉道倍誅筭金連歲管理家人上訴詔下計庭會議察雲集靡敢異辭公獨與劉綜條附前令請從釋放皇明獎納嗣降曰兪三年春益部擬災寅車致討授西川轉運副使法坐臨遣聖顏彌渥事有利病悉從便宜適正使名以隆朝任矢石之際輸將不前編習滯離力資鍾饋迨乎訖役民不告勸逆黨既殲虎臣擅命恣行威戮姑快侈心公義感其誠辨廻其虐霜鋒之下所活千人捷羽旣開檄書垂獎改兵部員外郎賫錢五十萬大兵之役斗米直千公出糜輕價遂蘇民命明年承詔入奏加直史館賜白金三百兩會送賊中僞署八十餘人至者樞臣將盡戮之公入對近墀願從寬宥亟詔議于上前當軸抗聲其辭甚確公曰脅從罔理是亦何誅且汙染之中此爲百一餘或鳥驚雉竄傾聽德音一聞大刑孰不危懼今茲議者處其退不悛心臣敢以百口保其無叛且又先朝賊順之黨皆獲全生一昨寇攘不聞助亂昌言感悟聖主從之亦旣復職勵精爲治盡削租負力痊疲瘵臧泉之井構白興利日久味薄課繕獨存監司之人笞逃求辦公則察其區處第其耗穰損減墮除皆有條致歲運資布達于渚宮頭會徧民盡其舟漕風波悍險士卒侵漁破產毀宗是爲常法公則罷其賦役責其兵師

閩里獲安農穡無擾凡十八州軍經饋師者是秋輸賦悉奏獨之諸禁部吏之官權錢倍息以杜貪猥灌口叢廟一方蕪祠嘯聚兇人並將戎械跨躡境邑僭亂儀章申令革絕用懲非法董齊曉咻無不至焉五月報政延見便坐雍容啓奏上曰自茲已往朕無西眷之憂矣而賜金紫俄命知潭州都會要衝事機叢悉牢狂空聞絲言賞獎邑有亡卒潛游聚落敢行凶惡黷亂人倫務制羣氓爲日滋久爰有四輩合謀殺之司敗論辜將質于法公以爲亢宗除患理有可矜觀過知仁刑之所赦儻循常而冒請必見沮於有司措心得宜獲戾無悔命筆專斷悉從矜貸削封引咎朝論黜之景德初移知昇州途次潯陽蒞逢驕早穀價騰湧道殣相望公曰聖上愛民甚於赤子拯溺者不循矩步救火者不問大人有利國家專之可也於是取荆湘永米數十艘移牒郡守促行賑給因附驛言江界郡國阻飢爲甚牧長選儲不時以開顯擇材臣撫循察視仍罷官糴許行販糧朝廷盡可其奏立命近臣張知白等五人乘傳分路緩刑均貸公旣即治所益求人瘼輕揚之俗忿驚成風失意相繼乘昏縱火申命伺察動無隱漏大穢惡少乃絕驚警僭國遺區藩儀未緝幕庭之會器服不充牙城東北自僞朝德昌宮地後庭鏹粉往往焉公撰日庀徒依神致禱掘次表丈得泉二百餘斤霽之獲縉百萬以備供帳綽然有餘歲滿入

加工部郎中三日擢授右諫議大夫知廣州蓋宜寇初平思寧遠俗也受元符之歲二月公至番禺澄海役兵有出戍而從亂者宗屬二百餘人法當配隸皆奏釋之瀕海鹽夫有負課而乏資者妻孥質於豪族歲久未貰悉遣還之招携裔蠻杜絕侵擾葺年蕃舶四倍而來琛賡駢湊者駸駸較于舊課百萬其贏天子異之命中貴人就頒燕勞遠夷百衆陪預下筵是歲昇中喬俗公命大食商賁陀婆離蒲含沙等共執方物貢于岳趾中邦聳觀大禮增華交州使人道出都府常時貿易多所稽留怠忽條章喧煩里閭公榜揭科禁犯而必行畏威歛迹罔復干迂封祀均慶進左諫議大夫二年有召方國各營天慶觀以昭瑞命公進思替否旁念裕民但昏開元用寬勞費又以秩當諷諭內激忠純引用邦封遠裨宸聽所辭悃悃時論嘉焉適以久處瘴處懇求移蒞遂改知虔州五年之民闔境遺愛繪公之像共致生祠南康奧區生齒繁夥公命錄孝行闔於府門靈鵲縞妾族生庭樹幼艾驚異謠變風四年汾祀禮成加給事中踰歲徙知洪州在途詢利病奏放廬陵臨江洎本郡餘稅詔悉允之溪蠻擾邊朝右咨帥遣三班殿侍趙吉馳驛齎詔命知荆南府兼荆北路兵馬都鈐轄賜中金五百兩嗣降宸旨彰明委注嘗聞具獄獨疑枉濫榜笞既久不復自明公引造黃堂屏去齋侍苦言感動幽悃乃伸爲召左證

即時縱去曾未數日罪人斯得又有父子同訴失其家婦公潛諷胥史就詢所居知其前後皆有津涉
密選幹吏網于水中翌日而獲沉尸即辰而辨謀殺荆吳之閔雨也請停市糴輕價以濟流庸宮邸之
遺燼也首納圭田率衆而資完葺八年春政成入覲面奉宸諭徧朝宮觀七月以尙書工部侍郎再守
金陵暮年就知杭州加領集賢院學士前此大萃戎旅築修坊堰出沒泥潦多爲足疹有詔曰江岸興
功蓋非獲已役人嬰疾良用軫懷宜具籌畫飛郵來上公至部例謁伍員之廟躬袖詔檢示於降像且
曰帝念若此神其鑒之苟無冥應安用嚴祀詰旦主吏稱潮勢遠却匯于他境又累夕堤沙橫出綿互
數里罷役夫七千有餘屢井耆艾用竺乾法會僧以威聖剛入貢造中貴人詣水濱爲道家醮席投龍
壁而報祝錢氏之有國也近邑茶園二十六所歷年滋久枯枿僅存每歲役兵三千責辦常課因緣採
擷恣撻田閔公悉命芟燔變收庸調地征無失民患不生湖秀荈飢流亡猥集旣出京廩脚于困窮復
諭豪宗共爲歛施四封之內全度居多飛蝗爲災蔽日而至軫憂南畝躬禱吳山羣鳥荐食靈雨紛洒
苗螟盡斃原穡無傷地本司吳俗營禮鬼推牛擊鼓願黍穉章送往之儀過爲奢縱絃飾華采喧囂路
衢公明列教條一遵禮法巫風頓革品類知方天禧三年入拜御史中丞占對左城宇讓數四上曰卿

所至有異政宜當此授因目補臣稱其介直公以綱憲之地表模所屬遭時振擢銳意修明且言近世公私不敦禮教二親蕪殯即議星居利析貨財緩營窳多傷風壞俗莫大於斯請自今未訖遷祔無得分異又桑門之衆十萬其徒狡獪惰游倚爲淵藪歲格之外宜罷削繙較試之辰願責攸司保任稍嬰雜濫勿許甄收山海之濱茗鹽爲業食周是樂捨魯是從時有搜獲罪同稗販願許茲類減其半坐展聽采納咸暑令焉踰歲拜疏避榮願守鄉郡以兵部侍郎領集賢院學士知蘆州維梓協恭于藩播詠輟我股肱之寄榮茲父母之邦五年春換印江陵秋八月剖符建邺或兩然巴燭或三舍召棠不煩更張可以清嘯今上纂服進尙書右丞季冬再領肥川之任間一歲卜習長至肇禮紫壇公以爲六御飛天大明繼照忝備亞卿之列未瞻八采之光夫豈寅恭不迫寧處願奉計籍入朝王會制曰可天聖二年冬執玉來覲二宮加禮從祠吉土叶贊鴻休歷判尙書都省知審刑院講法宮之儀炬憤丹筆之辭平頽然宿望冠映朝列近制郊祀有日先庚申令聞知而犯戒以不原切伏之民尙干法禁至期論讞多獲從寬公以爲上無戲言政在必罰况更誕告不可稽誅請飭攸司必正其罪三年加工部尙書知亳州封境積卑潢汙敗稼請均羨廩假貳疲卮擠壑之備按堵如舊後二載移知江寧軍府鹿驕屢及

俸旃如歸菴老多存邑居相慶臨歲禮年云及拜疏乞身優荅未許明年再表誠請乃授太子少保致仕仍給全俸尋奏詔每有章奏附驛以聞公輕舸南還園門宴處子孫密侍邑里明權承相東平呂公孺筮仕之初詞藻宏茂公識其遠至眷以嘉姻果膺國棟之隆膺合鳳鳴之兆至是東平公首賦章什贊揚高躅二司兩掖咸有詠歌投贈德門琢刊金石中朝南紀均著美瑛八年肆類加金紫光祿大夫燕申之中談誦爲樂歷探竺典尤邃華嚴久之謂所親曰吾夢想有異大期非遠因絕葷茹殆更弦晦一日奄邁微疹退安丈室凌晨深頽衣居士服偏召近族賜之治行口占遺疏以別宗姻夜分命易新衣盡祛左右合手誦佛凝然化往乃九年孟秋之辛酉也享年七十有三上聞訃嗟惻爲輟視朝一日褒贈右授錄其孫玘爲將作監主簿曾孫永錫試祕書省正字弟之子仲良試祕書省校書郎太常考行舉易治之典以仲冬乙卯返真宅於合肥縣之先塋從吉卜也公首娶劉氏攝尙書省校書郎誨之女追封彭城郡夫人繼室朱氏工部侍郎昂之女封沛國郡君皆以盛族紹恢中饋先公而沒咸附隨挺男曰仲宣大理寺丞仲容太常寺奉禮郎仲謀大理寺丞仲甫大理評事欽率忠教足光系緒仲宣以肯構之長用裕承家延世推恩當踐園籍能報冲退讓于族人多士清論嘉其令範曰朝哥泊大理

評事仲卿三藏奴或殤或天元女英國夫人以左相小君之貴冠內朝命婦之班象服斯煌二宗有耀
退見長樂延恩外門先祗彭城之封乃褒優之異等也次曰堂塗數齡而殞次適太平州軍事判官戴
宏太常博士永之子次適殿中丞呂居循舊相許文穆公之子次適前進士張士惑司封員外郎希顏
之子次適將作監主簿鍾離景裕龍圖閣待制瑾之子幼適太廟室長張去奢亦希顏之子公之兄曰
冀彬不仕弟用終宜州涇原合測終殿中丞儼今爲虞部員外郎皆有吏道外分朝寄自顏近屬薦紳
夷組者二十餘人率由公之保蔭公策勳疏爵皆極等威賦室三千四百室真食八百戶儒臣清列無
不揚踐再收廬荆四臨秣陵質之近古罕有其比角犀豐盈神采秀澈鬚鬢美甚盼視燁如憤疾茲回
探湯而扼腕靈傷窮困據瘼而疚心誠忠義也或流涕而緣纓譽美善也必肝衡而擊節其御下也始
若嚴峻而要存仁恕其聽訟也初如疑誤而意在平反手著符教訓齊官屬務敦公共蔑去依阿能斷
大事不嬰小節理有盤錯謀成跬步輒然而電霆振驥然而儻裨解茲實過人者已夙重交契不輕然
諾急難是拯榮萃罔踰戴永者公之同年生也出刺冀管道經長沙齒耄家貧憂形於色公許以姻援
寬其鬱陶曾未數月果聞殞謝公遣迎櫬擯旌葬里閭存恤其家致子有立中人李懷諒本家南海充

使而還常命郡寮會其壑域衆情瓦合成議枉車公獨介然拒其越禮公之在蜀也軍須日急乘駟青
征導騎失途誤登廢棧徑之斗絕馬不能旋公自述忠勤禱于上下倒行數百始得平衢旣而列營攻
城中宵露坐適與戎校詢謀事機俄頃如朋命其季處僅踰數步飛石斃之滿秩言旋乘舟下峽長羸
仲月水潦方臻俗傳茲時不利訟涉公又祈于山川曰儻吾不欺於物有惠於民半月不雨俾予善達
泊夫經灑滙歷疊唐安若枕席俄而大澍迴盼川路無相繼者又虔川嶺石互三百里非遇泛漲不能
寸進公赴南昌也久屬晴霽藉於戒行旣登舳艫潛祝冥祐中夕水勢暗長川航盡浮篙工驗之深已
踰丈未曉而霽送車无及是皆衆所傳信謂之誠感重慎徽繹訓嚴吏胥長與視事首閱繹籍得其曲
要然後常居社稷大祠風雨常祭牲醴器服省視必躬陟降獻羞登兢如在精純所達豐楙隨焉至性
純孝加常一等生辰諱日時饗間祠悲涕感慕訖于終夕赴潮溝日以公田米千斛命賜白金數百兩
獲銀百萬視之泫然曰祿不及養此將安用持對親像誓追冥福即致清涼佛寺以助繕修理餘杭日
有梵僧妙德以舍利遺公實有靈應且曰必與佛事公復興肥上遇越僧懷謙謀建塔於邦之永昌寺
適契前諾爲鳩衆力仍輟廉俸資其崇構九層之峻數載而成遂瘞靈骨勅以普慈爲額賜相輪而寵

之某羈貫之年獲拜隅坐國士之待頗踰儕倫今也則亡吾將安仰藝接餘論聆懿實思効刊述形於願言用移挂劍之誠布在披文之作寺丞泣撰風迹郵傳上都得謁陋庸冀垂愍永老帶遊矣安用法於狂言冥父嗚呼猶足志於君子辭則非腆而善其不誣後之人如有傳名臣良吏之爲者其取證於此也姑系之以銘曰猗夫僕射之德備溫恭正直沈毅威克處煩不惑文武該具周行景式猗夫僕射之功佐二朝兩宮極虛納忠班常有融岳鎮淵停綏綏四封二十三政籌翊內外刃解榮結風生雲會人之所難我則遠最五十二禩更嘗險艱兵癘不侵蕤康以還帝獎有勞時瞻汝賢鶉首標揚黃鍾旅月宰木摧陰飛霜急節輅褒旅葬轉成列轅馬悲踟蹰嗚咽陟彼功阜南瞻隴闕庶歛翼抑車回轍泉帳宵耿松煙暮結刻鏤龜礎宣揚懿烈

張樞密奎墓誌銘

文忠公富

弼

清河張公皇祐四年六月二十九日以疾終于天平之郡寢口口其孤蕃自宋馳蔡羸然哭且告予曰我先人歷官四十年以直道自任勳與時辰相知如公者無幾又莫如公文今葬有日非公銘壙不足以信來世子亦哭之慟既而追念景祐末始識公子于今有年後公又嘗治洛洛實予里中誠予知

公獨詳敢不銘公諱奎字仲野祥符五年登進士科補并州軍事推官改常州團練推官轉運使舉監
衢州課婺州有滯獄囚曰徐生法當死獄成三問皆不伏轉運使遷公就覆不煩追逮訊掠視牘而辨
徐得不死皆伏其明悟上官薦之者幾四十人用是改大理丞知廬州合肥縣移果州南充轉運使薦
其能加殿中丞通判瀘州會秦州鹽課虧緡錢數十萬事連十一州本道轉運使懼不敢專驛奏願得
遣制使按于岐下兩宮擇公以往公請對論鹽法起於霸政非王者可行然其利源至廣疏之則無窮
若不得已令羣商幹流通行民間而出其征則縣官獲利多矣與夫棄之以自入恠民怨弊而與獄者
異也兩宮嘉其議因賜緋衣銀魚公至岐用所奏議悉除其所負十一州者賴而獲免擢知江州一年
移楚州楚號江淮劇郡上益欲試之歲餘政大成遷太常博士朝論未厭召爲殿中侍御史知滑州又
移邢州丁母憂去職還臺授三司度支判官出爲京東轉運使賜服金紫俄遷侍御史河東轉運使詔
歸以刑部員外郎知御史雜事未幾使京東閱民充軍凡十二萬衆時太平旣久百姓不識干戈暴聞
集而驚之諸路皆驚逸獨公所至帖然還爲戶部副使頃之羗人寇涇原大將任福失律朝廷議分陝
西爲四路改用儒帥公首被選任拜天章閣待制環慶路經略招討安撫使兼知慶州公以州名犯皇

考諱請換他路初不許既五日改陝西都轉運使俄知永興軍就遷禮部郎中河東都轉運使又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澶州就移青州遷吏部郎中移徐州又移揚州久之江寧府署火前此營兵謀欲爲亂覺而伏誅至是長人者懼有變關門不得救已而一署盡焚上怒甚廢黜進公諫議大夫往代之至則簡材料工署居立完鉏姦植良恩刑並施不踰年江表稱治入判吏部流內銓審官院出知河南府府實天子別都所在向皆大臣爲守示寬簡不按吏亦不敢怨明堂祀恩遷給事中洛人垂白者語曰不關老而見我郡之治也及公去又泣曰吾屬不幸不得我公于此還朝屬盜起東京漢上白晝執州官殺入市中凶黨乘之相扇結列郡震恐交奏請益兵擇吏以備非常上曰安得才而仁者往綏吾民顧于列無以易公即加樞密直學士知鄆州兼四州安撫使始至以策名捕數月盜悉平明年夏初疾作懇求分司南都以訪醫劑上思東方始定賴公鎮撫第賜告而已再踰月遂以計聞上久有大用意及是驚悼恩禮加等以皇祐五年閏七月十六日葬于南京某縣某鄉某里年六十有五公之先累世居濮州晉城七代祖全義封齊王唐五代間有大功于洛沒諡忠肅洛人思王深立廟祠之至今不絕始公至洛父老見其儀狀雄偉如齊王喜曰真吾王之孫也於是皆歸之樂從其令其去也思之亦曰齊

王馮皇曾祖塔好學避周漢亂不仕皇祖居實終鄂州嘉魚令考餘慶官贊善大夫贈兵部尚書妣宋氏贈廣平郡君自皇祖之前皆葬得城公用吉卜獨舉考妣二喪葬于宋故公之喪亦從而歸之今遂爲宋人公少以學行著始宋夫人疾久不愈乃齋戒割髀肉和藥夫人餌之即有間既葬含墓側負土自爲墳其松楸皆手植服闋然後告朝廷議慶帥上以改作甚重之雜取彙從臣名參考久之未決執政有曰張某孝是行必得忠厚者求忠臣非孝子孰可上乃決時方有外虞凡陝西河北河東秦隴三路比他路爲最難或典邊或立漕或領州公皆往反更踐十餘年不得解至于火則治昇盜則治郿四方每有急奏論者必屬于公非夫幹力強敏濟以忠恕疇能給此煩使然中外之人未嘗聞有過失多吾者或指其愼以爲譏此觀過益以見公之懿也弟充有文武材亦舉進士喜爲將帥慶曆中屢奏邊效性頗疎遠雅與公異而友愛天至皆爲名臣公娶宋氏封永昌縣君早卒生一男蕃登父叔科爲尚書都官員外郎嘗提點河北河東兩路刑獄才尙優遠得公之風再娶高氏封京兆郡君生二男元將作監主簿前公二年卒昭太常寺太祝生五女一適殿中丞王衮二適校書郎徐幾三適衛尉寺丞孔宗翰餘並幼五孫植塏塏皆將作監主簿嗚呼盛哉若夫祖系世代見于翰林胡學士所撰先尙書

墓碑此不復書銘曰自齊王傳七世而至于公爲屬固已疎矣其間累葉不振逮百餘年至公而後起治洛之政則密與王比洛人德之亦嘗廟祀公初立朝三歷御史走職四方不究邦紀晚而益勤業茂德備幾大用而遂往又莫施於康濟徙埋石而刻詞庶永昭於來禩

范文正公仲淹墓誌銘

文忠公富

弼

皇祐四年夏五月二十日甲子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范公以疾薨于徐吏走驛馬以公喪聞天子感慨一不御垂拱殿朝特贈兵部尙書太常考行諡文正錄孤賻物悉用加等中外士大夫駭然相弔以泣至於巖壑處逸無不痛惜之其孤護帷幃還洛卜以是年十二月一日壬申葬于河南縣萬安山尹樊里先壙之側孤馳使來求銘將納于窆曰公之先始居河內後徙于長安唐垂拱中履冰相則天以文章稱實公之遠祖也四代祖隨唐末爲幽州良鄉主簿遭亂奔二浙家於蘇之吳縣自爾遂爲吳人時中原多故王澤不能逮遠於是世食錢氏之祿蘇州狼料判官夢齡以才德雄江右即公之曾王父也判官生贊時初應誓普舉神童位祕書監集春秋洎歷朝史爲資談錄六十卷行於時祕監生據博學善屬文累佐諸王幕府端拱初隨錢徽納國終武寧軍節度掌書記公即掌記之第三子也朝廷以

公賁用太保太傅太師追贈三代又擇徐許越吳四大國追封王妣陳氏妣陳氏謝氏爲太夫人公諱仲淹字希文不幸二歲而孤吳國太夫人以北歸之初亡親戚故舊貧而無依遂再適朱氏公旣長未欲與朱氏子異姓懼傷吳國之心姑姓朱後從事於毫吳國命始奏而復焉公少舉進士祥符八年中第調廣德軍司理掾權集慶軍節度推官制置使舉推泰州西溪鹽廩以勞進大理丞又舉知興化縣建州關隸以吳國老疾辭監楚州糧料院丁憂去官服除晏丞相以文學薦公于朝試可累祕閣校理時章獻皇太后臨政己巳歲冬至上欲率百僚爲壽詔下草儀注指紳失色相視雖切切口語而畏懼無一敢論者上又專欲躬孝德以勵天下而未遑余鄭公獨抗疏曰人主北面是首顧居下矧爲后族強偏之階不可以爲法或宮中用是爲家人禮權而卒於正斯亦庶乎其可也疏奏遂罷上壽儀然后頗不擇尋出爲河中府通判轉殿中丞謀葬吳國再請通判陳州遷太常博士聞京師多不關有司而署官賞者訪焉出於中旨迺附驛奏疏甚懇至願以上官賀慶事爲戒明年章后弃長樂權爲右司諫屬朝廷用章后遣令策太妃楊氏爲皇太后預政制出都下詢詢公上疏極陳王者立太后所以尊親也不容冀幸於其間未聞武武相躡一二而數况復稱制以取惑天下耶臣恐後世有以窺之者上悟

第存后位號而止公彈補闕失無所阿忌貴倖人目不欲久留諫職因江淮飢以才命公體量安撫雖別領走外亦懇懇不忘憂國途中上時弊十事皆政教之大者累月還朝適議廢郭后公上書曰后者君稱以天子之配至尊故稱后后所以長養陰教而母萬國也故繫如此之重未宜以過失輕廢立且人孰無過陛下當面諭后失放之別館揀妃嬪老而仁者朝夕勸導俟其悔而復其宮則上有常尊而下無輕議矣書奏不納明日又率其屬及羣御史伏閣門論列如前日語上遣中貴人揮之令詣中書省宰相竊取漢唐廢后事爲解時呂夷簡爲相公曰陛下天姿如堯舜公宜因而補成之奈何欲以前世弊法累盛德耶中丞孔道輔名骨鯁亦扶公論議甚切直又明日晨率道輔將留百辟班揖宰相庭辯抵漏舍會降知睦州臺吏促上道在郡歲餘知蘇州朝廷知清議屬公就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待召還有入內都知閻文應者專恣不恪事多矯旨以付外執政知而不敢違公聞之不食將入辯謂若不勝必不與之俱生即以家事屬長子明日盡條其罪惡聞於上上始知遵命竄文應嶺南尋死于道公自還闕論事益急宰相陰使人諷公待制主侍從非口舌任也公曰論思者正侍臣之事予敢不勉宰相知不可誘乃命知開封府欲搆以劇煩而不暇他議亦幸其有失即罷去公處之采月威斷如

神吏縮手不敢舞其姦京邑肅然稱治于時官方無紀每對未嘗不爲上力陳治亂之道皆由用人得失此實宰相之職也天子日擁萬機非所宜專然不可以不察因取職局官品以類撰次至於超遷序進附見其下爲圖以獻庶上易覽宰相益不悅嗾其黨短公於上前公亦連詆宰相不道不行不肯已坐是去閣職貶知饒州是日上封移書論公以忠義獲譴極道所不可者皆當世英豪宰相指爲朋相繼謫去治饒未久徙潤又徙越寶元初羌人壓境叛間歲悉衆寇延州大將戰沒關中警嚴於是選公舊職移知永興軍道授陝西都轉運使議者謂將漕之任不預戎事遂改充經略安撫副使仍遷龍圖閣直學士吏部員外郎以寵之至部首按鄜延時延安始困兵火障戍掃地城外即寇壤巋然孤壘人心危恐發食待竄凡朝廷遣守皆事避免遷延不時往公遂留不行騎奏願兼領延州事以待寇之復來上嘉而從之屬亡戰日久兵無紀律猝有外警蕩然不支公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析爲六將分命裨佐訓敕不數月舉爲精銳士氣大振莫不思戰而寇知我有備即引去朝廷推其畫諸路諸皆以爲法力城青澗復散亡屬羌萬餘帳開營田數千頃以收軍實人視延塞其完固如山立不可動謂宜討賊不可坐守老吾師朝廷下其議將從之公執猶以爲未也無幾涇原師出敗于好水川天子

由是益信公智諒過人遠甚前此賊以書署僭號遣公請和公不忍俾朝廷報賊乃自占荅黜其僭署
爲陳逆順禍福立遣使者還未出境聞好水敗始悟賊書誦而非誠益自信立報爲是執政以公擅報
罪當誅上知其實止命削一官降知耀州幾月拜戶部郎中起知慶州尋遷左司郎中本路經略安
撫招討使兼兵馬都部署有馬特者素爲賊衝然地與賊境相衝久不能城公至自領牙兵出不意駐
柔遠營別遣蕃將取其地得之先命長子入據以率衆公亦親往勞士有頃賊三萬騎叩城下公慶兵
血戰則遽北戒諸將勿追已而果有伏夜遁城旣立詔名大順徐又城細腰復胡盧等特招明珠滅賊
二強族各萬餘人及並環千餘帳內附自此環慶屬羌悉爲吾用先是卒驍難使主將威務姑息公築
延慶諸城堡募民不足乃雜使禁旅蓋素服公威惠勞苦雖且死不怨久之涇源師再喪定川關輔復
震而虞變生公知親率戲下兵連夜赴援且將邀賊躡路擊之會已出塞遂班師因移其兵耀于關輔
人心於是大定初定川事聞上頗駭謂侍臣曰得范某出援吾無憂矣數日公奏至上大喜懷其章示
執政曰吾知范某可用加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時朝廷以戍卒屢覲議歸鄉人爲軍人權甚實匿
不願歸公故命涇刺其手非校戰請農於家后罷兵獨環慶路鄉軍得復爲民民德公至于今不忘朝

廷尋盡以西路委公置府於涇州授陝西四路安撫經略招討使方謀取橫山故地漸復靈夏然後可以誅賊賊知亡無日懼不克當因遣使講和明年春召公爲樞密副使凡五讓不從乃拜之興議謂公有經綸才不當踞於兵府是秋改忝知政事上倚公右于諸臣公亦務盡所蘊以圖報然天下久安則政必有弊者三王所不能免公將劇以歲月而人不知驚悠久之道也上方銳於求治間數命公條當世急務來公始未奉詔每辭以事大不可忽致於是蠶燕降手詔者再遣內臣就政事堂督取開龍圖閣給筆札令立疏者各一日日面詰者不可數退曰吾君求治如此之切其暇歲月待耶即以十策上之蓋取士課吏減任子更衛兵擇守宰謹敕令厚農桑之類者又先時別上法度之說甚多皆所以抑邪佞振綱紀扶道經世一一可行上覽奏褒納益信公忠耿不爲身謀卹也遽下二府促行論者漸齟齬不合作謗害事公知之如不聞持之愈堅明年秋邊奏疑若有警者公慮帥臣特和而懈因懇請按邊即命爲河東陝西宣撫使麟州向者亦被寇掠遽然在賊腹中本道帥病無供餉奏欲棄之公曰麟棄疆場日盛不可請復廢障使民耕于鄙於是得不棄又代郡西四州軍附邊有廢地尤廣著令禁不得耕郡縣以敵嫌不敢正視前歐陽脩來使盡籍其利害請弛禁許人耕以輸可代轉輓之勞以帥議

不協罷公至知其利大且亡所嫌者屢奏如脩議便後止耕崑嵐一境而塞粟已充矣公既度陝以西
差好難保而邊計尙缺球手奏願解政事復領四路以總議諸將即除授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
四路安撫使以疾請鄧許遷給事中三年又請浙郡因得展先臣之墓移杭州加禮部侍郎祀明堂汎
遷戶部又移青州兼東路安撫使幾歲疾病又請頴肩昇至彭門途不起年六十四公爲學好明經術
每道聖賢事業輒跋盞勉募皆欲行之於己自始仕慨然已有康濟之志凡所設施必本仁義而將之
以剛決未嘗爲人屈撓歷補外職以嚴明馭吏使不得欺於是民皆受其賜立朝益務勁雅事有不安
者輒意論辯不畏權倖不感憂患故屢亦見用然每用必黜之黜則欣然而去人未始見其有悔色或
唁之公曰我道則然苟尙未遂棄假百用百黜亦不悔噫如公乃韓愈所謂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在
陝西尤爲宣力以儒者奉武事又邊備久廢忽而王師新敗剝喪破漏莽乎無所取濟公周旋安集坐
可守禦蓄銳觀變適圖進討會羗人復修貢朝廷姑議息兵而從其請於是不能成殄滅之功然其閱
武練將可以震敵城要害屬雜羌可以扼寇此後世能者未易過也至於墾田阜財立法著信愛民全
國體赫赫在人耳目皆可爲破敵之地者可道哉其歷二府纔歲餘而罷若夫天下至重久安之弊

至深而欲以一二歲隔之而望治雖愚者知其不可得况所奏議阻而不行者十八九行者又即改廢不用茲所以重主憂而生民未得安也宜撫之初讒者乘間蜂起益以奇中造端飛語亡所不及甚者必欲擠之死而後已賴上寬度明照知公無他始終保全獲沒隔下嗚呼道之難行也而至是乎儉人苟欲伸己志而不志乎邦家此先民所以甘藜藿而蹈江海也公天性喜施與人有急必濟之不計家用有無既顯門中如賤貧時家人不識富貴之樂每撫邊賜金良厚而悉以遺將佐在杭盡餘俸買田於蘇州號義莊以聚疎屬而歛無新衣友人饋賞以奉葬諸孤亡所處官爲假屋韓城以居之遺奏不干私澤此益見其始卒志于道不爲祿位出也作文章尤以傳道名世不爲空文有文集二十卷奏議若干卷兩府論事若干卷娶李氏故叅知政事昌齡之姪封金華縣君卒鄱陽今舉而附焉四子純佑守將作監主簿少有氣節以疾廢于家純仁進士第光祿寺丞純禮太常寺太祝皆溫厚而文識者曰范氏有子矣三女長適殿中丞蔡交次適封丘主簿賈蕪諸孫三長正臣守將作監主簿一男純粹一女二孫並幼銘曰公之世系源于陶唐晉會食范厥姓始彰雕蠹增滂雲質茲惟聞人間代而出或勑或季所有何述粵自得姓于五百年獨公挺生爲天下賢涉聖之餘揭厲泗汾道尊德融事公實

繁人獲一善已謂其難公實百之如無有然遺時得君位亦顯焉確此讒慝忠莫究宜元元卒艱噫嘻乎天

張御史唐英墓誌銘

張丞相商

英

張氏之先居印州白鶴山蓋神仙之苗裔曾大公諱珂居蜀州新津縣之新穿鄉娶鄉先生樊氏女是生大父諱錫娶劉氏是生三子長曰禹次曰藻季曰文蔚字隱之即吾考也考娶江原馮氏生五子曰軒英曰民英曰唐英曰虞英曰商英考妣以唐英陞朝叙封光祿寺丞長壽縣君以商英陞朝累贈朝議大夫祔符縣太君考之行義詳於翰林學士范公景仁之內誌妣之賢淑具於樞密直學士錢公醇考之銘詩茲乃得而畧已唐英字次功少與兄軒英刻苦讀書經歲不知肉味年十八州舉送至禮部再上遂及進士第實慶曆三年也初調瀘州決曹掾上與王正議五十篇翰林學士孫公夢得奇其文曰吾蜀乃有此後生馬周魏元忠不足多也以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薦之再調歸州獄掾與夷陵令蔣鑿秘緝令鄧綰爲文友名聲藉甚荆湖間楊公元素以詩贈曰建平之江悍以瀘建平之山頑以峭天恐江山太寂寥故聚英才闢其妙不然三子並國器安得皆官此遐傲白雲先生張少愚誦之曰真

詩史哉用薄格移襄州穀城縣令令圃多種兼貨種於民還其陳而配賣以所得息饒多與郢城相埒
銓曹以所入厚薄目之曰穀大鄧二次功至則以圃種柳千株作柳亭刻石誌之嗜利者聞以愧焉開
古黃濱渠溉田無慮千頃作論民十篇以警風俗初若迂闊於治既久而折塵諸鄉以野陋頑梗稱者
子弟皆向學樂善彬彬有文化之漸濟於人也效緩而功遠於論民見之矣代遠思薦格改著作佐郎
英宗即位覃恩轉秘書丞明年轉太常博士神宗即位轉屯田員外郎初英宗自濮邸繼大統次功上
慎始書言爲人後者爲之子恐他日有引定陶故事以惑聖聽者願杜其漸既而濮瀨議作臺諫官相
次黜逐熙寧二年詔舉臺官王禹玉范景仁同在翰林以次功言事有先見之明以名薦上次功在治
平中英廟不豫慈聖垂簾大臣莫敢發儲副之議者次功奮不顧忌諱請立顯王爲皇太子神宗知之
特除殿中侍御史裏行賜對因問曰卿何尚衣綠耶對曰前此回授與父上曰孝也以五品服賜之時
神宗方講求治道慨然上嘉三代而下陋漢唐左右公卿未有以中上心者公以疏言知江寧府王安
石經術道德宜在陛下左右又言皇親員多祿侈宜以服紀隆殺差降及言天下苦於力役不至有碎
產流離宜講求可以寬民力代民勞者其後施行多如次功言皇親宗諤引外任使相例備侍干求特

長上表詞語不婉次功彈劾之宗諤奪俸宮僚罷逐宗室肅然盧士衡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鄆州次功奏人呼士衡爲迷龍圖鄆節制山東奈何不慎擇帥耶士衡諱知列郡次功長於論議善言天下事每進見上稱其忠將且貴之三年八月丁朝議公薨去官次功自爲小官迎侍二十年孝養備至偶朝議公懷鄉西歸卒於里舍恨不及見哀慕成疾四年六月二十二日遂不起享年四十有三諸孤幼未有成立商英以其年十二月奉靈柩葬於成都府雙流縣之三珠里有文集若干卷紹聖三年次功之子庭玉年四十一矣旣克厥家徙居廣安謂孤墳在蜀歲時洒掃不及從地理家得吉穴於南峯之下以其年十一月某日遷柩改卜來請銘誌謹涕泣而爲銘曰汪洋浩博長川巨壑次功之學煥爛績紛祥霞慶雲次功之文清真勁烈危松皓雪次功之節卷舒闔開急電驚雷次功之才云何不羣隕于壯齡所蘊未究吾門不昌存我匪令而隕其良南峯之下虎抱龍懷英靈所舍我旣葬之有子改卜魂其來綏

石工部揚休墓誌

忠文公范

鎮

君諱揚休字昌言其先江都人唐兵部郎中覽之後徙京兆七代祖藏用右羽林大將軍員外置同正

員明於曆數既致仕召家人謂曰天下將有變而蜀爲最安處又多佳山水吾將避地焉乃去依其親眉州刺史李瀉遂爲眉州人於時大曆十一年也歲用生廣季廣季生韶韶生紹明三家春秋紹生誦蜀保勝軍巡官誦生元琛孟昶世舉學究登科元琛生濟即君父也累贈尚書工部員外郎母王氏追封永昌縣太君初永昌卒時君始生九年號頽不自勝于客見驚異已知其至性矣旣長謹愿朴茂鄉人愛喜之凡四舉進士皆爲選首景佑中中甲科授同州觀察推官代還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開封府中牟縣縣當國之西門使車往來之衝也地瘠鹵民貧賦役煩重富人往往隸太常爲樂工以倖免役凡六十餘家以故民益困君奏請能以寬下戶事雖不報而民知愛進本省充祕閣校理監造院以太常博士爲開封府推官大享明堂轉尚書祠部員外郎入三司爲度支鹽鐵二判官坐開封府嘗失盜出知宿州始至表州民築知止孝行加賜粟帛籍衣冠子弟恃廢爲民患者七人徙置他州風教大行一境肅然是時僂智高冠嶺南歷十於州如履虛邑君即建言兩川城圯久不修請增築以備非常旣而鄙上聲言智高由印部川寇蜀蜀民恃以不搖者以有城也頃之召入爲三司度支判官修起居注初記注官與講讀諸儒偕侍選英坐君奏史職當立左右密通德音以詳記錄者不可坐尋改判

鐵鹽句院以刑部員外郎知制誥判太常寺溫成廟時配降香乃御封臣署君奏此太廟皇后廟之禮
由有司不時以聞致此誤今記注官入侍邇英溫成廟封香去臣署皆君之請也兼判三班院充宗正
寺修玉牒官遷工部郎中未及謝以嘉祐二年十一月二日卒于京師之第享年六十三上遣中使賻
其家錄其孫夷庚夷吾試將作監主簿君積階朝散大夫勳騎都尉爵平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妾
孫氏生二子令伯岳州平原縣主簿康伯未仕孫三人夷庚夷清夷吾夫人先君十二年以亡君以中
牟舊治也爲吏民所愛乃葬夫人三異鄉王朱村而自銘其墓曰後嗣賢吾不知矣不肖則揭而西歸
從祀享之便故二子亦以明年八月二十二日奉君之柩合葬于夫人之墓君舉進士二十四年而後
登第登第十八年而掌誥命爲侍從臣平居泊然若無所爲者聚古圖書養猿鶴以自娛與家人言未
嘗及朝事旣歿發其褚得書所奏封數十篇其大略諸依古增諫臣至七人以廣言路復五經博士使
學者專其業命御史出爲按察以防染蔽復齒冑之禮以強宗室擇郡守縣令重農桑禁奢侈皆當世
可行者而弗得行世亦未嘗以能言待君也嗚呼君亦不幸賡志以沒矣然平生無疾因使契丹道感
寒毒得風痺旣還小愈即拜疏謁告請歸別墳墓且言異時不復耐先塋也鄉人榮其歸圖其像於佛

祠以勸子弟之爲學者歿之日棺衾之用莫不先具其達於理者夫所著兩郊野錄六卷燕申編二卷角上叢編五卷西齋文集十卷其詩及雜文制詔又千餘篇子與君同年登科又同官其孤求銘其可辭乎銘曰自羽林徙蜀距今二百六十餘年中間雖仕仕不遂且不得時至君時天下無事仕而爲天子寧書命可謂顯矣然其蘊不克盡用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宋諫議敏求墓誌

忠文公范

鎮

元豐二年四月甲辰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修國史宗正寺修玉牒官判秘閣權判尚書省事提舉醴泉觀公事宋公終于位初公以疾在告上御集英殿策進士顧左右怪公不在因遣使撫視之間日又遣使挾醫療治之仍詔其子官於外者歸省及訃聞靈然痛傷贈尚書禮部侍郎勅府縣應接其葬事皆特恩非故常也於是乎見公之得君之深而知天子念公之爲隆且厚也公諱敏求字次道趙州平棘人世事王氏曾祖龜符猶爲王氏平棘令贈太師中書令祖臯太宗眞宗時尚書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贈太師中書令護國公父綬兵部尚書叅知政事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燕國公諡曰宣獻母常山郡太夫人畢氏天聖二年以宣獻公蔭爲秘書省正字召試學士院賜進士及第歷

館閣校勘坐赴同舍蘇舜欽進奏院會簽書集慶軍判官以祖母鄭國太夫人年耆且病因請解職留京師就養許之踰年王文安公宋景文公刊修唐書以公嘗爲續唐錄習唐故事奏充編修官復校勘以嫡孫丁鄭國憂仍詔在家修書後爲集賢校理通判西京留守司知太平州五遷太常博士唐書成進尙書工部員外郎未幾遷刑部英宗踐祚進兵部墮馬傷足得請亳州召遷充仁宗實錄院檢討官足未平特駕朝謁治平元年以工部郎中修起居注明年知制誥同修撰仁宗實錄同判太常寺今上即位遷兵部英宗在嬪有言宗室可嫁娶者下太常公以爲大行未發引不可既踰年又有言者公曰宗室義服服變而練可以嫁娶矣議上朝廷以與前議不同降刑部以知制誥知絳州修河山稍賦于絳之役民歲八十萬公三分之一以一歲均于晉澤以紓絳人是冬召還復兵部修實錄成遷右諫議大夫今樞密呂公爲御史中丞以言事罷知穎州公常制執政改其詞以進尋乞解職不報後數日以封還詞頭連拂執政意遂得解職以本官奉朝請明年加史館修撰集賢院學士又明年使河北祭塞河口還奏河北旱獨其夏租熙寧七年爲龍圖閣直學士十年修仁宗英宗正史掌均公建公府牋記攝鴻臚護燕國公主堯王衛王葬未克葬以疾終于春明坊之第享年六十一終之歲七月癸酉葬于管

城縣馬亭鄉東城原之先塋其踐揚若進奏院登聞鼓院羣牧判官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料察在京刑獄判秘閣秘書省尚書都省吏部流內銓禮部刑部工部知通進銀台司審官東院旬當三班院管勾編修院編集歷代君臣事迹所宗正寺修玉牒官太皇太后寶冊官開封府發解官錫慶院賦官南郊禮儀使永厚陵禮儀使契丹生辰國信使館伴使使河北祭塞河口編修開門儀制蕃國朝貢條例詳定元正朝賀儀注定春郊赦命官使臣罪犯而太常禮院太常寺官告院編修錄用勳臣子孫皆母領焉娶畢氏丞相文簡公之曾孫光祿少卿從善之子常山太夫人從子也有賢德封京兆郡君先公四歲而亡子男九人慶曾殿中丞匪躬著作佐郎弄孫及其次早亡尙賢將作監主簿正功大理評事表徵將作監主簿揆方處仁末官女二人適贊善大夫王佑大理寺丞呂希純皆亡孫七人燁將作監主簿燿燿燿燿燿燿皆未官孫女六人長適太常寺太祝曾說次白馬縣丞范祖德餘在室曾孫女一人公約清惇純而敏於記學其爲文章訓辭詰命皆有程範朝廷典故士大夫疑議必駁取正而後決宋元憲公在河南每咨以故實歐陽文忠公致手簡通問則自處淺陋而以鴻博名公家藏書三萬卷日集子孫討論繙釋以爲娛樂平居澁如與人交樂易無不可者至於守職據正毅然不少回

在掖垣徐國公主以駙馬都尉王師約兄公約爲姪奏官公以爲亂天倫遂執正之太常議祔廟公請
迎遷傳祖後復詔詳定公奏前議不可改遂免詳定今御史中丞李公自秀州軍事推官除太子中允
御史裏行公奏舊制太常博士兩任通判須奏舉乃得入臺去年驟用京官議者以爲非今又用幕職
官恐官制遂廢即封還詞頭有詔轉對是時郡守縣令數更易吏民疲勞公請慎於進改而不數變更
所貴上獲考績之實下有格位之美而治道可建也又河北陝西河東舉人性樸茂而詞藎不工每詔
下登第者纔數人公請令轉運使擇有行藝或謀略材武爲衆所推者每路薦五七人時與推恩所貴
人材參用而士有可進之路嘉祐中嘗寬郵民力州縣公人例多減放而役事不減則是去者逸而是
留者重勞矣公請省事或增其人使勞逸得均而民力可寬也三館秘閣書類多訛舛所藏雖博而往
往無稽考公請先以前漢藝文志據所有用校七史例下諸路購求善本重復校正然後自後漢以來
至于唐依逐書志目以次讎對取其堪者餘悉置之使秘府文集得以完善也其議貢舉則曰州郡有
學舍而無學官四方之士輕去鄉里者以求師也今請州置學官一人又三歲一下詔得士三百人今
請二百人試詩賦論策糊名通考之如舊其一百人請如敎文令州郡論薦轉運使審覈之太學生則

委國子監官至御試隨其所學而試之則文辭經藝行實之人皆無遺也其後官不數變易太學建三舍命舉人以官置學官三路取百人皆公發之也凡三臨州率不滿歲召去去而民愛思之喜道人善薦士累數百訖不坐累鄰國太夫人楊文莊公之女文莊無嗣歲時率祀展墓無闕者疾亟猶戒其子立碑子孫未官者衆多猶推遺澤奏其從孫蓋其孝友又如此宜獻公嘗輯唐大詔令未次甲乙公蓋十三類緒正之總百三十二卷所著書闡前集二卷後集六卷西垣制詞四卷文集若干卷東京記三卷河南志二十卷長安志二十卷三川官下錄二卷春明退朝錄二卷以韻類次宗室名五卷自唐武宜懿僖昭哀以來六朝實錄百四十八卷輯顏魯公集十五卷孟東野集十卷李衛公別集五卷劉夢得外集十卷漢唐人詩刻于石者爲實刻義章三十卷又以劉伯莊史記音義司馬正索隱陳伯宣注義分注入太史公正史及被詔修本朝會要刪定九域志百官公卿表皆未就其先以小官事亂離間宋興天下益平至公三世皆以文翰顯于時宜獻公雅善書一日對延和上問遺書退而奏七軸以獻公得其法皆題漢安懿王襄國韓夫人仙遊任夫人神主至於四方碑誌多出公手公以力學被遇朝廷論議未嘗不在選中嗚呼公之平生可謂無憾矣初史紀草成帥其屬奏御上御袍誦讀之終篇敘

容諒之曰兩朝豐功盛德賴卿等考而發明之公隸年服勤欲其書之成此其有所憾乎予與公遊知公者也銘曰維宣獻公昔天聖中實爲史官一代宗工典常物則備于厥躬紀錄記述太平之風公世其業遭時又同仁宗英宗明昌盛隆有顯其德有崇其功方此發揮形容吳穹不幸奄忽美志弗終凡士大夫惜嗟哀桐上徹九重隱於帝衷贈典弗常非衆所蒙嗚呼公兮學富行充如澗之深如春之融金之剛明玉之玲瓏云乎不淑命不究窮南瞻具茨西望神嵩東城之原從先公宮松栢被地鬱鬱葱蔥子孫衆多福祿來叢

司馬文正公光墓誌銘

蜀公范

鎮

公諱光字君實自兒童深然如成人至既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當世要務

已上墓誌全文悉取蘇文忠公所撰

司馬公行狀惟闕出行狀所載公論交趾真異獸雜舉直言及經略安撫使便宜從事非永世法完據置氏道贈非命典并言太皇太后有所取用當知上所取西戎遣使致祭邊臣生事及言用宮殿者直非平日法等六七事外皆行狀全文故不復載錄猶錄范公所序而翰林學士蘇軾狀公如此蓋直記其事且鎮所目擊足以示後世者鎮與公出處交游四

十餘年如一日公之所以在家如在朝也事必稽古而行之動容周旋無不在禮嘗自號爲迂叟而親爲隸書以抵諫曰迂叟之事親無以逾人能不欺而已矣事君亦然今觀公得志澤加於民天下所以

期公者豈止不欺而已哉且約鎮生而互爲之傳後死者當作銘公則爲鎮傳矣鎮未及爲而公薨嗚呼鎮老矣不意爲公銘也銘曰於穆安平有魏忠臣更六百年有其元孫元孫溫公前人是似率其誠心以佐天子天子聖明四世一心有從有違咸卒用公公之顯庸自我神考命于西樞曰予耆老公言如經其或不然帝獨賢公欲使並存公退如避歸居洛師帝徐思之旣克知之知而不以以遺聖子惟我聖子協德神母人事盡矣天命順矣如川之廻如冰之開或蹈其機豈人也哉公亦不知曰是惟天一聖臨我如山如淵公惟相之亦何所爲惟天是因惟民是師事旣粗定公亦不留龍袞蟬冠歸于其丘公之在朝布衣脫粟惟其爲善惟日不足生旣不有死亦何失四方頌之豈惟茲石

初蜀公所作銘詩云

天生斯民乃作之君君不獨治爰畀之臣有忠有邪有正有傾天意若曰待時而生皇皇我宋神器之重十年萬億海內一統而熙寧初姦小淫縱以朋比比以閉以墜乃于黎民誕爲愚弄人不聊生天下詢詢險敵儉猾唱和雷同謂天不足畏謂衆不足從謂祖宗不足法而敢爲誕謾不恭赫赫神宗洞察于中乃竄乃斥遠佞投凶誅鋤蠹毒方復任公奄弃萬國未克厥終二聖繼承謨輔佐乃曰斯時非

公不可召公洛京虛心至誠公至京師朝訪夕諮公既在位中外咸喜信在言前拭目可觀日親萬機
勤勞百爲盡瘁憂國夢寐以之曾未幾月援溺振馮事無巨細悉究本末利與害除賞信罰必曰賢不
肖若別黑白者哲俊又野迄無遺元惡大憝去之不疑無有遠近風從響應載考載稽名實相稱天胡
不仁喪吾良臣天實不怨喪吾良輔嗚呼公乎而不留乎山岳可拔也公之意氣堅不可奪也江海可
竭也公之正論浚不可遏也嗚呼公兮時旣得矣道亦行矣志亦伸矣而壽止於斯哀哉哀哉
蘇文忠當書石謂司馬公休云賦不辭書此恐非三家之福遂易今銘

王尙書陶墓誌銘

蜀公范

鎮

公諱陶字樂道其先京兆人曾祖樵祖誨不仕父應贈禮部尙書妣孟氏追封常山郡太君公力學博
通慶曆二年舉進士甲科調岳州軍事判官丁孟夫人憂歷杭州觀察荆南節度二判官以書判優等
升也用薦者狀遷太常丞知陝州閩鄉縣未行了父憂則詣闕號訴願以所遷官贈其父母書三上報
可終喪除太子中允管勾高陽機宜文字編校史館書籍韓丞相爲御史中丞辟公監察御史襄行職
月復爲太常丞秋青罷樞密副使爲使相公言自祖宗開國以來未有此命者請詔有司自今軍伍之

十一
人不得任樞密使副及使相著於令庶夫後世不爲亂階也又言館閣卿相之津塗而一府子弟親戚以恩例遺表或進家集由是而位通顯不已濫乎嘉祐五年正月一日甲夜有星墜于西南光燭地雖然有聲占者曰天狗公言去年日食正旦今年是復墜在正旦天狗主兵其於兵變宜有以預防之請中外舉智武才勇之士以備將帥又言今武舉取格太輕請倣唐制設科優待以官無若招士伍然則賢者類至矣遷右正言判登聞檢院試鑲舉人親事官夜入延福宮爲盜有司用疎決恩以常盜論公言宮掖之嚴而以民間會降爲比非所以尊天子肅禁衛於是特流海島皇城司官吏加罪有差鄧保信引燒煉卒入禁中公言漢唐術士名爲化黃金延年益壽以惑媚時君者後皆伏誅請以漢唐爲監即逐出之無重其罪會陳秀公爲樞密副使公論奏不報因自劾請補外遂知衛州未數月徙蔡州明年復以諫官召上言臣與唐介范師道呂誨趙抃同出爲郡今獨召臣及師道二人請復介等職任免重貽臣等差謫尋判司農寺言常平錢穀其數雖不少以天下戶口計之殊未爲備願出內庫繕錢每路賜數十萬每州以主客爲率令戶得穀五石遇飢年則取本以糶平時物貴稍得息則出之此令之下臣將見四方之人鼓舞聖澤自保爲太平垂白之民與夫增塔廟奉佛老以求妄福不同謀矣再

試鎖廳舉人李使契丹仁宗皇帝既以英宗判宗正寺職年不就職公請對言宮中嬪御宦官有以上
惑聖聰而使之畏避不敢前也仁皇帝大悟曰當別與一名目朔日遂爲皇子矣然英宗猶稱疾不入
公又上言君父召豈容遷延蓋所遣使備禮致命而不能副陛下聖意乞行降責然後皇子入居慶寧
宮矣英宗即位遷右司諫尙書戶部員外郎直史館皇子位伴讀兼管內國子監俄修起居注淮陽王
府翊善改穎王府風疾請補外穎王上表留公乃知制誥判司農寺會陳許穎蔡飢爲安撫使既還奏
事稱旨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穎王爲皇子以儻事召未至英宗上僣今皇帝踐祚進禮部郎中
樞密直學士充羣牧使同三司少府監裁損山陵浮費未幾爲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山陵儀仗使因對
便殿上以湯尹一德事諭公曰朕與卿一心不可轉也公再拜稱謝間以手詔問時政公請慎聽納明
賞罰斥佞人任正士又請復轉對以通下情省民力以勸農桑躬先儉素以風天下限年校藝以汰冗
兵會以司馬公光呂公公著爲翰林學士上問此舉如何對二人者臣嘗論薦之矣用人如此天下何
患不治乎又言呂公誨傅公夔俞皆以言斥外請召還之必有所補故事常參官宰相押班是時韓魏
公會魯公奏事既退仍近例不至公曰天子新即位大臣輒變朝廷儀途彈奏之二公既待罪猶以近

例爲解公彈奏不已因懇請去職乃以樞密直學士知陳州徙許州入權三司使歲餘爲翰林學士以足疾請補郡上七遣使留之固請不已於是爲翰林侍讀學士知蔡州賜黃金百兩頃之徙河南府即請汝州既至乃乞致仕上遣使敦諭不許因請南京留司御史臺許州待次遂家許州六年上幸東宮念之遷給事中明年起知許州尋改鄧州辭不行復知河南府光獻山陵公力疾應接無一不辦治者疾益侵上遣使挾醫療治大享明堂推恩宮臣特遷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知汝州仍聽穎昌府便醫既就道大星隕於前閏九月壬寅薨享年六十一明年四月庚午葬于開封府祥符縣東韓里之先塋公之薨特贈吏部尚書遷其二子官諸女皆賜命服別推恩者三人初娶陳氏穎川郡君再娶李氏京兆郡君繼室京兆之姊永安郡君皆先公以亡子男四人弱翁李兒早卒次曰寔曰寧並承奉郎女九人長適宣德郎張直溫次適奉議郎張保清次承奉郎唐懋次孟州司理參軍李百祿餘早卒公伉直不妄語言其居家孝友敦睦姊嫁韓氏夫卒買地葬之又以兩郊恩封其姊長安縣君族屬之在京兆者皆牧養教誨使有分業其在朝廷勇於敢爲不爲貴勢降屈凡廷議雖天子敦諭不決不止退就黜責亦無慊也所著文集十五卷奏議十五卷詩十卷詩說三卷初爲小官時歐陽文忠公作剛說贈公

且戒以過韓魏公知公者韓丞相薦公者及論事則彈劾無所回避世因謂文忠公爲知言云銘曰維公氣志甚勇而傲倍嵩在前雖歷無避維公文章旣辯且詳江河之流不竭而長嘉祐之際英在潛邸明謨善計雲龍之契治平之隆帝居東宮啓迪宸聰羽翼之功命與時辰身與疾俱昔之寵榮今也嗟吁深松茂栢維是窀穸百千萬年安于其宅

鮮于諫議仇墓誌銘

忠文公范

鎮

公諱侁字子駿其先箕子封於朝鮮其子仲食采於于因氏鮮于其後詔爲闡州刺史沒於官遂家焉開元時仲通叔明節制兩川叔明以功賜姓李氏後復其姓於公十二世祖也曾祖演祖瓊皆不仕父至號隱居先生以公贈金紫光祿大夫母趙氏安德郡太夫人公性莊重力學景祐五年登進士第調京兆府樞陽縣主簿到官數月丁外艱服除爲江陵府右司理叅軍慶曆中天下旱詔中外言事公上書災異之興有四言甚切直移歙州黟縣令又權婺源令歙號難治公治爲諸邑最改著作佐郎知河南府伊闕縣事遷秘書丞通判黔州未行改綿州先是守將以下課吏卒供薪炭芻豆鬻園中果蔬公至悉罷之而守將隨亦罷趙悅道薦其狀遷尚書屯田員外郎英宗初爲皇嗣公乞遷經術士以爲翼

衛遼都官員外郎通判保安軍何聖從知永興軍辟公簽書判官廳公事再遷屯田郎中蔡河撥發神宗初詔中外直言公應詔言十六事皆人君謹始者及王荊公用事又上疏言可爲憂患者一可爲太息者二佛其意某時爲翰林學士薦公詔除利州路轉運判官荊州沮議上曰鮮于某有文學執政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有章疏在因出其文以示御史中丞滕元發曰此不減東宮舊臣王陶未幾關陝旱乃移書安撫使宜如李牧守鴈門故事遠斥候謹烽火須其可擊而圍之安撫使不能用頃之慶州兵叛關中震駭巴峽以西皆恐成都守與部使者爭議發兵屯要會處公一皆止之蜀人遂安是時初作青苗助役法諸路監司各定所部役錢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公以爲利路民貧定二十萬而與瑜議不合各具奏以聞上從公議以爲諸路李罷瑜而以公爲轉運副使西京左藏庫使知利州周永懿貪暴不法前使者憚其兇狡不敢問公即遣吏就捕送于獄而永懿編管衛州初利州兼益利路兵馬都監故用武臣至是乞用文臣爲守又劍門關葭萌塞使臣彙知縣事多不習文法因請置令分專邑事皆著爲令是時新法行而公平心處之蘇子瞻以謂上不害法中不傷民下不廢親爲三難云人以爲知言尋移京東西路轉運副使遷司封郎中是時河決曹村或謂勿塞公言東州惟梁山張澤兩

深夏秋大河注其中則民爲魚矣因作議河書上之皆嘉納復合京東西兩路爲一因以公爲轉運使後知揚州官制行換朝請大夫坐所舉吏受賂免降朝散大夫或勸公自陳公曰吾刺舉十二年所舉四百餘人事盡保其往邪旣薦之于朝豈可反覆爲自全之計乎管勾西京留司御史臺二聖臨御除公朝議大夫京東轉運使旣至奏罷萊蕪利國鹽鐵冶及鹽法通商東人大悅又言高麗朝貢可令州郡禮之其自欲商賈者聽則其人便矣召判太常議神宗配享或曰荆公或曰吳正憲公公以爲宜如唐郭子儀故事用富文忠公議遂定明堂禮舉拜左諫議大夫言君子小人相爲消長之理甚備又請六曹寺監長吏各舉僚屬則執政大臣可以優游論道矣又言保甲授班行者卽爲官戶免役而祥符縣至一鄉止一戶可差公請依進納例有旨諫官直舍不得與兩省相通公奏唐太宗每宰相平章必命諫官隨其後有違失則箴規之今置諫官使與兩制不相往來非所以開言路之意又請復制舉分經義詩賦爲兩科多施行者明年以疾請外補拜集賢殿修撰知陳州仍詔滿歲除待制五月辛未卒於州廡享年六十九公兩得任子思奏兄之子凡嫁內外親族之女數人其在官爲家如此娶陳氏封永安郡君前公一年以終男五人復早卒諡河南僖師縣尉鞏鳳州司法叅軍綽假承務郎諱未仕

女四人長未嫁而亡次適趙氏次適蒲氏亦亡幼適永安縣主簿張球孫男二人崇崧孫女二人所著文集二十卷詩傳二十卷周易聖斷七卷典說一卷治世讖言七卷諫垣奏藁二卷刀筆集三卷是歲八月辛丑葬于潁昌府陽翟縣大儒鄉高村之原銘曰神宗皇帝在御某嘗薦公拂執政意後十八年遂銘公之墓乎嗚呼子駿其言也詎其行也敏平生云爲莊重惇謹曰陽翟縣大儒之鄉高村之原永固以藏貽後世云

孫學士洙墓誌銘

黃門李

清臣

元豐二年十一月天子有詔尙書祠部員外郎知制誥洙學術行誼有名于時博習墳史多識典故其以爲翰林學士入謝賜黃金帶鹿馬塗金羈勒文韉勅從官同燕集內侍盥治具悉如故事名聲光榮赫然驚衆士大夫歆艶相語曰今天子學如舜禹湯文或制畫從中下及對見諸臣有所訓諭言成法象體合經誥而孫公乃以文章蒙被知賞於詞臣爲第一是其行能固有以得之行且大用矣十二月借樞密直學士陳公襄詣城南省故人於坐感疾肩輿還城東第既累日不朝上馳遣太醫診治內侍就問所苦者再親交省疾饋藥冠蓋交道填門不絕明年五月頓劇不起奏口上對輔臣嗟惜常購外

特賜錢五十萬錄長子乘幼子樛爲秘書省正字族子樛守將作監主簿諸孤奉柩南歸卜以元豐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葬諸孤及其弟漸來請銘清臣辭斐陋漸曰予兄列職翰林隄月旣不幸雖受聖主恩本羈孤自信立朝無朋今欲襄大事維子其記不則何以慰諸泉下清臣曰子以是義命僕其敢不諾公字巨源自高祖以上爲廣陵人曾祖易從始徙真州楊子縣祖再榮累贈尙書兵部侍郎皇考錫起家進士高等終司封郎中集賢校理以儒林先生長厚有德稱于世公少奇邁秀出諸兒十九歲登進士第補秀州司法叅軍益自厲究覽諸書持母夫人喪旣除調杭州於潛縣令詔以六科舉士包文肅公孫歐陽文忠公脩吳孝肅公奎皆薦公可備親策所奏論說五十篇善言祖宗事指切治體推往較今分辨得失抑揚條摠讀之令人感動嘆息一時傳寫摹印目曰經緯集韓忠獻公曰慟哭泣涕論天下事此今之賈誼也及試秘閣偶莽喪不赴會置局崇文院校定四庫書召公編校改館閣校勘遷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治平三年京師大雨水英宗詔求直言公獻疏言時政七事要務十五事凡萬餘言至到懇惻事皆可行風英宗不豫疏入不報歷秘書省著作佐郎秘書丞便親通判杭州事未行丁校理憂公去官居喪三載喜顏不見於面戲言不出於口惟默然獨坐觀史讀書因喟然歎息曰

父母俱存人生樂事真不可得吾欲養而親不在所以賢者抱恨於終天爲無涯之憾矣時遇伏臘必親自治脩恪誠愛敬涕泣終日嘗曰我親雖享其能食乎居喪三年始終如初未嘗少懈服除起爲史館檢討同知諫院兼直舍人院公即上言乞增置諫官以廣言路古者明四聰達四目可見王者之視聽不可不廣王者之見聞不可不遠深居九重言路廣遠則睿智日新聽斷神明矣時王安石以論青苗事諫官多有不合而御史諫官皆被黜逐公鬱鬱不能無言嘗語人曰博施濟衆實爲利民事但堯舜其猶病之能爲之耶若執一己之見而欲利於一時今雖要結於民恐日後取怨必多也於是懇求補外得知海州入爲同修起居注知制誥直學士院神宗見其文深嘉之曰孫洙學有淵源殆非尋常觀其制作行誼出於天性學術本乎經書且博習墳典多識見遠尤稱儒林之士其爲翰林學士宜矣遂大用知制誥誥冬感疾至明年五月頓劇不起而薨享年四十有九子二皆爲官公天資穎絕博學多智進退整暇道古今事有條理漢魏以來書記其文可道者即能成誦議論時事切言得失未嘗少異其說經緯智識策問章奏難於殫述屬余爲銘今畧舉其概而爲之銘曰天生賢敏卓然不羣英才莘莘鑑古知今擢爲翰院佐天子命經邦緯國極言時政日益聖智惟思利民有詔求直萬言奏懇欲

廣言路說佞不與養親不在徒自悲吟憾憾無涯抱恨終身學本洙泗洋溢聲名三公薦舉備策時問
允矣孫公賢良方正

吳正憲公允墓誌銘

黃門李

清臣

熙寧元豐間天子本道德以制作憲度官共其事吏食其力兵閑教令民順職業後先小大治有條次
已而年穀屢登府庫羨溢風俗醇朴四夷賓服有相臣充實左右天子協濟文武自初賢厥終靡不在
事歲己未秋病不能朝天子遣中人將太醫診治有間時慶壽宮違豫上憂恐奔走羣祀大赦罪人十
月乙卯太皇太后遺詔出公欲赴臨詔止之公聞上哀毀過度耿耿不食復請入對上使諭指卿羸齋
粥起疾動則平復益運常體此意公奏曰臣受國厚恩不得班慶壽殿伏哭盡哀又不得望見陛下顏
色懇解聖意臣抱恨死不瞑矣乃許成服大慰前一夕習步履拜跪力不勝仆地即拜章言臣不幸犬
馬之疾寢以弗瘳臣自度不復任陛下政事罷相位歸骨丘墓手詔慰諭還其奏章七上弗已明年春
肩輿歸第遂拜觀文殿大學士西太乙宮使四月甲午朔公薨聞天子嗟悼爲再罷朝臨奠涕濡御衣
訪諸孤所欲諸孤稱遣戒毋干朝廷以私上益悲憐其志遣使賜龍腦香水銀以殮特贈司空兼侍中

錄其子孫七人家以行狀上太常請諡太常博士議皆曰公在法應諡公少立挺特華髮愕愕不苟
不妄動中繩準與世寡合而蚤爲英宗所識不營援助而出于主上自擢事君盡其心不以己之利害
易所守方盛明之時洞照墓下有如太陽正中萬物呈露曲直短長弗藏毛芥公道是先端人是使而
公立朝更東西府幾十年恩禮始終無少衰缺逮其歿士大夫追評指數無得而疵正而可法非公誰
哉宜諡正憲衆應曰然將非吳氏孤又謂李清臣曰自先公總史事君嘗爲屬子其名清臣再拜跪曰
公德義勞烈實應名法謹按有吳君子延陵季札之後是生相國守冲卿其先爲建州浦城人肇緒自
札而子孫散居南方顯微下歷千餘載至公之曾祖進忠不仕唐末祖諒明儒學教授鄉里皇考待問
登咸平進士第官至尙書禮部侍郎老子家公初繇父蔭補太廟齋郎兄正肅公育及次兄京方皆科
選高等知名而公試武成王廟亦第一學者誦其文辭明年中第歷濠州鍾離縣尉應天府穀熟主簿
召直講國子監秩登州蓬萊縣令兼吳王宮教授他官往往喜燕惰與宗室狎習公齒少獨正色飭厲
自首弗與雜坐笑語宗室加嚴憚更爲開除聽事施講坐聽所誦說英宗在藩邸心已奇之正肅公知
開封府公以嫌解宮職作宗室六箴上表仁宗命分錄賜南北宮英宗得之書爲屏以置坐側又獻所

爲文授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正肅迎親在長安公求通判河中府父喪服除復知禮院權判尚書吏部南曹自大理寺丞再遷爲太常博士歐陽文忠公判流內銓張傑胡宗堯例改京官批旨以二人常犯法並循資明日引對與文忠公立殿陛公即奏宗堯所坐薄且更赦去官於法當遷仁宗諭所以然會文忠仇家奏宗堯父宿顯近疑有司用宿故授宗堯文忠出知同州公上疏辨直文忠復留脩唐史而公以此改知禮院溫成皇后葬宰相譏喪太常屬僚多守禮異議主吏迎官長意用印紙行文書爲私便不關屬僚公即移文開封府按治會御史亦有信宰相謂公諷之出知高郵軍數月仁宗特召還判太僕寺改羣牧判官賜五品服徙開封府推官舊制用軍將分典八廂寓繫罪人或賊請弗至則械置空舍距閉飲食公姑奏置使臣察廂事徙三司戶部判官遷尙書祠部員外郎知陝州至則撞猾吏傍緣公事爲姦者置于法裁符厨傳饋送將迎皆有程式曰州當大道太守用民力買譽過客邪軍士過或病不能就道以官舍寄留飭醫師護視較失亡有罰以諺死者徙京西路轉運使唐州流人自占曠土貸與五百萬爲買牛錢約豐歲償官仁宗遭制憂賞作治永昭陵京西財賦逼州縣莫知所出公優柔調度民不知勞密縣稅輸管成人久便安之守臣請輸河南乘俸費愁恐前本道使者不爲言

公論列乃如舊妖人李浩挾術惑衆逐之貴人子弟有亡賴犯法者亡所貸部中清靜英宗即位恩遷兵部徙淮南路大理寺丞譚宗道縱妻楊氏讎處其同產妹至于死州庇覆不治公得其狀以奏詔流江南遷工部郎中又徙河南路賜三品服道由京師前此英宗數訪公所在及對加勉勞半歲召爲三司鹽鐵副使上即位恩遷刑部擢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面諭先帝知鄉久因道所以任用之意公頓首稱謝時君卿遷官當草制公奏君卿蒙恩太亟上爲降一等面擢知諫院判國子監兼判太府寺與修英宗實錄詳定轉對封章提舉集禧觀事上言朝士親歿或藁葬數十年宜限年使葬遂著于令河北水災地震爲同安撫使繕城郭宇倉庾郵流亡逐不善吏薦引其廉良民心始安還朝中書進擬公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詔以他官代之留不行以親嫌辭諫職改知審官院權判尚書禮部管勾都水監實錄成遷右司郎中權三司使公事邠州守訟解池鹽法非是詔詳決利害公區別條奏法得不廢召入翰林爲學士權三司使進拜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居位數年詔諭中書稱其盡瘁事國拜尚書工部侍郎檢校太傅樞密使羣牧制置使京城騎馬嘗以三月出牧八月還旣廢田十餘萬頃牧卒患苦鄉而馬以暴露歲月麤乃議募民耕取其租食馬自是罷出牧配卒遇寒月令所在留役使須

仲春乃上道全活者衆又請十惡非死罪許原赦勸其自新置武學收召謀勇以養將帥之材合禁兵
渡老者爲數營居于城中擇文臣第差役及建募巡檢兵曰士人知道蹊徑且無服勤戍也凡進畫圖
慮思省湛密同列服其精密曲當事多施行者王荆公辭位拜公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初請置
局修仁宗英宗史命公提舉乃爲凡例以進賜對天章閣又言賜功臣號本唐艱難時以寵慰武士大
臣豈宜用此及建置義倉皆從其請十年爲南郊大禮使因言親祠太廟在仲冬是爲蒸祭而功臣不
預配享郊主禋燎而不先燔柴議禮者以公說爲是時天下大法已定內外晏然事關大體多人主親
決公退食雖對家人未嘗講朝廷事其陟降左右措置機務進退人才至于詔令已下人始知之亦莫
知其誰何贊助議所主出然論者見其君臣相與之間禮意篤備而一時更制効見太平則知宰相必
有以當上心而其事業不待言陳而可見也公家自正肅公貴曾祖已贈太師祖贈中書令阜考贈太
保及公爲丞相皆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封周夏秦國公祖妣陳氏亦自吳國太夫人更漢國祖
妣葛氏自趙更唐國妣李氏自楚更衛國公娶李氏右諫議大夫宥之女封鄭國夫人子男三安詩國
子博士安持太常博士權羣牧判官安時太常寺奉禮郎早卒女四長適殿中丞歐陽發次適尙書都

官員外郎呂希績次適光祿寺丞夏伯卿次承事郎秘閣校理文及甫孫男六儲僊倅仰僊僊倅大理評事餘皆守秘書省校書郎公學術通洞古今其文章論議簡潔無長語以經爲師有遺藁五十卷享年六十元豐三年十一月丙申葬開封府開封縣新里鄉大邊村之原銘曰惟氏勾吳源自太伯季子不侯夷衍厥澤系系仍仍重雲累會逮公之先始徙于闕考遷京邑世益以振公生而異亭凝粹秀孝共弟順發聲自幼道學德物取用有餘弗倚弗跋中正之居惟聖天子有偉制作匪我相臣孰與究度法令藉藉膏惠汕油兵閔士教農敏于疇天子聖矣相則吳公帝念厥勤斬罷崇終隧土不窳篆石不勒後千斯年人有遺則

王學士存墓誌銘

文昭公會

肇

公諱存字正仲姓王氏其先金陵人也後徙澗州之丹徒又徙丹陽世有潛德歲飢公大父出粟爲糜食餓者活數百人開跡儲慶歸成于公公幼喜讀書年十有二辭親從師問學江西五年而後歸是時學者刻意彫篆公獨爲古文數十篇鄉老先生見之驚自以爲不及慶曆六年進士及第主秀州嘉興緡遷越州上虞公家姓橫恣殺人縣莫敢詰公至首按以法州吏受賂變其獄公反得罪去父喪服除

補密州觀察推官公少有立志雖爲小官修潔自重首爲歐陽文忠公所知治平中呂正獻公判國子監薦爲直講又用趙康靖公薦召試擢秘書省著作佐郎館閣校勘集賢院書籍入樞密院編修經武要略兼刪定諸房條例就除檢詳兵房文字力辭不就以母憂去遷判鼓院歷集賢校理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兼丞事公故爲王文公所厚是時文公執政數引公論事不合即謝不往嘗召見便殿其言無所附麗累上書陳時事因及大臣皆人所難言者神宗察公忠實無黨鄉意用之會修仁宗英宗史即以爲編修官又命詳定郊廟奉祀禮文元豐元年修起居注館伴高麗使明年以右正言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判太常寺秘閣秘書省奉使契丹還兼提舉官誥院公在館十年不少貶以干澤及爲上所識擢益自感勵初條起居注即乞復唐正觀起居郎舍人職事執筆隨宰相入殿上趨其言故事左右史雖日侍便殿而欲奏事必稟中書俟旨公因對及之即詔左右史遇侍立許直前奏事遂著爲令自公始也及在侍從適議更廟制疏言宗廟重事不可不審又論圜丘合祭天地爲非古當親祠北郊如周禮後皆如公說官制行上尤慎用人公因請自熙寧以來有緣議論得罪或誣誤被斥而情實納忠非有大過者隨材召擢以備官使語合上意自是收拔者甚衆其補助將順類如此又嘗論赦令出

上恩公罪異私慝而此竅議法獄者多乞不以赦降去官原減官司謁禁本防請託而弔死問疾一切杜絕皆片便願稍更其法執政見之不悅而上察其誠不以爲忤也五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聽斷明允都人順賴縣嘗上大辟公疑其冤一問果平民縱去有司言京師並河居民盜整既隄以自廣請盡資培築復故又按民虛冒官道者請悉徹之至華表柱止已有詔施行二役謀出中人衆莫敢議公獨曰此吾職也入爲上言即日詔罷都下驩呼相慶在事二年囹圄再空或進官或賜金帛手詔嘉莛數以疾求解不許進樞密直學士留之公辭益堅改兵部尙書遷戶部會神宗山陵財費仰給戶部不踰時告足而宰相乘間徙公復爲兵部充山陵鹵簿使元祐初復還戶部固辭弗受議者肆之詔還省官舊職復除樞密直學士累遷朝散大夫明年五月拜中大夫尙書右丞又明年遷左丞公在政府遇事必爭韓維罷門下侍郎連章論球且曰去一正人天下失望忠黨沮氣讒邪之人爭進矣又論杜純不當罷侍御史王觀不當罷諫官公在兵部時太僕寺請內外馬事得專達毋隸駕部公言如此官制壞矣先帝正省臺寺監之職使相統制不可徇有司自便而墜已成之法及執政又有建罷教畿內保甲者公復言今京師兵籍益削又廢保甲不教非爲國家根本長久之計且先帝(下缺)

陳少卿希亮墓誌銘

忠文公范

鎮

治平二年四月丁丑朝奉郎守太常少卿致仕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陳君卒于河南府思順坊之第明年十二月壬辰葬于河南縣南宮里之西原君諱希亮字公弼其先京兆人唐廣明中避難于蜀遂家眉州青神之東山曾祖瓊祖延祿父顯忠皆不仕而皆以爲善聞於其鄉君幼而孤及其顯也乃贈其父尚書兵部侍郎母楊氏繁昌縣太君天聖五年君始舉進士甲科一命爲大理評事知潭州長沙縣部僧海印者多讒權貴人數撓政爲不法奪民園池更數令莫敢治君至捕治笞之以園池還民郴州竹塲有僞爲券給輸戶送官者事覺輸戶當死君察其非辜挺出之已而果得眞造僞者再遷殿中丞徙知虔州零都零都之俗疾病不醫一誘於鬼君毀淫祠數百區勒巫覡爲良民七十餘家而民始得近醫藥遷太常博士有言君治郴獄嘗活人罪死者賜五品服初蜀人官于蜀不得通判事君母老願折資爲縣以歸侍親於是知劍州臨津未幾以母喪去官服除知開封府司錄司事方是時陝西用兵丁文簡公舉君陝西任使賈魏公亦以才中御史薦君命未下會沈氏子坐姦盜未決死獄中沈氏連戚里數上訴君亦自劾請不逮它掾史由是坐廢明年盜起京西富丞相方爲樞密副使薦君知虜州

州素無備守兵才數十君發倉廩募民完城繕處者得數百人日教閱爲討捕勢盜聞之不敢過君境初轉運使舉供奉官崔德寶使專捕盜而以郡之平民向氏父子爲盜梟首南陽市君列其寃德寶坐流通州而向氏賜帛復其家焉代還執政欲以大理卿處之君曰法吏守文非所願願復得一郡以自効乃知宿州州跨汴而水常湍悍漕船至觸橋柱以沒者歲不可勝計君爲飛橋以便往來事聞降詔賜緡以褒寵之仍下其法自畿邑至于泗州皆爲飛橋皇祐元年擢知滑州因奏事仁皇帝願謂曰卿嘗法治沈氏獄得過邪蓋疾惡爾毋以小沮而變初節也未行復詔提舉河北便糶明年秋始赴州會河漲魚池滯危甚君悉召河上使者盡發禁兵付之晝夜下撻數日而水折去是冬宛句盜晝劫張郭鎮執濮州通判井澗仁皇帝願執政擇才吏任之未及對帝曰陳某可遂命知曹州不逾月盡擒其黨會淮南飢壽春守不職復命君乘傳往代之先是轉運使調里胥米而蠲其役凡十三萬石謂之折役米米翔貴民益艱食君則除之因表其事故旁郡皆得除如君請焉久之徙廬州俄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公事再遷度支郎中徙河北嘉祐二年入爲開封府判官改判三司戶部句院初朝廷以三司事冗而簿書尤所留滯乃命君判開拆事兼提點催驅公事君視其所留事自天禧以來未帳六百有四界

明道以來生事二百十有二萬乃日夜課吏凡九月而旬百六十有九萬度支吏不時以旬君杖之副使以君擅決罰由是復留滯尋爲接伴契丹使還對固請補外爲京西轉運使賜三品服石塘河役兵二十四人逃去道遇君君以好言撫之繫葉縣獄止坐首惡一人餘置不問遷兵部徙京東濰州錄事參軍王康初赴官道博平民有號截道虎者殿康及其女幾死博平隸河北君廉知之捕致以法而博平吏坐放縱得罪徐州守暴苛以細道籍民產數十家獲小盜必使自輟抵死君言其狀卒以廢去數上章請老不聽乃知鳳翔軍府事上即位遷太常少卿獄有盜法當死僚官持不可久之盜殺守吏遞去君以前議讞于朝而君之議爲是僚官懼欲以事中君君環顧無有而嘗爲邊帥餉以酒既還以俸又自言於朝猶坐是分司西京宋幾致仕卒享年六十六初自唐之亂歷王孟世蜀之邑里多盜故君家依山以自固宋興蜀旣平祖夫人史氏議徙邑中乃西過江擲金釵中流曰今聖人在上天下一統吾不復過此以與賊爲仇自君與其從子庸諡二人同年登科以歸縣大夫張逸更其所居坊曰三俊坊云故人宋輔卒京師母老子幼君養其母終身而以女妻其子且教之使之有立榮州蓋隴凡十八井歲久淡竭而有司責課如初民破產者三百十五家而所籍蓋九百餘券君上言陛下欲跡民富壽

而有司視民如路人使聖澤不得下究繇是鹽以斤計者歲減三十餘萬又以所籍券悉還于民其歷三縣七州雖以嚴辦治而皆以學校風教爲先其爲轉運使不以按爲例必躬相遠近利害而調發之青州男子趙宇嘗上書言元昊必反除散參軍羈置福州已而元昊反宇詣闕自陳執政怒欲以逃亡法抵之君言宇先事建白義當賞不可加罪故宇得徐州幕職官張元者叛附元昊而綱其疎屬百餘房君奏釋之使得復齒爲民後有舉進士登科者至今其家畫君像而祠焉前後奏議凡數十皆爲當世所宜非空言也有集十卷制器尙象論十二篇辨鈞隱圖五十七篇家人噬嗑卦圖二妻里人程氏閨門有禮法後君五十九日而終生四子忱尙書都官員外郎恪忠州南賓尉愔遂州司戶參軍慥舉進士未第三女長適太常博士宋端平即故人輔之子也次適楚州司法參軍曉堯次適秘書省著作佐郎趙嵩孫五人女孫二人始君夢異人授圖而告之年則君之享年爲無憾矣然其所以設施於世如此其多而知君者以爲未盡君之蘊此其所以爲憾乎銘曰維君平生明果剛毅遇事心往無有割易務去民害而興其利凡所臨治風迹可記天胡與才而嗇其位使其所蘊不克大施嵩少之西伊洛之溪既固以藏昌其奇嗣

彭待制汝礪墓誌銘

文昭公會

肇

紹聖二年正月召彭公于江州以爲樞密都承旨命下識者相慶曰正人進矣越翌日公以訃聞識者復相弔曰朝廷失一正人奈何旣而遣表至其略以謂土地已有餘願捐以仁財用非不饒願節以禮佞人初若可悅而其患在後忠言初若可惡而其利甚溥以至恤河北流移察江南水旱凡數百言識者復相告曰忠哉若人死不忘其君於是詔加等贈卹以都承旨告賜其家授其弟汝霖江淮發運司句當公事使辦喪事明年正月某甲子葬公于饒州某縣某原前期其家以公故人縉雲隴原所爲事狀屬予銘予曰嗚呼其忍銘吾友也哉其忍銘吾友也哉按彭氏世家金陵後徙饒州今爲鄱陽人公諱汝礪字器資自讀書爲文已有志於其大者言動取舍必度於義朋友畏之治平二年以進士試禮部擢第一故事進士第一人無入吏部選者公釋褐歷保信軍節度推官武安軍節度掌書記丁外艱服除復授潭州軍事推官在選十年人以爲淹而公處之澹如也丞相王文公得公詩義善之留爲國子監直講改大理寺丞御史中丞鄧綰欲舉公御史召公不往後雖薦之而爲小人所誑復自陳失舉且薦他官代之神宗察其姦怒甚王文公亦以爲言即日黜綰除公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

時熙寧九年冬也公在言職非唐虞三代不論初對上十事一正本二任人三守令四理財五養民六賑救七興事八變法九青苗免役十鹽事指陳得失利病多人所難言者又言呂嘉問領市易司專事聚斂非法意當罷黜愈充諂事中人王中正至使妻出拜之不當除檢正中書五房公事神宗爲嬰充命而究語所從公言如此非所以廣聰明不肯奉詔宗室賈婚至女媧家子行有日矣公奏罷之因言皇族雖服屬已疎然皆宗廟子孫不可使閭閻下賤得以貨取願爲更著婚姻法王中正李憲用兵陝西公言不當以兵付中人因及漢唐禍亂之事神宗初口不擇出語詰公公拱立不動伺間復言帝卒爲之改容是日殿廷觀者始皆爲公懼已而皆歎服以母老請外神宗固留之而請不已元豐元年春罷爲館閣校勘江南西路轉運判官辭日復上疏論時事且言今不患無將順之臣患無諫爭之臣不患無敢爲之臣患無敢言之臣神宗察其忠慰諭久之在江西三年代還復出提點京西南路刑獄丁內艱去職元祐二年服除以起居舍人召既去執政有問新舊之政者公曰政無彼此之辨一於是而已今所更大者取士及差役法行之而士民皆病未見其可執政不能屈躡年拜中書舍人賜服金紫詞命雅正人以爲有古風遇事不苟多所建白其論詩賦回河事尤力主議者皆不說公亦數請去是

時大臣有持平者頗與公相佐佑而一時進取者病之欲排去其類未有以發會熒漢陽軍吳處厚得
蔡丞相確安州詩上之傳會解釋以爲怨謗諫官交章請治又諱爲危言以激怒太皇太后必欲實
之極法公曰此羅織之漸也數以白執政不能救則上疏論列甚切又不聽則居家待罪時中書舍人
止公一人既而蔡丞相有謫命公曰我不出誰任其責者即入省封還除目辨論愈切御史臺自中丞
而下五人坐是同是出臺中一空公復力爭以爲不可諫官指公爲朋黨太皇太后曰彭某豈黨確者
亦爲朝廷論事爾已而蔡丞相貶新州用起居舍人草詞行下而公亦落職知徐州一二大臣相繼去
位自是正人道壅而進取者得志矣公在臺既嘗論呂嘉問事且與蔡丞相異趣使外十年蔡爲有力
後治嘉問獄不肯阿執政意擠之坐奪一官至是又辨蔡丞相不當譴至得罪乃已人以此益賢之在
徐一年加集賢殿修撰召權兵部侍郎禮部又徙刑部會有具獄執政以爲可殺公以爲當貸而執
政以特旨殺人公執不下執政怒舍公而罰其屬公言奉制書而有不便許論奏法也且非屬罪自劾
請去章四上不聽御史亦助之言遂并其屬免罰公猶未出再徙禮部賜告其家使契丹還徒吏部滿
歲爲真復言今人材空乏宜稍責吏部薦拔淹滯或賜對或試以事苟非其人必罰無赦朝廷頗爲更

法紹聖元年今上初專聽斷召二三大臣修舉熙寧元豐政事人人爭獻所聞公居之如不能言者或問之曰在前日則無言之者於今則夫人而能之未幾除權吏部尙書又月餘以資文閣直學士出知成都府命下衆愕然公亦以私計辭行章數上或以爲慢當責上不許適以資文閣待制知江州入辭上勞問甚寵曰與卿非久別也問所欲言者公曰陛下今所議者其政不能無是非其人不能無賢不肖政惟其是則政無不善人惟其賢則人無不得矣至郡數月得疾草遺表家人怪之公笑曰此何可免作詩貽其子十二月某甲子有星隕于郡衙是日公終于正寢享年五十有四累官左朝散郎勳上謚軍節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公立朝大節如此其在外爲監司務大體不事細苛而於議獄必傳經典故在京西多所全宥爲州所至有惠愛尤以興學養士賑乏恤孤爲急居家孝友事寡嫂謹甚兄無子爲立後官之又官其弟汝方而後其子汝方聞公喪即棄所居官歸論者多之族人貧者分俸錢關給或爲置義莊與人交盡誠敬少時師事桐廬倪天隱天隱亦奇之及官保信迎天隱置于學執弟子禮事之天隱死無子公爲并其母葬之又葬其妻又割俸資其女同年進士宋渙未官而死公經理其後不啻其家人蓋其篤行如此公所著有易義若干卷章疏若干卷詩若干卷雜文若干卷曾大父某大

父某父某世有潛德父以公貴累贈朝請大夫嘗曰天下事可人意者其爲教子起家乎故四子悉使就學果大其門母張氏京兆郡太君前夫人留氏蓬萊縣君今夫人宋氏靜樂縣君長子侗秀拔有文未冠而卒次子脩承務郎襲善承教庶幾能世其家者二女長適宿州州學教授吳材卒以季繼室蓋公平生好學喜問樂聞其過自任以聖賢之聖而於貧富貴賤利害得喪一不以累其心至於愛國愛君推賢揚善則拳拳孜孜常若不及故自處顯於朝廷事知無不言言不行必爭爭而不得必求去人始而駭中而疑卒而信則曰名節之士也忌之者則以爲好異或以爲近名最爲今范丞相純仁所知范公再相人謂公必用既對太皇太后首曰姑徐進彭某蓋已有間之者及出江州未數月上命召還或曰須改歲不幸而公死矣公之學之守若將大有爲者而天奪其年中道而殞宜其識與不識皆爲之悲而有志於天下者哭之或至於慟也孔子稱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若公所自立其近是歟予與公遊二十餘年朋友之分深矣今公亡矣予無以爲賀矣悲夫銘曰乘時射利小人之常中行獨立君子之方並驅一時則有通室要之萬古孰爲得失有卓維公既明且剛弗茹于弱弗吐于強二十年間世道三變我無磷縞終始一貫何以賀之唯義之踐人所競逐公則無求衆皆患失公則無憂笑

言待終不變聲色拳拳愛君以至易箴問胡以然維學之力人誰無死公也不亡體魄言歸兆此新崗更于萬年樵牧辟路是曰有宋忠賢之墓

趙待制開墓誌銘

李待制

燾

贈特進追復徽猷閣待制趙公既葬於普州安居縣清澗鄉之北山今四十年矣燾頃自武陵歸眉山而公長子永實爲州數相從也一日盛服臨况泣而言曰先人所建立蜀人戶知之不肯孤何敢妄有稱述今隄爲郡守雍有容故所作行狀及家所藏奏莖具在惟墓碑久未刻銘敢頓首以請燾固辭弗能則固請弗怠且曰蜀者舊惟公紬金置石室之書識先人黜陟本末亦惟公直筆正辭信而有證則銘吾先人匪公之歸將誰歸幸公哀而許焉燾與永年相若鄉者備使東川永實守昌元治有能聲始相好今俱老矣乃復相遇似非偶然矧惟建炎紹興之理財治賦茲事最大宜有紀錄使來世知所損益今弗論次事沒零落可惜燾既來遂寧永又數以請乃參校近史所載及中興記注仍考其世譜官簿序而銘之公諱開字應祥世家安居曾祖守忠祖惟岳父英皆不仕父以公貴贈金紫光祿大夫公年二十游大學積十五年元符三年始賜進士出身歷渠江尉慶州梓州學教授辟雍正遺父喪去官

服除爲淮南東路成都府路提舉學事司主管文字始用舉者改宣教郎入禮制局校正所爲檢閱官
知郫陵縣復入講議司爲檢詳官出爲成都府路轉運判官都大同主管川陝茶馬事宜撫處置使司
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兼宣撫處置使司叅議改四川都轉運使兼都大提舉川陝茶馬提
舉江州太平觀紹興十一年正月二日卒于彭州寓居享年七十有六自彭歸葬于普其年七月一日
也官自宣教郎十遷至中奉大夫職自直秘閣四遷至徽猷閣待制既落職復右文殿修撰紹興二十
六年乃追復徽猷閣待制公幼嗜書多所能解記誦不捨晝夜同舍生目以書癡每自言學費用世耳
如不適用雖多亦奚以爲其心計尤高視管夷吾端木賜輕重廢置之說如視諸掌旣改秩盡室如京
師買田尉氏慨然有通變揅弊志杜門不出閱四五年間與四方賢俊究世務所當罷行者於進取未
始汲汲也其入禮制局纔數月局罷乃授郾陵會復置講議財利司宰相即用檢詳官辟公公於財利
事固辨析秋毫然必以卹民爲本依倣大易所謂正辭禁非者而施繩墨焉非暴征橫斂白着於民也
將漕益部亟奏罷宣和六年所增上供認額綱布十萬疋減綿州下戶支移利州米脚錢十分之三又
減蒲江六井元符至宣和所謂鹽額創爲鼠尾帳揭示鄉戶歲時所當輸折科等實數俾人人具曉鄉

胥不得隱匿竄寄至今用之嘗言財利當出一孔祖宗以三司總諸路轉運司此成憲也熙寧後因事設官紛然各自封殖而轉運司至有窮之不足處此不可不循其本因指陳摧茶買馬五害其大略謂黎州買馬嘉祐歲額才二千一百餘發堪給郵傳者赴鳳翔餘悉聽民私市自置司摧茶增立賞格歲額四千仍盡圍網上京道殞瘠到者十無二三別置牽馬兵又踰千人猶不足用貼差廂軍及使臣等其費日滋國難道阻住綱日有死亡而買數不減官給芻秣如故此一害嘉祐以銀絹博馬價皆有定提舉官既旁緣作姦擅買珠犀交結權倖馬入無以償則空出資次關子虛擄馬價以給夷人夷人不能留埃即賤市關子以去知黎州范洪復將所得關子不循資次攤支價由此益落夷人怨恨聚衆欲生變諸司共勅洪而轉運司更於額外分認馬價遣官監還事乃得息此二害初置司摧茶借本錢於轉運司及常平司今轉運司應副川秦兩司歲費約五十二萬餘緡常平司又二十餘萬緡自熙寧訖今幾六十年舊所借初不償一錢而歲借仍準初數不知錢果安在此三害摧茶之初豫俵茶戶本錢尋於豫俵數外更增和買或遂抑豫俵充和買且不給一錢茶戶坐是破產而官買歲增茶日益濫雜自蜀之秦涪路委積如山半成朽壤而有司猶指爲見在官錢數官茶既不堪食私販易由禁止向者

潰兵殘破興州乃私販者導之梁洋增戍實以茶故此四害承平蜀茶之入秦者十幾八九已患積壓難售今關隴悉遭焚蕩而買茶乃拘舊額不知竟何所用茶兵歲給衣糧動計鉅萬糴糧買衣州縣未免科配此五害請依嘉祐故事盡罷推茶仍令轉運司買馬即五害並去而邊患不生如謂推茶未可邊罷亦當并歸轉運司痛減額以蘇茶戶輕立價以惠茶商如此則私販必衰而盜賊消弭本錢既常在而息錢自足用朝廷是其請即擇公都大同主管川陝茶馬事使推行之仍令條具姦蘆以聞時建炎二年秋也於是大更茶馬之法官買官賣茶並罷叅酌政和二年東京都茶務所規條約印給茶引使茶商執引與茶戶自相交易改成都府舊買茶場爲合同場買引所仍於合同場置茶市交易者必由市引與茶必相隨茶戶十或十五共爲一保并籍定茶鋪姓名互察影帶販鬻者凡買茶引每一斤春爲七十夏五十舊所輸市例頭子等並依舊茶所過每一斤征一錢住征一錢半無得妄增其合同場監官除驗引秤茶封記發放外並無得干預茶商茶戶交易事此其大略也舊制買馬及三千疋者轉一官比但以買賣數推賞往往有一任轉數官者公奏乞推賞必以馬到京實收數爲格或死於道降黜有差及四年冬買馬乃踰二萬疋茶引收息錢凡一百七十餘萬張張忠獻公既復明辟蘇知

樞密事拜宣撫處置使天子方託以不御之權將治兵秦州經營兩河未至所治雅知公善理財庇賦即承制以公兼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時建炎三年十月也公見忠獻首以兵食爲問公亟諭忠獻蜀之民力盡矣鑄錢不可以有加矣獨推率稍存贏餘而貪猾認爲己私共相隱匿根穴深固未易剷除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幾可救一時之急舍是無策矣忠獻銳於興復委信不疑公於是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公使賣供給酒即舊撲買坊場所置隔槽設官主之麴與釀具官悉就買聽釀戶各以米赴官自釀凡一石米輸錢三千并頭子雜用等二十二其釀之多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明年遂徧四路行其法又措置賣戶絕及坊塲沒官抵擬田宅并檢估典賣定帖契稅等錢又依成都府法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賣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當者並聽用引折納官所支出亦如之民私用引爲市於一千并五百上許從便加撻惟不得擅減錢引法旣流通民甚便焉六年間畧增印之料總爲錢引一千七百一十萬緡人亦未始厭其多也最後又變鹽法其法實祖大觀東南東北鹽鈔條約置合同場鹽市驗視稱量封記發放與茶法大抵相類鹽引每一斤納錢二十五土產稅及增添等共約九錢四分鹽所過每斤納錢七分住納一錢五分

若以錢引折納別輸稱提勘合錢共六十其推行蓋自紹興二年九月始初變權法怨誓四起建炎四年三月言者遽奏乞罷之以安遠民然亦知民力困竭財賦无所從出而軍費不可但已則曰如謂大臣建請務全事體必須更制即乞剗與張浚令照會施行忠獻初不爲變也先是公嘗坐視賣鹽引及賣絹事降一官未及再拜竟賣引如公策始公佐忠獻凡所建立可謂謀無遺謂意者克復之功常不再舉則秦地貨食皆入吾手幹旋自在蜀民庶幾少蘇事乃不如人意豈非天未欲六合爲一乎忠獻既遭讒將召歸先爲置副初命王伯紹三年二月除王似其年六月又命盧立之與伯紹同領宣撫處置使事六月浚罷宣撫處置召歸樞密盧法原除副同王似治事四年三月王似加資政遷盧法原加端明仍爲副落處置等路字四月吳玠除宣撫副使八月王似罷宣撫五年閏二月盧法原卒宣撫司令吳玠權三月除邵溥五月移司閬州十一月席益除四川制置大使忠獻歸右府尋得罪公亦亟白王盧求罷其自辨數曰開既兼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竊謂應副軍期費用不貲若加斂於民即民愈不堪尋措置改修茶鹽酒已壞之法不惟廣收息錢兼歲入有常不誤指準自建炎三年至紹興二年終茶鹽酒息增額錢并賣抵擬絕戶田產等錢共收一千五百三十五萬餘

貫兼隨軍秦州應副過陝西茶賦及於陝西創行印造銅錢引紐計川錢八百三十四萬餘貫此外未嘗創立名目科配民間所推茶鹽酒並係祖宗舊法置合同場買引及置官監務亦係朝廷已嘗行者其犯人斷罪刑名未嘗輒有刪定但增添告捕賞錢意欲犯法者少惟是營私官吏惡其不便於己與懷異忌疾者共與謗譟謂改修弊法爲生事擾民口舌沸騰必相陷害况某年垂七十心力凋耗若叨冒无恥重致煩言豈惟有辱士風決然上誤國事王盧察公雅非辭難畏謗譟者而三軍五兵之運方急果不可無公乃共跡公勤勞乞加因任許之同日又降詔諭川陝以薄責忠獻之故四年四月一日（中缺）轉運使兼都大提舉茶馬召公赴闕時六年八月也仍有旨須子及到乃交替明年正月子及到旋與制置宣撫司議駁纒周歲竟坐應副軍須不足釋位去八年二月十九日吳玠劾奏衆然後知主計之難益多公之勤瘁云公治裝入覲會疾作行尼得提舉江州太平觀八年三月身雖閑退猶錄進舊所爲軍務機密三事其一謂蜀與荆渚爲根本之地朝廷措置在所當先其二謂兵視國勢爲強弱蜀之民力未蘇其勢未可輕動乞速止蜀關大將牽制之謀以除根本之禍復近關梁洋階成鳳五郡之稅賦使民肯歸業無殺傷秦鞏僞地之民使人有俟后之心則國勢強而兵自強其三謂招懷歸業之民當罷官營田專用

張全義治河南故事則効可見於期月公案所蓄積蓋如此謂公不知恤民可乎已而鄭瓊以淮西叛

忠獻再得罪

七年九月十三日

御史張戒既劾忠獻并劾公與忠獻迭相唱和不宜獨免詔落徽猷閣待制仍

提舉太平觀

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居頃之朝論不以公置散爲宜復右文殿修撰都大主管川陝茶馬公時已病

不得已強起即累乞闕退

九年二月七日戊午

其明言者更劾公病不任事詔從公所乞復提舉太平觀

十年四月九日癸丑

踰年乃卒公形容甚羸而克自勉勵若強有力者公家之利知無不爲而一毫不及於私十年主計田

庶皆荒頓未嘗有所增加晚雖多病然總理庶務益不解率夜漏下數十刻猶據胡床集僚舉疑義

俾各極其所見而言相與審諦而後施行不專主己意故鮮有敗事及張子功帥成都嘗合諸司具奏

開有功於蜀自開再黜主計之臣率三四易於開條畫毫髮無敢變更乞復開舊職以勸能者奏入不

報至二十六年蜀兵屯聚如故而公所修推法歲久亦浸壞學士大夫無能出手爲公補苴罅漏者公

之能名愈章徹朝廷既具見本末乃詔追復徽猷閣待制與一子恩

二十六年六月十二日

乾道元年七月

二孫兼嘗論公理財治賦之功實爲當時第一而或者咎公竭澤而漁使來者無所施其智巧今雖累

經錮放而害終不去當時稍存平恕則今日之害決不至此嗚呼此所謂責人終無已者也然公亦不

得任其咎昔蘇綽在西魏佐周武帝以國用不足爲徵稅之法頗重既而嘆曰今所爲者政如張弓非平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綽子威聞其言每以爲己任及相隋文帝奏減賦役務從簡帝悉從之彼蘇威顧能如此曾謂今日無若蘇威者乎此黨深所嘆息用敢因眉州懇求之誠詳紀公之行事以俟來世云公娶傅氏朝議大夫著之女贈頌人先二十一年卒四子長即眉州曰常右宣教郎監行在分差戶部魚關糧料院曰成右奉議郎四川總領所幹辦公事曰純右通直郎通判成州女三人長適故權禮部侍郎孫道夫次適通判階州胡朝升次適昌州司理叅軍景大光孫曰揚故鹽亭縣尉曰拯新興道縣尉曰摠曰拭新金水縣主簿曰授曰揀曰搗前監雅州稅曰扑乾道八年進士新洪雅縣令有文集二十卷藏其家銘曰蜀叢爾國偏處西南初幸自保杜魚柏靈驤通秦塞開明始貪膠擾肇茲事難盡談秦亟取蜀箠肱囊探歛旣野蔓葛仍谷單山玉靡在淵珠莫涵昔萬億祔今儲石儻上豈云富下滋不堪役困財傷告病如譚兵端孰引寇鋒誰截蟻聚讎屯猶虓虎闕公起關之寧忍一慙推茗酒鹽兼用此三織楮幣重輕相叅吏姦游賊交鬪並讒止蕃蠅營射沙磬合苟可救時荼苦齊甘退省其私不羸一簪公曰我法要祇能暫彼兵與民互爲矢函長此安窮亂是用餒解而更張吾盍手攬天

不整遺斷執稅驂使民至今未弛負擔豈無若威遠願釋憾公菲久矣幽宮沈沈我作銘詩神明所監刻諸北山維石巖巖美其必傳澤詎卒斬此後千載勿毀勿滅

唐資政公重墓誌銘

修撰劉

岑

靖康元年冬金人破京師明年二聖北狩今上即位於南京年號建炎是時朝廷已失河東金人重兵屯河上陝西大震驚告急之使日至行在所而永興一道已並邊矣岑適使虜自汾晉渡合河津由關中以歸方入朝宰相傳上旨於政事堂訪可以爲永興帥者於岑岑曰陝西事宜素重况多事之初永興之帥其材尤難有天章閣待制唐重今守同州逾年與賊對河守備百出民不加歛而食自足兵不加募而士自至虜陷蒲繇將及同同人度不能守重開門縱之使出自與殘兵數百人守城示以必死虜知有備乃引去邦人德之且立祠焉重平生之志在許國每一及時事輒嘯唏慷慨泣下落襟見者皆感動蓋其忠義足以服人才智足以應敵欲守雍都莫如重可即日除天章閣直學士永興軍路經略安撫使兼知永興軍前帥范致虛先提六路兵東向勤王留連陝州不進公自同州移書責之曰金人犯京師半年王室存亡未可知臣子憂國宜何如哉且京師以秦兵爲爪牙四方以京師爲根本今

擁秦兵坐視不前是爪牙不足恃而根本搖矣其言累千百皆切至讀者感涕而致慮竟不能前也逃聞京師失守公慟哭瀝血檄諸道使勤王且勉其効死盡臣節會永興令下慨然就國以勤王自任日條關中利病且率長安父子弟表言關陝山河形勢迎請主上入都關中論急務有四大患有五大率以都關中爲先其次則建藩鎮封宗子使守我土地緩急無爲賊有又欲通夏國之好繼青唐之後使倚角以緩虜勢至於用忠直正刑賞皆中與急務所當先者上嘉其忠進龍圖閣直學士時虜在河中窺關內甚急而所部銳兵朝廷盡以付制置使錢蓋公上書言狀且乞五路兵自節制半年之間所談不知幾千百言皆不報十二月虜引兵渡河拔同州明年正月三日及永興城中兵不滿千人嬰城固守凡十日援兵竟不至而大將傅亮以部兵降賊城遂破公尙餘百兵與接戰城中衆潰中流矢以死年四十六部曲中有感德者求舊棺於僧舍掘地斂藏之後長安平成都漕趙開與公素友善遣人取其喪以歸既至子弟欲易棺槨見刻其姓名月日於側具在初賊將至公自度孤城決不能支語轉運使李唐鑑曰重平生忠義不敢辭難始意迎車駕入關居建瓴之勢庶可以臨東方今車駕南幸矣關陝又無重兵雖竭盡智力何所施其智巧一死報上不足惜唐鑑以其背聞俄而死節報上聞而哀

之贈資政殿學士官其家五人方朝廷之訪雍帥也岑旣以公薦而又薦提舉常平鄭驥守同州永興通判會謂爲陝西轉運判官朝廷皆用之後滂渡河鄭驥死于同公與會謂死于雍嗚呼三人者可謂不負朝廷矣公死之九年其子程以狀告四川制置使曰先人以從官典方面不屈節死矣恤典固已拜賜而未有以易名者程不能自陳於是以其狀聞諸朝朝下太常考其忠壯證之曰恭愍又二十三年程守沉黎秩滿造朝請崇道觀以歸道過金陵岑適居瀨陽程以公所著作七篇與書及五詩來具道往事且曰知先人之詳者惟公今埋土中三十年而墓道之碑未備有里丈人師驥所狀在幸公其銘之岑讀之泣曰尙忍詩吾元任也邪岑早孤幼歲困太學嘗呼天詩自見時公官中都未識面故人史堪取岑詩藁以示公公因囑和自是始相識逮岑歸自河東道過長安公以同州守來白事經略使府又相與晤語慷慨憂國之言一無不合及謀雍帥岑不敢及它人而公卒能死節向使有兵有食有權則勤王之事必大有所就惜夫天以高節令名與公而不使其成功此韓愈之所以傷張中丞也嗚呼尙忍詩吾元任也邪公字元任眉山人爲兒時已不凡祖母宋嘗令讀裴度武侯廟碑一覽不再讀十二賦陳平詩已有大志十三通左氏春秋大義旣入太學二十七登大觀三年上舍第時臨軒問

禮樂制作之事諸生惟稱盛德公獨以孟子事親從兄之說對其畧以裕陵爲父秦陵爲兄皆原仁義之實奚制作爲擇居乙科遂知名得蜀州司理參軍徙成都府府學教授成都帥多貴人率事嚴重下視其屬如徵獄關直學士吳拭龍圖閣學士許光疑皆上客待之府有大事輒咨焉公必盡所見以事其長若論議未合必爭之歸於是而已用薦者改奉議郎知懷安軍金堂縣許光疑入朝薦於宰相得辟雍錄是時邊臣多希功幸賞以欺朝廷至於誘羈糜蠻使貢不毛之地建立州縣張官置吏以困中國其害甚大公遽言之朝遂召對除禮部員外郎丁母憂服除爲吏部遷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時宣和七年也十二月金人寇邊燕山安撫使蔡靖方告急而郭藥師叛導寇以陷燕自河朔以南皆恐公建言今日之禍起於開邊開邊之謀始於童貫金人兵鋒甚銳不可當宜誅貫以謝邊人庶可以緩師宰相不能決謀遣給事中李鄴出使未及而賊已壓境都城已戒嚴矣太上皇內禪淵聖即位明年正月改靖康方圍城中公日有所敷陳皆切中時病除諫議大夫時議講和親征二策皆未定公上疏欲宰執廷辨之姚平仲既敗賊愈熾索金帛甚急中書侍郎王孝迪大書揭榜下令民有藏金帛者人得告之公曰審如令則子得以告父弟得以告兄奴婢得以告主初政如此將何以化天下哉與同列御

史迭疏論不可遽罷此令金人退師遷中書舍人凡賞罰黜陟之不當者執不下當路大不樂之與孫觀李擢李會師驥以論事不合皆被黜公得秘閣修撰知同州除天章閣待制頃之遂守永興公生巴蜀起布衣才官中都聲望已籍籍守邊又能死事其名固足以傳不朽然公之死實自岑發之幽冥之中負此良友豈不痛哉公世家眉十一世祖興國以孝聞於唐建中初黜陟使壯之以慈孝旌其墓曾祖可言祖淑隱德不仕皆以孝友稱父堯臣以公貴累封朝奉郎緋衣銀魚居于家方公訃聞朝奉君歎曰吾兒平生忠壯見於辭色聞自聞其守邊吾度其必死節今果然矣吾兒得死所矣後二年朝奉君亦卒與其配安人程氏同穴以葬公累官朝請郎有二弟量思量以建炎奉表恩補將仕郎思未第夫人程氏後元任一月卒一男子租是也今爲右朝奉郎四女子租以建炎四年十一月三日舉資政之喪與程夫人合葬於安鎮鄉吳本山之下岑與公識面雖晚共話不欺曲而心相知則如舊交也况其大節昭昭如此刻之豐碑置之墓道使行者見之曰此吾大宋忠臣唐公之墓其誰曰不可銘曰嗚呼唐公西南英氣鍾岷峨淑且靈布衣起家驚一鳴笏班雍容藹休聲艱難守封死于兵精忠凜然表後生哀哉白壁藏泉扁氣衝斗牛藏玉京山川空留萬古名

楊文安公椿墓誌銘

御史陳

良祐

淳熙四年冬十有二月故資政殿學士贈銀青光祿大夫楊文安公既葬彭山之十稔其子光旦以瀘川路轉運副使馬駢狀爲書使人自蜀走蔡請銘於良祐曰楊氏本出唐叔自漢隨晉世篤儒學絃冕相繼居於華陰其別占籍蜀之郫縣七世祖始家於眉曾祖諱鴻震贈太子太保妣侯氏武陵郡夫人宋氏同安郡夫人祖諱亮鳳州團練推官贈太子太傅妣程氏太寧郡夫人考諱灝贈少傅妣宋氏蔡國夫人公諱椿字元老幼凝重如成人七歲能屬文甫冠與少傅俱貢京師爲文根於理致不習王氏之學宜和六年以太學上舍生較藝南宮徵宗留意學校作成人人才多士雲集試于有司者萬七千人而公爲第一文奏御稱善諭知舉曰可謂得人矣特命遷秩以賞之初調嚴道尉改邠州教授辟瀘川府節度推官歷隨軍轉運司主管文字成都府路常平司幹辦公事紹興八年用宰相趙公鼎薦召赴行在虜勢方張公勸上行仁義建學校收人才擇將帥去賊吏恤民力凡二十餘事除校書郎逾年趙公去位秦公檜當國或語公盍往歸之公不爲屈遷屯田員外郎以母老請外除瀘川路轉運判官諸路多獻羨餘以取觀公嘆曰今瘡痍未瘳顧未能裕民力又忍撻剋以資進身耶於是一路無橫歛之

擾十四年除灌川府路提點刑獄公事吏有擅科民財或抑配官鹽盜其贏費者按治之秩滿除夔州路提點刑獄主四川類試爲文以諭進士悉除去常用禁令內外肅然揭榜得名士趙遠張震丁發國夔服除爲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元州太守李景山通判丁濂交惡判官輩濼間之有司追逮數百人連及溪洞時方盛暑有繫死者公曰吾職在平反其可使無罪之人淹繫至死哉言於朝止罷三人釋其衆秦公喜曰部使者不常如是邪會秦公薨朝廷蒐舉賢俊凡屢於秦氏者率以次收召上問大臣曰楊椿今安在其以爲秘書少監二十六年入對言祖宗創業守文皆以仁願陛下以祖宗之心爲心又論湖北彫弊田野不闢由賦煩役重及州縣吏任情沒入民財產非是明年除權兵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兼侍講初朝廷以蜀士艱於赴省俾就制置司類試行之三十年矣有爲挾貴私情之說者併歸南省事下國子監公曰蜀士多貧而使之經三峽涉重湖狼狽萬里可乎欲去此弊一監試得人足矣遂止令監司守悴子弟力可行者赴省餘不在遣中蜀士賴之是時上總攬權綱留神政事公奏疏曰聖人之心與衆人異雞鳴而起孳孳於學問者士之心雞鳴而起孳孳於職業者卿大夫之心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則聖人之心矣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堯之用心也

垂拱而坐視天民之阜彜之用心也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文王之用心也聖賢相授在正其心如漢顯宗之察慧唐德宗之猜忌漢元帝之優游不斷唐武宗之好惡不同此其心初非不正也汨於喜怒愛惡之私則昔之所謂正者倏然而亡矣遷給事中兼直學士院上念故將循王張俊之功御筆除其三子職名公封還曰爵秩天下公器陛下縱私之奈清議何又面諭公欲以虛名獎用勳臣子孫公奏曰名器不可以假人恐侍門一開扳援者衆醫官王繼先以技術至承宣使德觀節鉞使其徒校正本草爲書以獻公曰其書但取古注圖經合而錄之其勞甚微而賞太重右僕射沈公該辭兄調招軍進秩有旨降詔不允公奏曰招軍之勞薄上宰之兄有嫌此賞一行將有強刺良民以希進者從之蜀大旱無敢以聞公侍經筵乞下四川總領司檢察賑濟督發常平錢米安集流移蜀以不饑遷兵部侍郎太史奏妖星見太陽當食而伏公請對曰治亂之數天也而常屬乎人堯湯之水旱中宗之桑穀成王之雷風宣王之旱魃皆災也而反致其福叔世之君稔於富貴安於無事恣於淫侈視世故若無足備者而尋致禍亂願陛下修德以蒼天躬行以率下塞其弊端杜其侍門以召太平之應時和議既久沿邊諸將坐享厚祿而所部士伍衣食不給恬不爲意公奏曰今將帥十年一遷官馴致使相官爵

高矣富貴極矣肯復被堅執銳親履行陣爲國効死耶諸路警屯仰給縣官者無慮數十萬而困於拮
颯勞役不休嗟怨盈路不可不爲深慮上爲降詔禁止之又論朝廷法令多所更張曰有事則有法有
法則有弊法一定而不易弊百出而無窮爲其法之弊也從其弊而救之可也患其弊之生也并與其
法而改之則不可祖宗法令明具聖子神孫將千萬世守之而議者不原弊端之所起亟進其說取而
紛更之如是而不止則祖宗之法令其存者無幾矣然又未必可行從而復之則不如勿改除兵部尙
書兼翰林學士一日鎮學士院嚴甚外廷無知者及召公對上諭以封今皇帝建王指意公再拜賀退
草制曰昭令德以示子孫朕無志於斯義蕃王室以和兄弟爾思配於前日麻田中外權傳又批
荅辭免詔曰朕志先定其已久矣既非昵親屬之私又匪由中外之請授受之際誰曰不宜大合聖意
先是禮部侍郎孫公道夫使虜虜主詰以關陝買馬非約將求贖于我上遣同知樞密院事王公綸諭
之果得其情公亟條對預備數事焚藁而上家人無知者上益嚮意用之三十一年拜中大夫參知政
事未幾朝廷再遣樞臣葉公義問報聘歸言虜已聚兵境上公語左僕射陳公康伯曰迹虜敗盟其兆
已見今不先事爲備悔將何及因與陳公策所以防虜之術其一令兩淮諸將各畫界分使自爲守其

四十一

二措置民社密爲寓兵之計其三淮東劉寶將驍卒少不可專用其四沿江州郡增壁積糧以爲歸宿之地奏行之冬虜使高景山來賀天申輒出熈言索淮漢地指取將相大臣朝論洵洵或者妄傳有幸闕蜀之議人情惶惑上意雅欲視師公與陳公奏曰敵國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如臣所料成功可必若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氣自倍願分三司禁旅助襄漢兵力待其先發然後應之上深以爲然即命待衛馬軍司成閔出戍荆鄂公又論虜必出秦隴而蜀兵權未一乞以吳璘爲宣撫使統一三軍以扞全蜀上乃命璘已而虜入兩淮王權渡江劉錡退保京口都人大駭公與陳公鎮以閒暇物情少安虜兵犯大散關吳璘敗之捷書至上諭執政曰朕與金國講好二十年未嘗有纖毫之隙不意虜使口陳邀我將相大臣又欲得漢東淮南之地一時臣僚誰不勸朕用兵朕謂和好未解則兵釁不可開始發信使以審其事至淮旣不納暨歸又求遣反覆詭詐多爲費端意在敗盟重兵壓境託名打圍謀爲深入朕不免屯兵嚴備戒諸將務爲持重以觀其變而犯蜀無名果爲戎首事之曲直寧不判然散關小捷豈非信順之助今三道出師置帥招討審彼已量虛實撫定我城邑招集我人民收復我寢廟毋焚燒毋虜掠毋殺傷以圖萬全之舉卿等授朕成筭副以廟謀庶幾恢復神州以雪兩朝之

恥明日御筆付公草詔以戒諸將公擬進曰金人敗好率先與戎朝廷應兵誠非得已惟諸大將皆吾爪牙忠憤慨然誰不思奮所冀上爲社稷下爲生靈聲援相聞如手足之掉頭目緩急必救如子弟之衛父兄追廉藺之遺風思寇賈之高誼叶成犄角之勢用濟同舟之安諸將讀之無不感勵北主盛兵欲度采石會虞公允文以中書舍人叅軍事適至趣舟師扼其衝北主怒移屯揚州將謀瓜步而我師蔽江不可渡又李寶入膠西盡焚燒其戰艦虜計窮遂弑其君亮而還驛至入賀上曰皆卿等輔佐之力也車駕勞師公扈從至建康與陳左相協心同力酬酢軍務雖機事填委日不暇給處之晏然自虜之欲入寇也薦張和公浚老成知兵可用至是留守金陵眷禮如初三十二年駕還臨安公慨然曰吾起書生致位兩地復何求乎即日抗章乞解機務諭留不從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言者乃撫他事論公改端明殿學士行至鄂渚今上即位除知灌川府以清淨化民民安其政明年得請洞霄解印還里復上章納祿臨年不報忽嬰微恙泊然而薨實乾道三年正月十一日享年七十有三上聞之震悼加資政殿學士太常諡曰文安累贈銀青光祿大夫封彭山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娶孫氏贈安定郡夫人子男五人光訓右承事鄧漢老未命皆先公卒光甫右承務郎仲舒迪

功郎成都府廣都縣尉皆出繼承公後者獨光旦一人今爲承議郎瀘川府路轉運司主管文字三女適右宣毅郎史傑成忠郎孫仲閔登仕郎杜必達季女早卒孫男六人瑒瑔瑔皆以進澤授承務郎瑔瑔後公生孫女二人道秀適進士史直友道永未行以十二月三日葬于彭山縣孝廉鄉公性端慤僕狀甚偉平居接物粹然盡人之情至遇事有守確乎其不可奪蓋其資根於孝友故發爲事業者皆可紀述初中魁選賀者滿門公方戚然曰先君夤緣三十年兩與計偕七走京輦卒無所成小子竊緒餘以遊場屋敢當大名耶迨登禁從論事上前有所獎諭則曰皆先臣之教也率太夫人孝敬允篤求所以悅親者無所不用其至雖老侍膝下若童稚然居喪哀毀骨立不忍墨衰廬墓三年罕見其面事二兄謹甚食不足則斥夫人賸買田以贖之郊薦恩先姪後子推其先業以與諸孤復置義莊以給宗族之貧者方其立朝當權臣用事之時退然自處持使節者幾二十年略無留滯不滿之歎及受知太上議論蹇蹇未嘗有所顧忌參與大政適丁多事不動聲氣坐折遐衝而知足不辱全節而歸進退之間無毫髮可議蜀去朝廷遠人才多不能自達公既貴以人物爲己任君相知其誠實每訪蜀士必惟其言是聽以故冤滯獲伸英才彙進一時所舉布列臺閣如唐文若張寔馬駢卓然有聲爲天子侍

從之臣而避遠權勢不肯言自我出平生故人久要不忘矧其急難及其子孫意不少衰至其自處清約殆與布衣無異獨居三十年不畜姬侍晚歲奉祠蕭然一室左右鬪吏幅巾藜杖與鄉人相往來賦詩飲酒道舊爲樂見者忘其爵齒之尊篤於力行不自表襮有文集五十卷藏於家良祐頃歲召爲學官始從公遊及爲御史同朝六年知公爲詳此其言皆可考不誣則喟然而嘆曰書曰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又曰其惟克用常人若公者可謂吉士有常德者非耶使公至今存雍容廟堂忠實事上不爲虛言其有益於國家豈少哉惜乎用不極其所至而死矣銘曰天佑我宋岷峨降靈是生文安人中

之英文安之德柔惠且直允文允武以定王國公來自荆王立在庭不畏強禦有猷必陳凡大典册公載其筆黼黻王度討論潤色荆彼狂虜蓄謀敗盟公畫奇策敵無遁情遂與國政同寅曾公夙夜不懈足兵口戎整我師旅公贊徂征以立于武迺造戎役鎮彼荆鄂迺建大將盡護全蜀狂虜孔熾我師震驚公授成算上心載寧飛檄馳詔張吾三軍折箠欲渡弗戢自焚帝巡金陵公左右之召彼元老自公啟之我瞻中原淮濱旣同公拜稽首天子之功人亦有言名遂身退天道尙爾矧敢弗畏惟公懋德暨其有常輔導于帝爲國維綱公方在朝上皇所毗公旣還蜀天子之思彭山之阿有墳載巖勒碑于隴

德音不磨

晁太史補之墓誌銘

直閣張

耒

惟晁氏自漢御史大夫錯而後不能譜其世國初爲清豐人真宗皇帝時有諱迥者爲翰林學士承旨
諡文元始徙居開封或居矩野迥之子諱宗慤爲泰知政事諡文莊又三世而生公諱宗簡贈特進吏
部尙書者爲皇曾祖諱仲偁尙書員外郎卽爲皇祖考公諱補之字无咎幼豪邁英爽不羣七歲能屬
文日誦千言年十三從王安國於常州學官安國名重天下於後進少許可一見公大奇之公從祖考
杭之新城公覽觀錢塘人物之盛麗山川之秀異爲之作文以志之名曰士述今端明蘇公賦通判杭
州蘇公蜀人悅杭之美而思有賦焉公謁見蘇公出士述公讀之歎曰吾可以開筆矣公以文章名一
時士爭歸之得一言足以自重而延譽公如不及至屈輩行與公交由此公名籍甚於士大夫間舉進
士禮部別試第一而考官謂其文詞近世未有遂以進御神宗見之曰是深於經可革浮靡於是名重
一時遂中第調澶州司戶召試學士時試者累百而所取者五人公中其選除北京國子監教授未行
除太學正哲宗卽位右丞李清臣舉公館職召試學士院除秘書正字俄遷校書郎以親老求補外除

秘閣校理通判揚州有逃卒用貨得戶部判至淮南理逋欠公辨其姦事既決一府不敢欺召爲著作
佐郎又遷祕書丞又遷著作郎官制檢討官於是公爲祕書省官十五年矣而怡靜樂道未嘗近權要
士論高之遂知齊州境有羣盜白晝掠塗人公默得其姓名囊橐皆審一日因宴客召捕吏以方路授
之酒行未終悉擒而還一府大驚郡爲無警歲飢河北民流道齊境不絕公請粟於朝得萬斛乃爲流
者治舍次具器用人旣集則又爲具糜粥藥物公皆躬臨治之活數千人又擇高原以葬死者男女異
墟使者頗媚其功欲有以撓之旣至境按視乃更嘆服紹聖元年朝廷治黨人公亦坐累降通判應天
府以親嫌通判亳州復落職監處州酒稅中途丁母憂毀瘠幾不勝喪服除監信州酒公治職事甚力
了無遷譎意今上即位遷簽書武軍軍判官賜緋衣銀魚尋復通判河中府未行召爲著作佐郎俄遷
尙書吏部員外郎除哲宗實錄院檢討官改禮部郎中又改神宗國史編修官公皆以非才辭遜再三
不允又力請外官復留以爲吏部郎中異日事有留滯無究治者吏緣爲姦嘗有嶺外尉捕獲盜八人
法當改官而考功謂獲盜不同處曲沮欲壞其賞吏持之不決尉客京師久窘甚詣公愬之公憫然曰
當奏即爲上之七日而得遷官於是吏畏服部無留事俄除知河中府郡當大河扼三門有浮梁久且

壞公視事亟欲營繕有司難之公乃預爲鳩材既集則爲規畫一日而成城中歡呼民爲畫像立祠徙知湖州其治如河中又徙知密州尤用前政累遷吏部授知果州不行因得管勾江州太平觀又改西京崇福宮又改西京鴻慶宮居鄉閭以學行爲人所敬而尤好陶淵明之爲人其居室廬園悉取淵明歸去來詞名之其講學至老不廢大觀四年用近制詣部授知蓬州擢知泗州到官無幾何以疾卒年五十八公於文章蓋其天性讀書不過一再終身不忘自少爲文即能追考左氏戰國策太史公班固揚雄劉向屈原宋玉韓愈柳宗元文作促覈而乃鞭之務與之齊而後已其凌厲奇卓出於天性非醞釀而成者自韓愈以來蓋不足道也有集若干卷性剛直果敢勇於爲義其事親友兄弟睦姻族有人所不能爲者家素貧先大夫沒時有女未嫁者五人公力貧營辦皆以時嫁爲士人妻與人交無隱情見事有不當於義者必直告之而受人之盡言亦未嘗慍也公旣於書內外無所不觀下至於陰陽術數皆研極其妙其禍福往往先言之夕有大星殞於州廨之燕寢人驚視之公已奄然矣公少好讀莊老書通其說旣自又爲未至學於佛而求之於心泰然若有得也及屬續精爽不亂娶戶部侍郎杜純之女治家教子皆有法封永嘉縣君男二人公爲公似女二人長適梁頤吉次尙幼有文及著作若

干卷其孤以其年月日葬公任城縣呂村之原從先大夫之兆未與公兄弟交故其孤來乞銘曰矯矯家令以身殉國文元雍雍爲時俊德凜凜无咎繼起有赫束髮墳史白首翰墨追古作者蹈藉陵躐氣受星斗聲韻金石不施于邦祇有蕙澤人一之難公易千百我原其文惟質之淳孝愛忠信施及鄉人是獨何虧一仆莫振車堅馬良不得出門將昌其聲而嗇其身嗚呼无咎萬世之聞

義叟檢討墓誌銘

忠文公范

鎮

君諱義叟字仲更澤州晉城人曾祖仁裕祖廷珪贈大理寺丞父浩國子博士母張氏君嘗舉進士廷試不第慶曆初今翰林歐陽公使河東表君有歆向之學一命試大理評事居父喪服除權趙州軍事推官預修唐書律曆天文五行志尋充編修官遷澤州軍事推官昭德軍節度推官改著作佐郎嘉祐二年以母喪罷有詔就第編修既釋服還職明年而書成授崇文院檢討未入謝以病卒年四十四實五年八月壬戌也妻史氏子二人長早亡幼曰敦祖女四人長亦早亡次適試將作監主簿孫宿餘俱幼君卒之十日其妻奉君之喪以歸用九月丙申而葬君資諡記於經史百家無不通曉至於國朝故實財賦刑名兵械鍾律地理皆知其要而星曆數術過人遠甚然恥以自名未嘗妄談也未病時語人

曰吾及秋必死又自擇葬地於父墓之口曰吾死葬此故夫人遂以葬君所著春秋災異十三代史志
劉氏輯曆南北史韻目皆藏于家銘曰學而不爲人知又不克施於時維後人之悲

富秦公言墓誌銘

文忠公富

弼

嗚呼我先君齊塞苦入尚書爲郎朝請大夫秩上柱國勳五品服天子又以郡政委之在官凡三十一年不爲不遇矣年六十三考終命亦不爲凶且天矣人之生是爲初孰無終乎而何苦恨焉嗚呼蒼天何可勝道先君嘗貳泥陽天聖八年就移知萬州著令川峽官不得以族行因盡室寓于洛惟以一子從萬躡三峽與黔戎爲隣水湍陸艱舟車僅及土風人物不與華類有疾勿藥惟巫是仰幸以病死免者百一先君至之明年九月三日感厲氣無良醫以資終於郡署之正寢時躬行河陽戎判事二十四日聞訃蒼皇叫呼心魂迷絕爲頑爲逆不遂以死乃匍匐由唐汝至襄陽落西山路以及歸州始遇旅榘仲弟爽以跋歷險遠不能全以歸用浮屠法火化矣嗚呼哀哉與居不得侍飲食不得養診視藥療不得盡其志臯復欲送不得見其終雖克見之惟煨燼耳某即死精氣膚肉皆可滅此恨淪於骨髓不可滅天地山川有窮已此冤無窮已天乎生不能從以養沒而奔之非孝也以十一月十四日卒哭奉

謹歸洛墓于上陽佛舍又明年十一月十六日葬於洛陽縣北張村之夾馬原自歸凡一年而葬禮大夫三月茲緩焉禮之變也先君諱言字應之其先齊人後唐京兆少尹璘生內黃令處謙令生商州馬步使令苟即顯考也以先君立朝廷贈職方員外郎若夫姓系貫籍世德族望先君誌于職方之墓矣此不書真宗宅六合三年命禮部官天下士時先君舉進士連不中咸平三年上親臨問始登丙科襁褓連調輿隴軍事推官遷陪州軍事判官以課最改武勝軍掌書記慰薦交上召拜內口監西京鹽錢分巡院徙知三泉就轉太常丞入奉朝請膳校南臺舉人試卷又入後殿復考俄以論事劾典建安漕廩郊恩移貳石州路出南京清河張公辟佐留守明年天子御觀闕覃慶就加本寺博士躡月今上即阡遷屯田員外郎歸朝以浚儀先城陵敵欲經治之求監都下軍糧局時權務盜取帑物以文印外漏爲畧例出筭海陵酷又以郊恩移徙隰川中塗有泥陽之命就加都官繼有南浦之適而逝嗚呼命矣先君始在興州謂學古所以入官於是勵精治具以善善惡惡爲首繩下峻整罪無赦恕時有按察使以慘礪毀於朝未幾詔曰爾雖公忠廉潔頗不容人小過不宜居遠民上於是有隴州之行屬獯羌內侮厚貯宿兵躬率芻粒深踐戎土復命版築際邊城柵以翰以屏因盡得山川形勢徑道克阻謀搆

攻取之狀爲圖以進及掌南陽管記併歲數慳民思捷寇噓聚林壁然無犀利之器惟鉏耨白挺爲具
爾飢虛易與一境大擾諸尉分討械送於理者日數百郡將而下悉欲按法誅之先君議曰此雖名賊
實爲寒殿所窘請從便宜恕死可乎郡將怒曰遽出死刑如許奈法令何或有欲繫而聞上者先君復
曰羸老幼病死生旦夕安能幽而俟報耶掌記頭可斷今日之議不可易郡將不得已從之於是悉召
于庭下租役勅一無掠治獄具三數帶而已惟壯者以箠令論老幼病皆不問自是全活者甚衆賊亦
頓弭不數日駟騎降制曰鄧人阻飢寇暴緣作姑用寬典無執經憲適與先君之議同人皆伏其幾斷
焉先君性峭直無所委阿貴勢非親舊未嘗私謁曠易無限稷樂於外補不願爲中朝官所至盡心刑
罰秋毫不濫大單思於羣史師長江爲詩有集十卷我太口人昌黎韓氏封長安縣君生六男某長夔
翱收請奕次之某登茂才異等科守將作監承餘並讀書爲進士而請不幸早世三女長適殿中丞栢
孝隆中適登封尉潘允迪幼許昭武軍節度推官田況某與諸孤奉太夫人養成率理命罔敢荒失得
從死於九原爲不辱訓幸矣松楸旣立霜露增劇非敢託無能之辭謹述先德姑納幽靈用謹歲月銜
郵輟哭恭爲銘曰時不我留何隨忽兮危於孤遠齋志沒兮泉堂一閉無復啓矣幽而不長終天止矣

韓太保惟忠墓表

黃門李

清臣

公諱惟忠著籍真定爲靈壽人忠憲公之曾祖今定州丞相之高祖父也以忠憲公貴贈太保夫人張氏追封江國夫人太保之子諱處均亦贈太傅而丞相既貴又加贈爲太師中書兼尙書令追封昌國公徙魏國又徙韓國夫人李氏追封韓國太夫人韓國公之子諱保樞累贈太師尙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魯國公魯國公之子則忠憲公也歷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太子少傅累贈太師尙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陳國公子八人長曰綱故尙書司門員外郎次曰綜故刑部員外郎知制誥次曰絳再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今以建雄軍節度使檢校太傅鎮定州次曰釋故職方員外郎次曰維今以端明殿翰林侍讀龍圖閣三學士吏部郎中知許州次曰鎮今以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爲樞密都承旨次曰緯故比部郎中知解州次曰鈞故光祿寺丞韓氏自忠憲公舉進士因侍魯公客京師其後魯公薨遂葬于許而忠憲公益貴始占第太廟之通衢而門族之盛爲天下冠在朝廷評其德在士大夫語其學在公卿之後論其世咸多韓氏然高曾生長靈壽葬其處則韓氏本河北人也蓋自唐末更五代天下之民纏於兵火之毒者二百餘年至太祖太宗起河北有天下聖除獻

難提携赤子而置之太平安樂之地累聖繼之以休養生息爲事其願指左右駕馭馳騁莫非一時之豪傑考諸國史則累朝將相頗多河北之人若趙韓王普實保塞人曹翼王彬靈鷲人潘太師美魏人李文正公昉及竇尚書儀之昆弟真定人王太尉旦莘人張尚書詠清豐人柳公開元城人李文靖公沆肥鄉人張文節公知白清池人宋宣獻公綬平棘人韓忠獻公琦安陽人餘有名公卿相望而立朝者不可悉數竊嘗原其故矣夫河北方二千里太行橫亘中國號爲天下脊而大河自碣石行萬里出砥柱傍緣太行至大峯斗折而東下走大海長崗巨阜紆餘盤屈以相拱拊抱負小則綿一州大或連數郡其氣象如此而土風渾厚人性質朴則慷慨忠義之士固宜出於其中而雖或有不遇不及自用其才亦必揜鬱滯瀆聲發益大澤浸益遠以施于子孫亦自然之理也自太保公基本其慶而忠憲公以道德事仁宗皇帝進優裕有始有卒今定州丞相以忠厚正直事仁宗英宗以及今上出藩入輔親當天下大事不辭艱難其昆弟羣從又才賢且皆顯用嗚呼可謂盛矣如太保公豈非所謂不及自用其才而施于子孫者耶自太保公至丞相纔四世而五世諸孫尤衆宗彥終兵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判三司鹽鐵旬院宗道今工部郎中淮南轉運副使宗右大理寺丞集賢校理判官告院宗沔大理

寺丞通判邠州宗師度支員外郎知相州宗弼大理評事宗恕大理寺丞宗武東阿縣令宗儒大理評事宗良大理寺丞宗厚宗文光祿寺丞宗直宗本大理寺丞宗迪太常寺大祝宗質將作監主簿宗敏祕書省校書郎宗堯壽安縣主簿宗亮將作監主簿宗望郊社齋郎宗坦太廟齋郎宗矩將作監主簿於太保公皆來孫也其六世諸孫玠珪瑗璉璵璶璠珽珪珽珽珽璵璶璠璵璶或已仕或未仕二十人未名皆曩孫也夫二漢元功儒林之後與夫晉王謝唐崔柳章杜之族至于與國同久今韓氏自忠憲公至高祖四世贈一品上下衣冠傳七世此特太保公之遺德已足以致之矣若忠憲公及大丞相與其諸伯仲又以勳勞慶善承嗣之如此則後又宜有興者遠可以世數量乎傳有之一歲之計植之以穀十歲之計植之以木百歲之計植之以德觀韓氏所植之厚豈獨百年哉視德之所至而已矣初太保與韓國公微而葬其冢相比也其後增築之稍如其品制而墓益大遂合而爲一獨留墓首異封誌以告于後元豐元年秋九月丞相自太原易鎮定武乃詣靈壽旣祠謁墓下因屬清臣爲之表而得陽翟孫曼叙書于石是不獨著太保公之系將以徧示天下爲人之子孫者焉元豐三年正月十四日四世孫建雄軍節度晉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持進檢校太傅使持節晉州諸軍事行晉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定州路

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兼知定州軍州事及管内勸農使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食邑九千戶食實
封二千九百戶祿立石

何廬江隱侯澤墓誌銘

丞相張

商英

仙井何氏爲仁壽縣之石馬村人蓋十世矣六世祖瑋節操不羣孟蜀迫知遂州非其好也蜀平隱避
自晦瑋生得中得中生保廉保廉生仲素世以儒術調迪子孫居鄉黨以行義稱悍隣凶人望風而化
寇盜充斥相戒不入其里仲素生隱侯諱澤字景之天姿樂易喜人之善如自己出赴人之急難甚於
救水火居家終日危坐衣冠儼然家人不見有惰容娶同郡喻氏生二子曰彥伯彥材彥伯早死彥材
父子力學元祐某年某月某日隱侯卒年六十而彥材有子六人皆治經爲郡舍諸生曰棠曰棗相次
登進士第棗以殿前對策爲天下第一政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始克葬隱侯於郡之藍田里石門隴
塋以予爲鄉里老夫子言不欺而信於人來求墓誌銘詞曰三代之時中國所治者五服之外謂之要
荒區域隔絕風俗向背不一而名山大川之氣含畜養遏而不宣其見於世間發爲人用往往不過珠
玉寶貝黃金鹽鐵之富而已至秦開三十六郡東南至於海岳西徹于岷劔其後英雄豪傑之割據衣

冠人物之流寓地氣稍稍通達而山澤英粹之氣時爲賢人君子文學才俊之士吾嘗五十年前考試於懷仁郡望其層巒疊嶺長岡大阜蔓延起伏之形勢有如牛頭之昂視馬嶺之挺長者意其必有異人也俯而視之見井釜相望黑煙亘空運泉若飛則鹹鹺之利充被全蜀予立馬久之吁嗟曰地氣泄矣其鍾於人也必緩豈有時而興耶予去蜀五十餘年乃聞何氏子累世讀書應舉比年相繼成名而樂也遂能以長策大對爲多士舉首以此觀之豈非山川之氣爲之以人力者利近而功速鍾之於人者必待其世世之修纘服仁義行忠信誦詩書畏廉恥篤孝友而子孫弟姪濟濟恂恂不流於小人之域然後生一人則爲英爲俊爲顯爲貴豈特作鹹之利云乎哉彥材有子六人棠也今爲宣教郎涪州教授棠也今爲主客郎官四人在舍學皆有舉勉之勉之念乃祖先厥考之積累勤苦無忘吾五十年前之記囑凡作一事吐一議必稽六經孔孟之訓一旦遇大用於時與生民爲福爲緝紳衣冠爲領袖則劬嶺以南光彩煥發老夫亦與榮焉

曾博士易占神道碑

門下侍郎李

清臣

曾公諱易占字不疑系出建昌之南豐考諱致堯以文學論議知名天下官至戶部郎中言事忠切於

權貴無所避竟貶以卒自江寧府官所歸葬南豐歐陽文忠嘗作碑以勸于墓陸其論家世封域詳矣歐陽公又曰夫晦顯常相反覆而世德之積久則其發也宜非一二世而止公有不得盡施者其必有以遺於後乎公第五子初以蔭補太廟齋郎歷撫州宜黃臨川縣尉舉州司法進士中第改鎮江軍節度推官武勝軍節度掌書記蔡州軍事判官皆不赴舉監冀州裝卸倉遷太子中允太常丞以博士知秦州如皋縣又知信州之玉山縣州守貪得不法公逆折其所欲守愷公中之以事御史刻治嬖孽不盡守雖坐譴猶奪公博士公受譴以歸十二年不仕公曰吾身非用吾豈戚戚于是哉唯志之所存不可借吾身以歿也乃寓其志於文章凡數萬言作時議三十篇其畧以謂治天下先名教次之以省事又次之以擇人然後立制度信賞罰重誡令敦本以帥之節用以持之夷狄可以理服也盜賊可以術消也治道之本先定而其末亦從而舉矣書成其後將如京師抵南都感疾薨又二年諸子舉公柩葬先君之隴下公之歿既久而賢士大夫言時政之所宜以及朝廷有施設措置思所以維馭太平者而時議之說往往行于其間如開廣學校長養人材分別科選訓輯民兵責宰相以事實竄諛臣以贊姦慝罷居喪之起復者多如公嘗所論著者識者始謂公材能事業可相天下公平居泊然無所事而

獨積思於學至吏治尤爽決其爲縣能使豪強自斂飭且帥其里人不犯法在越屢直州守之失在如
畢建畫于州航海以糴活飢人數萬其來年又方請寬通租民賴以安與學以教縣人寶元中趙元昊
叛士爭言兵公曰春秋之義先自治吾能自治夷狄非所憂也自治且否何遽言兵耶其論蓋如此家
甚貧葬客死之士二人歸其柩字其孤者又一人宰相舅有爲贊善大夫死三十年猶殯者殯壞公爲
完之且移書宰相責使葬公生端拱己丑終慶曆丁亥子男七人章文章馳聘歐陽諸公間自爲一家
仕至知制誥卒卒行誼過人今卒宰亦早卒布事神宗皇帝擢翰林學士今上用爲知樞密院事巖歷
中書舍人今知海州事公之曾祖諱延鐸曾祖妣羅氏祖諱仁旺贈尚書水部員外郎今累贈太保祖
妣周氏初封陳留縣太君今封國太夫人考累贈太傅妣封國太夫人公初娶周氏今追國夫人再娶
吳氏封國夫人後娶朱氏封國夫人初公之亡家人得篋中疏藁謂劉向言治道在別邪正夷狄動于
外百姓窮于下尙未足憂也正人不用邪臣進斯可憂矣公已葬後三十六年臨川王丞相論公平
生出處學行之所至書之于碑陰嗚呼公其不歿矣銘曰公之于物檄曲規邪小人徂疾君子嘆嗟公
之於事周通縷制細大本未經經緯凡公之言匪處匪組品判是非商較今古公之所志非己惟人

險夫蹟公斯困吾民有書不志雖誦猶伸猶考如斯矜子若茲載其令光世永如之孰裕厥實孰信厥詞相國文公前有銘詩

張寺丞文蔚墓誌銘

忠文公范

鎮

尚書屯田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襄行張君唐英次功書抵予曰唐英行至利州得先人手書曰翰林承旨王公翰林侍讀范公皆知汝者苟得二公之文以外內志吾慕吾爲不朽矣又言公有田二廛濱一廛以市書以求師使教諸子平居赴人之急雖水火不避也鄉人之有訟者不之官府而之公以取決焉而去者甚衆嘗有涉水而盜其竹者家僮眞棘水中它日盜傷足瘡甚君資以糗以藥治之惡童之爲而逐之其後盜瘡愈求爲客守竹林者十餘年尤好飲酒不得酒輒不自聊於是又賣田以易一酒壚以足其好久之負酒債者以巨萬計皆折券不問嘗感疾且亟有老父持丸藥與之已而疾愈老父亦不復見又嘗遊青城山有嬾行丐於道人與錢者皆不受曰我須千錢公熟視之予千錢嬾出雙筆授之曰而子作官無忘我也明日嬾持所得錢以予里胥曰我且死汝買棺以葬我于道左它日得吾筆者當改葬我後唐英及第公往改葬之視其棺獨布衣而已其說如此而皆以爲公遇神仙也公

諱文蔚字隱之其先長安人七世祖琬爲右拾遺從僖宗入蜀留其子道安於蜀遂家焉道安生令問王建強官之伴痞不起令問生立號皂江漁翁有詩百餘篇皆憤世之作也立生全全生仁諱仁壽生三子公其季也治平二年次功登朝公爲大理評事致仕上即位改光祿寺丞是歲次功以所得五品服請授公旣得請其六月次功爲御史奏事延和殿猶綠衣上怪問之具對以故上曰是孝也復以五品服賜之未再月父子皆賜服士大夫以爲榮四年八月乙亥卒于成都之寓居享年七十以熙寧元年三月癸酉葬于雙流縣之甘泉鄉妻馮氏長壽縣君子男七人其一即次功也曰商英爲漢州雄縣主簿曰軒英虞英皆舉進士末第曰民英曰顯英邦英先公以亡女三人其一亡次適宋記韓希顏孫八人皆壽學侏侏有以大其後者初次公開公之訃上惻然哀之賜白金二百兩又詔給兵幹以濟其行人於是乎以公爲有子也王翰林已表君之墓予又作銘以納公墓中則公之志爲得矣銘曰神仙之事見於傳記者予嘗疑焉而公再遇異人皆有得世之人遂以公之有子由於雙筆豈其然耶始公賣田以市書以求師使教其子則其子固可知矣况其疏通敏達皆可以大顯者雖無神仙人其捨之乎人其捨之乎

曹武惠王彬行狀

李

宗諤

曹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父芸成德節度都知兵馬使彬幼沈厚謹愿漢乾祐中承父籍補牙職郎帥
武行德見其端慤甚異之背指彬謂左右曰此遠大之器非常流也周太廟貴妃張氏即彬從母周祖
受禪世宗致書鎮帥何福進召彬歸京師隸帳下從征澶淵及嗣位補供奉官擢客省副使河中郡監
蒲帥王仁鎬以彬帝戚尤加禮待彬奉仁鎬益恭公府譟集必危坐終日未嘗轉眄仁鎬語彬事曰老
夫自謂夙夜匪懈及見監軍矜嚴始覺己之踈意顯德三年移潼關監軍就遷西上閣門使五年代還
奉詔賜吳越王鏐甲弓弩鎗劍及中吳軍節度錢文奉國信既致命即日遽還私覲之禮一無所受吳
人趨舟追及固與之猶不納至數四彬曰吾終拒之是近名也歸籍其數悉上送官世宗謂之曰前使
浙中者取求无厭其辱君命汝獨能如此廉潔甚可嘉也盡以所輸還之彬始拜賜分遺親黨明年判
四方館事出爲晉州兵馬都監時劉鈞盜據并汾晉爲敵境彬畫則訓師夜則巡警以勤率開廷璋節
制平陽頗推服之一日廷璋率彬及賓佐游郊外方環坐笑語會鄰道主將走單介馳書詣彬詢於左
右曰孰是曹監軍有指彬示之使人以爲給也笑曰豈有國親內職而衣弋絺袍坐素胡牀者乎轉引

進使初太祖典禁旅尤器重彬彬非公事未嘗上謁平居譏會亦罕預太祖奇之建隆二年越召歸闕謂之曰我曁昔欲親汝汝何故踈我彬彬頓首謝曰臣事周室爲近親歷職禁近安敢交結尊貴上益嘉獎轉客省使俄命與王全斌郭進領步騎萬餘攻河東之樂平縣降其將王超侯霸榮等千八百人又獲千餘人俄而賊進悉漢兵來救三戰皆敗之詔廷尉爲平晉軍又降靜陽等十八寨乾德初改左神武將軍充內客省使河東來攻平晉軍命彬與郭進張彥進陳萬通援之未至一舍賊遁去時初克遼州河東召契丹五押騎六萬餘來攻又命彬與李繼忽羅彥環郭進武懷節援之大敗虜騎於城下俄兼樞密承旨二年冬遣將兩路伐蜀詔馬軍劉光義爲歸州行營前軍副部署以彬爲都監峽中郡縣悉下又降遂州時諸將咸欲屠城殺降以逞惟彬申令戢下所至悅服太祖聞之詔書褒美使謂彬曰汝能約束將士禁暴恤民吾任得其人矣兩川平會益州王全斌崔彥進王仁贍等晝夜宴不恤軍事因而部下漁奪貨財蜀人苦之彬屢請旋師全斌輩逗留不發俄而全師雄等構亂復與光義破之于新繁擒萬餘人與彥通協力剪滅及還京師上盡得全斌輩事狀因而詰仁贍仁贍歷詆諸將爲奢縱不法事冀以自解且曰清康長慎不辜陛下任使者惟曹彬一人耳乃以全斌等屬吏即日授彬宣

徽南院使檢校太保領義成軍節度彬入見上奏曰征西將皆以獲罪臣獨受賞何以寧處不敢奉詔上曰卿有功無過又不自矜伐苟有纖介之累仁膽豈爲汝隱邪懲勸國之常典可無讓六年遣李繼勳進軍師征太原命彬與行營前軍馬步軍都監戰洞過河斬一千餘人殺奪人馬甚衆開寶二年太祖將親征復爲前軍都監率兵先赴太原次圍柏谷降賊將陳廷山又戰城南薄于濠擒奪千餘級太祖至城下分置寨於四面命彬主其北六年進檢校太傅江南李昱詔稱疾不朝完城舉繕甲兵漸失藩臣禮七年九月詔彬與馬軍都虞侯李漢瓊判四方館使田欽祚率兵先赴荆南大發舟艫上連日幸迎春苑登汗隄觀戰權東下又命潘美發步士總十餘萬水陸齊進太祖御長春殿宴餞語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慎勿暴掠生民惟示以威令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十月詔以彬爲昇州西南路行營馬步軍戰糧都部署彬分兵甲荆南順流而東破峽山口寨殺守卒八百人生擒二百七十八獲池州牙校王仁震王晏錢興進克池州又戰銅陵生擒八百人獲戰艦二百餘艘連克當塗撫城二縣駐軍采石磯十一月又擊敗吳兵二萬餘衆生擒僞兵馬副都署楊收都監孫震獲馬三百餘匹詔作浮梁跨大江以濟師彬等進師破江南軍數千人於新陵寨獲艦三十餘艘十二月破其軍五千衆

於白鷺州生擒百餘人獲戰艦百五十艘八年正月破其衆萬餘於新林港口斬二千級焚戰艦六十餘艘二月軍次秦淮吳人水陸十萬陣于城下大敗之俘斬數萬計獲兵器數萬印數十鈕及浮梁城吳人進師出禦大敗其衆獲僞將衛軍都頭鄭寶七輩及軍器萬餘又攻其城南水寨殺戮千餘破數千衆於白鷺州俘朝于計于江中三月破吳兵數千衆于江中俘五百人破關城悉焚其廬舍殺千餘衆溺死者又千計守降者皆遁僞天德軍都知兵馬使張進等九人來降俄又破其軍二千衆於秦淮北六月又破其二萬衆於城下奪戰艦數千艘八月丁德裕與兩浙軍克潤州部送降卒數千人赴軍前卒多道亡遂發檄招誘稍皆集又慮其爲變盡殺之自長圍金陵歷春夏至秋凡三時而居人樵采路絕頻經敗軼城中喪氣李煜危迫既甚遣其大臣徐鉉奉表詣闕乞緩師太祖不知省號令諸將促煜之降煜遷延未能決夜出銳卒數千人構炬鼓譟犯潘美之壁先是本軍列三寨美居其北分道攻城畫其地形曲折來上太祖指寨謂其使曰此宜深溝以自固吳人必夜出兵來寇爾亟去令曹彬自督促併力速成之無墮其計中彬等晝夜督丁夫掘塹成果出兵來襲美驅帳下精甲依新構拒之吳人大敗破五千餘于城下又獲僞印十餘鈕殺戮殆盡奏至上笑曰果如此彬等率士卒晨夜攻城長

圍中彬每緩師冀煜歸服煜尙爲左右所惑十一月鑿城將陷彬又使人入諭煜曰事勢如此則所恃者一城生聚主能歸命策之上也煜猶豫不決翌日城陷彬申嚴禁暴之令兵不血刃煜與其臣百餘人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治裝盡以其族歸京師彬殿數騎待於宮門外煜旣入左右密啓彬曰縱煜入宮或致不測爲之奈何彬笑曰煜甚樸素無斷旣已降必不能自引決果如彬言僞朝文武官吏賴彬保全各得其所親屬爲軍士所掠者即遣還之因大搜軍中無得匿人妻女倉廩府庫委轉運使安籍檢視彬一不問師旋舟中惟圖籍衣衾而已以功拜樞密檢校太尉領忠武軍節度太宗即位加同平章事太平興國三年進檢校太師從平太原加兼侍中八年爲弭德超所譖出爲太平軍節度旬餘太宗悟其事待之愈厚俄進封魯國公雍熙三年大議北伐命彬爲幽州道行營前軍馬步水陸都部署河陽節度崔彥進爲之副內客省使郭守文爲都監日騎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傅潛爲都指揮使龍衛右廂都指揮使李延斌神衛右廂都指揮使馬正分爲馬步都指揮使馬步軍都軍頭范廷召文思使薛繼昭爲先鋒都軍頭田紹斌荆罕英宮苑使李繼隆策先鋒光州刺史陳廷山隰州刺史史珪左神武將軍劉知信六宅使符昭壽押陣以待衛馬軍都指揮使米信爲幽州西北

道行營都部署沙州觀察使杜彥圭副之蔚州觀察使趙延溥內衣庫使張昭勅引進使蓋愿爲都監
亳州刺史蔡玉爲排陣使馬步軍副都軍頭韓彥卿竇暉爲先鋒曹美策先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田重
進爲定州路行營都部署蔚州刺史譚延美西上閣門使袁繼忠爲都監上召彬等授以方略又以忠
武軍節度潘美爲雲應朔州都部署雲州觀察使楊業副之令分路進討三月破虜固安南斬首千餘
級克其城又下新城涿州戎人來援大破其衆于城南獲馬五百疋殺奚會賀思相公四月又與米信
破虜于辛城東北斬首二百級五月與虜戰攻溝關王師不利收餘師宵涉巨馬河退屯易州臨易水
營焉宮苑使王繼恩馳驛奏其事上至令分屯邊城追諸將歸關先是賀令圖及其父懷浦薛繼昭劉
文裕侯莫陳利用相繼上言虜母專政寵倖用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遂遣彬彥進與米僚自雄州田
重進趣飛狐潘美出鴈門約從齊舉將發上謂之曰潘美之師但先趣雲應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并
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虜聞大兵且去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旣而美之師先下寰朔雲應
等州重進之師又取飛狐靈丘蔚州多得山後要害之地而彬之大軍亦聯下州縣軍勢大振每捷奏
至上已訝彬進軍之速且憂虜斷糧道彬次涿州旬日食盡因退師以援餉饋上聞之曰豈有敵人在

前返退軍以援芻粟何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兵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會案兵養銳以張西師之勢待美等盡掠山後之地會重進之師東下合勢以取幽州時彬部下諸將聞美重進攻城野勝累獲其利以爲己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叢鋒起更相矛盾彬不能制乃襄五十日糧再往攻涿州勝大衆當其前且行且戰去城裁百里二十日始至焉頻克捷而時方炎暑軍士乏困糧且盡彬退彬無復行伍爲虜所躡遂至於敗彬等至詔鞠於尙書省令翰林學士賈黃中右諫議大夫雷德讓知雜御史李巨源雜治之彬守文潛具伏逮詔失律士多死亡信彥進違部署節制別道回軍爲虜所敗彥圭不容軍士脯食設陣不整致亡失軍士玉遇敵畏懼不擊易服潛遁廷山涿州會戰失期繼昭臨陣先謀引退軍情撓惑刑部大理寺上言彬等奉辭出征大失輜重準律主將守備不設爲賊掩覆臨陣先退皆坐死又下其事工部尙書扈蒙等議如有司所定彬素服待罪深自引咎責授檢校太保右驍衛上將軍彥進爲右武衛上將軍信爲右屯衛上將軍仍階削爵餘皆以次降黜四年起彬爲檢校太傅兼侍中武寧軍節度耕籍恩加檢校太尉召還會上元侍宴觀燈上顧歷數前朝將相皆有評品徐州民數百詣闕求彬還本鎮優詔褒諡淳化五年徙平盧軍節度眞宗嗣位復檢校太師數月召入

拜樞密使咸平二年被疾上趣駕臨幸手和藥餌之賜白金萬兩供奉醫僧供繙宿其弟診視中使撫問六月卒年六十九上親臨哭之慟甚震悼言必流涕廢朝五日贈中書令追封濟陽郡王諡曰武惠又贈其亡妻高爲韓國夫人錄其親族門客校尉拜官者十餘人八月又詔與趙普同配享太祖廟庭彬性仁恕清慎遜言恭色在朝廷未嘗抗辭忤旨博覽強記美談論被服清素有同儒者尤陳財未嘗聚蓄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造其門者皆爲揖客不名下吏每白事不冠不見局量寬博喜愠不形未嘗言人過平蜀廻太祖因從容問以官吏善否彬曰臣止監軍旅至於采察官吏非所職也及因詢之唯薦隨軍轉運使沈淪廉謹可任其爲藩帥遇朝士於塗必引車避過市則戒騎御不令傳呼北征之失律也趙昌言表請行軍法及昌言自延安還因事被劾未得入見彬在近密遽爲上請乃許朝彬歸休閉閣門無雜賓保功名守法度近代良將稱爲第一真宗屢對近臣稱嘆其名德子璨瑒瑋玘珣琮瑑瑒秦王女興平公主至昭宣使恩州團練使瑋至章武軍節度贈侍中致至左藏庫副使玘至虞部員外郎珣至東上閣門使宜州刺史琮今爲西上閣門副使

王文正公會行狀

文忠公富

弼

故推誠保德崇仁守正協恭忠亮翼戴功臣資政殿大學士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僕射判鄆州上柱國沂國公食邑一萬二千五百戶食實封五千一百戶贈侍中曾祖錄累贈太師尚書令中書令趙國公會祖母趙氏趙國太夫人祖繼華累贈太師尚書令陳國公祖母劉氏陳國太夫人衛氏楚國太夫人考兼皇任著作佐郎累贈太師尚書令魯國公母張氏燕國太夫人何氏魯國太夫人青州益都縣輿儒鄉秀士里姓王氏諱曾字孝先年六十一王氏以爵祖於周至東漢霸始居太原別族支居鄆琊及鄆皆爲望姓而太原者尤著世世有子不絕公即太原人也其先旅於燕無隸唐末屢徙曾避地青社遂家魯國太夫人始生公法相甚異魯公謂人曰是必大吾閭八歲亡怙恃仲父工部撫愛適所生公賴以育事之如事父公鄉先生清河張震年過九十名有道以經術教授門人達者甚夥公從而學震以語工部曰老矣未嘗見如是兒觀其識致宏遠終任將相年十五時郡有田訟久不質將佐患之公偶與典校者坐廩聞其昧說謂不可白公立爲發其姦隱訟者氣索獄遂判理人服其幼悟嘗適江左讎外夷度京口大風起舟子請急購焉公念赴喪事宜不得緩促遂行顧前後舟皆欲覆公所乘獨安然以濟聞者歎異之既冠舉進士咸平五年試禮部及後殿皆爲第一累將作監丞通判濟州會

北虜寇邊京東地道河朔緣督供饋濟人大擾公推是具陳二道被苦且指畫便宜以聞上嘉其初任能志於民報可即代還復試以文符制當屬學士舍人院寇萊公入相號賢以公名盛不與他壻特召試政事堂授著作郎直史館銀章赤紱主判三司戶部案是歲朝廷修虜好息民遣使稱北朝公卿以下謂事適然亡異論公獨抗章曰古者尊中國賤夷狄直若首足二漉始失乃議和親然禮亦不至均今若是是與之亢立首足並處失執甚焉狄固不可啓臣恐久之非但並處又病倒植願如其國號契丹足矣章聖尤所賞激然使者業已往又重變遂已景德四年領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明年祥符紀元天子封泰山入南臺爲北曹副郎又明年加史館修撰四年畢汾祠遷主客郎中未幾判大理寺初用散郎至是帝以不重故特命公且謂曰廷尉主天下獄思得詳敏者治之乃不亂無以易卿公因請得自辟署既始于我亦遂爲故事五年詔使虜彼俗重射邀公校其能視公儒者謂必負虜人環擁左右公一發破的乘筮伏逆者邢祥辯給好以氣凌人盛稱本國宗枝賢且相友愛近賜以鐵券公曰鐵券所以安反側也大臣功高不賞天子疑則賜之何用及親賢哉祥大慙然賜還不復語六年召入翰林爲學士直日先帝燕衣坐便殿賜對罷就院內使即諭曰向渴卿甚因不及御朝服見亡謂吾媿

其爲人主尊敬如此理局以寬明開俄知審刑院法有違制者報徒公請非親被以失論從杖既外郡有以是具獄聞者真宗怒詔論如法公執前議上謹容曰若卿自是無違制者公遽曰如詔旨不復有失者天下之廣豈人人盡知制耶惟上裁幸上悟欣然下其議因爲著令佐吏趙廓立其後聞之出語人曰王公犯顏不撓廓汗下不能仰視公施施自若九年轉兵部逾月以諫議大夫叅知政事明年改元天禧加給事中時上方好神仙樂昭應景靈會靈三宮觀以感諸異成用弼臣領職得者以爲寵公選爲會靈觀使非志也讓于冀國王公欽若上以爲異除禮部侍郎罷知政入謝上怒未霽始責以大臣當傳會國事何遽自異耶公頓首謝曰夫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陛下不知臣驚使待罪政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太尉王公旦時在列歸以語所親曰予執政二十年日夕見上上意微忤即懼遂巡不敢語王貳卿始得進用避觀使喙旨被詰占對詞甚直了不憚過吾遠矣頃之出守南京稍遷天雄軍四年召還中書數月擢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天聖三年改門下又累遷兼吏部凡作相領會靈觀昭應宮二使集賢殿昭文館二大學士始之還也會章聖病彌留今上位儲決政資善堂劉后諷宰相丁謂謀臨朝物議洶洶皆潛有所去就公恐計日中宮挾外援圖所非冀是未可以口舌爭即不

聽且何從倚辨非所以安趙氏也因說后戚錢公惟演曰帝仁孝結於民心深今適不豫且大漸天下莫不延領屬我儲君而劉后遂欲稱制以疑百姓公獨不見呂武之事乎誰肯附者必如所欲將劉氏無處矣公實后肺腑因何不入白即帝不諱後立儲君后建長樂宮輔政此萬世之福也錢懼從之后因省不復有它志未幾今上踐祚遣詔軍國事權聽后旨儀法久未決丁謂浚后素意乃上議太后朝近臣處大政皇帝朝朔望獨見羣臣庶務悉令入內押班雷允恭傳奏禁中取可否即下不以覆謂之黨附和以爲便公颺言於朝曰是故欲棄上聽而絕下情耶且天下公器豈庸兩宮異位又政出宦人亂之起也不可乃引後漢馬鄆故事奏凡御朝帝坐左母后坐右而籬前奏事以次如常儀納之士大夫由是讖上下之分已而治定陵謂果與允恭謀改吉卜幸咎禍事敗抵罪謂之列佑于上曰謂首被顧託請以議功衆愕未有以對公進曰謂事于宗社議功不及卒故謂于崖佑者隨廢先是謂用事感賞皆專達不謀于朝既已竄馮公拯繼爲上相復躡故跡公獨諱以禍福且折其牙角使不得露自是事一決於兩宮然而太后稍自尊侈上徽號乃欲御大安正寢受冊公執不從遂降御文德殿長寧上壽復欲御大安公又固執益不許卒御別殿由是大失太后意指昭應災爲不職免相事出知胷州

嗚呼人臣大節始見其心平時立朝被冠綬逶迤矩步自籩邊幅坐與人談忠義若不恤死及見人主則迎意苟合夙夜醜巧智媚悅萬狀以固祿位時復悻悻眩小直于細人之譽一日國有大事相顧色喪噤不敢開口亦不自愧羞豈如公方太后時主少國疑人無一志大臣不協恭而奮不慮已特以身捍患遇事必立見非義未嘗不直之凡措置亡失策勳赴機會左右王室始終以寧得俟上專政光明剛健其功業可稱道哉與其小夫懦臣異日談也治青二年再移天雄軍威懷素著人繪像事之戎使每及境必整其徒然後入至宴勞時坐皆有節俯伏聽命不少譁過別郡乃大鼓譟無行列禁亦不止俄領彰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遷太師明年加同平章事又明年徙判河南府景祐元年驛召拜樞密使二年遷右僕射復門下侍郎爲亞相啓沂國公久之表以老不任求解甚頻至四年授資政殿大學士轉左僕射判鄆州將行語弟皞曰唐李英公遺誠可謂深切皞曰然終爲裔孫所累曰彼忠于國奚暇保家爲君子益以是知公之心也五年冬十月甲戌有巨星隕于疑十一月癸卯感疾丙午薨君子曰知命矣辛丑以喪如京師訃聞天子震悼廢朝二日贈侍中博物加等親與隸屬拜官者若干人又詔鴻臚給葬事家人狀理命辭于朝許之公自一命至考終位上宰官二品陪與爵第一勳第二衍邑

過萬戶恩禮之極也中外煩使大凡知通進銀臺司審官院禮儀院三班院各再判都省大理寺審刑院料察京獄契丹生日幸毫考制度使南郊大禮使各一試貢士三修書時政記定儀注刪條救釋御集等局總十有二書尊號寶受命寶證冊文各一幹任之重也自餘尤煩者不列焉更城所至必首建學校多出俸賜備經費公天性過人輔以學所作必精詣極整凡居官率以仁開平生亡分毫失謹厚莊重雖家居莫見其惰容衷實自任不妄與人語至于親識書問亦不必詢歎密而情好自篤不信怪守南都有妖夜至都人恐甚里門晝闔至廢市道路絕人公大闢牙門出自循拊逮捕先聲者繫由是妖遂滅居大位不植私恩孜孜推進人物終身使勿知或有謝者必正容拒去惟不引用親屬有出上意者亦奏嫌報罷初拜叅政首議復諫臣選忠孝者數人俾盡規益號無闕政故公在相府僅七年絕亡論事被黜者又首議擇名儒敦勸講繼命孫公昶馮公元番侍經筵每秋終公率同列獻詩以賀二者尤大佳事一時朝廷翕然有風采上嘗親署忠亮忠厚四大字獨賜公用是益自感奮勤勞王家知無不爲人望素重比外遷天下惜其去再用乃大喜及其終也皆失聲問巷相吊非德至厚者孰與焉世有年八十者衆謂之壽然既死人不復經道如向無其人名與公遂不朽人念之常如生

豈不所謂壽者耶公雅善屬文深茂典懿有兩制雜著五十卷大任後集七卷筆錄遺逸一卷上之志在諷諫有詔嘉獎刻板均賜近位喜筆札琴阮皆極其妙初娶蔡氏處士光濟女卒再娶李氏故相文靖公女繼室以其妹封許國夫人齊令可法子四男三女曰綱光祿寺丞曰繹亦光祿寺丞曰績將作監丞曰緣績與二女並早天初以子幼取從兄子大理寺丞秘閣校理繹爲子主後遂克以葬一女適屯田郎中沈惟溫甥素稔公實又嘗爲其僚且辱公弟請所不得讓謹件係官次行事上考功牒奉常謹狀

韓忠獻公琦行狀

門下侍郎李

清臣

韓姓出晉卿獻子之後國于韓秦滅韓子孫分散以國爲氏案公所爲家譜推其先世功行爵里至于八世有次序曰遠祖居深州爲博陸人八代祖拙爲沂州司戶參軍生洄爲登州錄事參軍洄生全爲處士老博陸全生三子曰又寶曰文操曰存又寶生定辭昌辭文操生隱辭晦辭齊辭存生正辭又寶仕爲成德軍節度判官檢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中丞以唐光啟二年終鎮府立義坊之私第以龍紀元年葬博野縣蓋吾鄉之北平原其子昌辭爲鼓城縣令以天復二年三月終于真定以天復三年七

月葬蠡吾以晉天福二年附夫人張氏改葬趙州贊皇城之北馬村是爲高祖昌齡生一子瑑終廣晉
府永濟縣令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齊國公夫人史氏追封齊國夫人始葬相州安陽縣之豐安
村則公曾祖也瑑生公之皇祖構仕本朝爲太子中允知康州終於治所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燕
國公夫人李氏深人讜之女晉相極之猶子追封燕國夫人皇考國華諫議大夫卒建州累贈太師中
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爲時勞臣國史有傳慶曆五年葬安陽縣新安村尹洙師魯誌其墓今富鄭公
爲神道碑載公事業甚詳夫人羅氏諫議大夫延吉之女鄴王紹威之孫追封魏國太夫人公之所生
母胡氏蜀士人覺之女追封秦國太夫人由五代祖以上皆葬蠡吾惟高祖葬贊皇由曾祖以下皆葬
安陽故公爲相人公之八代祖以下遭亂雖仕不顯而皆以儒學行義世其家皇祖有功有德用不極
其器一時有識咸謂慶必在後公生泉州將生秦國有異夢晨有釋子狀異服怪不知其所從來忽詣
門曰是間有奇兒毋失謹視忽不見公既長朴厚不浮少嬉弄視瞻步履端正而中甚敏所學不用力
而過人性淳一無邪曲孝于其母悌事諸兄皆不教而能天聖五年仁宗初臨軒試進士公二十歲名
在第二授將作監丞同判淄州侍秦國之官踰年秦國亡哀毀過禮服除遷太子中允又改太常丞集

賢院□左藏庫徒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時高科多徑去爲顯職鮮肯勤吏事公獨視獄訟決曲直終日坐府舍不僂府君王博文固已奇之曰志異常人此大器也遷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景祐三年求外補得知舒州留不行以右司諫供職勸上明得失正朝廷紀綱親近忠直放遠邪佞時災異數見宰相非其才參政事者喜言諛望輕無所補或私名器用之中書事擁不決公屢上疏數中書不法事疏寢不報則乞出疏示中書勸御史臺集百官會議決正是非論既堅卒罷執政四人者又言賞罰當從中書出今數聞有內降此章獻明肅餘弊也不可不止王曾蔡齊宋綬當世名臣宜大用上納其說王沂公見公論事切直有本末喜謂公曰比年臺諫官多畏避爲自安計不則激發近名如君固不負所職諫官宜若此沂公天下正人公得此益自信未幾同議雅樂知胡瑗阮逸鄧保信黍尺鍾律之法出私見乖戾古制奏罷之仍用王朴舊樂公爲諫官三年排斥權倖數稱進名臣杜衍范仲淹等補時政之闕七十餘疏凡數百事施用者十常七八朝廷寵其盡言累欲用公知制誥人以謂公公曰吾乃以言責取利耶議亦中寢假右司郎中昭文館直學士充接待使發解開封府舉人與三司同定茶法爲契丹正旦國信使還朝同三司省國用轉起居舍人知諫院寶元二年擢知制誥知審刑院益利路歲

飢爲體量安撫使加三品服蜀地號富饒產金帛執錦中州歲仰給有司乘便利取賦徭煩重諸郡設
□買院收市上供物不以其直公爲減輕蠲除之逐貪殘不職吏罷冗役七百六十人爲體粥濟飢人
一百九十餘萬蜀人曰使者之來更生我也李元昊初叛兵鋒銳甚中國久不知戰人心頗恐士大夫
多避西行公使蜀道潰陝歸奏事便殿上問西兵形勢公具以所聞對上謂曰朕比憂乏人按邊卿其
爲朕往授陝西安撫使越上道公勇敢自効馳至延安則差已解圍去士氣沮傷將吏往往移病求罷
職公輒選練材武治戰守器慰安居人收召豪傑與之計議撤諸郡守城郭如河北始設烽燧以候虜
先是大將劉平戰北或誣其叛去遂錮守平妻子具獄河中府公力辯白釋之錄戰死者贈卹賞贈邊
臣皆勸范雍守延州朝廷以爲不能欲以趙振代公奏曰振驍勇可使搏戰非謀議守邊材願留雍以
觀後効無已則起范仲淹爲可臣爲國家憂非私仲淹也若涉朋比誤陛下事當族慶人陳叔度等陳
邊防策旣而補官東南公奏曰忠義憤懣爲國獻計雖稍收用乃置于僻左實竊廢之非所以開示誠
意來人才也又奏罷率馬令以寬民力及裁處它利害甚悉上益知可辦大事康定元年五月天子命
夏公棟都護西師開府于永興軍而以公爲樞密直學士陝西經略安撫使同管勾都總管司事未幾

遣學士晁宗慤入內都知王守忠督出兵攻賊公曰如詔意爲便不則元昊聚兵出不意攻我我倉卒赴敵必敗合府爭曰承平久不習戰羌寇暴起今兵與將未訓講其可深入客鬪乎願謹關塞以歲月平之公所論不得用使持奏還而元昊掠鎮戎軍偏將劉繼宗逆戰果不利詔下切責俾以進兵月日來上衆復守蕃議公曰軍事雖可擇便宜行之然大計亦不當固拒乃劉攻守二策求中決公馳驛奏闕下上許用攻策已而執政以爲難公不得已獨上章曰元昊竊數州之地精兵不出五六萬餘皆婦女老弱舉族行我四路之兵不爲少分成數十城寨彼聚而來故常衆我散故常寡每遇每不敵是以元昊能數勝今不究此失乃待賊太過以二十萬重兵惴然坐守界壕不敢與虜確臣實痛之願更命近臣覲賊之隙如不可不擊則願不疑臣言奏雖不下知兵者以公說爲然公往來塞下勤苦忘寢食期有以報上出按屯至涇原聞元昊乞和公諭諸將曰無約而降者謀也宜益備不可懈弛遽調兵死亭兵未集賊果鈔山外公指圖授諸將曰山間狹隘可守過此必有伏或致師以怒我爲餌以誘我皆無得輒出待其歸且惰也邀擊之而裨將任福王仲保狂小勝數違制度公遣府吏耿傳就詰責不從則又檄福曰違節度有功亦斬任福猶進兵遇伏遂戰死嫉公者乞置公大罪後大帥使收餘兵得檄

福衣帶間封上之安撫使王公堯臣亦以實奏朝廷知罪在諸將止左遷右司諫以職知秦州數月還舊官口進禮部郎中兼秦隴鳳翔階成州路駐泊步軍都總管兼經略安撫沿邊招討等使公在秦增廣州城以保固東西京招輯屬戶益市諸羌馬討殺生羌之鈔邊者厲兵以待賊訖公去秦賊不敢窺秦塞爲盜慶曆二年陝西四帥皆改觀察使公爲秦州觀察使曰吾君憂邊臣子何可以擇官獨不辭十月遷諫議大夫復爲樞密直學士十一月充陝西四路沿邊都總管經略安撫招討等使屯涇州初京師所遣戍兵脆弱不習苦賊常輕之目曰東軍而土兵勁悍善戰公奏增土兵以抗賊而稍減屯戍內實京師又以籠竿城據衝要乞建爲德順軍以蔽蕭關鳴沙之道旣任事久歲補月完甲械精堅諸城皆有備賞罰信于軍中將亦習聞讖形勢每出輒有功勇氣倍于初時公方建請於鄜慶涇三州各以土兵三萬爲一軍軍雖別屯而耳目相通爲一視虜所不備互出擣之破其和市屠其種落困撓其國因以招橫山之人度橫山墜則平夏兵素弱必不能我支矣下視興靈穴中兔耳章旣上又與范公定謀益堅而元昊黠賊知不可敵亦斂兵不敢輒近塞公與范公在兵間最久兩公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樂爲之用朝廷倚以爲重故天下稱爲韓范仁宗知公久勞于外遣使密諭旨曰卿孤立無人援薦

獨朕知之行召卿矣明年春與范公同召拜樞密副使公自請捍邊至五表不聽既至與范公仲前議同決策上前期以兵覆元昊會夏國送款公謀不果用范公每恨齟齬功不就故作閱古堂詩叙其事傳于世邊事雖欲譖解元昊猶上書邀朝廷其輕者欲自建元爲父子呼兀卒及令我使與陪臣爲列二府遽欲從之公獨謂不可許數廷議衆尙不從公持之愈堅故晏丞相至變色而起公守所見不易卒殺其禮如公言時仁宗以天下多事急于求治手詔宰相杜衍曰朕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中外人望有可施行宜以時上之又開天章賜坐咨訪急務公條九事大略備西北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抑僥倖進有能退不才去冗食慎入官繼又獻七事議稍用而小人已側目不安二府或合班奏事公必盡言事雖屬中書公亦對上指陳其實同列尤不悅獨仁宗識之曰韓琦性直蘇舜欽坐會飲奏邸言者欲因舜欽事以累一二執政彈劾甚急宦者操文符捕人送獄士人爲之紛駭公從容奏曰舜欽一醉飽之過止可付有司治之何至若是陛下聖德素仁厚何嘗爲此耶上悔見于色又近臣奏王益柔爲傲歌乞誅公因奏曰益柔少年狂語何足深治天下大事固不少近臣同國休戚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爲傲歌可見也上悟稍寬之富鄭公安撫河北還至都門命守鄆公奏曰

朝廷聞北虜點兵弼以忠義請行事畢歸奏去京師咫尺傳中籌策不得一陳於陛下之前乃責補開郡四方不聞其罪曾無一人爲弼言者臣竊爲陛下惜之累上不報前此陝西帥鄭公猷以劉滙董士廉城水洛涇原守將尹洙狄青謂非便詔輟其役會罷罷涇原路二人猶城之青欲斬以徇不克猷論救于朝朝廷薄滙士廉罪公曰二人者寔遠詔爾可無罪列十事辯析後士廉與二人者詣闕訟而柄臣爲之左右又屬公與當時有名大臣改更天下敵事僥倖者憚之故富公杜公相繼罷去公亦懇求補外除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徙鄆州又知真定府兼都總管四年間連易三州所至設條教葺營廩治武庫勸農興學人人樂其愷悌愛慕之如父母移知定州事兼都總管本路安撫使定州久用武將治兵不知法度至於驕不可使明公鑄引諸州兵平甘陵獨定兵邀賞資出怨語幾欲謀城下公素聞其事以爲定兵不治將爲亂既至即用兵律裁之察其橫軍中尤不可教者掉首斬軍門外士死國購賞其家湮其孤兒使繼衣屨恩威既信則做古兵法作方圓銳三陣指授偏將日月教習之由是定兵精勁齊一號爲可用冠河朔京師發龍猛卒戍保州在道竊取人衣履或飲訖不與人直至定即留不遣曰保州極塞脊有叛者豈可難以驕兵戍之易素教者數百人以往而所留卒未踰月亦皆就律不

敢復犯法一府裨佐如狄青輩熟聞公平日語見其施爲後亦皆爲名將歲大歉爲法賑之活飢人數百萬詔書褒美鄰城旁路刺取其政以爲法視中山隱然爲雄鎮聲動虜中加資政殿大學士禮部侍郎又加觀文殿學士俾公再任皇祐年受武康軍節度使知并州兼河東經略安撫使入境罷前帥所與不急之役奏逐怙勢不法宦者廖浩然契丹吞噬邊地公遣將蘇安靜抵境上召營蒙與語曰爾移文嘗借天池廟則皆我地何可得壞國信義侵淫詆譟我邊臣也爲天子守此土勢必與爾辨契丹理屈遂歸我冷泉村代州陽武寨嘗用黃嵬山麓爲界或人侵不已公又遣安靜暨地立石限之自此不敢耕山上後公爲樞密使使人齎渥吳浩來以辭受館伴使張昇曰南北地界多相冒如黃嵬山則可今已置不辯願后謹封畧界勿受公曰虜辭服矣受之勿失異時或有地界爲爭端此得以爲據界受之祖宗朝潘美爲帥避寇鈔爲己累令民內徙空塞下不耕號禁地而忻代州寧化火山軍廢田甚廣歐陽公脩管奏乞耕之爲并帥沮撓久不行公至遣人行視曰此皆我畝田民居若舊迹猶存今不耕適留以資虜後且皆爲虜人有之矣遂奏募弓箭手居之得戶四千墾地九千六百頃屬城葺發防秋兵至河外人病遠餉公曰寇來可前知奚防秋爲罷不復遣河東俗雜羗夷用火葬公爲買田封表

刻石著令使得葬於其中人遂以焚屍爲恥屬疾上旌節乞守便郡命以節度使知相州民遮留不得去至發橋壅道行六七驛知不可留乃還守相踰年疾既愈召爲工部尙書三司使上道除樞密使公以皇朝百餘年祖宗以征伐平定中國外臨制四夷機事歸樞密府文書藏于吏舍朽蠹散亡爲可惜奏擇吏整比紀次之多得三聖親筆見其神斷及四方兵要根本爲六百八十卷則制祿令驛令使有成法三司吏不得復弄文移爲稽故賂賂自絕迄今以爲便請稍出內帑錢糴粟數百萬實邊備建遣郝質王慶民度藏才三族故地命郭鶴復城爲豐州與麟府相爲羽翼瞰契丹夏國相通之道嘉祐三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中書習舊弊每事必用例五房史操例在手顧金錢惟意所出去取所欲與一日舉用之所不決欲行或匿例不見公令刪取五房例及刑房斷例除其冗謬不可用者爲綱目類次之封藤謹掌每用例必自閱自是人始知賞罰可否在宰相五房史不得高下于其間又編中書樞密知樞密院舉督天下吏職嚴京師司察不職者及貴臣挾持放縱有罪無所貸以懲廢弛之風陰消宦者權又議試補宗室外官與學校變科舉別考五路貢士雖不行其後頗如其說公自爲宰相即與當時諸公同力一德謀議制作完備天下士所汲引多正直有名或忠厚可鎮風俗例

侍從備臺諫以公議用之士莫自知出何人門下嘉祐四年下蠲享教事多便民者諸路舉舉行尤異
敦遣詣京師館于太學試舍入院光使受官立柴氏後爲崇義公法春秋存亡國繼絕之義擇才臣詣
四方寬恤民力籍戶絕田租爲廣惠倉以廣賑恤募耕唐鄧廢田勸課農作募方書賦藥物以救疾病
守令治最者久其任以率吏課載定令勑以省疑讞弛茶禁以便東南之人愚民得無陷大罪議者以
謂近于三代之仁義多公所論議施行六年八月進拜刑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
監修國史時朝廷閑暇內外豐樂百官有司各得其職四民不失業幼弱途老疾養外夷賓服天下稱
太平矣仁宗春秋高繼嗣未立天下以爲憂雖或有言者而大臣莫敢爲議首公數乘間奏乞選立皇
子他日復進曰國繼嗣天下社稷根本天下元元之命繫于此今不早定日復一日愚臣竊爲寒心陛
下置天下之民於仁壽安樂四十一年矣惟萬世之業何可不慮臣備位冢宰思所以報陛下爲無窮
計宜莫先此上顧曰後宮一二欲就館卿其無亟后誕育皆皇女一日挾孔光傳進對曰漢成帝立二
十五年無繼嗣已議立帝弟之子定陶王爲皇太子成帝中材常主猶能之以陛下之聖何難于此哉
太祖爲天下長慮福流至今况宗子入繼則陛下真有子矣盛德大慶傳之萬古孰有踰陛下者惟陛

下以太祖心爲心則無不可矣仁宗感悟始以英宗卞宗正寺英宗力辭宦官宮妾勢未便中外皆爲危之公復啓曰陛下屬之以大任而不肯當蓋其沉遠詳重識慮有以過人非有他也事猶豫不決招讒生變故且名未正則尙得以辭名體一定父子之分明則浮議亦不復得搖矣仁宗欣納曰如此則宜乘明堂大禮前亟立爲皇子乃召樞密大臣諭其事大臣咸愕曰此大事無遽上願曰朕意決矣曰誠如此臣敢爲天下賀又召學士爲詔書學士亦請對然後進藁英宗既爲皇子尙堅臥公又奏曰今既爲陛下子何所問哉願令宮人就論旨及本宮族屬救勸上如其請先帝始就慶寧宮會仁宗葬天下平旦入預主大計英宗即皇帝位宮門徐關追百官班宣遣制衛士坐甲諸司幕廡下治喪人情肅然日至巳午市肆猶有未知者公性厚重未嘗名其功其門人親客或兼坐從容語及立皇子定策事必正色曰此仁宗神德聖斷爲天下計皇太后母道內助之力朝廷有定議久矣臣子何預焉故一

二大事天下莫知其詳充仁宗皇帝山陵使述仁宗遺意省浮費人不勞而辦使還累辭位不許英宗初即位感疾公日至寢門執丹劑跪進君臣相知凡公所進納而不拒既退則立簾下以至誠大義上慰慈養宮傭歷檢說委安內外英宗疾已不遂請日視朝前後殿將素仗行幸祈雨幸宗室喪以釋衆

疑民望見車駕出成感涕相賀曰吾君貌類祖宗真聖主也慈壽宮聞之喜即下手詔辭預政提舉修仁宗實錄仍進右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懇免凡六七上章不得請乃已又差兼樞密院事公復上還相事英宗手詔曰卿有大德于朕有大功于時一旦無名謝事而去豈不駭天下之耳目而重朕之過乎其輔朕使無忝先帝之命則卿之終惠也公頓首奉詔爲南郊大禮使祠事畢恩封魏國公公辭兼樞密院朝廷從之濮安懿王以英宗踐祚例當改封英宗尤詳慎不欲遽旣踰大祥始詔兩制議其禮兩制謂當封大國稱臯伯中書疑所生稱臯伯無經據又封爵須下詔名之則未得其中望下三省再議英宗復詔罷之而臺諫官攻中書不已尤指切歐陽公至相率納告身遊說者煽助之凡論議是中書者目爲邪佞其勢可畏諸公莫不避匿自解公獨謂人曰此中書事皆共議何可獨罪歐陽公士大夫歎其平直忠諫不肯推諉以與人而英宗所生訖今爲濮王爲仙遊縣君識者皆疑其非禮意公素知陝西苦屯戍餽餉艱當得民兵以爲助因乞籍民爲義勇二府難其事諫官亦爭之曰關輔民將驚駭亡去願以一身救二十萬人死二府以白上上曰河北有義勇乎曰有河東有義勇乎曰有然則陝西奚爲不可耶論遂決至今關輔爲使人皆服上之言簡而盡而亦多公之守也夏

賊寇大順城公言宜留歲賜遣使詰其罪大臣自文丞相悉以爲不然左右或舉寶元康定之喪師以勸上意公曰軍事須料彼此今日禦戎之備大過昔時且諒祚狂童國人不附其勢何敢望元昊詰之必服大臣或私相語曰渠謂料敵且觀渠所料公卒建議遣何次公往詰諒祚逾月而次公還以諒祚表聞屬英宗已臥疾二府起居畢公扣御榻曰諒祚表云何英宗力疾顧曰一如所料及漸革公親奉手札授內侍高居簡命學士草制書立今上爲皇太子別置東宮官屬上即位楯前以爲英宗山陵使加守司空兼侍中王陶由東宮官入御史府爲中丞意有缺望奏彈宰相不押常朝班公以宰相日奏事垂拱退詣文德殿押常朝班或已過辰正則御史臺放班行之已數十年爲故事陶憤不勝乃誣証語涉不遜諫官陰爲協比上察其姦罷陶言職公亦遽乞補郡乃遣內侍張茂則賜手詔慰諭起之永厚復土還朝又以疾辭位除鎮安武勝等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賜第京師擢其子忠彥爲秘閣校理遷其三子官公謂領兩鎮近世所無有力辭不拜改淮南節度使虛上相之位以待會种諤以兵取綏州納降人嵬名山族帳數萬人諒祚將以兵報西邊皆誓公往經略授陝西安撫使判永興軍方行夏人誘保安軍守將楊定毅之以復怨既趨關中知羌中苦飢又負罪勢可以困奏絕其歲賜選將

厲兵具餽糗器用移師西指爲出討計而諒祚死乘常告哀謝罪械送殺楊定者李崇貴韓道喜以自贖時議多欲奔綏州朝廷已屢促廢公曰綏州要害出賊脅下已得之何可廢也宜增築界屬戶大會折繼世降羌崑名山守之後雖不取足以易地未見聽則使府佐劉航驛奏後果用易塞門安遠故築不合卒留爲綏德城險固可守虜人常恨失之狂人尉倉等謀爲亂以術禽取戮之不脫一人寬其誅誤又城噴沫保據鞏粟川赴甘谷塞拓秦川之塞招引弓箭手居之便宜脩涇原葉燧會爲熙寧棚寨闕付將吏教以方略張聲援屯兵扼賊路畢役虜不敢犯皆奪其地利包圍羗于其中以固藩衛武事有序則欲先取橫山漸取河南地遂爲大字檄陳向背禍福榜塞下啓入虜中招橫山之衆而或者恐其有功力沮壞之乞退守鄉郡復判相州其年河決地大震比冬震未止民多飢饉流亡上遣貴近諭意仍賜手詔以爲河北安撫使判大名府又以手札勅中書叶濟所畫無或格留公布宣朝廷恩意給券賑米本業之徒者半道而復時方推行常平法公言朝廷下令以百姓不足而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故貸予以賑其闕有合于先王散惠興利之法今郡縣欲收子錢異令意遂與條例司章交上乞守徐州不許初法下公曰某老臣也義不敢默及不聽曉官屬亟奉行曰某一郡守也其敢不如

令上留意河北事詔問八條公悉所見以對熙寧四年二月改永興軍節度使京兆尹再任辭乃仍舊
官六年復請相既至之二年告老至三四甚懇每奏至上必遣使宣諭契丹遣使言沿邊地界詔問策
畫公慨然曰君父遇我甚厚有韜不言是不忠也生平於常人猶不敢不盡况吾君乎姑盡此心以報
吾君事吾君之心盡則所以報先帝也吾寧以言得罪猶愈於老疾瀕死之年以不言負天下責遂條
上數千言既又力謝事上加恩慰撫八年復改永興軍節度使行京兆尹不從其所請而公已疾革矣
六月二十三日大星墮於州園畫錦堂側擺馬皆躍郡中驚相語家人不敢以告公素明性理雖篤安
臥不亂以其月二十四日終于州治之正寢公器量過人性渾厚不爲田畛壁壘斲功蓋天下位冠
人臣不見其喜任莫大之責蹈不測之禍身危于累卵不見其憂怡然未嘗爲事物遷動平生無僞飾
其語言其行事進立于朝與士大夫語退息于室與家人言一出于誠人或從公數十年記公言行相
與反復考究表裏皆合无一不相應其所措置規模宏大高遠外視如甚略已而詳觀之中則細故微
物莫不各有區處故有志必成當其爲學士師邊年未三十天下已稱爲韓公而不名及典樞密名益
重山東大儒石介嘗爲慶曆聖德詩謂可屬大事重厚如勃世不以其言爲過後屢當大事繫安危而

有言于上无不信者由公素望信于人主著于天下也平居與人接禮下之間勞慰存氣語和易容人過失不以爲己忤小大無所較計及朝廷事則守其所常爭極于義理而後止毅然不奪喜用有名之士或不識其面既用之其人亦不自知所進遊也不私所親以官而怨家仇人其才果可用必自之守揚州日轉運使李參沮州事在陝西嘗救有罪將李緯寬之而緯子師中不知猶訟于朝孫沔爲御史以西事誣公甚力及爲宰相悉置不報顯進之三人者皆愧悔深自恨重恩義好樂士大夫獎與後進闕人之急視用財物如瓦礫糠粃不以厚其意既立則捐己服用玩好或脫取家人簪珥與之士歸趨之無遠近公不厭疎戚及交符之孫子寒窶無所託以爲生者常十數家少善尹師魯師魯亡割俸俾其家爲直其冤于朝仍奏錄其子合宗族百口衣食均等無所異嫁孤女十餘人養育諸姪比于己子所得恩例先及旁族逮其終子有褐衣未命者追孝祖考恨不及養奉塋域甚厚自五世祖家皆訪得之買田其旁植梧檟召人守視之貴顯五十年身爲將相累更大賜予及其歿也卒無羨錢室無奇玩賴天子賜金帛官出葬資喪事得以無乏姿貌英特美鬚髯骨節清聳眉目森秀圖繪傳天下人以謂如高山大岳望之氣象雄傑而包畜細微普施雷雨藏匿寶怪蓋自然也每朝服冠蓋而出民老幼倚

眷弛撥輒夾路觀佇立咨嗟平時家居雖祁寒盛暑倦劇對值使亦攝衣危坐無怠容遇事遽卒而意不亂兀劇而才有餘萬兵侍帳百吏遠前處之安靜裕如也已而剖決皆就條理勤于吏職簿書文檄檢察研核莫不躬親左右或曰公位重年耆艾功名如此朝廷賜守鄉郡以養安幸無親小事公曰己憚勞煩吏民常有受弊者且俸祿日萬錢不事事吾何安哉公尤知命每誡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定分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志慎守勿爲也余以孤忠自信未嘗有因緣憑藉而每遭人主爲知己今忝三公所恃者公道與神明而已矣焉可誣哉其自守如此所親重范文正公今富鄭公最篤及論事于上前係國家利害各正色辨折不相借假退不失其歡公旣解相印今僕射王丞相素負天下重名少許可嘗道公書謂過周勃霍光姚崇宋琪又曰爲古人所未嘗任大臣所不敢天下以爲名言歐陽文忠公亦曰進退之際從容有餘德業兩全謗讒自止過周公遠矣當時所降制書亦多以伊周裴度擬公焉所歷諸大鎮皆有遺愛人皆畫像事之獨魏人於生祠爲塑像歲時瞻奠比狄梁公戎狄尤畏公名凡使契丹及來使者必問韓侍中安否今何在其子忠彥使幕北虜主問左右執管屢使南朝識韓侍中觀忠彥貌類父否或對曰類類乃即燕坐命畫工圖之而去館伴楊興宗遽以此告忠彥北門爲聘

使道舊與京尹書皆押字不名及公留守則名于書其副使成禹錫仍喻來介曰以侍中在此故特名及公去魏後留守引前比欲得其名數強之卒不可每南來涉臨青界即誠其下曰此韓侍中境無多須索也天姿簡儉於圖畫博奕凡聲伎之娛無所嗜獨喜觀書史晝夜不倦記覽博洽所爲文章明白簡重有氣如仁宗英宗哀冊文諸應制及辯論碑誌天下傳愛之餘暇學翰墨得顏魯公楷法篆聚書萬餘卷悉經簽題點勘列屋貯之目曰萬籍堂所著安陽籍類五十卷二府忠議五卷諫垣存藁三卷陝西奏議二十卷手編家傳集六十卷藏于家餘未及紀次殘藁尙多夫人崔氏工部侍郎立之女先公而亡累封魏國夫人六男長忠彥秘書丞秘閣校理次端彥大理寺丞次良彥秘書省校書郎早卒次純彥粹彥並大理評事次嘉彥幼未仕女子五人長適大理寺丞王景修二人不育次在望孫六人曰治大理評事曰戢太常寺太祝曰深曰洽曰濬曰誠並幼禮官李清臣曰清臣少親魏國韓公頗聞其終始大略行事如前公之訃至也天子即日下詔以公配享英宗廟庭又命清臣持中牢器幣馳驛祭及使者購金帛貴臣往還護葬事相錯道中道路皆嘆息感慟祭事畢清臣又以私禮哭其堂入弔其孤則北方父老亦有遠千里來哭庭下者及還朝士大夫相問訊亦莫不嗟慘見於色暨趨太常太

常僚吏皆曰七月日癸酉上爲公素服哭苑中舉音過常數左右皆助惻慘恩章追悼如此清臣又嘗竊讀其家所被誥乃真贈尙書令不爲兼官以贈于人臣貴莫比此獨自韓公始雖太宗褒贈趙韓王普亦不能過也退而思曰上仁聖顧念耆老恩禮至矣然非公其孰宜之公嘗爲宰相十年仁宗待遇冠羣臣委之以政而天下不見其有所專也天下莫不遂其生鼓舞歌頌一德而不知其功出宰相也及履艱危定策奉詔之臣立皇子皇太子者各一受遺詔立天子者再尊宗廟強社稷功及生人而進退從容不見有顏色之異也當其可憂人莫不憂朝廷以公爲安危人情視公爲去就公于是時一卻足大事傾動矣公屹然山立決大疑解大憂至天下卒無事今天子纂紹皇統以文武仁孝惠養天下日間安進膳兩宮康樂雖祖宗脫施天地降福聖德集于上躬然考其功緒基源則定策之臣功爲大故曰恩禮於公爲宜清臣所據皆實敢以告史氏以上尙書省移于太常謹狀熙寧八年八月日宣德郎守太常寺充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李清臣狀

曾舍人鞏行狀

內翰曾

肇

公諱鞏字子固建昌軍南豐人曾祖諱某贈尙書水部員外郎祖諱致堯尙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右

諫議大夫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光祿卿母吳氏文城郡太君母朱氏仁壽郡太君公嘉祐二年進士及第爲太平州司法參軍召編校史館書籍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兼判官詭院嘗爲英宗實錄檢討官不躡月罷出通判越州歷知齊襄洪州進直龍圖閣知福州兼福建路兵馬鈐轄賜耕衣銀魚召判太常寺未至改知明州徙亳州又徙滄州不行留判三班院遷史館修撰管勾編修院兼判太常寺元豐五年四月擢試中書舍人賜服金紫九月丁母憂明年四月丙辰終于江寧府享年六十有五大理寺丞五遷尙書度支員外郎換朝散郎勳累加輕車都尉元配晁氏光祿少卿宗格之女繼室李氏司農少卿禹卿之女子男三人緡太平州司理參軍綜大廟齋郎綱承務郎二女早卒孫男六人菴志愨曷愨愨愨假承務郎餘未仕孫女五人卜以某年某月日葬南豐之某鄉某原曾氏如姓其先魯人至其後世避地遷于豫章子孫散處江南今家南豐者自高祖諱某始也初歲及參父子俱事孔子歲樂道志仕孔子與之參以孝德爲世稱首而參孫西駟自比於管仲其世德淵源所從來遠矣至皇祖大夫以直道正言爲宋名臣皇考光祿博學懿文惇行孝友明古誼達時趨位不配德著書垂後蓄厚流長天以道德文章鍾于公身以侈大前烈開覺後嗣寔命世之宏材不待文王而興者賦公生而警敏

不類童子讀書數百千言一覽輒誦年十有二日試公論援筆而成辭甚偉也未冠名聞四方是時宋興八十餘年海內無事異材間出歐陽文忠公赫然特起爲學者宗師公稍後出遂與文忠齊名自朝廷至閩巷海隅障塞婦人孺子皆能道公姓字其所爲文落紙輒爲人傳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學士大夫手抄口誦唯恐得之晚也蓋自揚雄以後士罕知經至施於政事亦皆卑近苟簡故道術寔微先王之迹不復見於世公生於末俗之中絕學之後其於剖析微言開明疑義卓然自得足以發六藝之蘊正百家之謬破數千載之惑其言今古治亂得失是非成敗人賢不肖以至彌綸當世之務斟酌損益必本於經不少少貶以就俗非與前世列於儒林及以功名自見者比也至其文章上下馳騁愈出而愈新讀者不必能知知者不必能言蓋天材獨至若非人力所能學者儘精思莫能到也世謂其辭於漢唐可方司馬遷韓愈而要其歸必正於仁義言近旨遠雖詩書之作者未有能遠過也其爲人悖於直方進止取舍必度於禮義不爲矯僞姑息以阿世媚俗非在於義雖勢官大人不爲之屈非其好雖舉世從之不輒與之比以其故世俗多嫉忌之然不爲之變也其材雖不大施而所治常出人上爲可法論決重輕能盡法意由是明習律令世以法家自名者有弗及也爲通判州賴以治初嘉祐中州取

酒場錢給衙前之應募者錢不足乃俾鄉戶輸錢助役期七年止後酒場錢有餘應募者利於多入錢期盡而責鄉戶輸錢如故公閱文書得其姦立罷輸錢者二百餘戶且請下詔約束毋擅增募人錢歲饑度常平不足仰以賑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羣聚有疾癘之虞前期諭屬縣召富人使自賣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價爲平又出錢粟五萬貸民爲種糧使隨歲賦入官農事賴以不乏爲州務去民疾苦急姦強盜賊而寬貧弱曰爲人害者不去則吾民不寧齊曲堤周氏衣冠族也以貧雄里中周氏子高橫縱淫亂至賊殺平民汙人婦女器服擬乘輿高力能動權貴州縣勢反出其下故前後吏莫敢詰公至首取高置之法歷城章丘民聚黨數十橫行村落問號霸王杜榘埋盜奪篡囚縱火無敢正視者公悉擒致之特配徒者三十一人餘黨皆遁是時州縣夫屬民爲保伍公獨行之部中使幾察居人行旅出入經宿皆籍記有警則鳴鼓相援又設方略明賞購急追捕且開入自告故盜發輒得有葛友者屢剽民家以名捕不獲一日自出告其黨公與袍帶酒食假以騎從禁所購金帛隨之徇諸部中盜聞多出自言友智力兼人公外示彰顯寔欲搗貳其徒使之不能復合也齊俗悍強喜攻劫至是豪宗大姓斂手莫敢動寇攘屏迹

州郡清肅無袍鼓之警民外戶不閉道不拾遺閩越負山瀕海有銅鹽之利故大盜數起公至部時賊渠廖恩者既赦其罪誘降之然餘衆觀望十百爲輩既潰復合陰相推附至連數州其尤桀者隸將樂縣縣嘗呼之不出愈自疑且起躍恩所爲居人大恐公念欲緩之恐勢滋太急之是趣其爲亂也卒以計致之前後自歸若就執者幾二百人又擒海賊八人自殺者五人老姦宿偷相繼縛致者又數十人吏士以次受賞公復請並海增巡檢員以壯聲勢自是幅員數千里無敢竊發者民山行海宿如在郭郭毫亦號多盜治之如齊盜爲引去公爲人除大患者既如此至於澄清風俗振理頽壞聞訟衰息紀綱具修所至皆然也其餘廢舉後先則視其時因其便爲之在齊會朝廷變法遣使四出公推行有方民用不擾使者或希望私欲有所爲公亦不聽也河北發民濟河調及它路齊當出夫二萬縣初按籍二丁三丁出夫一公括其隱漏後有至九丁出一夫者省費數倍又損役人以紓民力弛無名渡錢爲橋以濟往來徙傳舍自長清抵博州以達於魏視舊省六驛人皆以爲利其餘力比次案牘簿書藏之以十五萬計至他州亦然既罷州人絕橋閉門遮留夜乘間乃得去襄繼有大獄逮繫充滿有執以爲死罪者公至閱囚牘法當勿論即日縱去并釋百餘人州人嗾呼曰吾州前坐死者衆矣孰知非冤乎

在洪會歲大疫自州至縣鎮亭傳皆儲藥以授病者民若軍士不能自養者以官舍舍之資其食飲衣衾之具以庫錢佐其費責醫候視記其全失多寡以爲殿最人賴以生安南軍興道江西者詔爲萬人備州縣暴賦急歛芻粟價踊貴百姓不堪公獨不以煩民前期而辦又爲之區處次舍井鑿什器皆有條理兵既過而市里不知也福多佛寺爲僧者利其富饒爭欲爲主守賈請公行公俾其徒自相推擇籍其名以次補之授文據廷中却其私謝以絕左右徼求之弊民出家者三歲一附籍始萬人闔府徼賂至真錢數千萬公至不禁而自止廢寺二皆囊橐爲姦者禁婦女無入寺舍在明有詔完城既程工費而會公至初度城周二千五百餘丈爲門樓十故甃可用者收十之四公爲再計城減七十餘丈門當高麗使客出入者爲樓二收故甃一之六募人簡故甃可用者量酬以錢又得十之二凡省工費甚衆而力出於役兵傭夫不以及民城成摠役者皆進官而公不自言也公嘗以謂州縣困於文移煩數民病於追呼之擾也故所至出政事應下縣責其屬度緩急與之期期未盡不復移督督趨期盡不報按其罪期與事不相當縣自言別與之期而按與期者即有所追逮州不遣人至縣縣無遣人呼其門縣初未甚聽公小則罰典吏大則并勅縣官於是莫敢慢事皆先期而集民不知擾所省文移數十倍

事在州者督察句稽皆有程式分任寮屬因能而使公摠攬綱條責成而已蓋公所將領多號難治及公爲之令行禁止吏莫敢不自盡政巨細畢舉庭無留事罔厯空人徒見公朝夕視事數刻而罷若無所用心者不知其所操者約且要而聰明威信足以濟之故不勞而治也吏民初或憚公嚴已而肯安其政旣去久而彌思之其於內所更官告院三班太常遇事不爲苟簡革官告院宿弊尤多凡所規畫至今守之不改蓋公自在閩巷已屬意天下事如在朝廷而天下亦謂公有王佐之才起且大任庶幾能明斯道澤斯民以追先王已墜之迹然晚乃得仕仕不肯苟合施設止於一州州又有規矩繩墨爲吏者不敢毫髮出入則其所施設特因時趨宜固不足以發公之蘊又况其大者乎公自爲小官至在朝廷挺立無所附遠迹權貴由是愛公者少爲編校書籍積九年自求補外轉徙六州更十餘年人皆爲公慊然而公處之自若也公於是時即與任事者不合而小人乘間又欲擠之一時之名士往往坐刺譏辭語廢逐公於慮患防微絕人遠甚政事弛張操縱雖出于己而未嘗廢法自用以其故莫能中傷公亦不爲之動也賴天子明聖察公賢欲用公者數矣會徙滄州召見勞問甚寵且諭之曰以卿才學宜爲衆所忌也遂留公京師公亦感激奮勵有所自効數對便殿所言皆大體務開廣上意上未

昔不從容領納期以大任一日手詔中書門下曰曾某以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遂以爲修撰
既而復諭公曰此特用卿之漸耳近世修國史必兼選文學之士以大臣監搃未有以五朝大典獨付
一人如公者也故世不以用公爲難而以天子知之明於屬任之爲難也公夙夜討論未及屬藁會正
官名權中書舍人不俟入朝諭使就職時自三省至百職事選授一新除吏日至數十人人舉其職事
以戒辭約義盡論者謂有三代之風上亦數稱其典雅皇子均國公牋奏故事命翰林學士典之至是
上特以屬公在職百餘日不幸屬疾遭家不造以至不起始公之進天下相慶以爲得人謂且大用及
聞公歿皆嘆息相弔以謂公之志卒不大施於世其命也夫公惟謙嚴而待物坦然不爲疑阻於朋友
喜盡言雖取怨怒不悔也於人有所長獎勵成就之如弗及與人接必盡禮有懷不善之意來者俟之
益恭至使其人心悅而去遇僚屬盡其情未符有所按誦有以過誤抵法者力爲辨理無事而後已在
官有所市易取賈必以厚子賈必以薄於門生故吏以幣交者一無所受福州無職田歲鬻園蔬收其
直自入常三四十萬公曰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也平生無所玩好願喜藏書至
二萬卷仕四方常與之俱手自讎對至老不倦又集古今篆刻爲金石錄五百卷公未嘗著書其所論

述皆因事而發既沒集其藎爲若干卷後之學者因公之所嘗言於公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初光祿仕不遂而歸無田以食無屋以居公時尙少皇皇四方營餼粥之養光祿不幸早世太夫人在堂闔門待哺者數十口太夫人以勤儉經理其內而教養四弟相繼得祿仕嫁九妹皆以時且得所歸自委廢單弱之中振起而亢大之實公是賴平居未嘗遠去太夫人左右其任於外數以便親求徒官太夫人愛之異甚嗚呼天奪吾母不數月又奪吾兄何降禍之酷至於斯極也豈其子弟積惡罰不於其身而及其母兄使其抱終天之痛爲世之所大戮耶不然吾母之賢也吾兄之盛德也相繼而隕所謂天道常與善人果如何也爲子弟者不自滅身罪固大矣又不能推原前人德善勞烈託於當世之文章以明著之無窮是又罪之大者也矧公於某屬則昆弟恩猶父師其於論次始終所不敢廢維公於非宜有銘於墓隆宜有碑於國史宜有載輒不自知其迷謬忍痛輟泣謹述公歷官行事如左至於論議文章見於公集者後當自傳此弗著特著其大節弗敢畧弗敢諱以告銘公葬若碑者且以待史官之訪焉元豐六年十月日弟肇述

曾太師公亮行狀

文昭公會

肇

維曾氏系出於禹爲姁姓其後有封于郟者歷夏商周傳國不絕春秋時見滅於莒太子巫薛魯去邑
爲曾氏巫孫蔑寔事孔子至參又以孝聞曰元申西繼見繼傳其後久晦不顯唐廣明中有自光州固
始縣避亂徙家閩越遂爲泉州晉江縣人者公之七世祖也又三世而生瓚是爲公高祖自高祖而下
三世皆仕閩越高祖爲泉州錄事參軍曾祖泰公爲司農少卿泉州節度掌書記皇祖魏公爲泉州德
化縣令皆奕世載德音而不發至魏公始歸朝爲殿中丞致仕皇考楚公遂以文學政事顯名朝廷至
公而曾氏遂大顯矣楚公舉進士太宗朝與陳文忠公試於廷文皆傑出並授光祿寺丞直史館而楚
公次文忠公爲第二振特遷殿中丞知宣州賜緋衣銀魚近世進士起家之盛未有如此者也終尙書
刑部郎中集賢殿修撰公既貴贈楚公而上三世皆至公師封大國又封曾祖妣秦國太夫人蕭氏祖
妣章氏辛氏韓國魏國太夫人妣吳氏黃氏秦國楚國太夫人公少力學問能文章乾興初仁宗即位
時楚公守池州以公持表入智授試大理評事不赴調舉進士第五人中第授太常寺奉禮郎知杭州
臨安縣未行改知越州會稽縣公初試吏即能聽決獄訟吏莫能欺縣有鑑湖溉民田湖溢則反爲田
病公爲即曹娥江堤疏爲此門泄湖水入江田以不病民至今賴之坐親戚置田部中公實不知左遷

監湖州酒務歸遷光祿寺丞監在京趨院歲課大溢特遷秘書省著作佐郎明道改元覃恩遷秘書丞
丁楚公憂服除監在京都商稅遷太常博士近臣薦公舉行授國子監直講是時元昊叛西邊朝廷議
出兵討之公自以任博士得以古諠迪上且夷狄反覆桀驁宜以德懷柔不率然後加兵著征懷書一
篇奏之其後元昊請臣中國卒不出兵徒諸王府侍講兼睦親宅北宅講書澗王宮教授遷尙書屯田
員外郎故事王府侍講歲滿進記室直史館賜三品服公以積累而遷非其好也獻所爲文召試學士
院授集賢校理發解別頭進士得人爲多後有至公卿者俄兼天章閣侍講史館檢討遷尙書兵部員
外郎修起居注當試知制誥宰相賈文元公公友婿也以親嫌爲言除天章閣待制遷尙書刑部郎中
文元公罷遂知制誥兼史館修撰丁楚國太夫人憂服除召入翰林爲學士遷中書舍人公自校理以
至爲學士皆兼待詔是時仁宗勵精稽古博延儒學之士講論六藝有不任職往往罷去獨公以道德
勸講歷十餘年事有可以趣時爲之者多傳經啓迪繇是眷獎加厚一日招執政侍從之臣策訪政事
時公侍楚國太夫人疾謁告家居亟以手詔就問公條六事以獻其略以謂完堡柵畜兵馬使主兵者
久於其任則夷狄不敢窺邊取之得其委任之盡其材則將帥不患無人損冗兵汰冗官節財用省徭

七十一

役不專在農則耕者勸又陳古者取六郡良家子爲宿衛及府兵番上十六衛之制以明今宿衛之失
言狂者似直愛憎似忠以明聽言知人之難而人君得其言則當審覆而後行以消讒諛之風蓋皆取
當世之所先急而便於施行者以爲說云旣以經術開導人主至於朝廷典章故實律令文法無不練
習而臨事明敏果敢歷判尙書刑部兵部吏部流內銓知審刑院太常禮院判太常寺兼知禮儀事旬
當三班院異時領省事者多以貴達且數遷徒類不省事吏得並緣爲姦公周覽詔條考校簿書分別
是非可否不爲苟簡故所至舉職皆有能名其在刑部果於直人之枉選人以毆父妾得罪其實爲姦
所毆拒之因誤傷妾非毆也訴於刑部公欲直之同列之長者不從迺獨請對卒與之直三班吏員冗
雜吏非賂賄不行又第貴戚權要子弟特勢請謁公至盡取前後條目爲之區處按以從事吏束手無
能爲而人亦不敢干以私後至者莫能易也其治他司亦然歐陽文忠公不妄許人至三班嘗以不敢
易公舊事爲言其爲世所服如此與詳定編勅修武經總要多所裁定又嘗專奉詔修游藝集書成賜
一子官辭不受數以疾請外改端明殿學士知鄭州鄭居數路要衝冠蓋旁午州將疲於應接鈔能及
民事公獨詢訪閭里爲之除害興利轉運使歲多無名率斂而補郡尤甚公至一切不報有不得已者

使民以常賦代之民以不擾至今思之公爲政惠和而尤能鈞考情僞禁賊盜郡故多寇攘公至悉
實他境路不拾遺民外戶不閉至號公爲曾開門皆有使客亡竊中物移文求盜公諭以境內無盜必
從者自爲也索之果然使客慙服以爲神叻未幾復召入翰林爲學士知開封府其政如爲鄴時而人
亦習聞公所爲不勞而治強宗大姓莫敢犯法畿內之盜遁逃遠去京師肅然居三月擢爲給事中參
知政事提舉修唐書時嘉祐三年六月也明年加禮部侍郎又明年除檢校太傅充樞密使兼羣牧制
置使六年閏八月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公旣執政益成激奮勵其爲樞密
使修紀綱除弊事數裁損冗兵又更制鬪籍以周知四方兵數登耗三路屯戍衆寡地理遠近及在相
位與韓忠獻公戮力一心更唱迭和其所更革廢舉尤多以謂政事以仁民爲先故其志尤急於去民
所疾苦而補助其窮乏罷弛茶禁歸之於民籍戶絕田收其租爲廣惠倉以廩食窮獨其他施設多此
類也當是時天下無事仁宗委政大臣垂拱拱成而海內充寔朝廷謐清羣工百司奉法循理刑罰寬
平黜陟有序田里無召發之役四方不見兵革之事者宰相輔佐之力也嘗與韓忠獻公力贊仁宗蚤
建皇子以爲天下萬世之本前此固有言者未之開納至是感悟儲貳乃定八年三月英宗即位加中

書侍郎兼禮部尚書英宗哀疾感疾太皇太后權宜聽政公調護鎮附夙夜不懈加戶部尚書治平二年英宗不豫即床下奉手詔立今上爲皇太子明年正月今上即位加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俄拜尚書右僕射提舉修英宗實錄熙寧二年十月富鄭公辭疾去位又拜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初封英國公後改兗國公又改魯國公在位久熟於朝廷政事尤矜憤扶獄異時四方以獄來上者委成有司二府總領綱紀而已公得奏獻必躬自省覽原情議法密州銀發民田中盜往強取之大理當以強盜應死執政皆欲從之公獨以爲此禁物也取之雖強與盜民家物有間固爭不決遂下有司議如公言比劫禁物法盜得不死先是東州地產金銀坐強取者多抵死蘇公一言自是無死者蓋公推折律意不差毫釐而主於平恕類皆如此謂夷狄驕於姑息屈於理折契丹縱邊人漁界河邊吏不能禁拘又數通鹽舟益患之或謂與之校且生事公曰不可因循不禁後將爲患獨可委之強臣且言趙滋守雄州其人強勇有謀可任因諭以風指滋果能明約束設方略絕其鹽舟而漁者亦皆遠去謀告虜欲遣泛使滋又沮之曰泛使非舊約雖至不敢上聞卒不至契丹賀正使在館故事賜宴紫宸殿時英宗不豫命宰相就館宴之使者以非故事不就席公

責以賜宴不赴是不虔君命也人主不豫必待親臨非體國也使人處之安乎遂拜賜夏人犯大順城朝廷憂之公以爲彼方莽飢姑絕其歲賜遣使詰問必竅急謝罪或曰得賜尙爾况絕之乎公曰彼雖戎狄固能擇利而處也卒遣使皆如公言莽脅鬼名山舉族來歸且言可率他族內附種譚乘其勢取綏州又欲因其謀招致他族或謂夷狄懷詐未可信且欲棄綏州上以問公公言舉族而來決非詐綏州我故地也旣得之何可不守然遂欲招置他族則我素無備非倉卒可爲未宜搖動其衆後遣習邊事者計之不能易公說公更踐二府以至爲相十有五年近世處高位者莫如公久其事君接人語默動靜一皆有法而尤小心恭慎不立朋黨推遠權勢未嘗納請謁市私恩對家人子弟不語及公事每爲密奏輒削其藁其忠言正論與夫推賢揚善謀大事定大策凡語於上前者退而不伐亦不言於人故人亦莫能盡知也仁宗末年大臣一拂公議往往免去公終其世內外無間言再被顧託歷事三朝至今上時受遺輔臣獨公久於其位上亦篤於信任不爲流言所惑嘗有朝士上書言兩浙漕漕河廢置埭閘非便特以旁郡有公田園賴以爲利上雖不入其言公固請辨之遣使者按驗其言果謬公亦自言其人嘗私謁不遂今其書具在并以奏焉遂黜言者公復固請寬言者罪上繇是益賢公嘗待有

加蓋公遇事不爲姑息數裁抑僥倖不以毫髮假借小人不便思有以中傷而莫能得其隙故欲以是累公公自處顯每思止足嘗因亢旱引咎累章祈罷免上以手詔諭公曰雖十百章上猶不聽也年七十即上書還政不從自是數以爲言又三年而後許之猶未得謝進司空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兼侍中爲集禧觀使五日一朝時三年九月也公春秋雖高筋力尙壯時方出師西討欲得元老大臣鎮關中以爲重強起公爲永興軍路安撫使判永興慶州卒盜弄武庫兵且有外應雖已伏誅而餘黨散逸自陝以西皆警教閱義勇置官提舉以備非常強陞益兵轉運使又請移內地賦稅以實邊人情騷然不安其居公至曰叛者誅矣胡爲張皇如是一以鎮靜待之罷提舉教閱義勇官委之州郡訓練三將以備邊分屯於河中府及邢涇州不煩饋運遂又奏罷移稅由是州郡晏然乃益繕治城壁戍器增修政事之闕者雍郊山林阻深姦人依以爲盜取富人物如已有一不厭其欲則并其家害之爲患久矣公至購以厚賞分兵搜捕不數月殆盡部多豪右喜爲飛語以動搖在位且邀姑息有聲言營卒謀結外寇以上元夜起兵爲亂至開京師州人大恐兵官陰爲備請公毋出游公不爲動是夜特率賓佐置酒邀觀夜艾而歸人情遂安飛語亦息陝西旣無事乞還許之復爲集禧觀使固納節老許其歸仍

進太傅公之歸也上欲賜公第公辭以舊廬粗庇風雨於寒族爲稱不敢當上不奪其志然使者存問日月不絕謂高年宜肉食數賜羔公遇同天節則必入朝上壽慰撫良厚上祠南郊亦奉詔陪祠卒事無廢禮其後得末疾不能朝上再祠南郊以公不能從特詔賜賚依陪祠故事固辭不得蓋上之優老念奮於公尤篤故恩禮之厚如此公雖不能朝上猶遣中使詔問北陲備禦之策公歷述近世及祖宗已試之略有驗於今者凡千餘言以對公既家居日與賓客族人置酒弈碁爲樂或使諸孫誦讀文章閒乘籃輿與所適每歲首執政大臣連騎過公飲酒賦詩以爲故事既退四年次子孝寬爲樞密直學士起居舍人簽書樞密院事時公壽考康寧食其菴祿論者謂父子世爲公輔天下固以爲榮然世或有之至如公罷政事纔六年親見其子嗣登政府而其子入則侍帷幄贊國論退而承顏侍膳雍容膝下一時之盛雖古未有也初其子迎公居西府久之公曰吾老矣一旦被病不起不宜汚官寺遂昔舊廬以歸未幾而公屬疾矣元豐元年閏正月戊戌薨于正寢公爲人力厚莊重沉深周密平居謹繩墨蹈規矩及處大事毅然不惑至其成功欽然如未嘗有爲也居家謹嚴無惰容雖在高位常屈己下士賓客至者人人盡其說然亦不曲從也其處富貴以清約自持自布衣以至公相凡所奉養亡甚異

也其家人子弟帥公之教不爲驕侈子弟修廉隅力學問如寒士不知其爲勢家貴族也性尤愷悌待故舊不以富貴易意任子恩多推與旁宗外族及致仕而歸諸孫多未官者平生善讀書至老不倦博識強記晚年精明不衰對賓客談論誦舊學引朝廷故事歷歷不絕聽者忘疲倦晚探佛書造性命之理癡疾家人數勸勉進藥餌公卻之曰物盛則衰固其常也非藥餌所能終辭色不亂有文集三十卷公累階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號推誠保德崇仁守正協恭贊治忠亮翊戴功臣食邑一萬三千五百戶食實封四千九百戶娶陳氏武信軍節度使康肅公義咨之女先公卒封鄭國夫人以子貴封魯國子三人長孝宗尙書虞部員外郎次孝寬次孝純殿中丞女一人適光祿寺丞周汰孫七人請說說誠詠訥贖納爲秘書省校書郎餘皆太常寺太祝請先公一日卒公之去西府居也詔許其次子往來就養而其子三請解機務不許方繼有請而公薨矣自公癡疾上遣中使挾太醫診視又命輔臣至第存問計聞特輟視朝三日車駕臨哭盡哀三月丙子又爲素服哭於苑中贈太師中書令配享英宗廟廷賻恤加等勅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韓績攝鴻臚卿同入內侍省都知利州觀察使張茂則典議喪事以五月庚寅葬于開封府新鄭縣東里鄉北趙村之原以魯國夫人祔維公以儻術吏事見推一

時履和蹈義篤行不怠故能奮於小官不繇黨援周旋侍從致位宰相佐佑三世有勞有能定策受遺
功施社稷知止克終老而彌劬爲一代之宗臣可謂盛哉是宜銘書太常配食清廟隸行易名傳之史
官以信後世稱主上褒顯勳舊垂於無窮之意謹具公歷官行事狀上尙書省以移太常以告太史謹
狀

杜御史莘老行狀

學士查

籀

公諱莘老字起莘姓杜氏其先京兆杜陵人唐工部郎甫自蜀如衡湘其子宗文宗武實從宗文字復
還蜀居眉之青神自號東山翁東山翁生禮舉明經爲僖宗諫官禮生詳詳生姜景福中第進士官至
侍御史公於御史八世孫也曾祖澤民考輔世皆潛光不仕而儒業謹禮世爲鄉黨所敬考以公累贈
右奉議郎妣師氏贈恭人公幼穎秀不好弄未冠知力學時黨禁嚴天下學者一本臨川凡蘇氏文仆
碑削札無遺公獨藏去誦習不絕一時名勝多器重之宕渠守石翼以師禮延致乃自眉徙居恭之江
津中紹興十年進士及第以道遠爲親憂免赴朝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授梁山學官隸業者隨其材分
皆有得乃合而言曰學廩不繼居亡以久願輸家餘爲之繕二千二百有奇公乃市田六百畝且海正

齊入食益饒自遠至者甚衆繼遭內外艱執喪有聞二十五年秦桧死魏良臣奏大政天子厲精收還威柄召用四方人材公方授珍州學官慨然曰茲非吾時乎遂疏天下利病上之良臣大悅薦于上爲禮兵部主管架閣文字明年七月薨見東方上避正朔減秩贈詔羣下極言闕失公奏封章以爲對整氣所生歷考史牒多爲兵兆國家爲民息兵而將驕卒惰軍政不肅今因天戒以修人事思預防無急於此因指陳時事十弊展盡無所諱時應詔者衆上悉以付後省命精擇第而上之衆議以公爲首於是進秩一階制有言尤鯁亮切中事情之語遷勅令所刪定官修書以十數至刑部斷例尤精審有疑則反覆奏請必惟其常同列肯服其盡心二十八年改京秩主太常寺簿兼籍田司尋除博士千畝皆上腴而歲取其寡耕者行賕以爭射吏每於歲首步頃田視賒之薄厚爲予奪驅畝所接肯苦之至是舉故事請度田公曰是無益縮安用度乃立表大齊於四境且籍耕者賦耕田有定數吏縮手不得肆旁近民咸悅至今報之時虜謀叛盟邊備未敕公因論對言狀且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上稱善再三公叙感遇上曰卿意親朕知卿忠赤皇太后升遐國朝典秩自南渡後多有司記省至植章又諱不錄園陵事殿每有疑議院吏皆拱手公行古議從容裁定大斂前一日宰相遽召公赴堂曰有

旨問含玉之制公曰禮院故事所不載以周禮典瑞鄭元所注製之其可因立具奏上覽之曰是真禮官也虞祭或謂上哀勞欲以宰相行事主議者甚力公曰古今無是比卒正之今天子爲建王爲皇太子公討論在奉常二年所值皆大典禮無一不當其物者遷祕書丞而謝又論江淮守備上曰卿有言必及此憂國深矣權吏部員外郎右選小使臣舊不出闕吏間取而鬻之在選數百人選客寒窘無所訴公始命榜闕使曉然以次就注三十一年擢監察御史在職三月遷殿中侍御史上曰以卿忠直不畏強禦故有此授自是用卿矣虜使至傳欽宗凶問請淮漢地且索大臣書辭慢甚太上知其寒盟赫然決策親征公奏疏開廣上心其要謂善御天下者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無事深憂所以豫備有事不懼所以濟功今虜欺天背盟政陛下待以不懼之時願繼自今益以剛大爲心勿以小利鈍爲異議所搖諛言所惰則人心有所恃而士氣振矣因上四事一用建炎詔書不限早暮延見大臣及侍從謀議國事二申勅侍從臺諫監司守臣遴舉可用之才三虜情雖叵測然越我使期宜以時遣使曲在彼四車駕旣謀順動則留鑰所付宜須擇重臣又言藝祖簡諸道兵補禁衛訓閱精整故方鎮讐服莫敢有異心今親征有期而熊虎兩司班直親兵纔五千餘人羸老居半至有不能介冑者乞亟留聖慮

皆施行朝命郡縣籍民爲兵爲守望相助之計淮南獨選丁壯欲溷其手而從大軍役使民駭而逃公言虜未至而先毆吾民非計請令兵民止聽郡縣官節制征役無出鄉淮民乃定上嘗問蜀事公奏曰茶馬司舊用右選擇州兵謹馬而東未始乏事比歲三衙自遣御前軍取之二歲一往返用四千四百人皆精甲方事之遽疲禁兵於道路誠可惜上曰卿爲國計周悉乃爾甚愜朕意近諭宰相如卿與虞允文唐文若馬駢才皆可用公頓首謝啓展竭以報國虜報益急公言鄂帥田師中老而貪士卒怨備裨不服臨敵恐誤國事虜造舟海濱積全齊之甲其謀不淺宜命海道諸將募死士爲禁刼之計上從公言召師中奪其兵遣李寶趣東海其後漢河諸將得自奮所向皆捷李寶戰膠西竟以火攻勝上出內庫錢十七萬賜出戍士大夫公言諸軍負回易子錢甚夥例賞以月廩不先除此弊緝出禁帑入將帥私室矣上悟悉除軍債士拜賜和舞人百其勇虜數道入寇淮楚蜀諸軍近戰皆報捷公奏曰兵重輕有奇正彼分道先入者皆牽制之兵諸將貪小利不相爲援則重兵所向難支矣昔夏竦謂元昊犯邊豈能四路俱來必擇一道併兵而入請詔四路凡有警互相檄報分兵策應援昭陵從之西賊始困政今日事也上即令都堂以此徧諭諸將蜀軍克秦州方事進討公慮乏軍食奏曰按籍蜀常平義倉

爲石者六十有二萬乞權令漕臣覈寔聽緩急移運有旨割付四川計臣有司用紹興七年巡幸故事辦殿公曰今親征與曩日事異宜悉從簡以幸所遇郡縣上曰此行中宮及內人不往止與建王行令徧識諸將雖朕服用亦自省約公宮中都久知公論之所予奪其爲姦姦者皆得其根本脉絡嘗歎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所畏姑言其次是欺其心不敬其君者也任言責被異眷極言無隱取衆所素指目者悉擊去之帶御器械劉炎筦禁中市易通北賈大爲姦利一日見公輒及朝政語狂悖公見疏聞上即罷斥監嘉州稅淮南轉運副使王稔素結宦寺居官竄盜不飾大吏率觀望不能按公因其擾民且妄言請兵勦罷之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受命使虜已而辭行公再彈奏謫居筠州幸鑿王繼先怙寵于法富弼公室子弟直延閣通朝籍姻戚黨友莫非貴游徹民屋以廣第舍僭擬禁廷別業外帑殆徧畿甸雖秦氏顯政無顧忌率相結納數十年間未有敢搖之者自開邊警日禁重寶歸吳輿爲避賊計公上疏數十罪上曰初以太后餌其藥稍假恩寵不謂小人驕橫乃爾公曰繼先之罪擢髮不足數今臣所奏其大凡耳上作面曰有恩無威有賞無罰雖堯舜不能治天下於是羈置繼先福州子孫皆勒停撤寺院生祠數十所掠取良家子爲奴婢者百數並還其家臨安內外田宅貨貨悉拘

籍以千萬計天下稱快焉虜兵臨江中外懼恐無固志內侍張去僞取御馬院西兵二百人髡其頂髮都人異之口語騰沸公彈治上疑其未審公執奏不已竟罷去爲御馬院致其仕以所髡西兵肆殿前司乃曰吾責塞矣遂請補外初公入臺有貴戚侵奪民田州縣弗能正民懷牒自極杖其手以訴臺吏皆却立目語公送棘寺驗治卒直之陳俊卿自副端爲兵部貳卿求去甚力公因奏事從容曰人材實難况多事之際如俊卿輩今在論思之地必有補益上以爲然其抑強扶弱愛惜善類皆此類也十一月除直顯謨閣知遼寧軍府事給事中金安節封還制書改除司農少卿時邊遽日至公勉就職頃之虜酋斃公遂力請寬拜前授朝士祖道都門以詩文稱述者百餘人都人至今以爲美談雖宿衛武夫府寺騰隸誦說前朝骨鯁敢言必曰杜御史也公爲郡崇教化謹科歛待官屬以禮御胥吏以嚴聽斷明審人不取欺未朞月政成父老攀至諸司借留提點刑獄何騏宣諭使王之望皆奏公課績爲諸郡最上受內禪公著三議以進曰定國是曰修內政曰養根本理切而事核殆無一語虛設未幾羸疾以隆興二年六月八日卒于正寢享年五十有八自迪公郎累遷至承議郎賜五品服上閱閱應遷朝奉郎命下不及拜提點刑獄何逢原轉運判官李燾列公治狀乞以所遷官致仕俾其孤暨延賞上特許

焉娶黃氏集賢校理庭堅之孫正字相之女先公卒累贈恭人四男長士廉右迪功郎次開早次士遜將仕郎次士遠三女長適進士黃思訓次適進士劉元恕季未嫁而卒男孫二人女孫一人公事親孝處窮約能竭力致養奉議公性峻閨門威如公左右順承無幾微失其意弟四人皆公調勉爲善士扶持經紀俾克厥家與人交胥懷裕然無畦畛然不可干以非義所厚善皆天下知名士後進可教者恩藉誘掖無劘色鄉里老儒以恩科入仕身死家四壁立十數喪暴露原野公出金錢率里人共葬之遇人急難輒盡力不念其報好學雖老不厭俸祿悉以買書所畜幾萬卷爲文根極理要必於有用有文集二十卷集論語解一十卷顯仁禮儀三卷藏于家將以乾道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葬于江津之南江堯山之原士廉哀遺藁叙歷官歲月來請譔次事狀齋執書泣曰公立朝大節章章無愧論諫在簡策清議在天下不待文字而傳然齋束髮時寓居江州從公學問凡三年外家眉山大與公母黨師氏有連君子交奉議公相得歡甚齋待罪三館公官奉常未幾來丞秘書步趨相踵欣愉戚憂相同至慮事剖疑出一肺肝知公平生言行爲詳則屬筆傳信其可以固陋辭方遠亮密力造謀假然以大一統自任聲勢虛鳴聞聽風靡而議者狂久安習秦氏故態相顧望不出一語公自下土來首發其端四

五載間每奏對不論他事太上簡其忠注措始整暇及虜大入公益契合朝引裾暮伏聚森聲震蕩
太上聽從如流聖德日新雖戰士沫血危急存亡之秋而主聖臣直人心悅天意回顛相陰助渠魁授
首土疆既失而復社稷幾危而安其誰之功也宮之奇懼于諫而晉璧入汲黯守節死義而淮謀寢觀
古人成敗明驗則知正君定國召和消變其機在此不在彼遠覽之士所以計度而深嘉之國朝任臺
諫之法遠出前代臺諫亦最號得人其極壘不誣如此箚既狀公行事大槩且推明功用所至併以告
太史氏云謹狀





璇
琰
集
刪
存
卷
三

R
012-9081
431
:特12/3



琬琰集刪存卷第三

潘武惠公美傳

實錄

潘美大名人父彞以膂力應募隸兵籍遷軍小校戍常山以病免歸鄉里美少有大志隸府中典謁時漢政荒亂美私語里人王密曰漢氏歷數將終兇臣肆虐有三靈改卜之兆大丈夫當于此時立功名取富貴豈宜碌碌然與萬物共盡會周祖鎮大名世宗自環衛領牙門軍美遂解職委質焉世宗即位補供奉官從征高平配美精卒數千扼江渚嶺虜果由其路來援美堅壁不與戰虜遁去以功遷西上閣門副使凱旋遷正使出監陝州軍俄遷東上閣門使從征關南還改引進使世宗將用師隴蜀命美護永興屯兵因令經度西事恭帝嗣位召爲客省使太祖素與美厚善及爲諸軍推戴還入京城即遣美往見執政美因敷述天命以諭之陝帥袁彥性兇率恣行威福羣小用事多殺人取財賄陝民苦之復日夕繕治甲兵太祖慮其爲變遣美監其軍遂圍之美單騎入城諭以受命之事因諷令入朝彥即治裝上道上喜謂左右曰潘美不殺袁彥諭令朝覲成我志矣李重進叛命美乘傳發宿州兵擊賊會

以石守信爲招討使即以美爲行營都監揚州平留美爲巡檢以鎮撫之車駕還都錄其功授秦州團練使屬湖南軍亂其將汪端友叛朝廷與師剪滅人心未寧以美爲潭州防禦使賜黃金帶御馬嶺南劉鋹數寇桂陽江華美率兵擊走之郡界溪洞蠻獠自唐末之亂不供王賦頗恣侵略爲居民患美率兵深入窮其巢穴斬首萬餘級餘黨潰散美悉令招誘貸其罪以己俸市牛酒宴犒賜金帛以慰撫之夷落遂定乾德二年又與南面兵馬都監引進使丁德裕朗州團練尹崇珂衡州刺史張繼勳率兵克郴州即日繼勳爲刺史開寶三年九月征嶺南以美爲賀州路行營馬步都部署遣使十餘發諸州兵赴賀州是月進兵克富州敗廣軍萬餘衆進師至臨賀鋹遣將仵彥柔率萬餘衆來援美逆戰於南鄉俘千餘人斬首數千級彥柔衆大潰克賀州十月又下昭桂連三州西江諸州相繼而下即以美爲南面都部署長驅至韶州其地越人之北門也衆十餘萬背城而陣以待官軍美揮兵乘之衆軍大敗奔甲而遁俘斬數萬計拔韶州鋹既窮蹙四年二月遣僞諫議大夫王珪詣軍門求通好罷兵又遣僞左僕射蕭灌中書舍人卓惟休奉表至軍中乞降美即令殿直冉彥衰部送灌等赴闕鋹復遣其弟保興率衆拒戰美即率厲士卒倍道趨耒頭去廣州百二十里鋹衆十五萬依山谷堅壁以待王師美因築

畢休士與轉運使王昉及諸將計曰彼編竹木爲柵若樁火以焚之必擾亂以銳師夾擊之此萬全之策也遂分遣丁夫數千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會暮夜萬炬俱發天大風火勢甚盛銀衆驚擾來犯王師美麾兵急擊之銀衆大敗斬數萬計長驅抵城下鉅盡焚其府庫及克其城擒銀送闕下露布告捷即日命美與尹崇珂同知廣州兼市舶使五月錄功就拜山南東道節度五年兼嶺南道轉運使土豪周思瓊聚衆負海爲亂美討平之嶺表以定七年召還命升殿慰勞賜馬玉帶八年秋議征江南九月遣美與步軍都虞侯劉遇東上閣門使梁迥並率兵先赴江陵十月旣命美爲昇州西南路行營馬步軍戰權都監與曹彬偕往自江陵發兵進討次秦淮時舟楫未具美率兵先赴號令軍中曰美受詔提礮果數萬人戰必勝攻必取豈限此一帶水而不徑度乎遂率麾下涉水大軍隨之吳師大敗及采石磯浮梁成吳以戰艦二十餘艘鳴鼓泝流而上急趨浮梁美麾兵擊敗之奪其戰艘生擒僞神衛諸軍頭鄭資等七人獲軍器萬餘計俄又破其城南水寨殺戮千餘衆美分師以保之奏至太祖立召樞密副使楚昭輔草詔令徙置戰糧以防它變即賜其食遣馳驅徑去使者至會暮美即準詔徙軍是夕吳人急攻水寨皆無所獲進傳金陵城下王師日進捷江南平錄其功加檢校太傅宣徽北院使是

秋命副黨進攻太原爲行營馬步軍都監與并人萬餘衆戰汾上破之獲馬千餘疋牛羊數千計俘數萬口以歸太平興國初遷改南院使三年加封開府儀同三司四年正月命將征太原遣美爲北路都招討兼制置太原行府部分諸將進討美等奉辭太宗召升殿授以方略賜襲衣金帶鞍勒馬遣之及繼元降并州平虜其城以榆次縣爲治所王師征范陽又以美知幽州行府事及班師命美兼三交都部署留兵留屯以扞北寇以功加檢校太師三交西北三百里地名岡軍溪谷險絕虜之所保多由此入寇美潛師襲之虜弃城遁軍使安慶以其族降因積粟屯兵以守之自是虜不敢侵軼居民以安頤之美巡撫至代州宿戒部下秣馬蓐食俄虜萬餘騎來寇近塞美令軍士銜枚往擊之大破其衆生擒其都指揮使李重誨殺其駙馬侍中一人獲馬數百疋俘馘甚衆手詔褒諭進封代國公七年以三交寨爲并州治所詔美爲都部署八年以王顯弼德超爲宣徽南北院使美罷改忠武軍節度進封韓國公領屯兵如故雍熙二年太宗爲眞宗娶美次女爲夫人後追諡莊懷皇后將成禮召美還都數月歸屯所三年春大舉征幽州爲雲應朔等州行營都部署雲州觀察使楊業爲之副磁州團練使郭超爲押陣都監三月美率師出西徑與虜遇追到寰州破之斬首五百級刺史趙彥辛以城降遂圍朔州

其節度副使趙希贊以城降轉政應州其節度副使文正觀察判官宋雄以城降四月下雲州斬首千級會班師詔美歸代州俄受詔遷四州之民於內地會戎人奄至與戰不利喪驍將楊業八月詔曰忠武軍節度檢校太師潘美位處殿邦任隆分關搃貔貅之族執金鼓之權昨以雲朔吏民不忍委於戎虜因令南徙總援兵經塗非賒精甲甚衆不能申明斥堠謹設隄防陷此生民失吾驍將據其顯咎合正刑書尙念久在邊陲累分憂寄爰伸念舊特示從輕可削三資爲檢校太保明年二月復爲檢校太師端拱初知真定府未幾復爲并代都部署知并州淳化二年就加同平章事數月卒年六十七廢朝二日贈中書令諡武惠中使護其喪歸葬洛陽咸平二年八月詔以美配饗太宗廟庭子惟德惟固惟平惟清惟熙惟熙惟德至宮苑使惟正西京作坊使惟清崇儀副使惟熙妻王氏延和縣主至莊宅使平州刺史惟熙子承規今爲閑門祇候

王中書全斌傳

實錄

王全斌并州太原人其父事後唐莊宗爲岢嵐軍使私畜勇士百餘人莊宗疑其有異志使召之懼不敢行全斌時年二十歲白其父曰此蓋疑大人有他圖願以全斌爲質必得釋父從其計果獲全因以

全斌隸帳下及莊宗入洛累歷內職同光末蕭瑋有變亂兵逼宮城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遁惟全斌與符彥卿等十數人居中拒戰莊宗中流矢扶掖歸絳霄殿全斌慟哭而去明宗即位補禁軍列校晉初從侯益破張從賓於汜水戰功居多遷護聖指揮使周廣順初改護聖爲龍捷以全斌爲右廂都指揮使討兗州慕容彥超也爲行營馬軍都校顯德中從向訓平秦鳳以功領恩州團練使俄遷領四州防禦使從世宗平淮南復瓦橋關改相州留後國初潞州李筠叛全斌與慕容延釗由東路會王師進討以功拜安國軍節度詔令完葺西山堡寨不踰時而畢建隆四年與洛州防禦使郭進等率兵入太原境俘數千八以歸進樂平乾德二年十一月又爲中武軍節度即日下詔伐蜀以全斌爲西川行營行軍都部署率禁軍步騎二萬諸州兵萬人由鳳州路進討召全斌示川峽地圖授以方略十二月率兵復乾渠渡萬仞燕子二寨下典州僞刺史盧思儲退保西縣敗蜀軍七千人獲軍糧四十餘萬斛乘勝拔石圍魚關白水二十餘寨俄又先鋒史延德進軍三泉縣敗蜀軍數萬生擒僞招討韓保正副使李進獲糧廩三十餘萬斛而崔彥進康延澤等逐蜀軍過三泉遂至嘉川殺虜甚衆蜀人斷開道未得進全斌議取羅川路入延澤潛謂彥進曰羅川路險軍士難並進不如分兵治棧閣與大軍會於深渡彥

進以白金斌然之彥進延澤督師治圍道數日成遂進擊金山寨又破小漫天寨全斌由羅川趨深渡與彥進會蜀人依江列陣以待王師彥進遣張萬友等奪其橋會夜蜀人退保大漫天寨詰朝彥進延澤萬友分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銳來逆戰又大破之乘勝拔其寨僞將王審超監軍趙崇濕逃出復與三泉監軍劉延祚大將王昭遠趙彥韜引兵來戰與王師遇三戰三敗追至利州昭遠遁去渡桔柁江焚浮梁退守劍門遂克利州得軍糧八十萬斛自利州趨劍門次益光全斌會諸將議曰劍門天險古稱丈夫荷戈萬夫莫前諸君宜各陳進取之策侍衛軍頭向韜曰降卒牟進言益光河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寨對岸有渡自此出劍門關二十里至青強店與大路合可於此進兵即劍門之險不足恃也全斌等即欲卷甲赴之康延澤曰來蘇細徑不須主帥自往且蜀人數戰數敗兵退守劍門無如諸帥協力進攻命一偏將趨來蘇若遠青強北擊劍關與大軍夾攻破之必矣全斌等然之命史延德分兵趨來蘇遣浮梁於江上蜀人見梁成奔寨而遁昭遠聞延德至青強即引兵退陣於漢原坡留其偏將守劍門全斌等擊破之昭遠崇韜皆遁走遣輕騎追獲傳送闕下克劍門殺蜀軍萬餘人四年正月十三日王師次魏城孟昶遣使奉表來降全斌等入成都後十餘日劉延讓等

始自峽至祖饋遺延讓等及犒師並同全斌之至會詔書頒賞諸軍亦無光降由是兩路兵相嫉蜀人交構主帥遂不協全斌等先授詔發蜀兵赴闕人給裝錢十千未行者加給兩月廩食全斌等不即時宣行由是蜀軍憤怨人人思亂兩路隨軍使臣常數十百人全斌彥進及王仁贍等各保庇之不令部送蜀兵但分遣諸州牙校蜀軍至綿州果叛劫屬邑衆至十餘萬自號興國軍有僞文州刺史全師雄者嘗爲蜀將有威惠軍人畏伏適以其族赴闕至綿州值軍亂師雄恐爲所脅乃弃其家匿于江曲民舍後數日爲亂兵所獲推爲帥全斌遣都監米光緒往招撫之光緒盡滅師雄之族納其愛女及襲裝師雄聞之遂無歸志率衆急攻綿州爲橫河指揮使劉福龍捷指揮使田紹斌擊敗遂攻彭州刺史王繼壽殺都監李德榮據其城十縣皆起兵應師雄自號興蜀大王開幕府置僚屬署節帥二十餘人令分據瀘口導江郫縣新繁青城等縣彥進與張萬友高彥暉田欽祚同討之爲師雄所敗彥暉戰死欽祚僅免賊衆益盛全斌又遣張延翰張煦往擊之復不利退入成都自是印蜀眉雅東川果遂渝合資簡昌普嘉戎榮陵州並隨師雄爲亂郵傳不得通者月餘全斌等甚懼時城中蜀兵尚二萬餘人全斌慮其應賊與諸將謀誘致夾城中盡殺之未幾劉延讓曹彬破師雄之衆於新繁生擒萬餘人師雄退

保鄆縣全斌仁膽又破之師雄走保灌口寨賊勢既顛餘黨散保州縣有陵州指揮使元延裕者師雄署爲刺史乘萬餘仁膽生擒之礎於成都市俄虎捷指揮使呂翰爲主將不禮因殺知嘉州客省使武懷節戰權都監劉澤合衆至五萬餘人逐普州刺史劉楚信殺通判劉沂及虎捷都校馮紹文果州指揮使宋德威殺知州八作使王永昌通判渙都監鄒光弼遂州牙校王可璋率州民爲亂仁膽等討呂翰於嘉州翰走入雅州師雄病死於金堂其黨推謝仁本爲主羅七君爲佐國令公與賊將宋德威唐陶鼈據銅山旋爲康延澤所破仁膽又敗呂翰於雅州翰走黎州爲下所殺奔屍水中後丁德裕等分兵招輯賊衆始息全斌至蜀地適蜀冬暮京城大雪太祖設氍毹帷於講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尙覺寒念西征將帥衝犯霜霰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黃門馳驛齎以賜全斌仍諭旨諸將以不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初成都平命叅知政事呂餘慶知府事全斌但典軍旅全斌常語所親曰我聞古之將帥多不能保全功名今西蜀已平欲稱疾東歸庶免悔吝或曰今寇盜尙多非有詔旨不可輕去全斌猶豫未決會有訴全斌及彥進破蜀日奪民家子女玉帛不法等事與諸將同召還太祖以全斌等初立功雖犯法不欲辱以獄吏但命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詔曰王全斌王

仁贍崔彥進等俾統銳師出征全蜀彼畏威而納款尋馳詔以申恩用示哀矜式教緩撫應孟昶宗族官吏將率士民悉令存撫無令驚擾而乃遠戾約束侵侮憲章專殺降兵擅開公帑豪奪婦女廣納貨財斂萬民之怨咨致羣盜之充斥以至再勞調養方獲平寧泊命旋歸止欲含忍而銜冤之訴日擁國門稱其隱沒金銀犀玉錢帛十六萬七百餘貫又受僞屬臣僚賂遺九萬餘貫又擅開豐德庫致失錢二十八萬一千餘貫遂令中書門下召與訟者質證其事而全斌等皆引伏其令御史臺於朝堂集文武百官議其罪於是百官定議全斌等罪當大辟准律處分乃下詔曰有征無戰雖舉于王師禁暴戢兵當崇于武德茲庸蜀自敗姦謀爰伐罪以宣威俄望風而歸命遽令安堵勿犯秋毫幾德潤之涵濡俾生聚之寧息而忠武軍節度王全斌武信軍節度崔彥進董茲銳旅率我成謀既否克定之全功宜體輯柔之深意比謂不日請諡即時凱旋懋賞策勳抑有彝典而罔克寅畏速此悔尤貪殘無厭殺戮非罪稽予偃革職爾叛兵尙念前勞特從寬貸止停旄猷猶委藩宣我非無恩爾當自省全斌可責授崇義軍節度觀察留後彥進可責授昭化軍節度觀察留後特進隨州爲崇義軍金州爲昭化軍以處之仁贍責授右衛大將軍開寶末車駕幸洛陽郊祀召全斌侍祠以爲武寧節度謂之曰朕以江

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尊紀律故抑卿數年爲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旄鉞仍以銀器萬兩帛萬疋錢千萬賜之全斌至鎮數月卒年六十九上甚悼悼之廢朝三日贈中書令天祚二年錄其孫永昌爲三班奉職全斌輕財重士不求聲譽寬厚容衆軍旅皆樂爲之用黜居山郡十餘年怡然自得識者稱之子審鈞至崇儀使富州刺史廣州兵馬鈐轄審銳至供奉官閑門祇候

張文定公齊賢傳

實錄

張齊賢曹州冤句人也生三歲值晉亂徙家洛陽居城南之海角村孤貧力學有大志慕唐李大亮爲人故字師亮太祖時舉賢良方正又獻下并汾富民封建敦孝舉賢太學籍田選良吏懲姦慎刑十策皆報罷頗爲趙普李昉石熙載所知太平興國二年進士釋褐大理評事通判衡州時州鞠劫盜十餘皆論死齊賢始至爲辨理全活五人州將獄官大懼被譴齊賢曰某初成一名豈欲罪衆人而自爲功乎第令改正而已人許其遠大自荆渚至桂州有水遞鋪夫凡數千戶皆樵釣貧民衣食不給湘江多巨潭險石而程限與陸鋪等或阻風波陰霖率被管捶齊賢言其事詔每鋪夫減半四年代還會親征晉陽就行在謁見遷秘書丞忻州新下命知州事明年二月召還改著作郎直史館賜緋六月改左直

拾遺是冬車駕北征齊賢表請從行賜白金二百兩辦裝車駕遺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齊賢上疏曰
方今海內一家朝野無事關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尙衆幽燕未下輦運爲勞以生靈爲念乎
臣每料之此不足慮也自河東未降臣即權知忻州捕得契丹納米專典皆自山後轉般以援河東以
臣料契丹能自給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然終爲我有者蓋力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憲忻代
未有軍寨入寇則田收頓失擾邊則守備可虞而反保境偷生畏威自守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
右扼疆事甚嚴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雁門陽武谷來爭小利此則戎狄之智力可料而知也聖人
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不勝若重之慎之則戎狄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
盡由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浚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
此李牧所以稱良將於趙用此術也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如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
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獲休息則田萊增而蠶織廣務農積穀以實邊用且戎狄之心固
亦擇利避害安肯投諸死地而爲寇哉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爭乎尺寸之事戎狄之勢
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戎狄外也是知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

舜之道無他焉廣推恩于天下之民爾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則斂衽而至矣陛下愛民利天下之心真堯舜也臣所慮羣臣所聞多以纖微之利陛下之術優苦窮民以爲功能者彼爲此效相習已久至于生民疾苦見之如不見聞之如不聞斂死速尤無大于此伏望慎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荆湖西川河東有僞命日賦斂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稅課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爲聖朝定法除去舊弊天下諸州有不便於民事委長吏開奏如敢循常不以聞白常嚴加典憲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心戴陛下之惠此以德懷遠以惠利民則幽燕竊地之醜沙漠偷生之虜擒之與屈膝在衛內爾六年正月遷爲江南西路轉運副使特賜其母邑封十二月改右補闕躡月充正使初辭日上而命曰江左初平民間不便一一條奏齊賢曰臣聞江南舊以鐵爲幣今改用銅錢民間難得而官責租課頗受鞭撻此最不便上曰漢時吳王即山鑄錢江南多出銅爲朕密經營之初李氏策第六萬貫自克復增冶匠然亦不過七萬貫常患銅及鉛錫之不給齊賢乃訪得爲承旨丁劍麻指饒信虔山谷產銅鉛錫之所又求前代鑄法爲饒州永平監周唐開元錢料堅實可久由是定取其法歲鑄三十萬貫凡用銅八十五萬斤鉛二十六萬錫十六萬斤齊賢即詣闕面陳其事詔既下頗有言其妄者

乃令中書召齊賢問訊齊賢具述管親行山院其辭甚確萬一以之丁劍亦得復補殿前承旨掌銅場
又有言新法增銀錫多者齊賢固引唐朝舊法爲始言不能奪齊賢在任使勤究民弊務行寬大江南
人至今稱之召還拜主客郎中樞密直學士賜金紫數月擢右諫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賜宜秋門宅
一區雍熙中遷左諫議三年大舉北伐代州楊繼業戰沒太宗訪近臣以策畫齊賢請行即授給事中
知代州與部署潘美同領緣邊兵馬是歲虜騎自胡谷入寇薄城下神衛都校馬正以所部列南門外
衆寡不敵副部署盧漢斌畏懦保壁自固齊賢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右督衆感慨以一當百虜遂却走
遁胡盧河南而去先是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無何間使爲虜所得齊賢以師期既漏且虞美之衆爲
虜所乘俄而美有使至云師出并州行四十里至栢井忽得密詔東路王師頓於君子館有詔并之全
軍不得出戰已還州矣于時虜騎塞川齊賢曰虜未知美之退乃閉其使密室中夜發兵二百人人持
一幟負一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虜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矣駭而北走齊
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燈寨掩擊大敗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帳前舍利一人斬數百級獲馬二
千器甲甚衆捷奏至歸功漢斌太宗嘉之優詔褒美俄知漢斌未嘗接戰及鈐轄劉宇皆罷居環衛端

拱初拜工部侍郎表求還省毋手扎慰勞以盛秋防邊不許畧賜白金三千兩是冬虜又自大石路南
侵齊賢預備廂兵千人爲二部分屯繁峙崞縣下令曰代西有寇則崞縣之師應之代東有寇則繁峙
之師應之比接戰則郡兵集矣至是果爲繁峙兵所敗復降詔褒美二年朝議置營田命充河東制
置方田都部署入拜刑部侍郎充樞密副使淳化二年四月叅知府事數月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齊賢母孫氏八十餘封晉國太夫人每入謁中禁太宗嘆其福壽有令子多賜手詔存問別加
錫與摺紳榮之有殿中丞朱貽業者即叅知政事李沆之姻與諸司使王延德同掌東京師因說託貽
業求補外任貽業爲白沆語齊賢齊賢遽以聞太宗以延德嘗事晉邸怒其不自陳而干祈執事召見
詰責延德言未嘗有所求即召齊賢質之齊賢且言得於貽業復召貽業詢之貽業懼延德不以實對
齊賢不欲扳沆爲證即自引咎太宗由是疎之四年十月命知定州齊賢訴以母老抱羸疾不願離左
右上憫然許之是月丁內艱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自是日啜粥一器終喪止食脫粟飯尋有詔起復知
成都府會寇亂不行轉禮部尙書俄知河南府適有大辟獄將決齊賢引問得其冤立辨雪之至府裁
三日徙知永興軍俄徙知襄州又移荆南府齊賢累表稱疾求歸洛下上以安陸去荆近而路僻及

乃徙知安州。隆年加刑部尚書。真宗即位，遷戶部尚書，召歸。以其舊臣，屢被訪問，恩禮甚渥。咸平初，受詔刪定編勅爲十卷。會呂端罷相，拜兵部尚書，平章事。齊賢以小人犯盜者衆，強竊盜持杖不得財，論罪太重，非治平之法。乃申明律減裁之，刪定官王濟以爲寬，則犯者益衆，以死懼之，尚不畏，况緩其死乎？是惠姦也。濟強抗手，疏言齊賢屬儒，不知適時之要。齊賢表陳濟管同議定而復有異論，乃下尚書省集官詳議，并劾濟。旣而齊賢作相，遂上言不欲與庶僚較其曲直，上欣然嘉其容物，遂罷濟。濟得免，勃而刑名如齊賢之請，自是犯盜者衆，亦不增。先是三班不免杖罰，齊賢請以贖論，訖今不易。論者稱其平允。又請以逃田爲外官職，田以復舊制，從容爲上推本。皇王之道所以然，且言臣受陛下非常之恩，故以非常報之上。曰：朕以爲皇王之道，非有迹象，庶事適於治道則近之矣。郊祀加門下侍郎。明年夏，命爲河北沿邊宣撫大使，不行。齊賢性迂闊，每有敷奏，多不直致。凡所云爲，徒張本而不能決。與李沆同在中書，情好不協。坐冬至朔會，被酒失儀，免。相四年，李繼遷陷清遠軍，命爲涇原、涿州、寧夏、環慶、鄜延、保安、鎮戎、清遠等州安撫，經略使。右司諫知制誥梁顛副之，俄出手札訪齊賢靈州存廢之議。齊賢獻疏曰：遷賊苟藏兇逆，招納叛亡，建立州城，創置軍鎮，有歸明歸順之號，務且耕且戰之基。仍聞藩

設中官全異羌戎之體曲延儒士漸行中國之風觀此作爲志實非小况靈州自遷賊爲逆以來危困彌甚五鎮連陷姦威益張道路阻艱音耗迨絕當城鎮完全之日破路未梗之時大凡中外常人言合奔者已衆矧清遠軍近遭攻陷青岡塞自趣焚燒兵勢人心傷沮數倍即今來所議奔者益多靈州斗絕一隅旁無援助南去鎮戎五百餘里東去環僅六七日程如此畏塗不須改奪則城中之民何由出城中之兵何以歸欲全軍民理須應接少發兵則復虞遼劫多發兵則廣費資糧與其應接以出兵曷若用奇而取勝小勝則軍民可出大勝則形勢復全匪惟擒討之有方抑亦進退而獲利與其虛勞甲卒枉役齊民示弱任姦萬萬之相遠也果能更益精兵合西邊見屯兵甲雜以對替之衆使其兵力有餘量分師徒與原渭鎮戎合彼中與山西熟戶縱東亦擇穩便處入界若嚴約師期兩路齊進苟或繼遷敢來援助彼則分而應敵我則乘勢而易攻且奔命道途首尾難衛千里趨利不敗則擒臣謂兵鋒未交靈州之危解矣因取靈州軍民置於蕭關武延以來據險就水建一寨僑置靈州羈係蕃漢土人之心裁候平寧却歸然後縱蕃漢之兵伺便而奮擊我則按重兵而觀利度賊勢以設謀臣謂破賊成功十有八九未幾靈武果陷閏十二月拜右僕射判邠州兼經略使不行改判永興軍府兼馬步軍

部署故相辭居正子惟吉妻柴氏無子家甚富惟吉有子安上安民柴素與之不協既寡又盡畜其祖
父金帛計直三萬緡并書籍繪告以謀改適齊賢定娶之自京兆遣牙吏約車來迎行有日矣安上詣
東府訴其事府以聞上不欲寘于理命司門員外郎張正倫就訊柴氏置對與安上狀認異上不得已
下其事於御史臺乃齊賢子太子中舍宗誨教柴氏爲詞遂驗問柴氏之戚獲發取瘞藏得金具二萬
計齊賢坐責授太常卿分司西京宗誨削一任貶海州別駕景德初起爲兵部尚書知青州上幸瀆淵
兼青淄濰州安撫使提舉轉運兵馬巡檢事二年改吏部尚書大中祥符初又上疏言臣在先朝嘗憂
靈夏兩鎮終爲繼遷吞併當時言事者以臣所慮爲太過略舉旣往之事以明本末從東封還拜右僕
射是冬久旱明年京師賜酺齊賢以爲宴樂陽事不宜爲即詔權亭又上言玉清昭應宮續畫符瑞有
損謙德及違奉天之意又屢請罷土木之役三年出判河陽上祀汾陽還駐洛下詔齊賢來朝時車駕
幸潛谿謁見行在所從朝諸陵次鞏縣頻奉辭歸任賜襲衣犀帶器幣如侍祠之例進位左僕射五年
代還再抗章請老授特進守司空致仕還洛陽別業入辭便坐方拜而仆遂止之許二子扶掖升殿命
益坐墩爲三齊賢先得唐裴度午橋莊有池榭竹樹之勝日引生平故人觴詠道舊時乘小車按視田

稼意甚曠適七年六月無疾而終年七十二上聞訃悼之遣入內殿頭邵文雅致祭贈以布帛五百疋粟麥稱是贈司徒廢朝二日齊賢姿儀碩大善談方略以致君之術自負往往涉於疎闊前後治獄多所全宥善提獎寒舊種放之召齊賢所薦也仲兄昭度嘗授經齊賢及貴表求追命詔贈光祿寺丞族人懷義以鄉里之舊兄事之其卒也爲制服撫其孤如子未第時館於太子少師李肅家肅精於賞鑒知齊賢必貴厚遇之肅有子早卒齊賢母事肅妻供給甚厚爲營葬事其後歲時伏臘必祭享肅堂著遷居戒一篇以訓子孫齊賢四踐兩府九居八座晚歲以三公就第康寧福壽時罕其比然不事儀矩頗好治生再入相數起大獄又與寇準相傾奪人以此少之有集五十卷奏議二十卷太平雅編二卷同歸小說十卷齊賢諸子皆能有立宗信宗誨宗禮宗亮宗簡宗約宗禮最賢多居洛陽考課當登朝虛竊束不願離田里善訓子姪率令務學宗誨子子臯子安子庚子定宗禮子子奩子膺皆擢進士第宗禮子子立

范蜀公鎮傳跋

劉

安世

熙寧中王介甫初拜參知政事神考方勵精求治一日紫宸殿早朝二府奏事頗久日刻既晏例隔登

對官於後殿須上更衣復坐以次贊引時呂獻可任御史中丞將待對於崇政而司馬溫公爲翰林學士侍講邇英亦將趨資善堂以俟宜召相遇於朝路並行而比溫公密問曰請對欲言何事獻可舉袖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溫公愕然曰以介甫之文學行義命下之日衆皆喜於得人奈何論之獻可正色曰君實亦爲此言耶安石雖有時名上意所向然好執偏見不通物情竊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諸辛補天下必受其弊矣溫公又論之曰與公爲心友苟有所懷不敢不盡今日之論未見其不善之迹似傷匆遽或別有章疏願先進呈姑留是事更加籌慮可乎獻可曰上新即位富於春秋所與朝夕謀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治之唯恐不及顧可緩耶語未竟閣門吏抗聲追班乃趨而去溫公自經筵默坐玉堂終日思之不得其說而縉紳間有傳其疏者往往偶語切議疑其太過未幾聞中書置三司條例司相與講議於局中以經綸天下爲己任始變祖宗法專務聚斂造出條目頒於四方妄引周官教其誅劓之實輔弼近臣異議不能回臺諫從官力爭不可奪州縣監司奉行徼忤其意則譴黜隨之於是昔之懷疑者始愧仰歎服以爲不可及獻可終緣茲事出知鄧州嗚呼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惟孔子乃能

識之雖子貢之賢有所不知也方介甫自小官以至禁從其學行聲名暴著於天下士大夫識與不識咸想聞其風采且曰朝廷不用則已用之則必能推其學以致太平及參大政中外相賀而獻可猶以爲不然衆莫不怪之已而考其事業卒如所料非明智不惑出於視聽之表何以及此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也獻可有焉溫公既辭樞密之命退居洛陽每論當世人物必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余所不及心誠服之故作范景仁傳蓋景仁之勇決得溫公之傳後明獻可之先見亦成於公手然止載其平生大節而自相論難之語不欲相著故獻可之先見天下莫不有知者予嘗從學於溫公親聞其說觀賢者之正論特識遂將淪沒無傳於世乃書蜀公之傳後以詔樂善之君子云

呂正獻公公著傳

實錄

元祐四年二月甲辰司空同平章軍國重事呂公著薨公著字晦叔世本河東人自從祖蒙正相太宗因家於開封父夷簡相仁宗諡曰文靖公著幼不好弄嗜學忘寢食夷簡尤器之曰它日必至公輔任爲奉禮郎登慶曆二年進士第累遷殿中丞詔試館職不就皇祐初就判吏部南曹仁宗諡曰知卿有

恬退之節賜五品服嘉祐中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數言濮安懿王在殘請燕北使無用樂輦上元遊幸廢溫成廟爲祠殿多見聽用擢天章閣待制召試知制誥三辭不就除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賜三品服壽星觀建真宗神御殿公著言都城中原宗有三御殿而營建不已非祀無豐昵之義治平元年爲諫議大夫時修慶寧宮建本命殿公著言畿內京東西淮南飢修宮非急務宜罷以息民王疇爲樞密副使知制誥錢公輔坐封還詞頭貶公著極論公輔舉職不宜黜九月五日開運英閣至重陽節當罷公著言陛下始初清明而親經術講治道願不惜頃刻之間以御經筵從之二年同判流內銓除龍圖閣直學士郊祀攝太僕參上問今之郊與古之郊何如對曰古之郊也貴誠而尙質今之郊也盛儀衛而已因言仁宗親祀去黃茵不入小次上皆循用之詔廷臣議追崇濮安懿王或欲稱皇伯考公著曰真宗以太祖爲皇伯考非可加於濮王也及詔下稱親公著言于仁宗有兩考之嫌又班濮王諱公著曰此舉臣於上前不當耳不宜與祖宗七廟諱同御史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瞻坐論濮王事貶公著曰陛下臨御以來納諫之風未形於天下而誨等以言事去非所以風示天下爭之不可因累章乞補外上曰學士朕所重豈得輕去朝廷復懇請家居者百餘日上遣內侍楊安道致請且戒云呂

公著勁直宜徐勸諭之語無太迫也起就職數日復請去出知蔡州神宗即位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讀
頃之兼資文閣學士知通進銀臺司時御史中丞司馬光罷學士公著封還制書言光以言舉職而賜
罷則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矣陛下雖有欲治之心而安危利害何從而知於是內出光詰付閣門又
言詰不由封駁而出則是職因臣而廢乞正臣之罪以正紀綱上手批其奏俟邇英當諭朕意後數日
請退獨留之語曰朕欲光勸諍左右非爲其言事也公著請不已會奉使契丹使還解銀臺司熙寧元
年修英宗實錄轉禮部侍郎知開封府自夏秋淫雨地震公著言自昔人君遇災異者或恐懼以致福
或簡誣以致禍上以至誠待下則下思盡誠以應之上下能相與以誠而變異不消者未之有也夫衆
人之言不一而至當之論難見君人者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私先入之言則不爲邪說所亂顏淵問
爲邦孔子以遠佞人爲戒蓋佞人惟恐不合于君則其勢易親正人惟恐不合於義則其勢易疎惟先
格王正厥事蓋未有正事而世不治者惟陛下勉行之而勉修之數月請罷復還翰林兼侍讀學士禮
官議欲用唐故事五月朔請御大慶殿受朝因上尊號公著言五月會朝始於唐德宗取術數厭勝之
口憲宗以下罷之况尊號非古典不係人主重輕於是罷議尊號不受近臣有請吏非領郡者兼任監

司公著曰人才類伏下流而資格愈峻則簡拔愈難審其才可用宜不次用之試而無效則已之及請增館閣之選以長育人才文武官致仕非素有罪戾者宜給俸以示始終多用其言二月拜御史中丞時兄公弼方爲樞密使特聽不避固辭亦不許王安石秉政始置三司條例司行青苗助欵法公著極論其不可曰自昔有爲之君未有人心而能圖治者亦有未脅之以威勝之以辨而能得人心者今在位之賢者率以此舉爲非而譏者一切以流俗浮論誣黜之豈有昔者賢而今皆不肖乎韓琦論青苗不便罷河北安撫使公著坐嘗面奏若韓琦因人心不忍如趙鞅舉晉陽之甲除君側之惡陛下何以待之罷爲翰林學士知潁州宋敏求草公著詞云敷陳失實援據非宜上令陳升之易乃曰厚誣藩鎮與除惡之名深駭予聞乖事理之實其後公著爲相提舉修實錄嘗辨其不然云五年復實文閣學士召還經筵辭疾提舉嵩山崇福宮八年彗星見詔求直言公著疏曰陛下臨朝願治日已久左右前後莫敢正言使陛下有欲治之心而無致治之實者此任事之臣負陛下也夫士之邪正賢不肖蓋素定也今則不然前日舉之以爲天下之至賢後日逐之以爲天下之至不肖其於人才旣反覆而不常則於政事亦乖戾而不當矣古之爲政初不信於民者有之矣鄭之子產是也一年而鄭人怨之三

年而歌之陛下垂拱仰成七年於茲矣與人之誦亦未異於七年之前也陛下獨不察乎十年起知河陽召還提舉中太一宮元豐元年除翰林學士承旨懇辭改端明殿學士知審官西院一日邇英進讀罷上與之極論治道遂及釋老虛寂之旨公著曰堯舜知此道乎上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然常以知人安民爲難此所以爲堯舜也上又言唐太宗能以權智御臣下公著曰太宗所以成帝業者以能屈己從諫耳上善其言頌之拜同知樞密院事時有請復肉刑者詔執政議公著曰後世禮教疎而刑獄繁肉辟不可復將有踊貴屨賤之議或欲取天府死囚試剗刑之公著曰不可刑而不死則此法遂行矣議遂寢三年官制行改正議大夫充樞密副使四年復同知樞密院乞補外上賜手札曰願在廷之臣可託中外腹心之寄均皇家休戚之重無遠邇者可亟起視事初夏人幽其主乘常上將大舉兵討之公著曰問師之罪當得人爲帥未得人不如勿舉及兵與河東陝西民力大困大臣不敢言公著數爲上言其狀五年辭樞密酒以資政殿學士光祿大夫知定州是年九月永樂城陷奏至上特開天章閣對輔臣曰邊民疾弊如此獨呂公著爲朕言之它人未嘗及也在定州坐遠制使禁卒護送囚徒降秩徙知揚州久之除資政殿大學士復降官神宗將建儲諭執政曰來年皇子出就學當

以呂公著爲師傅哲宗即位加銀青光祿大夫召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未至太皇太后遣使迎問其所欲言公著奏曰先帝即位之初臣與學士命草詔以寬民力爲先既而秉政者建議變舊法以便民爲意言不便者一切以沮壞新法斥去之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陛下旣深燭其弊誠得中正之士使講求天下利害上下協力而爲之宜不難矣至則建言曰人君即位之始宜講求修德爲治之要以正其始乃條上十事曰畏天曰愛民曰修身曰講學曰任賢曰納諫曰薄斂曰省刑曰去奢曰无逸又言先帝定官制設諫員之目甚備宜選忠鯁敢言士徧置諸左右使職諫諍從之拜尙書左丞官制行三省並建而中書獨爲取旨之地門下尙書奉行而已公著言三省官均輔臣也正如同舟共輿以濟江陸當一心並力以修政事諸事于三省者自今執政同進呈取旨而各行之遂定爲令遷門下侍郎拜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提舉修神宗實錄先是執政五日或三日一聚都堂事多長官專決同列不預可否至公著秉政始日聚都堂遂爲故事司馬光薨公著獨總揆務所除吏皆一時之選而端良質厚之士居多焉時科舉專用王安石經義士無自得之學而朝廷文辭之官漸難其選神宗以蒼高麗書不稱旨書以爲言議者欲以詩賦代經義公著請於經義科中益以詩賦而先經義以盡

多士之能又戒有司無以老莊書出題而學者不得以申韓釋氏書爲說參用古今諸儒之學無專用王氏又復賢良方正科以致異能之士邊穀舊法儲三年而不足公著請增爲五年大出繹本錢以助之邊用益給吐蕃大會領鬼章清宜結者董氈之別將也性凶悍爲洮河之患者二十年間朝廷罷兵滅隴右戍又知夏人之怨失蘭州也遂合從寇邊公著建議遣軍器監丞游師雄諭旨諸將以便宜出師不逾月熙河將种誼生擒鬼章致闕下夏人因遣使修朝貢之職元祐三年懇辭位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自宋興大臣以三公平章軍國者四人二人公著父子也士黜其榮詔建第於東府之南啓北扉以便執政會議三省樞密院條例所當闕者目曰軍馬事焉一月三至經筵間日一入朝非朝日不至都堂其出也不以時蓋異禮也四年以癘疾告不能朝薨年七十二輟視朝三日乘輿臨奠成服苑中敕有司治葬贈太師申國公諡正獻公著識慮深敏閑而學粹苟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誠不事表襮其好士樂善出於天性士大夫有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聞相參覈以待上求神宗嘗謂執政曰呂公著之於人材其言不欺如權衡之稱物上前議政事盡誠去飾博取衆人之善以爲善至其所當守毅然不可回奪之初入館與王安石善後安石秉政公著爲中丞安石冀其助己已而

公著論其過不爲少屈也紹聖元年用諫官翟思張商英周秩章疏削公著謚毀所賜神道碑四年二月追貶建武軍節度副使又貶昌化軍司戶叅軍盡奪遺表等恩數元符三年徽宗皇子生詔公著可復太子太保於是盡給遺遺表等恩數追取貶昌化軍司戶叅軍告毀抹議者謂節副告亦當毀而用事者不以爲然故止追告崇寧元年五月有司言復官太優詔降授左光祿大夫自是蔡京擅朝指公著爲姦黨首惡始置元祐黨籍三年六月刻石文德殿及尙書省又頌其書天下立石於監司郡守廳事其後徽宗因災異感悟毀石刻盡除黨禁有詔復公著銀青光祿大夫今上紹興元年追復贈太師申國公諡正獻子希哲希績希絕

文忠烈公彥博傳

實錄

紹聖四年四月丁巳降授太子少保澗國公致仕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父洎贈太師韓國公彥博天聖五年中進士第授大理評事知濟州翼城并州榆次縣改太常博士通判兗州景祐四年御史中丞張觀薦爲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丁父憂服除還舊職會西鄙用兵有臨陣先退望敵不進者置獄鄰郡而推劾枝蔓久不即誅彥博請嚴軍法以重將權仁宗嘉納之康定元年元昊陷金

明梁詔劉平自瓊慶倍道兼行與石元孫黃德和合兵援延州五龍川遇獲敗績德和率所部先進平元孫皆爲虜執德和妄奏平等降賊遣彥博至河中鞠勘且得姦狀德和伏誅爲河東轉運副使麟府二州皆在河外因山而城彥博父洸爲轉運使以麟州餉道回遼軍食不足乃按唐張說常領并州兵萬人出合河關掩擊黨項於銀城比爲河外直道自折德辰世有府谷即大河通保德以便府人故河關路廢而弗治將復奏之未及而卒彥博領漕事途通銀城由是州有儲粟慶曆元年元昊圍麟州二十日知城中有備解去初并代總管王元鈴轄康德興楊懷志檄調芻粟彥博籍數州民健運以俟出兵元等按兵府州閉壘自守及陷豐川始出屯城外數里三日而還居民謂寇復至入保城郭棄所齋於路彥博以其事聞且言西事未寧捍邊全藉良將元等材薦下必致敗事願正典刑別擇武臣付以邊事元等悉坐貶秩除尙書戶部員外郎直史館三年遷天章閣待制轉運使元昊復寇西鄙葛懷敏等敗績三年以彥博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未行徙秦州守邊有威名虜不敢犯四年除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建言本路兵馬久不曾習戰請立訓練之法又言益彭印蜀漢五州非用馬地州屯二千餘騎請易以步軍詔從之七年擢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改恭知政事貝州宣毅十將王則挾妖術與州校

張繼卜吉謀反閉城拒守改年置官屬河北遣將勒兵傅城下令權知開封府明鑑體量安撫師久未克彥博請行因命爲宣撫使鎬副之至則督將攻城旬餘未下謀言賊欲潛兵出邀虜使輻重鎬先遣殿侍安素伏兵敗之牢城卒蓋秀劉炳請穴地以入貝州南臨御河秀等潛於岸下夜穿畫匿穴成窰以褐袍走白彥博募死士二百啣枚由穴進帳前處候楊遂請行許之即出登城殺守陴者垂絙引城下人賊以火牛突登者不能拒頗却遂身被創援戈刺牛牛退走踐賊潰城破生擒則權送京師與羣黨悉誅除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彥博因進對言嘗聞德音以縉紳多務奔競非裁抑之無以厚風俗若稍旌恬退守道者則躐競庶幾知恥乃薦王安石韓維張瓌悉被甄擢與樞密使龐籍同議省兵民汰爲民者六萬減廩給之半者二萬衆議紛然以爲久衣食於官不願爲農且習弓刀一旦散之閭閻必爲盜賊仁宗亦疑之以問彥博對曰公私困竭正坐冗兵果有患臣願死之皇祐元年除吏部侍郎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二年大饗明堂禮畢彥博與宋庠高若訥修纂儀注起自降詔訖於禮成係日以書爲大享明堂記二十卷目錄一卷又以親被訓諭退而紀錄者爲記要二卷書成仁宗爲製序引詔褒茗鏤板賜近臣除禮部侍郎尙書三年殿中侍御史裏行唐介言彥博

專權植黨知益州日以間金奇錦因內小臣遺宮掖及參大政與諫官吳奎相表裏欺君固寵貝州賊平乃明鑄之功彥博幸會遂叨相位顯用張堯佐陰結貴妃爲謀身之計仁宗怒召二府示之疏介面論不已樞密副使梁適叱介下殿辭益堅詔送臺劾介既下彥博留再拜曰御史言事職也願不加罪不許召當制舍人即殿廡草制貶英州別駕彥博以吏部尙書觀文殿學士知許州翌日出吳奎知密州知諫院包拯上疏留奎仁宗曰介言奎拯陰結彥博觀此奏不誣也四年徙知青州五年再徙秦州尋除忠武軍節度使知永興軍至和二年再入爲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與富弼同拜宣麻之日上遣小黃覘於庭士大夫皆以得人相慶明年正月仁宗御殿疾暴作扶入禁中二府俟於殿閣召內侍史志聰問起居狀對曰禁中事嚴密不敢漏彥博叱曰上暴疾係國安危惟爾專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耶自今疾勢增損必白違當從軍法二府議留宿未有以發彥博請用道家說祈禳大慶殿輔臣主祠事設次宿殿廡志聰等又白非故事彥博曰豈論故事時耶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求見執政彥博曰此時宮門何可夜開詰旦素入白禁卒告都虞候變者同列欲捕治彥博不可乃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虞候某者何如人懷德稱其謹畏可保彥博曰此卒者怨誣之爾宜亟誅以靖

衆乃請平章事劉沆判狀尾斬軍門仁宗疾已沉譜之曰陛下遠豫時彥博擅斬告變者彥博以沆判聞上意乃解嘉祐二年監修國史御史吳中復乞召唐介還朝彥博因言介頃爲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召用之三年三司鹽鐵使郭申錫與河北都轉運使李叅議河事不協訟叅密遣指使高守忠齎黃河畫圖入中書私屬彥博御史張伯玉彈奏叅姦邪結託命待制盧士宗司諫吳中復雜案申錫所訟及彈文不實申錫坐貶滁州彥博尋以檢校太師同平章事河陽三城節度判河南府四年封潞國公五年易節保平軍判大名府改成德軍節度使尙書左僕射判太原府俄復保平軍節度判河南丁母憂八年英宗即位起復同平章事成德軍節度加冠軍大將軍左金吾衛大將軍三上表乞終喪許之詔給俸賜比宰臣之半力辭不受治平二年服闋復以舊官判河南尋除侍中淮南節度使判永興入爲樞密使兼掌敕制置使徙劍南西川節度使熙寧元年河北糧便司言軍儲艱乏神宗欲於貴州軍減住營兵額彥博曰自古募營兵遇事息輒罷漢文帝恭儉至武帝時府庫充實因用兵遂致公私匱乏呂公弼以謂邊兵不可多減遇大閱師旅寡弱啓侮夷狄彥博曰自有戍卒不至闕事也二年相陳升之詔彥博朝廷宗臣其令升之位彥博下

以稱遇賢之意彥博言國朝樞密使無位宰相右者獨曹利用書在王曾張知白上臣忝文臣粗知禮義不敢紊亂朝著固辭乃從三年夏人犯大順城至慶州李復圭以陣圖方略授鈴轄李信都巡檢劉甫監押种詠趣使出戰信等如教失利退走復圭亟收所授方略執信等繫獄奏從軍法彥博力言其非宰相王安石白上以復圭事爲當信等伏誅人皆冤之四年軍亂召二府對資政殿輔臣深以用兵爲憂彥博曰朝廷施爲務合人心以靜重爲先凡事當兼采衆論不宜有所偏聽陛下即位以來厲精求治而人情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廢墜不舉之處爾王安石曰朝廷求去民害何不可若萬事臆類如西晉風茲益亂也安石知爲己發故力排之監察御史張商英言樞密吏任遠恣橫使副黨庇不案彥博與吳充蔡挺家居待罪遣吏送印中書不受詔趣入院彥博請以其章付有司正典刑商英陰助中書故彥博等不能平會王安石亦不直商英坐貶監荆南商稅彥博乃起視事六年除守司空河東節度使判河陽七年徙判大名府初選人李公義爲饒龍爪以澹河宦官黃懷信更作澹川把天下指笑以爲兒戲王安石獨信之除范子淵都水外丞置澹川司行其法子淵奏功求賞言疏導水勢悉歸故道退出民田數萬頃朝廷疑其妄下大名府保奏彥博言河水汗漫非把

可澹雖甚愚之人皆知無益去年退地止因霜降水落今年未嘗用把而退地更多臣不敢雷同欺罔
奏至上不悅命知制誥熊本與都水主簿陳祐甫河北漕臣陳知儉按視如彥博言子淵乃求對言本
等意安石罷彥博必相故附會其說且先詣彥博納拜宴飲於是知雜御史蔡確亦言本奉使不公詔
確與諫官黃復雜治置獄逮繫二百餘人數月獄成子淵及本等皆重坐彥博勿問熙寧七年北虜再
遣蕭禧議地界命內侍裴昱賜彥博手詔問所以待遇之要備禦之方彥博奏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必
以誓書爲證彼雖詭辭難奪正論若不計曲直利害敢萌犯順之心則預備之要足食足兵堅修城壁
保全人民以主待客以逸待勞理必勝矣或曰先發制人意在輕動或曰乘其未備襲取燕薊事不審
慮後將噬臍非王師萬全之舉也九年除守太保再任力辭太保許之元豐三年除太尉開府儀同三
司復判河南王堯臣子同老言至和三年仁宗不豫內外寒心先臣叅預朝政與宰相文彥博富弼請
立英宗皇帝爲嗣仁宗感悟開納大計遂定會彥博來自北都過闕入覲神宗以問彥博對曰先帝天
命所在神器有歸實仁祖知子之明慈聖擁祐之力臣等何功神宗曰雖云天命亦繫人謀卿深厚不
伐善陰德如丙吉真定策社稷臣也彥博曰如周勃靈光足爲定策自至和以來中外之臣乞立皇嗣

者甚衆臣等雖嘗有請事未果行至嘉祐末韓琦等卒就大事蓋琦等功也神宗曰議論於至和時發端爲難仁宗意已定其後止申前詔爾正如丙吉霍光事前後不相掙也卿宜盡錄本末將付史官彥博乃具奏其詳於是手詔中書曰彥博稟德深厚善不自伐懷此大功絕口不言中外搢紳莫有知者今緣故臣子明其父勳始得本末及知援立之功厥有攸在嘉祐之詔但宣之爾遂加彥博河東永興軍節度使錄其子宗道爲承事郎彥博亦力辭兩鎮宴餞瓊林輔臣皆預兩遣中謁者遺詩以寵其行有報在不言功之語當世榮之四年進內侍王中正往鄜延體量經制邊事中正即行稱面受詔所過募禁兵從者將之而西主兵官不敢遂至西京彥博以無詔拒之中正亦不敢募而去六年請老除守太師河東永興軍節度使彥博又固辭許罷兩鎮以守太師致仕元祐初議除彥博三省長官御史劉摯等有言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邊事河防及朝廷有大政令即與輔臣共議恩遇甚渥已而博彥屢抗章請去五年復以太師致仕紹聖初言者論彥博朋附司馬光譴毀成烈怨疾先朝以理財裕民之政爲暴刻筭歛之科以經武斥地之勳爲寇攘草竊之計落河東節度開府儀同三司太原尹降授太子太傅卒年九十二特輟視朝一日崇寧中預元祐黨後特命出籍追復太師

諡忠烈彥博凝簡莊重願盼有威遠事四朝荐更二府七換節鉞位將相五十餘年再守秦州大名永興五判河南徧歷公孤兩以太師致仕英傑壽俊名聞四夷熙寧中彥博在樞密府尼惠普以妖妄就逮有司奏摺紳所與簡牘一時公卿多有之獨彥博無有神宗問其故對曰但臣不知爾如知之亦當有書時人美其分謗元豐中判河南府與富弼席汝言王尚恭趙丙劉几馮行己楚建中王愼言張問張巖司馬光凡十一人用白居易故事就弼第置酒相樂尙齒不尙官已而闕形妙覺僧舍謂之洛陽耆英會光爲文序其事宣徽使王拱辰守北都以書來諭曰拱辰以家洛位與年不居數客願以官守不得執卮酒在坐席願預名其間幸無我遺其爲時所嘉美如此彥博雖位體隆貴而平居接物謙挹尊德樂善如恐不及邵雍程顥程頤以道學名世居洛陽彥博與之遊從甚密及顥死旣葬親爲題其墓爲明道先生云子恭祖貽慶齊賢保雍居中及甫維申宗道

劉右丞摯傳

實錄

紹聖四年十二月壬子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劉摯字莘老渤海人少舉進士嘉祐中禮部奏名第一中甲科調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冀州南宮縣舊以稅錢五百折絹一疋民坐破產摯上于朝請

給半價時包拯領三司奏可其事縣人賴之徙江陵府觀察推官以韓琦薦召試補館閣校勘遷著作郎熙寧四年自同知太常禮院改太子中允時王安石初秉政遇摯甚厚擢爲檢正中書禮房公事非其好會遷監察御史裏行未及陞對上疏論亳州獄小人意在傾搖大臣今富弼已賁願少寬之是時神宗皇帝勵精求治摯初面對被寵獎言皆聽納摯咸遇因上疏其略以爲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材非不足特心之所向不在乎義故欲賞之志每在事先公爾之心每在私後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爲煩擾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爲聚斂其有愛君憂國之心者皆無以容於其間今天下有喜於敢爲之論有樂於無事之說彼以此爲流俗此以彼爲亂常畏議者以進取爲可恥嗜利者以守道爲無能此風浸長東漢黨綱有唐朋黨之禍必起矣願陛下虛心平聽慎重好惡收合過與不及之俗使會歸於大中之道又論常平免役法陳事會御史中丞楊繪亦論新政不便并下其章司農司農難詰且劾摯繪欺誕懷向背有詔問狀摯言臣待罪言責采士民之說告于陛下職也今乃以有司言下臣問狀是合與之爭口舌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乞下臣章并司農所奏外廷考定當否如臣言有取願賜察納言涉欺罔甘就竄逐奏入不報明日復上疏曰今天下之勢未至於安且治者誰致之邪

陛下注意以望太平爲己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合動搖舉天下無一物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歛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助役之事興其間又求水利淤田省併州縣難徧以疏舉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胥日官自鬻之至於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俠少僂辨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通變凡政府謀議獨與一掾屬決之然後落筆同列與聞反在其後故奔競乞丐之人其門如市今災夷之歎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創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居數日罷御史落館職責監衡州鹽倉故事御史不帶兼職以館職充御史自學始也八年復職簽書應天府判官事元豐初改集賢校理知大宗正丞權發遣開封府推官改奉議郎官制行以朝奉郎爲尙書禮部郎中又以開封獄空賜金紫服六年春爲右司郎中五月坐論事衝替明年知滑州哲宗即位召爲吏部郎中改秘書少監擢爲侍御史論貶蔡確及言陞朝官薦進士明經冒濫學法苛細愈於治獄條目猥多過於防盜類不以禮義遇士人非先皇帝意又言經義之

弊蹈襲剽賊有司莫能辨請雜用詩賦取士復賢良方正科罷常平免役法引朱光庭王嵩叟爲言官
元祐元年爲御史中丞詔舉與諫議大夫孫覺看詳被罪訴理在元豐八年三月赦前者弊言何必
赦前自今日以前皆當看詳奏可上疏言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意在總覈下必有刻薄之行朝廷
務行寬大下必有苟簡之事習俗懷利迎意趨和所爲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因革之政本殊而
觀望之俗故在昨差役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不校利害一槩定差一路爲之搖動者朝廷察其始
此固已黜之矣由此觀之大約類此向卒點責數人者皆以非法接克市近齊民然非欲使之漫不省
事也昧者不達矯枉過正顧可不爲之禁哉請立監司考績之制又言臣所領訴理所冤抑無甚於太
學獄者本因學生告言學官陰事勸官求請事外或據赦前事爲言株連證述所及上自侍從下至郡
縣舉子無慮數百千人遠者或自閩吳赴逮本師生以茶藥紙筆通問遭而文吏當以受所監臨枉法
甚失哀矜恤刑之意用是罪多減貸擢中大夫尙書右丞二年除左丞三年夏爲中書侍郎冬遷門下
侍郎弊與同列奏事論及人才弊曰人才難得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有才識上也材速而忠實有餘次
也有才而難保可惜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勢改變此小人終不可用二聖深然之且曰卿等

常能如此用人國家何憂哉是時上臨御累年淵默未嘗出語可否政事宰執屢請時於講筵指事詢問以廣聽納其後每有顧問宰執必申叙其說從而奏事遂以爲常一日內降畫可裁定宗室冗費及六曹吏額房吏請封送尙書省摺曰錄黃當過門下今封送何人也吏言尙書以吏額事每奏入必徑下本省已久今誤至此摺曰中書不知其它當如法令遂作錄黃初尙書吏任永壽精悍而猾與三省吏不相能具以吏姦告諸宰政丞相呂大防深然之是時戶部裁冗費後省口吏額已逾年垂就矣大防盜取其事置吏額房於都省召永壽等領之至是永壽見錄黃愕曰兩省初不與今安得此即稟大防命兩相名選吏與其事以是語摺摺曰中書用法行錄黃非有意與吏爲道地也今乃使就都省分功何耶其後事畢永壽積勞補官餘吏皆選轉有差於是外議洶洶臺諫交章論列以謂事在後省久永壽等攘去纔兩月而都司擅擬優例冒賞章疏十上大防不憚而士大夫趨利者居間交關於是朋黨之論起矣六年春拜太中大夫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是年冬言者論摺姦回險詐力引私黨爲臣不忠父死於衡委而不葬爲子不孝罷相以觀文殿學士知鄆州初那恕賈官過京師書抵摺摺若有愛以俟休復之語會排岸官茹東濟有求於摺不得見其書陰錄以示中丞鄭雍侍御史楊畏二人方論

摯得此乃釋其語上之曰休復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它日太皇太后復辟也又章惇諸子故與摯之子游摯亦間與之接言者謂摯預交惇子爲囊橐以冀後福二聖尤不悅遂罷政事云八年移守青州紹聖初詔摯誣詆聖考愚視朕躬首陳變法之科終成棄地之令縱釋有罪以歸怨公上吁譏異己以誘脅衆心落職知黃州未至再貶爲光祿卿分司南京蘄州居住四年春責爲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尋卒於貶所年六十八不許歸葬是年蔡洵告言文及甫嘗書抵邢恕有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之語蓋指謂摯嘗有廢立意也於是逮及甫恕等繫同文詔獄命翰林學士蔡京中書舍人蹇序辰等雜治卒無佐驗及甫恕皆被罪猶用蔡京奏明年五月摯已死詔以前尙洙所置辭皆已亡不及考驗明正典刑乃免摯諸子官家屬徙英州元符三年三月詔還其家屬收叙諸子五月復摯中大夫建中靖國元年因其子歧有言官給葬事依前宰臣例崇寧元年詔追降朝議大夫大觀二年以八寶敕追復朝議大夫其後復觀文殿大學士太中大夫贈通議大夫紹興元年今天子顧哀元祐故老特贈少師

王荆公安石傳

實錄

元祐元年四月癸巳觀文殿大學士守司空充集禧觀使荆國公王安石堯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父益都官員外郎安石少有大志慶曆二年登進士甲科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代還例常進所業試館職安石獨不進特召試亦固辭知明州鄞縣通判舒州除知建昌軍不赴召爲羣牧判官差提點府界諸縣鎮公事出知常州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入爲三司度支判官獻萬言書極陳當世之務居頃之除直集賢院累辭不獲命始就職嘉祐五年四月除同修起居注固辭不拜十一月申前命章又五上不許遂除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移判三班院同知嘉祐八年貢舉丁母憂服除英宗朝累召不赴神宗在藩邸見其文異之及即位就除知江寧府召爲翰林學士初入對上曰方今治當何先安石曰以擇術爲先上曰唐太宗何如安石曰陛下當以堯舜爲法太宗所知不近所爲不盡合先王但乘□□子孫又皆昏惡所以獨見稱述堯舜所爲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污至易而不難但未世學者不能通知常以爲高不可及不知聖人經世立法以中人爲制也上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朕自視眇然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一日講席羣臣退上留安石坐曰有欲從容與卿議論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鄭公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爲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爲

堯舜則必有臯夔稷契陛下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傅說魏鄭公諸葛亮皆有道者所差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百年承平學者不爲不多然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臯夔稷契之賢亦必爲小人所蔽因卷懷而去耳自古患朝廷無賢者以人君不明好近小人故也好近小人則賢人雖欲自達无由矣上曰自古治世豈能使朝廷無小人雖堯舜之時豈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乃所以爲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譏謔則臯夔稷契亦安能苟食其祿以終身乎未幾除諫議大夫叅知政事安石旣執政上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爲卿但知經術不可以經世務安石曰經術者所以經世務也後世所謂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爲經術不可施於世務上曰朕察人情比於卿有欲造事傾搖者朕嘗以呂誨爲忠實嘗毀卿於時事不通趙抃唐介數以言扞塞惟恐卿進用卿當力變此風俗不知卿所施設以何爲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於是青苗市易坊場保甲保馬導河免役之政相繼並與設制置三司條例司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之御史中丞呂誨論安石十事以爲慢上無禮見利亡義要君取名用情罔公以私報怨怙勢招權專政害國凌轢同位朋姦害政商摧財利以動搖天下疏奏安石求去位上爲出誨知雜御史劍述

侍御史劉琦侍御史裏行錢顛又交論安石專肆宵慮輕易憲度與陳升之合謀侵奪三司吏柄願罷免以尉天下殿中侍御史孫昌齡亦繼言皆坐貶同知諫院范純仁既抗疏論辨又申中書謂安石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爲因循之人乘公論爲流俗之語異己者指爲不肖合意者即謂才能且謂宰相曾公亮依隨參知政事趙抃不能力救請罷安石機務留之經筵詔罷純仁諫職呂公著代呂誨爲中丞亦請罷條例司并青苗等法諫官孫覿李常胡宗憲御史張戣王子韶陳襄陳顛皆論列安石變法非是以次罷去前宰相韓琦上疏論青苗法乞罷諸路提舉官委提點刑獄官依常平舊法行之奏至安石稱疾求分司上不許時翰林學士司馬光當批荅安石指言有士大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上以手詔諭曰詔中二語乃爲文脅迫之過而朕失於詳閱當令呂惠卿諭指翌日安石入謝因爲上言中外大臣從官裏諫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勝天下流俗故與流俗相爲輕重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權者與物相爲輕重雖千鈞之物所加損不過銖兩而移今姦人欲敗先王之正道以沮天下與流俗之權適爭輕重之時加銖兩之力則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權已歸于流俗矣此所以紛紛也上以爲然安

石乃視事熙寧三年十二月拜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御史中丞楊繪陳免役有難行者五御史劉摯陳十嘗坐躡御史林旦薛昌朋范育皆以言李定忤安石罷知雜御史謝景初附安石亦以不合去六年三月命知制誥呂惠卿修撰經義以安石提舉而子雱兼同修撰固辭弗聽王韶取熙河洮岷疊巖等州安石率羣臣入賀上解所服玉帶賜安石遣內侍諭旨曰洮河之舉小大並疑惟卿啓迪迄有成功今解所御帶賜卿以旌卿功安石再拜固辭不許安石益自任時論卒不與上疑之甚聖光獻宣仁聖烈皇后間見上流涕言新法之不便者且曰王安石亂天下上亦流涕退命安石議裁損之安石重爲解乃已熙寧七年四月上以久旱百姓流離憂形顏色每輔臣進見嗟歎惻愷益疑法之不便安石不悅求避位上固留之請憲堅遂拜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仍詔出入如二府儀大朝會經中書門下班依舊提舉修撰經義明年二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六月三經義成拜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初呂惠卿爲安石所知驟引至執政安石去惠卿遂背之安石再相於是起華亭詔獄而徐禕王古遷周輔三輩按之惠卿情不得緣練亨甫呂嘉問以鄧綰所條惠卿事交關其間復爲惠卿所中語連安石子雱既病坐此憤恚而卒安石憂傷益不堪所解機務

九年十月拜檢校太傅依前尚書左僕射鎮南節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江寧府安石懇辭丐以本官領宮觀上遣內侍王從政蕭詔敦諭須視事乃還從政留金陵累月安石請不已許以使相爲集禧觀使又累辭使臣乃以本官爲觀文殿大學士領使如故元豐三年九月拜特進封荆國公哲宗即位拜司空明年四月癸巳堯年六十六再輟視朝贈太傅推遣表恩七人詔所在給葬事紹聖初謚文公配享神宗廟廷用子旁郊祀恩贈太師崇寧二年詔配祀文宣王廟政和三年封舒王靖康元年從諫議大夫兼國子祭酒楊時言停文宣王廟配享列于從祀建炎二年夏以久陰不解詔百執事赴都堂給扎條具時政闕失司勳員外郎趙鼎言自紹聖以來學術政事敗壞殘酷貽社稷其源實出於安石今安石之患未除不足以言政於是罷安石配享神宗廟廷靖康初廷臣有建議請罷安石配享者爭議紛然卒無定論至是始決紹興四年八月吏部員外郎呂頤問請奪安石諡有詔追所贈王爵初安石提舉修撰經義訓釋詩書周官旣成頤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晚歲居金陵爲字說二十四卷學者爭傳習之凡以經試于有司必宗其說少異輒不中程先儒傳注旣盡廢士亦無復自得之事故當時議者謂王氏之患在好使人同靖康初始詔有司取士擇經說優長者無專主王氏安石早有聲名

其學以孟軻自許苟况韓愈不道也性強忤遇事無可否信所見執意不回司馬光謂其泥古所爲迂闊吳奎謂嘗與安石同領羣牧備見其自用護前嘉祐末韓琦作相安石糾察在京刑獄爭刑名不當有旨釋罪安石堅不入謝意琦抑之會以憂去職服除三召終琦在相位不至神宗謂人言安石姦邪則過但太執不曉事耳唐介謂安石好學惟護前初除安石爲翰林學士命下數日琦罷相安石始造朝其初執政也宰相在告進除目出侍從官趙抃引故事爭安石辨益強卒從之至議變法上未嘗不疑在廷臣交執不可安石傅經義出己意辨論輒數百言衆人不能詘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又以人言是非一歸之流俗故二年間逼諫官御史以安石去者凡二十人而安石不恤也久之上聞兩宮言意感悟安石因旱引去洎復相歲余罷終神宗朝不復召者凡八年云子翥旁

呂參政惠卿傳

實錄

政和元年十二月癸巳贈觀文殿學士光祿大夫致仕呂惠卿爲開封府儀同三司惠卿字吉甫泉州晉江人中嘉祐二年進士甲科調真州推官永興軍節度掌書記改秘書省著作佐郎韓絳辟爲三司檢法官宰相曾公亮薦爲編校集賢院書集遷校勘熙寧二年王安石辟爲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詳看

詳編修中書條例遷集賢校理崇政殿說書時方建膏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一時奏請皆惠卿發之時議學校貢舉惠卿乞選通經術曉政事之人主判太學令侍從舉有學術行藝者爲教授自京師至諸州皆建學取以經義策以時務殿試專以策問而學校貢舉法俱以次推行兼判司農寺請以見管常平封樁斛賤糴貴糶如淳化之制又請人戶以等第出免役錢募人充役父喪服除爲天章閣侍講修起居注管句國子監校正中書五房公事兼看詳編修中書條例除知制誥判國子監同王雱修撰經義兼判軍器監七年爲河北東路青曹鄆齊濮淄州察訪使兼判司農寺召爲翰林學士時王安石以久旱請去位神宗久不許令惠卿諭王安石堅求去出知江寧府惠卿遂以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八年王安石復相惠卿因對屢乞出會御史蔡承禧言惠卿弟升卿爲國子考試官而惠卿弟方通在高等事凡數十條有旨令升卿分析惠卿乃三上表丐外詔留之雖復就職而與安石議論不合矣於是御史交章論惠卿崇立私黨阿蔽所親彊借富民錢買田等事遂罷政事知陳州十年除資政殿學士知延州鄜延路經略安撫使築四堡以捍虜毋喪服除以資政殿大學士知太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使陟對請輔臣王珪同巡邊時議欲復除惠卿鄜延不果移知

蔡州落職知單州元豐六年復資政殿學士知定州移太原哲宗即位復資政殿大學士元祐元年移知揚州引疾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時諫官蘇轍論惠卿奸惡及知太原自違命出兵西界落職爲光祿卿分司南京蘇州居住尋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三年宣州居住八年復中散大夫提舉崇福宮紹聖元年知蘇州改江寧以資政殿學士知大名二年復資政殿大學士以觀文殿學士知延安府夏人猖獗舉國犯塞詔惠卿措置邊防四年虜復侵軼惠卿復陳事宜條築米脂等寨會破夏光于大沙堆俘獲甚衆制授保寧軍節度使元符二年徙節武勝軍加檢校司空移知杭州建中靖國元年罷節以觀文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崇寧初復知杭州改太原以武昌軍節度使知大名四年復罷節提舉崇福宮言者論其七罪以右銀青光祿大夫致仕復觀文殿學士五年知揚州移青州杭州大觀元年責授祁州團練副使宣州安置移鄂州廬州三年復宣奉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四年復資政殿學士尋復觀文殿學士知大名政和元年謁闕留爲醴泉觀使未幾致仕卒年八十贈開封府儀同三司初熙寧新法之行也邇英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司馬光因言法不可變後數日惠卿進講乃言法有一年一變五年一變三十年一變者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讓臣爲條例司神宗以問

光光力護之且言不可使兩府侵三司職事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條例惠卿不能對其後光遣安石書言惠卿不可信後果背安石嘗爲手實法天下病之神宗威悟尋亦罷去先是中書條例司乞罷制舉馮京謂唐漢以來豪傑多此塗出不可廢惠卿謂制科止於記誦非義理之學一應此科或爲終身之累制科遂罷有文集二百卷奏議一百七十卷莊子解十卷子淵澗洵沆

唐參政介傳

實錄

熙寧二年四月丁未參知政事唐介卒其弟奠之介字子方荆南人舉進士爲鼎州武陵尉岳州沅江令秘書省著作佐郎知莫州任丘縣契丹使往來多誅索民甚苦之介坐驛門口上敕供饋如式妄求取一不與輒壞什器者以法論自是無敢有所擾通判德州爲監察御史裏行遷殿中侍御史裏行內侍盧昭序造龍鳳車於啓聖院內出珠玉爲嚴飾之介言太宗神御所在不可慢况爲後宮奇美之器哉仁宗即令徙出祀明堂敕欲大進中外羣臣介言不可三司使張堯佐一日除宜徽節度景靈兼收四使介與諫官包拯等七人力爭又請御史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卒奪堯佐宜徽景靈二使頃之復除宜徽使介獨爭之不可得求臺上殿不許自請貶亦不報於是劾奏宰相文彥博專權任私挾邪

爲黨知益州日作間金奇錦因中人入獻宮掖緣此擢爲執政及貝州賊平乃明鑄之功彦博幸會遂
叨相任昨張堯佐宣徽節度使臣累論奏面奉德音謂是中書進擬以此知非陛下本意蓋彦博姦謀
迎合顯用堯佐結貴妃外陷陛下有私於後宮之名內實自爲謀身之計又言諫官吳奎與彦博爲表
裏自彦博獨專宰政有除授多非公議恩賞之出皆有黃緣自三司開封諫官法寺兩制三館諸司要
職皆出其門更相援引借助聲勢欲威福一出於己使人不敢議其過惡乞斥罷彦博以富弼代之仁
宗甚怒却其奏不視且言將貶介徐贖畢曰臣忠義憤激雖鼎鑊不避敢辭貶竄仁宗急召二府以
奏示之曰介言他事乃可至謂彦博因貴妃得執政如何言也介面賀彦博曰彦博自省有之不可隱
於上前彦博拜謝不已樞密副使梁適叱介下殿貶春州別駕中丞王舉正修起居注蔡襄皆言貶太
重仁宗亦已悔恐中外驚疑朝堂告諭百官明日改英州別駕復取其奏以入又明日罷彦博相黜吳
奎仁宗恐介死於路有殺直臣名遣中使送至貶所介自是以直聞天下數日徙監郴州稅通判潭州
復召爲殿中侍御史遣內侍賜以告敕介至無一言及遷謫仁宗曰卿被責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
可謂不易所守矣介頓首謝後數論得失因言於上曰臣繼今言不行必將固爭爭之急或更坐黜是

臣重累陛下願聽解言職許之乃除直集賢院權開封府推官出知揚州歷江東轉運使江淮發運使
三司度支副使除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御史中丞韓絳劾奏宰相富弼且言張茂實人以爲先帝子而
弼引用管軍事密難測弼家居求罷絳亦待罪仍牒閣門更不稱中丞及不朝叅介奏茂實頃爲狂卒
誣詆已經朝叅今復用管軍乃中書樞密院同議人亦無言者今絳苟欲以危法中傷大臣而不知主
無根之言搖動衆聽竊爲朝廷不便兼絳舉措顛倒不足以表率百司絳坐削職知蔡州介亦自請補
外差知京南救過門下知封駁事何郟封還之乃復留介陳升之除樞密副使介與趙抃王陶等論升
之姦邪交結中人閻士良等又與御藥王世寧連姻不可大用凡九奏卒罷升之介亦出知洪州明年
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徙知瀛州英宗召爲御史中丞面諭曰卿在先朝有直聲今出自朕
選非繇左右言也居數月又以爲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上即位遷給事中權三司使遂參知政事執
政坐待漏舍故事唯宰相省閣所進文書同列有未嘗預聞者介謂曾公亮曰介備位政府而文書皆
不知上若顧問何辭而對公亮乃與介同閱視後以爲常上欲以王安石爲參知政事以問執政曾公
亮因薦之介曰安石恐難大任上曰卿爲文學不可任邪經術吏事不可任邪介曰非謂此也安石博

學而泥古故論議迂闊若使爲政恐多所變更必擾天下退至中書謂公亮等曰異日安石之言果用天下困擾諸公當自知之耳時執政進除目上久之不決旣數日乃曰朕問王安石以爲然可即施行介曰陛下比擇大臣付以天下之事此中書小小遷除陛下尙未以爲信雖欲廣詢博訪亦宜慎密今明白如此使大臣何以自安且陛下以安石爲可大用耶試用之豈可使中書政事決可否於翰林學士臣近每聞陛下宣諭某事問安石以爲可宜即施行某事問安石以爲不可未得施行如是則執政何所用必以臣爲不才當先罷免此語傳之天下恐非信任之禮也安石旣執政奏言中書處分事奏劄子皆言奉聖旨不中理者常十八九不若止令中書自出牒不必稱聖旨上愕然介曰太宗時寇準用劄子遷馮拯等官不當拯訴之太宗曰前代中書有堂牒指揮事乃權臣假此以威福天下太祖朝趙普爲相堂帖重敕命尋令削去今復置劄子何異堂帖張洎因言劄子乃中書行遣小事若廢之則別無公式太宗曰大事則降敕其不常用劄子亦須奏裁此所以稱聖旨也今安石不欲稱聖旨則是政不自天子出也使執政皆忠賢猶爲人臣擅命義亦難安或非其人豈不害國上曰太宗制置此事極當先是安石議謀殺人傷者許首服以律案問欲舉法坐之得免死介數與安石爭論於上前介曰

此法天下皆以爲不可首獨曾公亮王安石以爲可首安石曰以爲不可首者皆間黨也安石彌辨上主其語介不勝憤悶疽發背而卒介爲人簡伉以敢言見憚每言職缺衆皆望介處之觀其風采上以其先朝遺直故大用之疾亟臨問爲之出涕及臨窆哭之見畫象不類命取禁中舊藏本賜其家贈禮部尙書初溫臬診介脉以謂有伏熱在臟明年夏當發疽預服藥導其熱可免因疏其方介視方有疏黃不之信至是果如臬言子淑問義問嘉問之問

鄭翰林獬傳

實錄

熙寧五年八月楚州言翰林侍讀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鄭獬字義夫安州安陸人少奇俊能爲詩賦遊太學應進士有時名廷試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陳州召試學士院遷秘書省著作郎直集賢院判登聞鼓院爲三司度支判官修起居注同判太常寺以右司諫試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上疏曰仁宗大行皇帝永昭陵依乾輿制度雖未爲過侈以今較昔益有不同乾輿帑庫充積財力有餘故可以溢祖宗之舊制今國用空闕財賦不支近以賞軍已見橫斂富室嗟怨流聞京師雖三路州郡頗能以支梧此蓋將累歲邊備一日費之不知何年復能充補萬一歲凶民飢少有風塵之警則將何策以禦

豈可以乾興爲法也夫儉靡之制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以爲褒君愛父不在於聚財此前世之極論臣不復言竊惟大行皇帝節儉愛民出於天性無珠玉奇異之好無犬馬遊觀之樂服御至於澹澹器玩極於朴陋此天下之所共知也今山陵制度乃取乾興最盛之時爲準獨不傷先帝平日積儉之德乎臣以爲宜飭有司條其名數再議減節臣又以國家故事嗣皇踐阼四方郡國馳表稱賀例得官其子弟此必出於五代諸侯彌惇之時務欲結以恩意故皆延賞以及之習熟不改以至本朝今天下引伏庶官猥多充滿銓選不宜復有增補前日旣用龍飛詔書羣臣類進一官亦足以推主上惟新之澤固不須更官其子弟以開僥倖治平二年秋京師大雨水詔求直言擗復上疏曰臣伏見詔書以京師大雨爲沴壓溺者衆許中外臣寮極言得失茲實陛下側身求過思有以消復之天衷懇懇至於魚蟲草木莫不感動况於能言者哉臣竊伏思陛下發詔以求忠言將欲用之耶將欲因災異舉故事而藻飾之耶苟欲藻飾之則固無可議者必欲用之則臣願陳其方臣觀前世之君因怪變而求諫者甚衆書之史冊以爲美事及考其實則能用其言而載於行事者益以鮮矣徒使後世襲蹈以爲帝王之值災異者於此空言而足矣曷足謂之罪己修德者耶今詔音一發天下忠義之士必有極其所蘊以

薦諸朝者此當有益於治道不爲妄作然而疊章累數繁委而並集則陛下果能環復而究覽之耶計陛下一日萬機必未能然爾而將如平時章疏事關深密者則留中不出事繁政體者則下中書事屬兵要者則下樞密院兩府覆奏又下羣有司及羣邑至於無所行而後止如是則有求諫之名而無求諫之實與前世之爲空言者等耳臣竊謂陛下萬機之繁旣未能徧覽則宜選官置屬令專掌今之羣臣所上章疏日許兩府及近臣番休更直內殿賜坐與之從容條陳講貫其可者則熟究而行之不可則罷之有疑焉則廣詢而後決之羣言得而衆事舉此應天之實也祖宗時言事者多被甄賞自近年以來茲事寥闕仁宗寬仁最能容直言而亦不能甄賞也願陛下采臣之章疏知其宏謔偉論可施於當世者則召見之與之共議不惟賞其言且以觀其材大者擢之以職位次者賜金帛無取焉報罷之如此則且使史冊書之以爲某年大水詔求直言用某人言行某事以黜夫前世之爲空言者則無令陛下詔書藏於有司復爲數幅空紙而已又疏曰臣伏見日者嘗詔諸郡教進遺逸之士致之闕下者凡二十餘人覆試秘閣皆命以官於時猥有謬舉者士論譁沸於是不復再舉今間年取進士擢第者二百人其所失者爲不少矣而士大夫不以爲怪一爲敦遣而疵謗百出蓋進士習熟之久而敦遣起

於一日此論者未足以爲輕重而亦有媚疾者間之也臣欲乞復置此科而稍爲增損蓋孔子爲政必先正名漢之聘士不應召者則令敦遣就道豈有朝入科場暮爲敦遣者哉宜正其名謂之舉遺逸間歲隨科場發解後有不豫薦者開封國學及諸路各舉一人又至禮部奏名後有不豫薦者許主文共舉五人並至御試時試策三兩道中第者差多即却乞於進士數內減不合格者二十人以均之庶幾郡縣豪俊不至遺弃草萊矣出知京南召還幹當三班院上即位入翰林爲學士修玉牒權發遣開封府王安石知政事不悅獬乘宰相在告除獬翰林侍讀學士知杭州徙青州至蘇得疾乞提舉南京鴻慶宮卒年五十一獬爲文有豪氣峭整無長語其流輩皆不及也與滕甫相善並嗜酒落魄無檢操人目之曰滕屠鄭沾子語許誰

吳給事中復傳

實錄

元豐元年十二月丙午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吳中復字仲庶與國軍人舉進士爲泗州昭信尉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嘉州犍爲縣犍眉人憑灌口神以訛言起祠廟夜聚千餘人中復白鈐轄司配首惡而毀其廟通判潭州孫抃素不識中復舉爲監察御史裏行張唐英與抃鄉里問其故抃曰昔

人恥爲身御史今豈薦讖面臺官遷殿中待御史裏行與呂景初馬遵彈梁適不法罷中復亦出通判慶州未至知池州復還臺職李仲昌塞胡復決內臣劉恢密告仲昌開六塔所斷岡與國姓御名同賈昌朝陰附之欲以搖動大臣中復與內侍即澶州制鞠較景德版籍乃趙征六塔河灘無岡勢劉沆逐范師道趙抃中復論沆典溫成喪天下謂之劉撓俗謂鬻棺者爲撓又罷沆授殿中侍御史改右司諫兼主管國子監及論賈昌朝罷樞密使同知諫院爲侍御史知雜事兼都水監歲取防河竹索于東南二十餘萬中復命以葦代之減十餘萬及道里費除三司戶部副使以天章閣待制知潭州徙瀛州坐擅易將官改河東都轉運使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江寧府屬郡郵兵苦巡轄之苛共執縛轡之法不應死中復戮其首餘黨悉配之奏著于令移成德軍青苗法初行使者至將徧行諸邑中復謂敞散固自有期移牒止之且關河北安撫司韓琦適論青苗非是錄其語以聞移成都府時議以永康軍爲復縣中復以爲永康控制威茂州軍不可廢數年夷人寇茂州乃復永康軍又言蜀逆亂之萌多緣戍兵請減戍卒益士兵遷給事中知永興軍軍人立生祠關右大旱人多流亡中復與監司奏請振卹而執政遣使按驗譁以不實奪一官尋復之請提舉玉隆觀起知荆南坐用公使庫酒違法被勸罷府事卒

年六十八詔減遺表恩一人仍降等中復爲人樂易簡約好周人之急子立禮乘禮

陳成肅公升之傳

實錄

元豐二年四月戊午鎮江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致仕陳升之薨升之字賜叔建陽人景祐初舉進士授守祕書省校書郎知南安軍南康縣徙知封州通判宿州知漢陽軍爲監察御史除言事御史張堯佐以後宮親爲三司使升之言制國用不宜猥用非才以害天下事詔改堯佐爲宣徽使景靈宮使升之復深言其不可且曰已成之命雖不可以臣故追奪自今願監天寶之事思已然之失毋使階緣恩私寢鑿名器庶幾防杜間隙升之爲臺諫前後所言數十百事然持論不堅朝廷亦罕從也二浙大水民飢升之爲淮浙體量安撫使還除直史館未至改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糾察在京刑獄拜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言者劾升之圖進非次升之亦懇辭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河北轉運使歲餘復以爲待制都轉運使改吏部郎中知瀛州龍圖閣直學士知真定府召知諫院升之言生民休戚係郡縣政之得失今天下州三百縣千二百其治否朝廷固不得周知必附之十八路轉運使而預選者自三司副使省府判官提點刑獄或以資叙或以薦引才不才固已混淆一旦付以一

道按察之寄雖知其不勝任必重退之是重抑一人希進之心而輕一道生民之命今選用不精又無考課其間非開滯濡則凌肆刻薄十常八九所以疾苦愁歎塗於上聞朝廷垂意元元宜自轉運使始故事轉運使給御前印紙歲滿上審官考校之三司亦嘗立考課升黜法後皆不行蓋委計司則先財利而忽民士在審官又因循常務而無課第之實按西漢御史中丞外督部刺史今宜付御史臺考校爲三等委中書參覆其實其上等量所部事之劇易而褒進之中等仍舊秩下等退補以郡風績尤異即擢以不次其職事弛廢不俟歲滿罷之乃命翰林學士承旨孫抃權御史中丞張昇等同磨勘諸路監司課績升之請禁絕內降恩賞詔有司出中旨並執奏勿下後請謁復行升之數申前請乃下詔凡僥求內降恩賞委二府劾奏正其罪仍榜御史臺閣門李璋尙兗國公主將出降兄璋又欲邀求節旄升之援前詔請真璋罪璋坐贖金宦者武繼隆擅役官兵匠治園舍內侍省吏人闖入罪當死杖而縱之劾奏繼隆追官爲單州都監樞密使賈昌朝宰相文彥博爲言者所攻求罷去升之恐昌朝復相乃疏其交通女謁近幸中傷諫臣不附己者誦死不可處以要權膠固邪黨遂奪昌朝四年遷樞密直學士權知開封府明年以足病乞罷改右諫議大夫提舉在京諸司庫務疾間拜樞密副使臺諫官

唐介范師道呂誨趙抃王陶言升之與宦者史志聰王世寧交結以圖柄任又爲開封嘗賤市富民馬納外弟甄昂於府舍恣行請託仁宗以其書示升之升之乞辨劾遂家居求罷仁宗以手詔召出之介等復圍門待罪久之乃兩罷以資政殿學士知定州徙太原府治平二年召爲陝西安撫使拜樞密副使神宗即位以母老請便郡爲觀文殿學士尙書左丞知越州逾月徙許州中道徙大名府過闕留不進知樞密院與安石同制置三司條例司熙寧二年拜禮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請免條例司詔從之嘗便殿講修邊事旣罷上賜手詔曰早來衆論紛錯大抵欲因習故常毛舉一二應責而已又所啓陳未究經遠之術獨卿籌畫乃爲得之在疾告數賜詔敦諭訪以機事毋喪去位終制拜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樞密使蕭禧來議河東地界理屈臥都亭驛不敢歸升之曰致鑿授館有常禮過期曲留宜即裁抑禧慚沮乃行足疾詔免前殿起居郊祀許不預八年拜鎮江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揚州封秀國公累請老詔以舊官職致仕命下而薨年六十九贈太保中書令輟視朝二日戚服于苑中謚成肅升之深校多數善傳會以取富貴王安石用事務變更舊制患同執政者間不從奏設三司條例司引升之共事凡所欲爲條例司直奏行之無復齟齬升之心知其不可

而竭力贊助安石德之故升之先安石爲相既相即求解三司條例司又時爲小異陽若不與安石皆同者也以此尤疾惡之丹陽居第壯大躡制南方人驚詫以爲未識其他豪侈稱是初升之母賢本賤婦人娠至季秋爲彌月父儼善推策得九日吉乃祝願以是產男須臾而升之生故初名九傍日字升之上即位乃改之子閔閔

呂汲公大防傳

實錄

紹聖四年四月己亥舒州團練使呂大防字微仲京兆藍田人皇祐初進士第調同州馮翊簿累遷著作佐郎知永康軍青城縣法當遷請以其官易母封邑英宗即位改秘書丞太常博士未幾除監察御史裏行首言紀綱賞罰之際未厭四方之望者有五進用大臣而權不歸上大臣疲老而不時許退夷狄驕蹇邊患已萌而不擇將帥不知虜情議論之臣裨益朝廷闕失而大臣沮之疆場左右之臣有敗事而被賞舉職而獲罪者又論富弼病足請解機政章十餘上至以牛馬自比而不納張昇年幾八十體力已耗哀乞骸骨而不從吳奎有三年之喪召其子而呼之者再遣而召之者又再程戡辭老不堪邊事恐死塞上乞以屍柩還家爲請而不許竊以爲過矣陛下優待大臣進退以禮亦何必過

爲虛飾曲事形迹使四人之誠不得自遂邪是歲京師大水大防曰雨水之患至入宮城壞廬舍殺人
害物此陰勝陽之沴也即陳八事曰主恩不立臣權太盛邪議干正私恩害公夷狄連謀盜賊恣行羣
情失職刑罰失平會執政建議追崇濮安懿王宜稱考詔集侍從官議之大防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既
可改子之名則改親之名正合典禮今大臣欲加濮王非正之號以惑天下使陛下顧私恩而違公議
非所以結天下之心也出知歙州休寧縣神宗即位除通判淄州熙寧初移守泗州未幾徙河北轉運
副使賜五品服召爲直舍人院韓絳宣撫陝西以大防爲判官面賜金絮夏人數犯邊大防以謂兵不
精將不勇莫若選募兵將盡其智力又兼河東宣撫判官就除知制誥四年除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兼
知延州未赴聞大防欲城河外荒堆寨衆謂不可大防留戍兵修堡障有不從者斬以徇而環慶將兵
亂絳坐黜大防亦落職知制誥以太常博士知臨江軍數月復度支員外郎知華州召判流內銓以父
老乞終任許之元豐二年召判審刑院改元永興軍路安撫使兼知永興軍轉朝散郎五年遷龍圖閣
直學士再任徙知成都府哲宗即位以翰林學士知制誥召之館畔北使虜人築點語頗及朝廷政事
不已大防擯契丹隱密一事詢之曰北朝官嘗試進士聖心獨悟賦題無出處何也虜使愕然語塞遷

吏部尚書元祐中擢中大夫尚書右丞俄拜中書侍郎三年拜太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提舉脩神宗實錄書成遷右正議大夫又提舉脩神宗正史是歲納后充奉迎使遷右光祿大夫上初
行郊禮充大禮使京師雪累放朝參不御前後殿大防曰舊制放朝參前殿不坐即御後殿比因泥雪
頗闕外廷朝見之儀乞遇六參日如不御前殿並依舊制於崇政或延和殿視朝以見羣臣宣仁聖烈
皇后上仙充山陵使還朝以觀文殿學士左光祿大夫知穎昌府改知永興紹聖初以言者落職知隨
州再貶秘書監分司南京鄧州居住繼坐實錄誣降授通議大夫又降中大夫守光祿卿分司南京
安州居住未幾遂責授舒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未踰嶺卒年七十一子景山勒停紹興元年追復觀
文殿大學士右正議大夫贈太師追封宣國公賜諡正愍

馮文簡公京傳

實錄

紹聖元年四月壬寅宣徽南院使檢校司空太子少保致仕馮京卒京字常世鄂州江夏人少篤邁不
羈皇祐初舉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爲第一以將作監丞通判荆南府召試遷太常丞直集賢院判吏
部南曹三司磨勘司同修起居注賢妃張氏薨詔追冊爲皇后時吳充爲禮官以中宮在執不可日暮

議未決宰相劉沆迫吏以曹狀報充勅吏付有司治沆怒出充知高郵軍京疏充言是不當遂沆擬京
濠州仁宗曰馮京何罪然猶罷修注不半歲復之試知制誥避宰相富弼親易右正言龍圖閣待制守
揚州徙江寧府遷翰林侍讀學士召還糾察在京刑獄勾當三班院遷翰林學士知制誥權知開封府
韓琦當國京數月不一見琦謂京傲以語富弼弼使往見之京謂琦曰公爲宰相而從官不妄詣公乃
所以重公豈傲也哉出安撫陝西請城古渭令秦州通噴氏授木征官以斷西人肘掖遷禮部郎中羣
牧使館伴邊使使人爭界河捕魚植柳事不決京以理折之語塞久之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
士知太原府夏國乘常旣遣使來又以兵犯塞神宗手詔京具方略多聽用召爲學士擢知開封府故
御史中丞疏六事累數千百言神宗以示王安石曰京疏極謬朕歷與詰難遠服其非若不爲人所惑
亦可用也日神宗復曰京如何似平穩安石曰京似平穩然燭理不明若鼓以流俗即不能自守神宗
曰作中丞恐失職安石曰京在中丞充位耳非能啓迪陛下聰明陛下當於機微之際警策之勿令迷
錯神宗曰令作樞密副使如何安石曰欲用之何不可遂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神宗欲用吳充參
知政事安石曰充與臣親儔論議顯形迹則害國事乃以京參知政事充樞密副使數與安石爭辨上

前又薦劉攽蘇軾爲外制神宗不荅王詔言秦州曠土幾萬頃可募人耕以資邊費事下帥司按視李師中等以爲纜有地一頃餘數十畝爾京與文彥博論詔欺罔生事乃遣韓縝覆視乃言得渭傍荒田四千餘頃議者謂縝取弓箭手地以爲荒田數云時議令祖周官兵章之制令保甲養馬京不以爲然會選人鄭俠上書斥時事且薦京可相坐交通黜守亳州徙河南府遷資政殿學士知渭州茂州夷人叛徒知成都府蕃部阿丹率夷人寇鷄棕關京出兵賊懼請降議者遂欲游其巢穴京力請于朝爲禁使掠恤傷殘給祿器餉糗使歸夷人出大冢盟願世爲漢藩召知樞密院易通議大夫兼羣牧制置使疾甚神宗中夕語左右適夢馮京造朝甚慰乃賜詔曰渴想僕刑不忘夢寐病瘳造朝神宗首以所夢語之祀明堂恩加正議大夫頃之以觀文殿學士光祿大夫知河陽改成德軍復知河陽哲宗即位進銀青光祿大夫拜保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府加檢校司空改彰德軍節度使年七十告老徙知陳州過國門辭疾甚遂以爲觀文殿學士中太一宮使兼侍讀又告老拜宣徽南院使朝朔望明年春以太子少師致仕後二年卒年七十四車馬臨窆賻卹有加詔贈司徒諡文簡仍賜神道碑以吉德爲額京登第時張堯佐倚外戚欲妻以女使吏卒擁以入其家頃之中人以酒殺至且示以奩具甚厚京固辭曰

老母已議王氏終弗就少嘗薄遊里巷夜爲街卒所繫鄂守王素見而釋之及使關中素方帥涓與之燕犒甚賂以詩曰吞炭難酬當日事積薪深愧後來恩爲御史呂誨所劾且論京所至嗜利西人目爲金毛鼠以其外文采而中實貪畏也嘗薦紳諤紳診才堪將帥兩人者咸能以功庸自見鄂倅南宮成厚遇京及京執政而成已亡遂以郊祀恩官其子嘗過外兄朱适詢其婢乃同年進士妻也京惻然請於适爲嫁之所著文集奏議三十卷子讎訶詡詢

張少保商英傳

實錄

宣和三年十一月壬午觀文殿大學士通奉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張商英卒商英字天覺蜀州新津人少警敏彊記中治平二年進士第調達州通川縣主簿章惇出措置溪洞嘉其才歸朝薦之召對進草茅憂國書以光祿丞權檢正中書禮房公事兼編修中書條例熙寧五年加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時神宗勵精政事商英言陛下即位以來更張數十百事而最大者有三曰免役曰保甲曰市易三者得其人緩之即爲利非其人急之即爲害陛下與大臣安靜休息擇人而行之則太平可以立致會臺勸劫盜李則從輕典有詔糾察司鞠治商英言此出大臣私忿願陛下收還主柄自持威福使

臺諫爲陛下耳目无使爲近臣脅遷則天下幸甚神宗爲停其獄商英乃言樞密使文彥博副使吳充蔡挺黨庇博州親戚失入死罪與縱吏等事彥博等以商英意附王安石排已俱求去神宗難之降授光祿丞監荆南鹽麴商稅就移節度判官改鎮南軍元豐二年復太子中允提舉京西南路常平召除館閣校勘檢正中書刑房兼詳定編修刑房斷例舒亶知諫院商英以塔王爲之所業示之亶繳奏以爲事涉干請坐監鄂州漢川鎮酒稅改荆南江陵縣赤舞市鹽茶稅八年以太常丞召哲宗嗣位除開封府推官時朝廷稍更新法之不便民者商英上書謂三年不改於父之道今先帝陵土未乾奈何議更變乎除河東提點刑獄元祐四年移河北西路五年改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八年徙淮南路紹聖元年以右正言召遷左司諫言蘇軾論合祭天地非是乞加罪又言呂大防禦范祖禹吳安詩劉唐老孫升韓川皆坐貶言司馬光文彥博負國呂公著不當諡正獻時來之邵爲子娶蓋氏以蓋漸爲蓋氏義男規其財產商英疏論之邵出知蔡州二年遷左司郎中會知開封府王巖言商英遣人與蓋漸謀害之邵坐謫監襄州酒稅改監江寧府稅三年知洪州四年除江淮荆浙等路發運副使入覲除直龍圖閣未幾以太常少卿召未見除集賢殿修撰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元符二年召爲尙書工部侍郎

郎徽宗即位除中書舍人時大河決除水官非其人商英繳詞頭且言築堤塞河是塞兒口而止噤也
宰相因奏觀商英言必能治河宜委之遂除龍圖閣待制河北路轉運使以言者論列落職知隨州謝
表不自引咎降一官建中靖國元年以戶部侍郎召改吏部刑部爲翰林學士崇寧初除尙書右丞遷
左丞時蔡京爲相商英在神廟與京同爲檢正雅相好及是議多不合乃言京身爲輔相志在逢君臺
臣以爲非所宜言謫知亳州蘄州靈仙觀入元祐黨籍京罷起知鄂州大觀元年京復相提
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散官安置歸州量移峽州復通議大夫提舉成都府玉局觀四年蔡京罷政除商
英龍圖閣學士知杭州過闕賜對奏曰神宗修建法度務以去大害興大利而已今誠一一舉行則盡
紹述之美法若有弊不可不變但不失其意足矣除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尋除中書侍郎拜右僕
射時久旱慧出天心是夕大雨慧不見上喜親書商霖一尺字賜之商英爲相務更蔡京所行事省六
路上供錢鈔改當十錢爲當三罷內藏出剩鹽鈔歸之有司天下翕然推重時內侍楊戩提舉後苑作
有勞除節度使商英不可奏曰祖宗法內侍皆寄資無至團練使者有大勳勞則別立昭宣宜政宜慶
等使以寵之未聞建節鉞也戩銜之會御史中丞張克公劾商英狼傲弗恭等罪給事中蔡絛助之政

和元年除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俄落職知鄧州再謫汝州團練副使衡州安置太學生有訟商英
 寃者上以語京京遂言商英與臣同時遭遇乞放逐便詔從之商英歸居荆南五年立皇太子赦復通
 奉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六年上吳天徽號復觀文殿學士七年手詔商英先帝擢爲御史嘗任
 宰司今明堂嚴配恩逮海宇可特復觀文殿大學士卒年七十九贈少保商英慷慨敢言事然詭譎不
 常在元祐時獻嘉禾頌以文彥博呂公著比周公至紹聖間乃極言其短嘗作祭司馬光文已乃追論
 其罪始也排擊有言諸人是力造爲相則從而引用之蔡京置之黨籍中其實繇熙豐進也大觀之政
 矯革時弊天下稱之平生學浮屠法自號無盡居士有文集百卷子茂

韓侍郎維傳

實錄

元符元年六月左朝議大夫致仕韓維卒維字持國潁昌人弱不好弄篤志問學嘗以進士薦禮部父
 億仕執政不就廷試乃以父任守將作監主簿丁外艱服除闔門不仕仁宗患潛神奔競諭近臣曰恬
 退守道者旌擢則躁求者自當知耻於是宰相文彥博宋庠等言維好古嗜學安於靜退乞加甄錄以
 厚風俗召試學士院辭不赴除國子監主簿富弼安撫河東辟維管勾機宜文字歐陽脩爲史館修撰

萬維檢討知太常禮院給享下禮官集議東嚮位維議以爲尊祖之道禮之大者有三於廟則百代不遷於天地之際則爲配主至於給享則位東嚮商以契周以后稷其毀廟之主皆出於太廟之後故其禮順後世太祖之上復有追崇之廟故其禮疑所以論議不一然大抵不過三義一則直推見廟最尊之祖爲先即唐顏真卿韓愈以獻祖居東向之位是也一則以追宗之祖別廟而祭全太祖之尊即漢之太上皇魏之處士晉之府君唐之獻懿是也一則以太祖尙在昭穆虛位以待自魏晉以下訖於隋唐及本朝故事是也推崇最尊之祖旣非始封有功之君親盡則毀於聖人制禮之意殆恐不然別廟而祭者雖爲變禮未可遽行於今惟虛東嚮之位以待太祖於禮近可宜如祖宗故事虛東嚮之位使先是溫成皇后立廟用樂維因給享上疏乞詔有司議廟制有不如禮者一切裁去以明陛下不私後宮專奉祖宗之意宰相陳執中堯請證維立議及上書以謂皇祐之末貴妃張氏薨天子問所以葬祭之禮執中知皇儀始喪非嬪御之禮乃請追冊位號建廟用樂此不忠之大者宜證曰榮靈以應寵祿光常大不勸成名之法朝廷賜諡恭維連疏論列以謂責難於君爲恭臣之議執中正以不恭乞罷太常禮院以秘閣校理通判涇州神宗封淮陽郡王出統外邸以維爲王府記室參軍又爲仁宗皇帝實

錄檢討官繼直集賢院神宗聖性謙虛眷禮宮僚遇維尤厚每事諮詢維悉心以對至於拜起進趨之容皆陳其節神宗嘗與維論天下事語及功名維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神宗拱手稱善詔書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以爲聽納之戒維嘗引疾請郡神宗上章乞留將去王府探東平樂善之語爲贊以獻慈聖光獻皇后垂簾諭宰相韓琦等曰諸王孝日聞皆卿等慎擇宮臣所致宜召至中書褒諭時蔡中遣使泛至諸臣之家爲穎王擇妃維上疏以謂穎王孝友聰明勤履法度方嚮經學以觀成德今卜族授室其繁尤重宜歷選勳望之家慎擇淑哲之媛考古納綵問名之義以禮成之不宜苟取華色而已左右史闕執政進擬宋敏求楊繪英宗問除授例執政曰館閣久次及進士高第參用英宗曰第擇人不必專取高科執政以維對遂與宋敏求並除起居注侍邇英譎筵是時英宗方免巽簡默不言維上疏曰邇英開者陛下燕閒之所也侍於側者皆獻納論思之臣陳於前者非聖人之經則歷代之史也御燕閒則可以留漏刻之永對大臣則可以極咨訪之博論經史則可以窮仁義之道成敗之源今禮制終畢臣下傾耳以聽玉音語曰時然後言陛下之言此其時也臣雖不敏請乘筆以俟京畿陳頤諸郡飢維言賑救之道有所未至朝廷雖空倉廩而死者

不可勝數乞擇能吏召見便坐諭以憂勤感傷之意令分行州縣郵視流徙遷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同修撰仁宗皇帝實錄御史知雜呂誨等論濮安懿王稱親得罪維上疏以謂誨等能審義守職國之忠臣計其用心不過欲陛下盡如先王之法而止爾士大夫貪罔寵利厚賞嚴罰猶恐此風不變而復內率邪說貶斥正人自此陛下耳目益蔽蔽矣又求對極論其失請追還前詔令百官詳議以盡人情復召呂誨等還任舊職以全政體既而呂誨等降勅救命不由門下封駁直送其家維言罷黜御史事關政體而不使有司預聞紀綱之失無甚於此宜追還誨等救命由銀臺司使臣得申議論以正官法不從遂闔門待罪乞解銀臺司職任有旨舉臺官二人維上章曰呂誨范純仁有已試之功願復其職以盡招賢納諫之美蘇棗除御史知雜維封還詞頭以謂自濮安懿王稱親逐三御史傅堯俞等復不肯就職今用蘇棗則堯俞等豈復有可留之理靈雨爲霖詔求直言言事者衆維請擇近臣委以章奏事有可行行之又請擇郡守及言近制私罪雖輕常爲仕進之累公罪雖大一時被責輒復升進請詔有司議私罪之可恕者稍蠲留礙以通滯才坐公罪之有害者稍加困抑以儆慢吏時英宗初即政維因便殿奏事論人君好惡明見刑賞以示天下使人知所避就則風

俗可移又以爲聖賢思慮不能全無過差假如陛下誤有處分改之則足以彰納善從諫之美未幾翰林學士范鎮作批荅不稱旨出補郡維言鎮誠有罪自可明正典刑若其所失止在文字當亟容以全近臣體貌陛下前黜錢公輔中外以爲太重比連退二近臣而乘莫知其所謂臣恐自此各懷疑懼莫敢爲陛下盡忠者願王爲皇太子以維兼太子右庶子判尙書兵部神宗踐祚遷起居舍人羅陳三事以獻一曰從權聽政蓋不得已者惟大事急務時賜裁決餘當闕略二曰執政皆兩朝顧命大臣宜推誠加禮每事咨訪以盡其心三曰百執事各有其職惟當責任使盡其能若王者代有司行事最爲失體其末又曰天下大事不可猝爲人君施設自有先後惟加意慎重及注釋滕世子問孟子居喪之禮一篇以獻因推及後世禮文之變以申規諷上嘉納除龍圖閣直學士知貢舉時氛舛逆寒燠不常郡縣多旱蝗維上疏曰陛下嗣位之初日光清潤嘉澤屢降今者天道頓與始初不類竊恐陛下言思視聽之間有所未備惟陛下端靜誠一思惟天戒專以百姓困窮爲念至繁文无益且宜罷置御史中丞王陶彈擊宰相韓琦等不押常朝班以爲跋扈陶罷御史中丞爲翰林學士維言宰相跋扈王法所當誅也御史中丞之言是則宰相安得無罪若其非是中丞安得止罷臺職而已今爲翰林學士是遷也

陛下旣不能辨明大臣使負惡名有不自安之意又使言者无名罷去疑惑遠方願廷對羣臣使是非兩判參知政事吳奎論王陶濂官封還御批罷知青州維以爲奎素有學問敦篤持重可任以事擢參大政衆謂得人今裁數月止因論事之際少失婉順便加斥逐進退大臣不當如是有旨進吳奎官一級維曰執政罷免則爲降黜今復濂官則爲褒進降黜褒進理難並行比與王陶罷中丞而加翰林學士何以異賞所以明天下之耳目可不慎章累上神宗召奎面論就職琦等各復其位維援前言力請郡知潁州未行改汝州召還修撰英宗皇帝實錄兼侍講判司農太常吏部流內銓兼充宗正寺修玉牒官初英宗即位祔仁宗主而遷僖祖及神宗即位中書奏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等今毀其廟而藏其主夾室非是因復遠僖祖而遷順祖維上疏曰昔先王旣有天下述其基業之所由起奉以爲太祖稷契是也後世有天下者皆特起無所因故遂爲太祖其所從來久矣太祖皇帝裁定大亂子孫遠業萬世蒙澤爲宋太祖無可議者僖祖雖於太祖高祖也然仰迹功業非有所因上尋世係不知所始若以所事稷契事之竊恐於古無考而於今有所未安宜如故便爲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繼除御史中丞充理檢使維以兄絳任樞密副使兼條例司議論所及非一御史中

丞於朝廷闕失無所不當言不言則廢公議言之則傷私恩且呂公著論青苗事用此而罷臣代其任自處之地不得無嫌且無以屈士大夫之論又屢面對引義堅切復知開封府始置八廂分決輕刑鞏毅清肅時吳充爲三司使神宗曰韓維吳充以文學進及任繁劇皆號稱職可謂得人兼翰林侍講學士權判尚書都省遷翰林侍講學士充鞏故使差考試賢良方正孔文仲對策入等而文仲罷歸維言陛下毋以文仲爲一賤士爾黜之何損臣恐賢俊由此解體忠良結舌阿諛苟合之人將竊隙而進爲禍不細願改賜處分章五上其言益切堅請便郡除端明殿學士翰林學士侍講知襄州移知許州除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學士知制誥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入對延和殿時京師旱神宗曰久不雨朕夙夜焦勞奈何維曰陛下憂憫旱災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願陛下痛自責己下詔廣求直言以開蓬蔽大發恩令有所蠲免以和人情後數日又上疏曰近臣白畿內諸縣督索青苗錢甚急往往鞭撻取足至伐桑爲薪以易錢貨旱災之際重權此苦夫勦甲兵危士民匱財用於荒夷之地朝廷處之不疑行之甚銳至於蠲除租稅寬格逋負以救愁苦之良民則遲遲而不肯發望陛下自奮英斷行之過而獲人猶愈於過而殺人也因奏對而諭神宗感悟

有旨根究市易免行利害權住方田編排保甲罷議東西市易命維草詔直言其略曰朕之聽納有不得於理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斂失其節歟忠謀讜言讐於上聞而阿諛蔽以成其私者衆歟詔出人情大悅是日乃雨又命與知開封府孫永同體問在京諸役利害事未幾令呂嘉問同行體問又令以問到利害送呂嘉問等維上疏曰陛下待臣乃在呂嘉問之下臣雖不才先帝所命以輔陛下於初潛行年六十未嘗有一言稍涉阿倚以希己利未嘗有一言不盡理道以補聖聰今於此小事處置關防乃不得與新進小臣爲比臣復何面目出入禁闥懇求去位優詔答之知熙州王詔赴闕奏事將領景思立敗績詔還任上表待罪奏斬獲首級維草批荅曰方其敗時卿適在朝何嫌而上章引咎勉綏新附之衆無以多殺爲功贖者疎然維以言多不用求去益堅會兄絳入相援故事乞補外以端明殿學士龍圖閣學士知河陽坐議免役錢不合落端明殿學士躋年復職徙知許州車駕幸舊邸除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再任而中書舍人曾鞏草制辭稱維純明亮直練達古今先帝所遣以輔朕躬又曰參角之間韓延壽黃霸之迹在焉與禮樂而勸農桑以追參于前烈皆爾素學御批維不知事君之義朋俗罔上老不革心非所謂純明亮直姑以藩邸舊恩使守便郡又非可仗以布政宣化今辭命乖戾

不中本情傳播四方甚害好惡可送中省改辭行下眾贈銅十斤維請宮觀乃爲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神宗姜駕維赴臨闕庭太皇太后遣使降手詔勞問維對曰治天下之道不必過求高遠止在審識人情而已識人情不難以己之心推人之情則可見矣大凡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陛下誠能常以利民爲本則民富矣常以憂民爲心則民樂矣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矣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矣推此而廣之盡誠心而行之則神孫觀陛下之法不待教而自成聖德賢士聞陛下之風不煩諭而爭宜忠力矣遂出勝朝堂詔求直言六事一曰青苗蠲歲賜之法二曰免役除寬剩之數三曰坊場依祖宗法中歲定額不可添長四曰罷市易五曰斂保馬六曰禁錢幣出關起知陳州未行召赴闕除兼侍講提舉中太一宮兼集賢觀公事加大學士維言先帝以夏國主乘常受朝廷爵命而國母擅行囚廢故興兵問罪今國母死乘常復位所爲恭順有藩臣禮宜復還其故地以成先帝聖意因陳兵之不可不息者有三地之不可不弃者有五又言光祿大夫致仕范鎮仁廟朝首倡大議乞擇宗室之賢豫建儲嗣自此大臣始有論奏一時忠勳皆被寵祿而賞不及鎮乞褒顯其勳朝廷從之元祐元年爲門下侍郎詔臣僚不得言先朝事而專諫欲有所言乞改詔語維於

籛前抗議以爲帝王詔令傳信四方豈可矯改御史張舜民以言事罷王嵩叟固爭簡上官均問舜民事如何語淺朝廷下岩更分析維曰朝廷但論其所言是非若所言是則折簡聚談更相督責乃是相率爲善何害於理若所言不善雖杜門不通問訊各執己見論議非爲國事无補亦恐人情隔也初維與王安石雅相厚善至安石執政維議國事始多異同至是議欲廢三經義維以爲安石經義宜與先儒之說並行不當廢司馬光與維平生交俱以耆德進用至臨事未嘗一語附合務爲苟同人服其平時中官梁惟簡除入內侍省押班范純仁等累奏未允維於籛前力爭許之其後惟簡遷官蘇轍繳還詞頭維因而奏論內降且言仁宗寬仁每苦近習貴戚僥求恩澤宜諭執政卿等但依公執奏可以寢罷臣備位執政自可執奏不敢避人怨憎惟簡罷遷官二年以資政殿大學士知鄧州改汝州繼除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就差知潁昌府累章告老加太子少傅致仕郊恩以諸子封太子少師維自嘉祐以來爲名臣神宗知之尤深屢欲大用會王安石用事變更舊法維言多所異及元祐初起爲門下侍郎宜仁哲宗眷禮優異維自以四朝舊臣身任天下之重庶幾行其所知而在位不踰年逐去天下惜之紹聖二年坐姦黨降左朝議大夫致仕再責崇信軍節度副使均州安置諸子乞盡歸其官

聽父居里上憐其先朝舊臣特許之元符元年上幸睿成宮復左朝議大夫卒年八十二子宗備宗文

宗質

蔡忠懷公確傳

實錄

元祐八年正月甲申英州別駕新州安置蔡確字持正泉州晉江人父黃裳徙陳州確有智數尙氣不謹細行少登進士第爲邠州司理恭軍陝西轉運使詳向始欲按其賊汚既至見確委狀秀偉召與語奇之更加延譽丞相韓絳宜撫陝西喜確所造樂語薦其才移太平州繁昌令改著作佐郎知陝州閿鄉縣事絳又薦於其弟維維知開封府奏爲管勾右廂公事後知府劉庠實確廷參確以爲濬鎮辟除掾屬乃有此理今蓋殺下比肩事主雖故事不可用庠不能屈神宗附而嘉之改充三班院主簿擢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嘗論開封府訟不能決者悉付司獄民冤吏橫不可不戒有詔輪推官一員監勸王韶開熙河費用無藝郭遠等奏韶盜貸官錢詔杜純推鞠純以實聞宰相王安石怒却其奏再遣確鞠于秦州確希意直韶遠純皆坐譴自是安石始親厚確朝廷患官冗其事廢韶補京朝官皆立試法確謂未及使臣則任官之弊未革請下樞密院詳議立法從之奉使契丹還太常丞賜緋衣

銀魚除直集賢院開封府界提點諸縣鎮兼提舉常平倉諸增畿內保戶馬免其歲勞罷錢布之賜照
河措置財利司言熙州鞞場十四萬緡管勾熙河文字張維以官錢貸銀十五萬有奇大半不知主名
詔確乘傳併劾之除御史知雜事遷右正言知審官院詔定奪渭州運河及黃河澣川把等利害主范
子淵而抑熊本罷知制誥判司農寺遂除確知制誥賜三品服知諫院兼判司農三司使沈括以免
役事詣吳充確論括爲近臣見朝廷法令有所未便不公言之而陰以異論干執政意王安石罷相大
臣於法令或有所更易爲朋黨之資耳括坐是出知宣州又劾宜徽使郭遠經制安南逗擻不即平賊
天章閣待制趙嵩失措置芻糧知洪州王韶謝表妄爲自潔之辭歸過於上又論陳繹汚醜朋附不宜
居侍從于是遠以左衛將軍安置嵩降職韶落職知鄂州繹罷知制誥天子意確孤立無黨頗信用之
確益以彈擊爲己任御史中丞鄧潤甫監察御史上官均方受詔治相州馮言獄有旨遣確詣臺參治
獄起臬城卒事多不實潤甫均欲辨理於上前確獨煇煉其事以相州簽書判官陳安民嘗屬大理評
事文及甫諫宰相吳充爲地安民乃及甫之舅而及甫充壻也潤甫均奏確掠訊過差人悉輕服潤甫
均留身經筵極論其不可確耳目長具得所論曲折耶劾二人黨有罪請併逐之確又任殘賊吏日引

諸囚如使者慮問狀稱冤轍苦辱之有人情所不能堪者上初疑濫及無辜遣諫官黃履中使李舜舉
審覆囚不知爲詔使無敢一辭異者由是潤甫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兼侍讀出知撫州均黃授光祿
寺丞知邵武軍光澤縣而確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兼直學士院會知江寧府呂嘉問
違法營造爲使者何琬按發嘉問之黨在京師摘語消息確言常痛繩以杜交通漏泄之姦又言諸路
常平司舊以轉運司兼領擅移用司農錢物請提舉缺官止以提點刑獄官攝事提舉官稱職有成效
者與遷提點刑獄上皆可之河決曹村轉運使王居卿建橫歸之法決口斷流確爲言其功付邵水監
著爲法太學生虞蕃訟學官確與舒亶治其獄確遂劾參知政事元絳爲其族孫伯虎私薦學官孫謬
葉唐懿補內舍生謬唐懿坐貶絳罷政知亳州拜確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確爲獄嚴而少恩深文周
納以排陷縉紳一掛吏議无有獲平反者人論其爲知制誥爲御史中丞爲叅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
之位而代之元豐三年易太中大夫五年拜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時富弼在西京上言蔡確小人
不宜在陛下左右上亦悔之哲宗即位遷通議大夫王珪薨代爲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爲神宗皇
帝山陵使故事靈駕進發前一夕五使宿於沙幕次確獨不入宿御史劾其不恭猶以祈廟恩遷正議

大夫元祐元年提舉修神宗皇帝實錄言官論確姦人之傑欺罔先帝無所不至山陵復土之後不求去位升祔轉官前此無敢受者確獨貪榮受之廉隅不修甚於市井確浸不自安乃連表求避位除觀文殿學士知陳州二年坐竊弄威福故縱其弟碩盜用官錢罪死奪職知安州滿歲徙鄧州充西京路安撫使四年復觀文殿學士會知漢陽軍吳處厚奏確昨責安州作車蓋亭詩語涉讒詘詔確具析確自辨數甚悉而理終屈責授左中散大夫光祿卿分司南京御史中丞傅堯俞諫譏大夫梁燾范祖禹右正言劉安世殿中侍御史朱光庭交章論確怨謗不道人臣所不忍聞按確與章惇黃履那恕在元豐末結爲死黨自謂聖主嗣位皆有定策之功確所以徒驚很憤無所畏憚若不早辨白解天下之疑恐歲月浸久邪說得行離間兩宮有傷慈孝於是太皇太后御延和殿宣諭三省樞密院大臣曰皇帝是神宗長子子承父業其分當然昨神宗服藥既久曾因宰相入對吾以皇子所書佛經宣示是時衆中唯首相王珪因奏延安郡王當爲皇太子餘人無語確有何策立之功若它日復來欺罔上下豈不爲朝廷之害遂責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仍給遞馬發遣惇履恕亦皆得罪八年正月六日確卒於貶所年五十七明年改元紹聖章惇爲相履恕皆用事追復確觀文殿學士確子渭及其祖母挾權臣

訟粉昆事將族滅劉攀梁彥王嚴叟以憤荷怨既窮治無所得而御史中丞黃履言官來之邵張商英劉拯等論確先朝顧命大臣宜盡復官爵恩數乃贈確太師諡忠懷賜第一區又追封鄜衛二國公崇寧初蔡京擅政自謂與確同功元年詔確配享哲宗廟廷擢其子洗太僕寺丞涓開封府判官五年歸御書元豐受遺定策殊勳宰臣蔡確之墓賜其家政和末京爲太師王珪婿鄜居中爲宰相議論不相下居中將除母喪京恐其復位乃收用確子涓使論其父定策功及元豐末王珪事以沮居中其辭深詆宣仁京爲之助以葵惑上聽未幾涓更名懋拜同知樞密院事贈確清源郡王封其愛妾爲郡夫人賜御製確傳立石墓前一門貴震當世今上即位首辨宣仁聖烈皇后譴游命國史院樞密刊修播告天下確追貶散官安置懋散官安置嶺南凡惇京所與濫恩並行追奪天下咸仰英斷焉有流尾出天市候星沒箕南赤黃色有尾跡燭地丁亥上御邇英閣召宰相執政暨講讀官講禮記讀實訓顧臨讀至漢武帝籍提封爲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此用也丁度對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本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爾讀畢宰臣呂大防等進曰祖宗家法甚多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三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略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如漢武

帝五日一朝長樂宮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姪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此事長之法也上曰今宮中見行家人禮大防等曰前代宮闈多不肅宮人或與廷臣相見唐入關闈有昭容位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預事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尙華修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尙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輿入轎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豈乏人力哉亦欲涉歷廣庭稍冒寒暑爾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荷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竊聞陛下昨郊禮畢具禮服謝太皇太后此尙禮之法也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唯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至於虛已納諫不好敗壞不尙玩好不用玉器飲食不貴異味御厨止用羊肉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爲天下上甚然之

章丞相惇傳

實錄

崇寧四年十一月己未舒州團練副使章惇卒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始生族父得象奇其風骨以爲

必貴舉進士甲科知商州商洛縣推官歐陽脩薦召試館職改著作佐郎知常州武進縣
王安石秉政召編脩三司條例除秘書丞集賢校理檢正中書戶房公事察訪荆湖用兵溪洞拓境數
百里置沅州南方兵禍自此始入修起居注除右正言知制誥直學士院判軍器監權三司使以知制
誥出知湖州荆湖蠻復起擾邊移知荆南府至則事平以親老再請湖州俄改杭州未至除翰林學士
未受命丁父憂服闋判三館秘閣知審官東院遂拜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臨年出知陳州移定州元豐
五年召爲門下侍郎哲宗即位知樞密院事宜仁后臨朝用司馬光呂公著更革弊事惇與宰相蔡確
不肯引咎去位竊伺得失惇尤譴梅光爭論決法光不能堪蘇轍爲諫官上疏論其姦惡惇與確皆逐
去惇知汝州提舉杭州洞霄宮哲宗親政召爲尚書左僕射惇性伎毒忍於爲惡元祐用事臣僚再獻
謫至嶺海譏謗宣仁追貶王珪譏殺劉摯皆惇力也哲宗升遐欽聖后召兩府議所立惇奏立同母弟
欽聖后曰皆先帝之子惇色沮及徽宗上即位遷特進封申國公充哲宗山陵使至成臯大昇輦陷于
溼障宿而行坐是出知越州未至責授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再貶雷州司戶參軍百姓歌之曰
大惇小惇入地無門小惇謂安惇其爲人所嫉如此崇寧元年舒州團練副使睦州住居二年徙越州

改湖州卒年七十一大觀三年詔復特進申國公政和三年贈太師追封魏國公子持授

范直講祖禹傳

實錄

元符元年十月甲午責授昭州別駕化州安置范祖禹卒祖禹字淳甫成都華陽人父百之太常博士中嘉祐八年進士第授試校書郎知賓州龍水縣司馬光辟同編修資治通鑑授承奉郎試大理評事坐考別試所文卷犯仁宗藩邸諱降遠小差遣編修君臣事迹所奏留遷著作佐郎官制行易宣德郎光得請宮祠居洛詔以其屬自隨七年書成光因上章稱薦除秘書省正字哲宗即位轉承議郎賜五品服上疏論喪服之制曰先王制禮以君服同於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爲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以此管乎人情也自漢以來不唯人臣無服而人君遂亦不爲三年之喪唯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服且易月之制前世所以難改者以人君自不爲服也今君上之服已如古典而臣下之禮猶依漢制是以百官有司皆已復其故常容貌衣服無異於行路之人豈人之性如此其薄哉由上不爲之制禮也今羣臣雖易月而人主實行喪故十二日而小祥芽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芽而又大祥夫練祥不可以有二也既以日爲之又以月爲之此理之無據者也古者再

冔而大祥中月而禫二者祭之名也非服之色也今乃爲之慘服三日而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既除服至葬而又服之蓋不可以無服也祔廟後即吉纔八月耳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易月之制因襲故事已行之禮不可追也臣愚以爲宜令羣臣朝服止如今日而未除衰至冔而服之漸除其重者再冔而又服之乃釋衰其餘則君服斯服可也至於禫不必爲之服惟未純吉以至於祥然後無所不佩則三年之制略如古矣擢右正言時呂公著爲左丞祖禹引嫌方辭改著作佐郎充修神宗皇帝實錄檢討官遷著作郎兼侍講上疏太皇太后言今禫禫將終即吉方始服御器用內外一新奢儉之端皆由此始臣以謂珠璣金玉之飾錦綉纂組之工凡可以蕩心悅目者不宜有加於舊增多於前也皇帝方嚮儒術親學問養賢日長聖性未定觀奢則奢視儉則儉凡所以訓導聖德者宜勸皆有法不可不慎若崇儉朴以輔養皇帝之德使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淫哇之音非禮不言非禮不動則學問日益聖德日隆此宗社無疆之福也神宗服除故事開樂置宴祖禹又上言君子之於喪服以爲至痛之極不得已而除之若以開樂故特設晏則似除服而慶賀非君子不得已而除之之意也請罷開樂晏唯因事則聽樂庶合先王禮意上從之擢起居舍人辭不拜時以夏暑罷講祖禹又上

疏曰當今之務莫如學問之爲急陛下今日學與不學係天下它日之治亂臣不敢不盡言也陛下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皆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助德業而致太平矣陛下如不好學則天下之小人皆勸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陛下竊取富貴而專權利矣君子之得位欲行其所學也小人之得位將濟其所欲也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君子與小人皆在陛下心之所召臣竊爲陛下惜此日月願以學爲急召試中書舍人又辭不拜遷右諫議大夫兼實錄修撰宰臣蔡確得罪分司南京祖禹上言聖人之道不過得中天下之事不可極意一時極意後必有悔夫用刑寧失於寬不可失之於急寧失之於略不可失之於詳自乾興貶丁謂以來不竄逐大臣六十餘年且丁謂見在相位故朝廷有黨不可不出今確已罷相數年陛下所用多非確黨其有素懷姦心爲衆所知者固不逃於聖鑑自餘偏見異論者若皆以爲黨確而逐之臣恐刑罰之失中人情之不安也又因登對勸上以辨邪正曰比年以來大臣以兼容小人爲寬好惡不明邪正不分所引進者不盡得人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爲職而邪正不分豈不負國伏望戒飭大臣各以公心求賢多引鯁正之人以重朝廷無使小人得位爲他日之患諫官言宰相范純仁營救蔡確乞行罷免祖禹上言議者責純仁政事之失固宜罷免嘗確爲

相時純仁流落在外不聞受確私恩純仁之進本不由確朝廷有大誅賞亦容大臣各出所見議論難以責其盡同也復除中書舍人又力辭朝廷遣戶部郎中往京西會計轉運司財用出入之數祖禹上言自來諸路每告乏朝廷詳酌應副其餘則責辦於外計且既委轉運使副以一路財計而不信其所言虛實必遣郎官然後可信是使諸路使者人有不自信之心每遇闕少則倚望朝廷遣官會計愈不自安欲乞自諸路凡有告乏專委轉運司會計保明開奏如有不寔即重行黜責其難敢妄今諸路經費所以不足者由提刑封樁闕額禁軍請受錢帛斛斗萬數不少此乃戶部轉運司本分財計先帝特令封樁以待邊用今朝廷方務安邊息民則封樁之法宜悉蠲除欲乞自熙寧十年初封樁已來已起發上京及今日已前未起發上京數目盡以賜尙書戶部諸路轉運司以佐經費疏奏不報時方遣都水監李偉分導大河入孫村口歸故道以解下流之急偉因欲塞宗城決口及移深州之費回大河使歸故道左相呂大防主其議祖禹又上疏極言河無可塞之理士大夫亦以爲不可塞者十有八九而偉希合執政敢肆大言欺罔朝廷不博謀於衆即依偉奏水夫欲官與河役猶邊臣欲生邊事監官利於功實俸給胥吏利於官物得以爲姦豪民利於費傳稍草瀕河之民利於聚衆營爲凡言回河之利

者率此輩非爲國家計也既而遷給事中猶力言之及就職又言臣所領工房今河役不息工費漸大
臣竊謂功必不可成恐枉費國財民力朝廷卒從其議俄聞禁中覓乳媪事祖禹上疏方勸上進德愛
身又上疏勸太皇太后保護上躬言甚切直既而太皇太后命宰臣呂大防諭祖禹以外議皆虛傳耳
祖禹復上疏臣所言皇帝進德愛身宜常以爲戒太皇太后保護皇帝安身正心久遠之慮亦願因而
勿忘今外議雖虛亦足爲先事之戒臣侍經左右而有聞於道路實懷私憂是以不存形迹不知忌諱
發於誠心上不敢避妄言之罪凡言事於未然則誠爲過慮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雖言無益陛下寧
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因聞虛語以爲寔戒則四海生靈動植之類永被其福矣實錄書
成轉一官充國史院修撰改禮部侍郎遂進翰林侍講學士兼知國史院事又爲翰林學士兼侍講充
官制所編修官太皇太后登遐上親覽庶政祖禹上言此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
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有敢以姦言惑聖聽者宜
明正其罪既而外議恟恟在位者多自引去祖禹力陳治道之要古今成敗與夫小人之情狀反覆激
切冀以感動上意章累上不報請因外遂以龍圖閣直學士出知陝州紹聖初言者論祖禹所修實錄

詆斥先帝又附會司馬光變更熙豐法及妄論乳媪離間兩宮事初得舉亳州明道宮繼膺授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再貶昭州別駕賀州安置移賓州再移化州卒年五十八崇寧間列名黨籍宣和八年追復徽猷閣待制建炎二年追復龍圖學士子冲温

鄒司諫浩傳

實錄

政和元年三月宣德郎直龍圖閣鄒浩卒浩字至完常州晉陵人中元豐五年進士第調蘇州吳縣主簿揚州教授雒州防禦推官知安州孝感縣顯昌府教授除太學博士以言者論列爲蕪州教授父喪服闋改宣德郎哲宗召對除右正言時章惇用事皇后孟氏廢浩上疏曰臣聞禮曰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者也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然則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慎今陛下爲天下擇母而所立賢妃劉氏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爾蓋皇后郭氏與美人尙氏爭寵致罪仁祖既廢后不旋踵并斥美人所以示公至立后則不選於妃嬪而選於貴族而立慧聖光獻所以遠嫌也所以爲天下萬世法也陛下廢孟氏與廢郭后寔無以異然孟氏之罪未嘗付外雜治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固不得而知也果不與賢妃爭寵

而致罪乎世亦不得而知也若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并斥美人以示至公固有仁祖故事存焉若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不立妃嬪以遠嫌亦有仁祖故事存焉二者必居一於此不可得而逃也况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賢妃必爲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嘆以廢后爲國家不幸又見宗景有立妾之請陛下怒其輕亂名分而重賜隨責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陛下立后之意在賢妃也今果立之則天下所期陛下者皆莫信之矣載在史策傳示萬世不免上累聖德可不惜哉乞賜開納不以一時改命爲甚難而以萬世公議爲足畏追停冊禮別選賢族如初詔施行庶幾上答天意下慰人心爲祖宗社稷無疆之計不勝幸甚惇等覆奏浩除名勒停新州編管徽宗即位復宜德邸添監袁州酒稅除右正言遷左正言左司諫起居舍人中書舍人同修國史遷吏部兵部侍郎乞補外除寶文閣待制知江寧府改杭州崇寧元年閏六月手詔朕仰惟哲宗皇帝嚴恭貞良克勤祇德元符之末是生越王姦人造言謂非后出比閔臣僚舊疏適見椒房訴章載加考詳咸有顯證是時兩宮親臨撫視贊御執事在傍何緣外人得入宮禁殺母取子寔爲不根朕爲人之弟繼體承祧既膺之臣其可逃罪鄒浩可重行黜責以稱朕昭顯前人之意於是浩責授衡州別駕永州安置後半年除名

勒停昭州居住崇寧四年移漢陽軍五年復承奉郎歸常州大觀元年復宣義郎宣德郎直龍圖閣浩自嶺表還親側凡六年卒年五十二自號道鄉有文集三十卷初浩除諫省欲終辭母張問其故浩曰有言責者不可默恐或以是貽親憂母曰兒能報國無媿於公議則我何憂乎勿辭及兩被竄謫母不易初意人稱其賢

劉諫議安世傳

實錄

宣和七年六月戊午承議郎直龍圖閣劉安世卒安世字器之父航神宗朝爲太僕卿國史有傳安世熙寧六年登進士第調洛州司法就辟高陽帥幕父喪服除爲河南府左軍巡判官哲宗初劉擊爲御史中丞薦之除右正言首論祖宗以來執政大臣親戚子弟未嘗居內外華要之職自王安石秉政以後盡廢累聖之制專用親黨務快私意二十年間廉耻掃地今廟堂猶習故態太師文彥博司空呂公著左僕射呂大防右僕射范純仁門下侍郎孫固左丞王存右丞胡宗愈堂除子弟親戚凡十人且曰惟中書侍郎劉擊未見所引私親而依違其間雷同循默豈得無罪願出臣章備示三省俾自此以往厲精更始又論胡宗愈除右丞不協公議臺諫交章已而諫議大夫王觀坐是罷斥中丞孫覺御史楊

康國相繼辭去安世與左司諫韓川復申言之諫亦乞補外時兩省諫官惟安世獨員章二十上宗憲乃罷章惇強買崑山縣民田吳處厚繳進蔡確知安州日詩安世皆極言且謂惇確與黃履邢恕自言聖上嗣統有定策功眩惑中外若不早賜辨正恐歲月寢久邪說得行離間兩宮有傷慈孝乞斥惇確等屏之遠方先是御史臺見安世論惇確罪初無一言及王汾迨汾除諫議大夫則全臺上章又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累以復行新法爲請安世言常陶皆安石黨安石殘民蠹國向之云亡人皆相賀汾時無言責乃言上書乞賜惡謚以憤世疾邪之意常等惡傷王氏因汾之除相率醜詆于是常陶與御史趙挺之王彭年同日皆出臺爲一空方確之未貶范純仁王存密爲申理乞從寬貸及彭汝礪曾肇同爲中書舍人皆營救之惇確有分司之命汝礪封還詞頭安世又劾奏之由是純仁與存俱罷汝礪肇亦補外尋除起居舍人兼右司諫遷左諫議大夫時有詔權罷講筵安世上疏願爲宗社大計清閑之燕類御經帷以助聖學哲宗嘉納初鄧溫伯爲翰林學士草王珪制有預定議于禁塗之語及爲確制則曰尤嘉定策之功至是溫伯爲承旨安世言溫伯陰受邪說稍繼王珪而溢美於確確實何力敢貪天功凡六上疏不報請祠除中書舍人辭不就除集賢殿修撰提舉嵩山崇福宮明年以寶文閣待

制爲樞密都承旨時呂惠卿以光祿卿分司南京安世復應詔言事謂惠卿國之巨蠹四海所疾宜永投荒裔考之常法猶未應叙不諫何名遽復卿列若惠卿之命遂行則將藉以及確確復用則章惇之徒如蝟毛而起爲國家計其得安乎願使中外羣小不能動搖正道紹聖初章惇入相降官落職知南安軍未至提舉洪州玉隆觀尋責少府少監分司南京三年貶新州別駕英州安置時蔡確子潛數上言訟呂大防劉摯及安世等朝廷委翰林學士蔡京等究治京親爲奏劄請誅滅摯安世等家族乃移安世梅州旣而究治無驗而惇尙乞遣呂升卿董必使嶺外置獄欲盡誅之願哲宗仁聖其請不行徽宗即位移衡州尋以濮州團練副使罷州居住繼復承議郎集英殿修撰知鄆州崇寧元年復待制知真定府澠州二年落職知沂州改提舉西京崇福宮貶信陽軍三年除名勒停峽州羈管五年叙承事郎大觀二年叙宣德郎奉議郎四年復承議郎政和八年提舉南京鴻慶宮宣和六年復直龍圖閣卒年七十八安世少師事司馬光初仕請於光曰願一言終身行之光曰其誠乎吾平生力行之故立朝行已俯仰無愧安世問其目光曰自不妄語始旣擢言路入白其母將以親辭母告之曰不可以閨門之私辭君命勉之力言當世之務幸而開納利澤足以及物或有非意吾不以遠近害與汝偕及將南

遷母怡然曰茲事固知如此特有過速耳且戒毋以得喪爲意有文集二十卷盡言集十三卷資治通鑑音義十卷子伯英伯廉伯和

曾文肅公布傳

實錄

大觀元年六月乙卯大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曾布薨布字子宜南豐人幼孤學於其兄蒙權嘉祐二年進士第熙寧初韓維知開封府自涪州懷仁縣令辟監本府檢校庫王安石始執政亦薦之因上書召見論事合意改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兼檢正中書戶房公事遷集賢校理判司農寺兼檢正中書六房公事新法青苗助役皆布與呂惠卿建議安石嘗曰法之初行議論紛紛獨惠卿與布終始不易餘人則一出焉一入焉爾攬修起居注遂爲右正言知制誥直學士院尙書禮部爲翰林學士兼三司使初韓琦上疏論新法之害神宗稍悟七年大旱詔求直言布論市易搭克之虐落職出知饒州徙知江陵未赴改知涪州十年復集賢院學士知廣州元豐初復龍圖閣待制知桂州進龍圖閣學士徙知秦州過關留判將作監未幾復出知陳州移知慶州官制行爲朝奉大夫母喪服除召爲翰林學士聞神宗遣制奔赴京師尋爲戶部尙書元祐初除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移知真定河陽胙州瀛

州哲宗親政自瀛徙江寧入對復爲翰林遷承旨兼侍讀權同知樞密院事遷知院事時章惇爲相斥逐元祐臣寮士心不附布詭情辟致名士如陳瓘張庭堅居門下欲以傾惇會哲宗升遐欽聖太后召宰執問誰當立惇有異議布奏惟太后處分徽宗即位召韓忠彥爲相惇既逐布以定策功拜右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忠彥柔懦天下事多決於布議以元祐紹聖均爲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明年改元爲建中靖國邪正雜用忠彥遂罷去布獨當國漸進紹述之說明年又改元爲崇寧蔡京於是召用而布亦得罪矣崇寧元年閏六月罷觀文殿大學士知潤州九月落職提舉亳州太清宮太平州居住十月降授中大夫守司農卿分司南京依舊太平州居住十二月責授武泰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二年責授賀州別駕又責授廉州司戶叅軍四年量移舒州五年復大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任便居住大觀元年卒於潤州私第累復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諡文肅

曾舍人肇傳

實錄

大觀元年六月丙辰朝散郎曾肇卒肇字子開布弟也中治平四年第調台州黃巖主簿鄭州教授用近臣薦賜對爲崇文院校書兼國子監直講遷館閣校勘刪定九域志改大理寺丞同知太常禮院權

判太僕寺殿中省除集賢校理修仁宗英宗兩朝正史以肇爲國史院編修官判登聞鼓院六曹建除
尙書吏部郎中與修兩朝實訓母喪服除爲尙書戶部郎中復爲吏部兼著作郎遷右司郎中接送仲
契丹賀正且使元祐初爲神宗寔錄檢討擢起居舍人實錄修撰太皇太后授冊有旨遊章獻太后故
事御文德殿肇言天聖二年兩制定議皇太后受冊於崇政殿仁宗特詔有司改文德殿蓋人主一時
之制今皇帝述仁宗故事以極崇奉之禮孝敬之誠可謂至矣臣竊謂太皇太后儼於此時特下明詔
發揚皇帝孝敬之誠而固執謙德屈從天聖兩制之議止於崇政殿受冊則皇帝之孝愈顯太皇太后
之德愈尊兩誼俱得顧不美歟詔如肇請又論內降之弊始自細微漸無紀極不可不戒諫官王觀謫
知澗州肇言觀以論及執政罷去臣恐在廷以觀爲戒異時執政有罪陛下不得聞矣哲宗悟加觀直
龍圖閣使契丹回奏臣道雄灑民訴差役不便願更其未便民者河決而北踰十年二三大臣力欲回
復故道俾都水使者王孝先主之肇屢陳不可蔡確責新州中書舍人彭汝礪當草制不奉詔而諫官
言汝礪寔肇使之時肇新除給事中固辭請外以實文閣待制知潁州明年徙知齊州及至改陳州又
明年徙知應天府七年入爲尙書吏部侍郎論南郊既去皇地祇位議者欲夏至遣家宰攝事則不復

有親祭地祇之時於事天則躬行事地則遣官非王者父天母地之義又議明堂配帝諸復殷五帝與
昊天上帝並祀徒刑部知徐州數月徙江寧府紹聖初知瀛州降集賢殿修撰知濠州歲滿知秦州又
徙海州徽宗即位復爲中書舍人上疏曰治道在廣言路以言貴人猶或畏縮不進以言罪人人將銷
口去矣會日食四月朔故事當降詔求直言上命肇草詔能具述意詔下投匭者日千百人元祐士大
夫以赦恩甄叙或復舊職典方面肇奏生者蒙恩固已厚矣唯是游魂枯骸尙未被聖恩死而有知豈
得無望諸如寇準曹利用故事檢會臣僚貶死未經叙復者還其所奪官職恩澤又乞如祖宗朝每大
赦後置看詳編配罪人一司命官典領使流竄廢網之人均被恩澤濬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請上
觀唐貞觀政要陸贄奏議諫官陳瓘以言東朝尙與政事被謫肇即上書兩宮乞復舊職且明瓘意在
於愛君執政倡言上當爲哲宗期從兄之服肇在邇英讀史記至堯崩三年之喪畢因言堯舜同出黃
帝然世數已遠舜且爲堯喪三年者舜胥臣堯故也侍讀溫益進曰史記世次不足信若堯舜同出則
舜妾堯女爲妾從祖姑肇以史記世次禮記祭法大傳之說與益質於上前益語塞布相肇避親嫌除
龍圖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彙集雜觀公事修撰哲宗寔錄修神宗實訓國朝會要出知陳州徙太原府

南京揚州又徙知定州落龍閣學士謫知和州道除舒州靈仙觀徙知岳州貶濮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移台州未至復朝散郎卒年六十一

王懿恪公拱辰傳

元豐八年七月彰德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北京留守王拱辰字君貺開封咸平人初名拱壽天聖八年年十九舉進士爲第一仁宗改賜今名除將作監丞通判懷州遷著作佐郎直集賢院同知太常禮院廢后郭氏在殯有司前具上元觀燈燕拱辰言晉大夫智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杜黃揚纒今既詔郭氏以后禮葬豈獨大夫比耶請罷御樓觀燈及遣奠日仍禁都下聲樂歷三司鹽鐵判官修起居注改右正言知制誥判太常禮院初朝廷禦邊重西北而輕東南拱辰請倣唐制益以東南之湖西路之寬容各地節制與廣桂爲五管慶曆元年益梓路饑以拱辰爲體量安撫使至則羨錫逋負以寬民契丹使劉六符嘗謂賈昌朝曰塘溲何爲者耶一葦可杭投筮可平不然決其堤十萬土囊遂可得而路矣仁宗以問拱辰對曰兵事尚詭彼誠有謀不應以語敵此六符夸言耳設險守國先王不廢而祖宗之所以限胡騎也是歲契丹進劉六符來求關南十縣其背謂太宗并汾之役舉无名之師直抵

燕薊拱辰請對曰河東之役本誅僭僞契丹遣使行在致誠欺已而寇石嶺關潛假兵以援賊太宗怒其反覆既平繼元遂下令北征豈謂無名因作報書云旣交石嶺之鋒遂有薊門之役虜得報繼好如初除起居舍人知開封府以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李用和以元舅除宣徽使已而除使臣拱辰言用和无功而驕朝廷名器聽其所欲非所以全后家又言夏竦經略无功移疾求郡爲自安計不當爲樞密使遂罷之蘇舜欽監進奏院因祠神燕集客有因酒放言者爲御史彈擊以舜欽易故紙得錢爲會請蜀吏如法拱辰遂言其放肆狂率詆玩先聖寔爲害教由是皆坐重貶又言中書密院總天下機務巨細一切省覽窮日力猶不暇何暇遠圖哉宜悉條細務歸之有司僧紹宗因鑄佛像感衆聚財都人爭以金銀器投冶中宮掖亦出資佐之拱辰言西師宿邊而財費於不急勦士心起民怨紹宗中使蔡止之除翰林學士權三司使首言兵冗不精費糜食宜訓練澄汰爲持久計三路欲糴法當隨時盈縮以權輕重改侍讀學士知鄴漕瀛三州留守西京皇祐四年除承旨至和元年拜三司使使虜還除宣徽北院使御史趙抃言知潭州任顯與本路轉運判官李章賤市死商眞珠有司具獄來上而拱辰悉以其珠進內以章宰相壻也人言奉使契丹與宋選劇飲賦詩輕率失言罷爲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

帥秦定二州再守西京移守北門神宗即位還朝見上曰臣欲納忠未知陛下意所向又言牛李黨事方作不可不戒上以語執政王安石曰此未足以爲姦邪以未知陛下意所向也曾公亮因言拱辰在仁宗時已知其不正不復任用安石曰拱辰交結溫成皇后家人皆知之於是遂出守南京徙河陽再守西京召還爲太乙宮使元豐初爲宣徽南院使西太一宮使三年再守北京拱辰曰臣老矣恐不足以任事上曰北門重地卿舊地也勉爲朕行既至適三路初籍民兵拱辰請獨下戶六年拜武安軍節度使上即位改彰德軍節度使卒年七十四輟視朝一日詔贈開封府儀同三司三子正甫端甫甫甫

韓太保續傳

實錄

紹聖四年觀文殿大學士守太子太保致仕韓縝字玉汝穎昌人父億事仁宗爲參知政事以父任補將作監主簿慶曆初擢進士第知廬州合肥杭州錢塘縣改光祿寺丞簽書南京留守判官遷太常博士編三班院敕前此武臣不親執喪縝建言三年之服古今通制晉襄屨衰事出一時遂著令自崇班已上聽持服知洋州代還除殿中侍御史參知政事孫抃志昏在政府百司白事抃默未嘗開言

時樞密使張昇請老朝論拊當次補必不勝任縝言雖無顯過保身持祿懷姦之大者也疏累上拊卒罷免權陝西轉運副使薛向赴闕稟議樞密院輒書旨賜金紫候三年升使縝以樞密院赴職中書不諭奏虧損國體劉永年除防禦使知代州縝言比詔武臣正任以上非有勳績不許遷令樞密院首選之入內都知史志聰私役皇城親從布列縝曰宿衛所以奉至尊戒不虞也使主者私役則禁衛之嚴弛矣仁宗爲罷向與永年而正志聰之罪遷侍御史英宗即位進司封員外郎權三司度支判官除兩浙轉運使知陳州徙河中府神宗即位遷刑部郎中知揚州賜三品服就除淮南轉運使移河北會夏使報諒祚亡乘常立求封冊朝廷方責西人以踐祚不入賀數犯邊欲擇人問來使時縝陛辭上即命縝赴西驛議事比夜奏上翌日上謂執政曰朕選用韓縝果得人矣改陝西轉運使移河東除直舍入院以兄絳執政辭改集賢殿修撰爲三司鹽鐵副使以天章閣待制知秦州指使傅勅夜被酒誤隨入州宅縝令軍校以鐵鑿頭杖箠百餘勅死妻持血衣搗登聞鼓以訴落職分司南京御史知雜事鄧綰言縝凶恣專殺而監司黨庇酷吏不以聞於是走馬承受劉用寶劉希夷亦坐削金起判吏部流內銓提舉在京諸司軍務詳定編修三司敕令復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徙知瀛州熙寧七年北虜遣

泛使蕭禧議代地界召續館伴復除提舉在京諸司庫務禱行假龍圖閣學士給事中報聘且遣劉
蕭士元呂大忠辨理疆界詔續寶文勝地圖至虜庭見戎主面陳本末比至皆不果致但與押蕃相李
仲熙略相酬對而還除權知開封府明年禧再至復館伴仍同張誠一乘驛往河東與滋人据關分畫
會李評沈括使還稱地界事已畢朝廷割以示續續奏臣屬者按視邊界山川地形朝廷所許已是過
外竊恐議者謂已損其多不吝其少厭彼煩瀆將復許之且捐棄可惜之地能塞無厭之求爲之可也
若今日與代地明日請拒馬則將何以待之繼遣李評同分畫評奏與續所上圖異詔樞密都承旨曾
孝寬案視續往復奏執卒如所議虜辭亦絕使還詔賜襲衣金帶除藥牧使兼樞密都承旨久之兼判
尚書兵部遷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院元豐官制行易太中大夫俄拜同知樞密院哲宗即位拜
尚書右僕射與蔡絳同秉政續素不正確與章惇邢恕等謀誣固宣仁及確爲神宗山陵使續於籛前
具陳確姦狀由是東朝與外廷備知之裕陵復土確使還欲以屬官高遵惠爲待制張遶爲郎中韓宗
文爲館職宣仁以問續續曰遵惠太皇太后族人建中書侍郎瑛之弟宗文臣之袂賞擢非次傳聞中
外則是君臣各私其親何以示天下遵惠等卒用故事推恩續相未幾諫官孫覺蘇轍王觀御史劉摯

論嶺撫心深險才鄙望輕士大夫初不以輔相期之在先朝奉使割地七百餘里以遺北虜邊人怨之切骨與蔡確章惇貪天之功妄自張大見確之去請加恩禮夫豈真相善哉其相詆訐陛下所知今纘然有請欲自爲異日地爾章十數上卒以自請除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潁昌府移守永興軍河南府歲餘拜安武軍節度使知太原府三年加檢校司空易節奉寧復守潁昌請老除右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再上章引年未許給事中葉祖洽論嶺垂簾之初首登相位交結張茂則梁惟簡諂事司馬光持祿養交以太子太保仍舊職致仕薨年七十九上爲輟朝成服于後苑贈司空嶺外事莊重所至以嚴稱雖出入將相而寂无功烈厚自奉養清議貶之子宗恕宗武宗魯宗矩

程宗丞顯傳

實錄

元豐八年五月丁丑承議郎新除宗正寺丞程顯字伯淳父珣自有傳顯隳冠中嘉祐二年進士第調京兆府鄠縣江寧府上元縣主簿澤州晉城縣令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三見進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類求對來欲常相見耳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士爲先顯不飾詞獨以誠意感動神宗嘗

使推擇人才顯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與其弟頤爲首嘗言人主常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時王安石益信用頤每進見必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安石浸行其說頤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預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劄民希寵不加黜責興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浸衰等數十事安石與頤雖不合而嘗謂頤忠信頤每與論事心平氣和安石多爲之動頤心以言不行求去除京西提點刑獄復上章請罷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公事未幾求監局得監西河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叙年勞乞遷秩改太常丞差知扶溝縣事坐縣獄逸鄉邑罪人罷監汝州酒稅哲宗即位覃恩改承議郎召爲宗正丞未行以疾卒年五十二頤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實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汎濫於諸家出入於釋老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古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承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名爲無不周徧而其寔乖於倫理雖云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怪異之說競起塗生民

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蕞蕪聖門之蔽塞關
之後後可以入道雖深有經濟之意不幸早死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太師文彥博采衆議而題
其墓曰明道先生云

程侍講頤傳

實錄

大觀元年九月庚子通直郎程頤字正叔與兄顥初從汝南周敦實學遂以經術爲諸儒倡四方
從之游者甚衆英宗神宗朝大臣屢薦皆不起哲宗嗣位宰相司馬光呂公著西京留守韓絳上其行
義於朝曰河南府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逾五十不干仕進真儒者之
高蹈聖世之逸民乞賜召擢裨補風化詔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頤力辭未幾以宣德郎
秘書省校書郎召赴闕既對除崇政殿說書首上疏言帝王之學大略謂習與智長性與化成今士大
夫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處使薰陶成性以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得於天稟而
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
成就乞精選賢士入侍勸講罷則留分直以備訪問凡左右扶持嬪御內臣並選四五十以上厚重

小心者侈麗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又謂經筵臣僚侍者皆坐講者獨立於禮未安乞令坐講見主上重道之心願在經筵以師道自居每侍講色甚莊嚴以諷諫願聞帝在宮中□而避蟻因講畢請曰有是乎帝曰然誠恐傷之耳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天下之要道也帝稱善神宗未除喪冬至百官表賀頤上疏以謂節序變遷時思方切恐失居喪之禮無以風化天下乞改賀爲慰故事盛暑罷講頤奏朝廷置勸講之官輔導人主豈可闕疎如此又上壽太皇太后言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使經時累日不親儒士秋漸涼乞於內殿後苑清涼處召見當日講官陳說道義伏假既開依次直日所貴常得一員獨對開發之道蓋自有方明習之益最爲切至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爲必無不當自來宰臣十日一至經筵上默坐而已今乞令宰臣每月一再赴經筵講說延英迫挾講讀內臣三十餘人在其中四月未甚熱而講官已流汗主上體弱豈得爲便乞止於延和殿講讀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讀官進說不爲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體未必無補有所奏稟便得上聞今講讀官五員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復差修園子監太學條制乃无一人專職輔導者夫告人之道非積誠意不能入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不宿

齋戒潛思存誠觀感動於上心若使其營營於職事豫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類
舌感人不亦淺乎道衰學廢世俗何人聞此高譏遠見常蒙監知疏奏給事中顧臨諫議大夫孔文仲
論列遂罷職官管勾西京國子監兩上章乞致仕不報父喪服除尋以通直郎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
言者論其向在講筵議論迂疎妄自尊大既罷去服除加職而辭表有怨望輕躁之語差管勾西京嵩
山崇福宮尋醫去官哲宗初親政復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辭不受紹聖中黨論興追官涪州安置
徽宗即位放還崇寧初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屏居伊闕山數年卒年七十五學者尊之稱爲伊
川先生其門人游酢謝良佐呂大臨楊時皆著名於世有易傳六卷文集二十卷諸經解說未成編者
附於集子端中端彥

宋故觀文殿學士太中大夫知建康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充江南東路
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營田使兼行宮留守彭城郡開國侯食邑一
千六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贈光祿大夫劉公行狀

劉珣

本貫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五夫里曾祖民先故任承事郎累贈太子太保妣黃氏彭城郡夫人祖給
故任資政殿學士銀青光祿大夫諡忠顯累贈太師妣李氏秦國夫人繼呂氏韓國夫人父子羽故任
右朝議大夫充徽猷閣待制累贈少傅妣妣氏福國夫人繼卓氏慶國夫人公諱珙字其父其先蓋長
安人唐末避地入閩遂爲建人六世至忠顯公仕始通貴靖康中守真定有功京城失守虜人得之欲
以爲將相義不辱而死少傅公紹興初佐川陝宣撫使軍事保鄆梁益爲中興名臣公其長子也生有
奇質英悟絕人少長從季父屏山先生受書知刻苦自厲屬文敏有思致一時鄉先生皆歎以爲不可
及始以忠顯公死節恩補承務郎舉進士一上中紹興十二年乙科調監紹興府都稅務請監潭州南
嶽廟以歸杜門讀經史書討論彙述益務其遠且大者秩滿差主管西外敦宗院未赴遭外艱既禫而
韓國夫人薨持重終喪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權祕書省校勘書籍官禮部郎官中書舍人時秦丞相
當國用事一日微示風旨欲爲其父作諡以公不亟奉行也怒風言者論去之踰年秦丞相死乃得主
管台州崇道觀召爲大宗正丞未就職改祕書丞兼權吏部郎官即真尋除監察御史避薦者復遷故
官公前在銓曹時苦吏爲姦思有以制之一日命張幕設案於庭置令式其中使選集者得出入繙閱

與吏辯吏毋得藏其巧人甚便之間攝侍郎引選人改官班占對詳敏天子悅焉且聞其能檢視吏姦故因其引嫌復委以選事兼權秘書少監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會金虜渝盟天子震怒將悉銳師北向以雪讎恥復土疆一時詔檄多出公手詞氣激烈聞者感奮或至泣下御史杜莘老既繫侍醫王繼先逐之又論官者張去爲遂以忤旨左降公不草制奏留之莘老得不去從車駕視師建康兼權直學士院既而車駕將還臨安江淮軍務未有所付張忠獻公方典留鑰兼望屬之而詔乃以楊存中爲宣撫使中外大失望公不書錄黃奏論其不可上怒顧宰相曰劉珙之父爲張浚所知其爲此奏意專爲浚地耳宰相召公諭旨且曰再繳累且及張公公曰珙爲國家計故不暇爲張公謀若爲張公謀則不爲是以累之矣命再下執奏如初存中命乃疑未幾真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召入草制立建王爲皇太子今上皇帝既即位詔公借禮部尙書使金國是時南北甫罷兵始爲鈞敵之禮虜意不可測公受命慷慨不復問家事入辭母夫人戒家人悉裝兼副以行曰藉令不死歸未可期也副使某者以選置官屬不公抵罪上以公辟召無所私手札褒諭之尋以議禮不決未出疆而還然公於是時固以其死許國矣在掖垣凡三年事有不便者知無不言常有詔問足食足兵之策公以擇將帥核軍實

爲對甚悉會有太白經天旱暵飛蝗之變詔復問近臣闕政公又奏曰太白兵象也旱蝗蠶氣也今仇虜窺覷多然未厭而國家因仍縱弛有費無罰諸將專事刻剝以媚權倖取官爵士卒怨之有甚於仇敵者且輿圖未復地狹民貧而費周滋征求日廣爲監司者不恤郡爲郡者不恤縣爲縣者不恤民至或重爲貪虐以肆其心則百姓之苦其官吏亦不異於士卒之仇將帥也然則天人相與之際夫豈偶然而已哉欲救其失唯當信賞必罰以肅將帥之心痛懲刻剝以固士卒之志節浮冗練軍寔精擇郡守誅鉅賊吏以厚吾民之生而是數者之得失則又係乎人主之心誠與不誠耳陛下審能擴恭儉日新之德屏馳聘無益之戲登崇俊良斥遠邪佞常使日用之間有以養吾之誠而無害焉則夫數者固將有所依以立而災異之變庶乎其可銷矣間又嘗爲上言應敵無一定之謀而彌國有不易之策今日和曰戰曰守者皆應敵之計因事制宜不可膠於一說者也若夫不易之策則必講明自治之術博詢救弊之原毋事虛文專資寔效使政事脩舉國勢日張然後三者之權在我唯所用之無不如志今議者日紛紛於末流而於其本未有言者臣切爲陛下憂之上皆納焉故將田師中死其家請以沒入王繼先園第爲賜詔許之公以師中久竊兵柄無尺寸功貪饕刻剝爲國家歛士卒之怨不當予方爲

繳奏以聞而其家復以請公以錄黃稽程被詰亟奏俟罪而持之愈力於是乃不果賜有迪功郎李珂者以關通近習得補官而自奏求爲督府掾詔除已下公奏曰珂名品至卑不繇召見敢以劄子非分祈恩非所以嚴堂陛之勢杜邪枉之門也且今邊垂大計方倚督府爲重官屬尤當審擇如珂小人非唯不堪此選政恐或能妄作以沮擾其事機也奏上改除珂樞密院編修官公論執益堅乃罷之然亦竟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而宰相亦有陰忌公者隆興元年冬除集英殿修撰知泉州明年改衢州始至委事僚屬一無所問人以公未更治民意其惰於事或不屑爲者旣乃一旦悉取而自爲之辨察精明區處的當羣下斂手不能有所爲人始大服先是吏員猥衆公視員外置者悉罷之受租米輒使民自操量槩其發鈔銷簿亦皆有法人甚便之會湖南旱飢官吏不之恤而郴州宜章縣方抑民市乳香期會峻迫有李金者乘衆怒奮起爲亂衆除萬人南逾嶺徼分道犯英韶連廣德肇慶封梧賀州之竟旁入道州桂陽軍殺掠萬計州縣不知所爲至斂民間金帛賂之以免由是賊勢日盛而帥守監司更共蔽匿不以寔聞賊遂犯宜章陷桂陽聲震遠近朝廷憂之以公爲敷文閣待制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是歲乾道元年也公以五月入竟則賊衆已數萬人矣公聲言發郡縣兵討擊且檄鄰道謹斥

候守隘塞聽期會而亟以寃奏請下荆襄發卒奔命又度比章下或已歷旬時失幾會則移書制置使沈介曰請毋須報而亟進以來擅興之罪吾自當之不敢以累公也介爲遣兵詔亦報如公請然皆未至者賊勢愈盛而湘陰縣橋口鎮羣盜劉花三李無對者又竊發距城郭僅六十里人情益震公亟簡州之役兵得三百人使部將趙彥帥之合巡尉兵以行下令狀舟發梁募有生得盜者錢若干得其首者錢若干凡盜所挾賊無多少悉給捕者不數日彥等禽捕三十餘人公悉以便宜誅之梟首於市餘盜走多溺死其散入墟落者又爲村民縛以送府又悉誅之奏將尉有功者皆被賞於是威聲大振吏士用命人心少安六月制置使所遣遊奕軍統制田寶乃以千人至居數日鄂州水軍統制楊欽又以千五百人至公知其勞行疲怠悉爲發夫迎之數程之外代其任負以行軍士固已歡呼感激及至撫勞犒賜又皆豐饌過望諸軍益喜願盡死力欽故羣盜楊么部曲公知其可用檄諸軍皆受節度使率其衆鼓行而前下令竟中凡軍民討捕有功者皆以率受賞其賊所誘脅能相捕斬以詣吏者亦除罪受賞有差是月晦田寶大敗李金於郴州城下追奔二十餘里殺獲甚衆七月楊欽敗賊黨田政尹寬等於桂陽鄂將谷青王翌又各以二千人至公遣扼宜章大路以分賊勢通糧道而欽連戰破賊遂

入宜春八月慶龍岡下賊兵數萬自辰至申官軍稍却欽被髮大呼策馬衝之賊分爲兩其前列精兵穢焉餘皆遁走進至莽山賊徒曹彥黃拱遂執李金與其腹心黃谷以降欽因窮追深入盡誅其酋豪而其支黨脅從者尙衆皆竄入山谷間公噓欽等卻兵而使人齎榜聽其自詣則皆相率聽命盡歸還李金黃谷等數十人皆伏誅其降者公皆稱詔給據納兵復故田宅蓋以千數曹彥黃拱皆奏補官而厚撫之既乃第錄諸將功狀列上又盡得其寔不以一豪有所私上嘉歎再三詔以爲敷文閣直學士且賜糧書曰近世齊生但務清談經綸定才蓋未之見朕以是每有東晉之憂今卿既誅彘盜而功狀詳寔諸將優劣破賊先後歷歷可觀甚副朕意卿其益勉之哉賊地既定境內正清公乃喟然歎曰吾豈樂殺人哉向者軍興令不可以不肅而今而後庶有以亮吾心矣吾豈樂殺人哉自是一意于撫摩之政且爲請於朝曰今欲懲既往之失銷未形之憂莫若擇守宰寬賦歛以安吾民而已不此之圖一李金死一李金生臣恐湖南自是無寧歲也奏留鄂兵戍郴桂而益廣蒐募以補忠義親兵之缺厚其恩意嚴其紀律而時訓習焉於是湖南隱然爲重鎮方地數千里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潭州故有嶽麓書院真廟時賜以敕額給田與膏經亂蕪廢公一新之養士數十人延禮術士彪君居正使爲

之長而屬其友廣漢張侯棫敬夫時往遊焉與論大學次第以開其學者於公私義利之間聞者風動三年召還見上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質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棄僉謀徇私見而有獨御區區之心焉則適所以蔽其四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乘之以干天下之公議者矣又論稅絹退剝羨餘和糴之弊又論州郡禁軍紀律不明驕惰自宜遴選武臣之舊行伍習戎事者使爲將副而貴游子弟閑門國信五房出職之輩不得與焉則州郡之軍政庶乎其可修矣上然其言以爲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講間復從容言於上曰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竊獨以爲高帝之聰明英偉其所不悅特腐儒之俗學耳誠使當世之士有以聖王之學告之臣知其必將悚然敬信而其功烈之所就不止於是而已也蓋天下之事無窮而應事之綱在我唯其移於耳目動於意氣而私欲萌焉則其綱必弛而無以應夫事物之變是以古之聖王無不學而其學也必求多聞必師古訓蓋將以明理正心而立萬事之綱也此綱既立則雖事物之來千變萬化而在我者常整整而不紊矣惜乎當是之時學絕道喪未有以是告高帝者上亟稱善是歲小不登公請亟詔監司郡守先事條責來年荒政所宜下者亦使任其無他又奏州兵營伍教戰之法甚備

上由是益知公學問精深忠義慷慨可任大事十一月擢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公辭謝不獲乃就職因進言曰汪應辰陳良翰張栻學行才能皆臣所不逮而栻窮探聖微曉暢軍務曩幸破賊栻謀爲多願陛下亟召用之上可其奏以次登用焉公以西府本兵柄於諸將之能否不可以不周知乃自諸管軍統制官下至裨佐日召三數人從容與語得其材用所宜輒筆識之以待選用一日上顧輔臣圖議恢復公奏曰復讎雪恥誠今日之先務然非內修政事有十年之功臣恐未易可動也同列有進而言者曰機會之來間不容髮奈何拘此曠日彌久之計且漢之高光皆起匹夫不數年而取天下又安得所謂十年脩政之功哉公曰高光唯起匹夫也故以其身蹈不測之危而無所顧陛下躬受太上皇帝祖宗二百年宗社之寄其輕重之勢豈兩君比哉臣竊以爲自古中興之君陛下所當法者惟周宣王而已宣王之事見於詩者始則側身修行以格天心中則任賢使能以修政事而已其終至於外攘戎狄以復文武之竟土則其積累之功至此自有不能已者非一旦率然僥倖之所爲也上以公言爲然四年七月詔兼參知政事公方與一二同列夙夜悉心竭力益圖所以敘進人材寬養民力討理軍政務以成上意之所欲爲者蓋除福建鈔鹽歲額二萬萬罷江西和糴及廣西折米鹽錢又蠲累年逋

負金錢穀帛巨億計而公尤以輔成上德振肅朝綱抑僥倖獎廉退爲己任進則盡言無隱退亦未嘗輕以詞色假人苟清議之所不與不以親故而有所私也以是近倖仄目而流俗亦多不悅公者先是潛邸使臣有龍大淵會觀者馮恃舊恩暴起富貴公論不平者累年上一日發寤逐去之未幾而大淵死上顧憐觀欲還之公力陳其不可且曰此曹奴隸耳憐之則厚賜之可也今引以自近而賓友接之至使得以與聞幾事進退人才則臣懼非所以增盛綱之光華飭治朝之綱紀也上納公言爲止不召殿前指揮使王琪謁告至淮上還密薦和州教授劉甄夫上諭執政召之諸公相問莫有知其所自來者公曰薦士吾徒之責可不知耶明日請曰此人名微位下陛下何自知之上以琪告公又請其所以薦上曰卿自問之公退坐堂上呼吏作頭引進之琪至公詰其故授牘使對琪恐懼不能置辭久之公乃叱使責戒勵狀而去無何揚守來言前琪過郡稱受密旨增所築新城若干尺諸公請之初未嘗有是命也公既與諸公合奏請其罪罷之因奏自今聖旨不經三省密院者所下之官皆請俟奏審乃得行上欣然從之公即從密院移中外諸官府而內侍省與焉明日忽復有旨前奏審事勿行因喻諸公即如此則朕或須一飲食亦必奏審乃得耶公即以夔祖靈籠事對退又與諸公合奏言曰朝廷者陞

下之朝廷命令者陛下之命令臣等偶得備數其間典司出納而已非敢有所專也今方舉行舊典以正紀綱而已出復收中外惶惑切恐小人有因疑似微以姦言上激雷霆之怒者願陛下察之上不悅曰朕豈以小人之言而疑卿等者耶時諸公雖更進懇請而公言尤激切故獨罷公爲端明殿學士在外宮觀改知隆興府江南西路安撫使公入辭猶以開廣言路講明聖學救本節用虛己任賢斥遠佞邪選將撫軍數事爲獻上怒然曰卿雖去國不忘忠言而材又非他人所及行召卿矣隆興承前帥剝剝之後場務皆增新額而輟租更用方斛視省量率多斗餘公首罷之屬邑奉新有複出稅錢三十五萬有奇租六百二十八石攤配諸鄉多者視正稅且什四歲久困不能輸相率逃去田畝榛蕪所攔固不可得而失正稅又數倍公奏蠲之又除二稅合畧租米賸耗免役足錢之弊人或爲公憂不足公量入爲出用度未嘗乏也暇日咨詢貧僚講求利病率常一二延見使得從容各盡所懷以故下情宣通舉無過事而其人之器識短長亦無所隱訟訴有久不決者取其案牘藏之旬日輒召會官廳之賢可委者合坐堂上付一二事使平決之有司供具食飲如法至暮自所予奪而退其大事則公先閱視獄有所處然後參衆說以決焉以故多得其情無不厭服明年除資政殿學士知荆南府荆湖北路安撫

使始至條上荆襄兵少財匱之狀詔即委公措置公因行視襄鄂兵屯並邊形勢盡得其窳以聞凡同
關役使詭名虛籍之弊與夫部伍教習之法有不善者皆奏罷之先是荆南兵戍襄陽者累年不得歸
父子至不相識公奏爲半年番休之法春夏三軍秋冬四軍更迭往來軍士咸悅荆襄故有民兵皆農
家子敦樸豪勇又有土著常產自愛惜且居近邊知虜情輕戰鬪比稍墮廢公更爲簡閱寬其取丁之
數貧者弛其賦役隨鄉團結以七十五人爲隊隊有長四隊爲部部有將縣置總首都副各一人常教
則郡爲選官訓練已事而罷之至於資糧械器皆爲處畫各有條理撫循犒賞歲費錢一萬萬而不以
一介有取於民也明年遣內艱又明年起復同知樞密院事荆襄宣撫使遣中使奉璽書即喪次宜押
奏事其書曰朕以荆襄上流宿師尤重欲以軍民之寄付卿其任重矣奪情臨戎國有常典况吾大臣
義當體國毋以家事辭王事也公六上奏辭不肯起引經據禮詞甚切至最後言曰三年通喪先王因
人情而節文之三代以來未之有改至於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此固已爲先王之罪人矣然尙有
可諉者則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陛下威靈邊垂幸無犬吠之警臣乃欲冒金革之名以私利
祿之寔不亦又爲漢儒之罪人乎且孝之與忠豈有二致事君事親初無兩心使親喪而可奪則他日

所以事君者可知矣况陛下方以天下兩宮之驪而以衰絰不祥之人筮述二三大臣之間殆非所以全孝治之美且使仇虜聞之亦必以爲中國乏材乃至於此而敢肆其輕侮此臣所以受恩感激反復慮思而卒不敢起也抑陛下之詔臣則有曰義當體國者矣臣其敢嚙無一言以塞明詔哉乃手疏別奏以聞其略曰天下之事有其寔而不露其形者無所爲而成無其寔而先示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敗今德未加脩賢不得用賦歛且重民不聊生將帥方憂割士卒以事苞苴士卒方饑寒窮苦而生怨謗凡吾所以自治而爲恢復之寔者大抵闕略如此而乃外招歸正之人內移禁衛之卒規算未立手足先露其勢適足以速禍而致寇臣不知爲此議者將何以待之也且荆襄四支也朝廷腹心元氣也誠使朝廷設施得宜元氣充寔則犁庭掃穴在反掌間耳何荆襄之足慮如其不然則荆襄雖得臣輩百人悉心經理顧亦何足恃哉以今而慮臣恐恢復之功未易可圖而意外立至之憂將有不可勝言者惟陛下圖之上納其言爲寔前詔八年免喪乃復除知潭州安撫湖南過闕見上言曰人君能得天下之心然後可以立天下之事能循天下之理然後可以得天下之心然非至誠虛己兼聽並觀使在我者空洞清明而無一毫物欲之蔽亦未有能循天下之理者也因引其意以傅時事言甚切至上

加勞再三進職資政殿大學士以行湖南公衞鎮威惠之在人者久而愈深及是再至蓋有不待教令而孚者而公所以自律者愈嚴所以撫民者愈寬以是人愈畏服而敬愛之會安南貢馴象所過發夫一縣至二千人除道路毀屋廬數路騷動公奏曰象之用於郊祀不見於經驅而遠之則有若周公之典且使吾中國之疲民困於遠夷之野獸豈仁聖之所忍爲也哉歲旱公亟遣官吏行視蠲放田租聞邨道桂陽民饑則檄轉運常平司移粟賑之且廬山谷姦民乘時且發則又遣將益兵戍守遂以無事一旦茶盜數千人入竟疆吏以告公曰此非必死之寇緩之則散而求生急之則聚而致死乃處處揭榜諭以自新聲言大兵且至令屬州縣具數千人之食盜果散去獨餘五百許人公乃遣兵戒曰來毋亟戰去毋窮追毋遏其塗其不去者乃擊之耳於是盜之存者無幾進兵擊之盡禽以歸公獨奏誅首惡數人餘悉以隸諸軍明年盜之餘黨賴文政等復入竟後帥曰此前日莠寇罪也吾必盡誅之盜聞其言悉力死戰旣勦湖南軍遂入江西侵擾數州官軍數敗將吏死者數十人爲費以大萬計於是人乃服公爲有謀也淳熙二年除知建康府江南東路安撫使行宮留守始至孔目吏有爲姦利稔惡數十年者杖而歸之一郡稱快會歲水旱高下田皆不收公首奏倚閣下三等戶夏稅爲錢六千萬補絹

二千疋綿三千兩分遣官吏行田蠲正租米十三萬七千八百斛雜折米又二萬八千七百斛豆草蕘
 委布租稱是又奏下漕司遣吏行屬州視其所蠲租額未盡者悉以與民又奏禁上流稅米遏糧運者
 勅治如法即在它路亦願得以名聞請其罪詔從之得商人米三百萬斛貸椿管及總司錢合三萬萬
 遣官糶米上江又得十四萬九千斛又奏禁州縣毋得督舊逋以重困飢民惜常平米付圩戶隄壅缺
 漏籍農民當賑貸者若干戶十口以上一斛六口以上八斗五口以下六斗客戶常賑濟者若干戶五
 口以上五斗四口以下三斗又運米村落從本價賑糶合十餘萬斛而貸者卒亦不取償焉置局府中
 以通判府事趙善珏觀察推官王以寧前蘄州教授李宗思新楚州教授劉煒領之而分遣羣屬循行
 竟中窮山僻壤無所不到公又應心疲精廣詢博訪夙夜不少懈凡官吏奉行之不謹民間冤苦之無
 告幽遠纖悉無不畢聞縣給印曆親書所聞告諭獎詰絡繹於道無不切中事宜者蓋本之以誠意輔
 之以賞罰是以人人爭效其力如辦己事起是年九月盡明年四月闔境數十萬人無一人捐瘠流徙
 者上嘉其績賜書褒諭焉公治財寬於民而急於吏二稅之入所以禁其漁取察其蠹弊者甚悉自累
 鎮所施行每益加詳至是人被其澤尤深凡屬縣所負課不能償者悉以丐之而禁其非法病民者至

於獨租振廳其費又數十百萬而軍吏糧賜皆隨月遣給無不脛者被旨覽城面丈以萬計者數千用錢八千萬米千五百斛而役不及民又循前帥所負內庫錢三萬萬上積公勞效賜手札勞獎賚以鞍馬器物甚厚府學四十年不葺弊甚公一新之以明道程公先生嘗注上元簿即學祠之具刻陳忠肅公責沈之文於壁以示學者建康大軍所屯盜賊常窺迹尺籍中更不能禁耳目跡捕每發輒得繩以重典盜皆相戒遁去市里晏然道無拾遺者明年進觀文殿學士五年閏月屬疾再請奉祠未報則請致仕上意公疾病亟遣中使挾侍醫以來公亦知疾不可爲不復得見上矣即草遺奏千餘言首引恭顯伍文以爲近習用事之戒且言今以腹心耳目寄之此曹故士大夫倚之以媒其身將帥倚之以饑其軍牧守倚之以賊其民朝綱以紊士氣以索民心以離咎各在是願亟加屏遠以幸天下若羣臣之賢臣所知者則唯陳俊卿忠良確寔可以任重致遠張栻學問醇正可以拾遺補闕願陛下亟召用之則乘賢彙進而羣小躡伏矣既又手書屬敬夫及其故友新安朱熹仲晦父及從弟珩皆以國恩未報國恥未雪爲言然後以家事爲寄七月甲子疾革命取前所草奏封上之遂以是日薨于府寺之正寢享年五十有七訃聞上爲震悼始從公請轉通議大夫致仕贈光祿大夫輟視朝一日詔建康府致

其喪建寧府給葬事公娶呂氏兵部尚書社之女贈新定郡夫人繼韓氏贈新興郡夫人又娶其季贈淑人皆魏國忠獻公四世孫也二男子學雅承務郎學裘承奉郎二女長適將仕郎呂欽幼未行六年二月乙巳葬于甌寧縣慈善鄉豐樂里新厝之原公所命也公爲人機鑒精明議論英發遇事立斷其威不可犯而居家極孝慈事繼母慶國夫人禮敬飭備遺喪時年愈五十執禮盡哀以致毀得疾幾殆友愛諸弟晚歲彌篤歲時祭祀酌古今禮而敬以行之內外功總之戚必素服以終月數在官爲罷燕樂聞同寮有喪者亦如之福國夫人蚤薨公哀慕無以自致出疆侍祠再當得任子恩欲奏官其內弟輒不遂竟三奏然後得之所治民有骨肉之訟皆召至前喻以恩意責以義理反復詳盡至或深自引咎詞意懇切聞者悔悟感泣往往失其所爭而去遺命治喪毋用浮屠法平居樂取人善不啻如己出與張敬夫朱仲晦父遊久而益敬信之居官樂受盡言事小失中雖下吏言之無不立改以是得南豐曾掙於湖南幕府厚遇之公去掙爲後帥所惡誣奏奪其官公在建康力爲辨理得伸而要路有忌公者奏卻之蓋其意不在掙也公不悔遇掙益厚在朝廷危言正色直前無所避其忠義奮發不以死生動其心蓋得乎家世之傳而論事之際務在審密持重不肯爲僥倖嘗試之舉其侍上語每及恢復大

計必以修政事固根本爲先辭起復手疏盡發當時用事者大言不顧罔上誤國之姦大臣益不悅而上獨深察其忠其在方鎮愛民戢吏平訟獄理財用治軍旅除盜賊皆有科指而尤以敦教化厲風俗爲急務蓋其生質雖高剛譽雖蚤而德成望尊尤在晚節故天子知之久而益深增秩賜金勞問狎至蓋將有意復用之也士大夫之賢者平日固多豫附其不能無私意異說者晚亦相與歸重及聞其喪無賢不肖莫不慘然相弔恨國家失此洪毅忠壯忘身憂國之臣也所臨數鎮民愛之如父母聞計有罷市巷哭者至於諸軍將吏外暨夷狄則於公家威名義烈服習蓋久莫不想聞其風采軍士固敬愛之而庸謀者至荆襄亦每謂今劉公於延康爲何屬也延康蓋忠顯公舊官云公自少即以文學知名於時及登朝廷入禁掖論思潤色當世尤稱其得體而平居未嘗輒爲無用之文間有應酬之作隨輒棄去後省駁議又多削葢故今存於家者文集八卷奏議十卷內外制二十卷而已然公之所以自立於不朽者有不在於空言也珥謹案令甲考公品秩實應誅行易名之典其姓名事迹又當得書信史以示來世故敢狀其鄉里世系歷官行事之實如右以告于太常考功并移太史氏而其事關國體軍機之重者猶弗敢盡著尋第錄別上謹狀淳熙九年四月日從弟從事郎珥狀

賜諡指揮

中書門下省 六月六日辰時付吏部施行仍屬合屬去處

尙書省送到吏部狀准都省批下承務郎劉學雅狀先父瑛昨任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罷政節
次蒙恩除授觀文殿學士太中大夫知建康府在任因患臟腑陳乞致仕准告轉通議大夫致仕續上
遺表贈光祿大夫伏念學雅先父蚤以文學被遇兩朝進登廟堂出典藩服議論風節有聞于時治民
撫軍亦著勞效不幸奄忽遽棄明時所有生前身後蒙被恩遇階官職名從條合該定諡今繳連行狀
三本伏望特賜敷奏送有司從條定諡施行伏候指揮後批送吏部勘當申尙書省本部勘會在法賭
證光祿大夫節度使以上本家不以葬前後錄行狀三本申所屬繳奏其文並錄事寔或本家願請證
者取子孫狀以聞其蘊德丘園聲聞顯著雖無官爵聽所屬奏賜本部尋行下太常寺據狀申所有臣
僚官品該定證合從上條令本家錄行狀三本申所屬繳奏下所屬議證施行照得今來本官所乞父
珙定證已繳連到行狀三本雖不曾從上條經所屬繳奏今勘當欲乞批送今狀下部符太常考功依
條定證施行伏候指揮六月五日三省同奉聖旨令依條定證奉勅如右牒到奉行淳熙九年六月五

日右丞相淮參知政事必大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廓然假給事中師點中書舍人待問

諡議

朝奉郎行太常博士宋若水撰

議曰至誠不欺而後無愧于事君至剛能斷而後果敢于立事洞視前古已覲其選今有人淵默其學而經濟其心見之事業皆有可稱則生而榮死而哀易名之典蓋不可緩故觀文殿學士太中大夫贈光祿大夫劉公珙學純正而可行氣剛大而有守平生所從受業乃其季父屏山先生而符主庇民之用則乃祖忠顯乃父少傅之傳也屏山聖傳十論中庸大學之理具焉忠顯以死節著于靖康間少傅佐張忠獻幕府保獨功居多公之耳濡目染莫非忠義大節而心傳之妙則一本于誠敬故其所立卓然有過人者公始以死節恩補官甫冠躡上第旋即擢用遭遇兩朝符知積而至於登政路典巨藩不以高爵厚祿爲榮而以愛君憂國爲念方其仕於朝也時宰待公爲不薄一日示以風旨欲爲其父作諡公確然不從竟以罷黜其特立有如此者至掌制西掖謂正士之在言路不可以左降謂宣威之扞江淮不可以輕付謂故將之無功者其家不當請闕第謂交結補官者不當求爲督府掾其振職有如此者迷居有密參大政有小人斥逐于外夷途靡開幸也無復欲求還乃抗論力止其召而公道以伸

有武師嚴謹嚴敢密萬士偕也乃檄至堂下大困折之而朝綱以立其守正有如此者大抵公之所學至誠不欺故其立朝知有君不知有身知有公議不知有私情是以言無顧忌而事無回曲所實行無非利天下而益人主君子以是知公有得於尊主之學及其在外也初鎮長沙屬李金萍兵之初列郡望風畏懼公處之雍容合郡縣兵攜其鋒又請兵荆襄至則待以恩意莫不買勇用命而能執其渠魁擄其巢穴殲其會黨而貸其脅從自是環數千里之地皆案堵如故公之威望於是益著矣及鎮江陵條上兵少財匱之狀除公詭名虛籍之弊大修部伍戰陣之法且謂襄陽兵戍久屯不歸爲不便則立番休之制限以半歲而軍情大悅謂荆襄土丁習知虜情爲可用則立團結訓練之制謂之民兵而軍聲大振至使虜謀者詢公於延康爲何屬延康蓋忠顯舊官公之威聲於是遠播矣及留守金陵賑饑之術尤爲切至如開夏輸通米運廣收糶寬徭通貸圩戶分進官屬散行阡陌務極其誠而官吏勤惰民間怨苦無不周知所活以數十萬計公之德政於是流聞矣大抵公之所爲至剛能斷故其臨事見之明行之果下皆畏愛敬服公初非沾名微利以爲此君子以是知公有得於庇民之學公在朝則國之元氣在外則國之長城惜乎未究所學而公薨矣後五年其孤學雅以隘有請下太常議夫隘

者行之迹無其寔而欲竊其名輕與之則爲不公有其寔而不與之以是名則爲不當於是考之事寔探之公論而求所謂當者焉謹按證法廉公方正曰忠威德克就曰肅公之蘊于心者豈不謂廉公方正歟見于事者豈不謂威德克就歟觀其易簣之際尙知以國恩未報國恥未雪爲言則是公之忠至死不忘讀其遺奏莫非危言以藥時病舉言以報主知則是公之肅至死益烈節是二惠在公不輕請諡曰忠肅謹議

覆論議

承議郎守宗正丞兼權尙書考功郎官張叔樸撰

議曰汲黯在而淮南寔謀德裕用而三鎮率使蓋忠臣義士丁辰逢吉如赫日得天偏強跋扈之徒妖遁鼠伏無所容其姦匿矣然二子不聞有義方落濡學問涵養徒以其生質之懿猶能使人肅然矚服而况異于二子者故觀文殿學士太中大夫贈光祿大夫劉公珙以洪毅之姿剛方之操忠顯少傳其祖父也則忘身憂國之觀習之有素屏山先生其師也則中庸大學之說講之甚詳此所以戒之行事而能度越古人一等也且公夙有思致掇取巍科導帝指鋪王言勅劄後語聞者爲之感奮識者見爲知體則其文高矣而不以文名其典選也吏不得以藏其巧其字民也民愛之如父母處事而棄下歟

手治兵而巨盜殲夷則其能備矣而不以能名蓋其忠義慷慨揭揭盡其平日之所長也試跡其游禁掖上玉堂居政路典巨藩鯁論壯節一二者以言之當其危言正色直前無避庶幾乎汲黯而非黯之黷也是故論恢復則終始以自治爲先論應事則終始以講學爲務謂獨斷雖美尤當合天下之智謂至誠無蔽斯能循天下之理因旱蝗之變而盡規則鼎雉之測也因馴象之貢而進諫則旅獒之戒也與夫請監司條畫荒政之宜責州兵營伍教戰之術皆天下之急務衆人之難言而天子獨深察其忠增秩賜金勞問狎至蓋將有意大用而不果也豈非養方之調密濡有素而然耶當其機鑿精明遇事立斷庶幾乎德裕而非德裕之私也謂不宜以近臣而去正士謂不宜置人望而用無功口將之死而輒請闕第者則爭之闕通補官而求掾督府者則爭之不當復召雖貴倖而力諫不已不宜薦士雖貴將而詰責不恕與夫辭起復而奏至六上草遺奏而言至千餘無非振朝廷之綱犯小人之怨然私意異說者晚亦相與歸重聞其喪者慘然相弔惜公之不壽也豈非學問開益而涵養之深耶今其孤學雅以公品秩實應累行易名之典有請于朝太常撰法稽衆議公曰忠肅有如公之英風義概天子重之士夫仰之內而黎庶畏服而敬愛外而夷狄亦且想聞其風采而謂公於延康爲何屬則

博士忠肅之謚惟允謹議淳熙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依

宋故右朝議大夫充徽猷閣待制致仕彭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贈少

傅劉公墓志銘 承事郎充秘閣修撰權發遣江陵軍府主管荆湖

北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總都管兼本路營田使賜紫金魚袋張棧撰

并書篆蓋

公姓劉氏諱子羽字彥脩世爲京兆人八世祖避五季之亂徙家建州曾祖太素贈朝議大夫祖民先
任承事郎贈太子太保再世以儒學教授鄉里考給任資政殿學士贈太師謚忠顯公以門蔭入仕宜
和末忠顯帥潮東盜發睦州陷諸郡直抵越越兵不滿千而盜且數十萬公以主管機宜文字佐忠顯
募民守卒全其城入爲太府簿遷衛尉承忠顯帥真定復辟公以從女真入寇圍城數匝父子相與死
守部分方略多公之謀虜不能拔而去名聞河朔間除直秘閣既而京城不守忠顯死之方是時爲國
死難者蓋鮮獨忠顯之節甚白公痛家國隳恥之大義不與虜共戴天免喪以祕閣修撰知池州改築
英殿修撰知秦州未行召赴行在所除御營使司參贊軍事時太上皇帝即位三年苗傅劉正彥甫伏

六十一
誅有平寇將軍范瑒擁兵入覲瑒在靖康變故中附賊逆亂知樞密院事忠獻張公與公謀誅之張公召瑒詣都堂公叱縛之致于理悉分其衆頃刻而定忠獻益奇公及領川陝宜撫處置使遂辟公參議軍事公雅意欲圖虜念關西要地而張公一見相知非偶然者遂不辭而從宜撫司至關據秦州號令五路四年除徽猷閣待制會開虜嶺江淮議爲牽制八月合五路兵進至富平與虜遇我衆不能支虜乘勝以前宜撫司退保蜀口官屬震恐有建議當保夔州者公曰議者可斬也宜撫司豈可過與州一步係關西之望安全蜀之心收散亡固壁壘以爲後圖則可與張公憲合公單馬直抵秦亭分遣腹心訪諸將所在時虜騎四出道阻不通將士無所歸忽聞公在近宜撫司留蜀口乃各引所部來會軍復振公命驍將吳玠柵和尚原守大散關虜不敢犯紹興元年夏始聚兵來攻玠敗之秋復來又大敗之俘獲以數萬計宜撫司徒治關中公留關外護軍明年玠以秦鳳經略使戍河池王彥以金均房鎮撫使戍金州二鎮皆饑而興元帥適爲守備閉關塞餒斜二鎮病之張公召玠彥議事皆願得公鎮興元乃承制拜公利州路經略使藉知興元府公至之日盡弛其禁通商輸粟二鎮乃安公謂虜用騎兵利衝突在我當先柵要地以勁弓弩待之蔑不濟者且以是約二將獨彥頗易公之說是歲十二月虜由

商於犯金州正月至上津彥出不意逆戰不能却遂焚金州退保石泉公遣將馳告玠玠曰事迫矣當亟徵于險諸將不能辦我當自行不然是負劉待制耶越境馳一日夜凡三百里中道少止公移書曰虜旦夕至饒風嶺下不亟守此是無蜀也公不前某當往玠即復馳至饒風虜急攻數日死傷如積更募死士犯祖溪關以入出玠後玠還漢中公與玠謀守定軍山玠憚之遂西公退守三泉從兵不及三百與士卒同粗糲至取草木芽蘗食之遣玠書曰某誓死於此與公訣矣玠得書泣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玠乃從麾下自仙人關由間道與公會于三泉虜游騎甚迫玠夜視公方酣寢旁無警呵者玠曰此何時而簡易乃爾公慨然曰吾死命也夫何言玠泣下復往守仙人關公獨留爲壁壘於潭毒山上十六日而成又數日而虜至中夜斥候將遣人報曰虜至矣諸將皆失色入白事公曰始與公等云何今寇至欲避耶下令糜食遲明上馬先止戰地据山角坐胡床諸將奔至皆泣曰此某等駐軍處而公先之耶豈可使虜矢傷公耶爭代公處頃之復有來報曰虜退矣乃還方虜入梁洋蜀大雉宜撫司官屬爭咎公有爲浮言相恐動請徙治瀘川軍士聞之皆怒公力爲書爲張公言某在此虜決不能越無爲輕動搖張公用言乃定虜遣十五輩賫書與玠

來招公及玠公斬其十四人令人還曰爲我言於爾會來戰卽來我有死何招也先是梁洋官私之積公悉已徙置虜無所得糧日匿前後苦攻死傷十五六涉春已深糲疫且作遂遁去爲我師掩擊及墮溪谷死者不可勝計虜之去四月也其餘衆不能自拔者悉降凡十數柵虜之喪失蓋莫甚於此役其大會撒離喝兀朮輩時方垂涇於蜀日夜聚謀所選士率千取百取十其戰被重鎧登山攻險每一人前輒二人擁其後前者死後者復被其甲以進又死則又代之如初其爲必取計蓋如此惟公與張公協心戮力毅然以身當兵衝將士視公感激爭奮卒全蜀境公還與元分遣官吏安集勞來凡潰卒之乘時估亂山谷間者悉捕斬以徇自是兵勢日振方更恢遠略然張公已困於讒公亦繼被罪矣二年除寶文閣直學士四年責散官安置白州始吳玠爲偏將公奇之言於張公與語大悅使盡護諸將卒得玠力至是玠上疏納節贖公罪士大夫多玠之義而服公之知人明年還故官奉祠時張公相矣召公赴在所又還集英殿修撰知鄂州權都督府參議軍事宣諭陝蜀朝議欲合諸道兵大舉公自蜀還歷諸邊盡得虛寔謂且當益繕治廣營田以俟時朝廷欲遂用公願親年沒高力請歸養以徹猷閑待制知泉州泉素難治番商雜居公下車肅然無敢犯有事涉權倖者立論奏盡正之亡何張

公去位言事者觀望論公復責散官安置濬州以郊祀恩得歸會江上擇守起公爲沿江安撫使知鎮江府虜入寇公建請清野盡徙淮東之人于京口填拊得宜人情不搖謂樞密使張俊曰異時此虜入寇飄忽如風雨今更遲回是必有他意已而果欲邀和及遣使來揭旗于舟大書江南撫諭公見之怒夜以他旗易之翌日接伴使索之甚急公曰有死耳旗不可得索不已乃還之境外張俊以公料敵及治狀聞有旨復待制和議成公謂宜及無事時講修淮澳守備厲器械治舟楫其言甚悉宰相秦檜忌之謗言者論罷復以祠祿歸十六年十月二日遇疾沒于正寢享年五十稍官右朝議大夫以子貴贈少傅娶熊氏贈福國夫人再娶卓氏贈慶國夫人子珙克世其家復以忠義譴略被今上眷遇卹爲同知樞密院事議者不以劉氏三世官達爲衣冠之盛而以忠義相傳不替愈大爲國家之光淳熙五年珙爲建康留守病且革自力作書授其弟珩使致諸試以銘公墓爲屬試蓋公所從忠獻張公之嗣子也奉書而泣且無所從辭於是取公弟子輩衛所狀行寃掇其大節如此惟公慷慨自許每有捐身殉國之願當事之難衆人惶惶失措公色逾厲氣逾勁遇事立斷凜不可犯尤長於兵料敵決幾殆無遺算得將士心皆願爲盡死其爲政發姦摘伏若神所治不畏強禦而天性孝友恂恂接人樂易開口見

肺肝輕財重義緩急扣門無愛於力振人之絕傾貲倒廩無吝色姻親鄉鄰皆喪悉任其責闕家塾延名士以教鄉之秀子弟吏部郎朱松疾病以家事託公築室居之舍旁教其子熹與己子均卒以道義成立平生再貶徒處之怡然不以介意而其許國之誠則至于沒而不懈也嗚呼偉哉以明年冬葬于崇安縣五夫里蟹坑祖塋之北拭之爲銘蓋後公歿三十有三年也公孫二人學雅承務郎學義尙幼孫女二人長適將仕郎呂欽幼未行銘曰寒沍凜冽喬松挺節艱危反側志士乘烈允教劉公孤忠業業國恥家讎剝骨泣血誓不同天心焉如鐵縛袴從戎思奮其伐虜方鷗張闢蜀門闌紛紛鄙夫縮避一轍惟公矢謀克贊于決身當兵衝橫過力折衆駭失色我怒貫髮驍將突兵怙以奮發羈會力窮腐走竭蹶乞全蜀驅如器無缺伊人是恃豈險難越不寧蜀全關輔可挈投機于征以冀日月巧言害成健手執掣空令父老談說嘖嘖和戎議興公膺如噤守臣舉職妖旗莫揭歸臥于家忠憤曷洩嗚呼中年竟隕此傑歲隲再紀精爽森列嗣德有光公志益晰我爲銘詩追勸其碣

故太尉威武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食邑六千一百戶食實封貳千戶隴

西郡開國公致仕贈開府儀同三司李公行狀

張掄

曾祖德明故任皇城使贈太師秦國公曾祖妣野氏贈楚國夫人祖中言故任皇城使贈太師魏國公
祖妣折氏贈韓國夫人父永奇故任同州觀察使充鄜延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知鄜州軍州事兼管內
安撫使贈太師陳國公諡忠壯妣蒙氏贈越國夫人公諱顯忠字君錫綏德青澗人先名世輔太上皇
帝改賜今名寵嘉之其先唐諸公子也世遠譜不存由唐至五季逃我國朝世爲蘇尾九族都巡檢使
地扼邊衝有橫山之險障平夏部曲祖孫相承長雄其鄉自公先世每以恩信得士士樂爲用其俗勇
鷲果敢視騎射戰鬪猶食飲之常攻克守固號爲鄜延形勝之障公尤爲雄偉不常者生而卓異長七
尺風神堂堂自幼儻有遠略忠壯秩當任子公慨然曰男兒當自立功名於戰陣取富貴何藉門蔭
耶建炎二年王公庶經略鄜延時忠壯統領本路軍馬聞金人已入寇王俾忠壯募士硬探忠壯難其
人公年十七毅然請行獲間者十餘人問得其情殺之梟二級以獻王公壯其勇爲上功補初品官由
是漢番浸知名屬盜讎起忠壯輒命公爲先鋒所向無不殄滅民恃以安稍遷鄜延路兵馬都監兼充
第六正將戎入寇公屢擊之自是無敢犯塞僞齊僭號素聞公父子材勇將大用慕爲己輔兀兀尤多
公才而公父子每念我宋臣也二百年世襲祿秩及此淪陷乃爲彼用耶未嘗不感憤流涕待之雖厚

終不屑意一日忠壯因飲醉與劉麟爭語數侵之且及老豫曰吾昔日與爾比肩事宋不因多故爾何得至此今遽以皇子見陵耶衆爲之懼已而勸其謝過終不少屈麟方務收人心外示能容中實銜之陰有圖矣會齊廢籙免戊午歲公知同州與王世忠號鐵幡竿者令順遇等潛謀通蜀將距渭水共爲恢復之舉乃遣使臣白彥忠黃士成崔陰以書抵宣撫吳公玠冀出兵外應西元帥撒里曷者虜酋之親弟也挾責驕恣過郡邑則擇良家或官吏妻女侍飲不從則陰賊之公常扼腕一日召公計事公疑不利於己移疾不往撒里曷怒領兵數百人并其首領桀黠者百餘欲以掩公至則踞坐聽事公使人扶掖見之撒里曷作色謂公公謝以墜馬傷足請犒從者公密戒左右多與之酒使盡醉悉殺之別館又殺其親兵數百人出伏甲於幕下擒撒里曷縛馬上將以南歸爲質諒迎北狩之還公有恩於州人州人甚愛之見公舉事咸驩呼鼓舞以手加額曰復見趙官家有日矣擁逼出門會有人告變捕公者兵刃四合公與親隨崔阜拓跋忠等近百人決圍而出且戰且前由漢村經臨高原撲地河五交原凡關隘兵悉控扼公每揮戈大呼馳之莫不驚潰公衆憩原上望追騎益多公擁撒里曷謂追者曰迫我急即急殺之矣故虜騎尾而不逼有勸公殺以絕望者公曰彼衆我寡殺之肯舍我乎雖死無益吾固

有所處乃解其縛謂曰欲生耶欲死耶能從我三事我活汝不則殺汝吾以死戰追騎皆非我敵汝嘗見吾戰矣豈誑汝者撒里曷曰公果活我唯公命公於是授之三箭使折以自誓公曰汝國本遠夷大宋優禮厚幣講好修睦而汝國遽隳大信猖狂至此我宋何負焉今違語而主歸我二聖復我疆土繼好息兵免南北生靈無罪被殺一也造謀舉事悉自我出吾家屬泊同州之民無與也汝無遷怒戮及不辜二也吾既舍汝汝無縱兵追我我再獲汝必不汝放三也撒里曷聽命惟謹次第折箭且曰或敢背盟有如此箭公麾之使去虜騎得撒里曷即東馳莫敢回顧公始欲擁撒里曷歸朝值洛水汎溢無舟不得渡又虜人會合諸道軍馬斷南歸之路公不得已遂奔夏國公鄉里隣於夏境夏人服其家世久矣公至夏主甚喜遣翰林學士楊其姓者郊勞禮意良厚楊推誠公亦無隱自茲無彼我之間楊因暇日語及金人自得志於中原恃其強盛每見侵陵亦有并吞之意知公雄傑故深相結納將倚爲用有間者從延安來報自公之西金人即飭五路兵分捕公之家屬二百口無長少悉遇害公抱終天之痛每念之切齒裂背恨不即死以復天大雪公中夜自挈壺酒過楊楊延之臥內相與對酌因懇父兄遇害甚慘泣數行下屬楊借兵將以復讎楊惻然翌日爲公請夏主曰彼能爲吾立功固不靳借兵時

有曾豪號青面野又者有射騎數萬恃勇桀驁要索無厭擾邊十餘年矣夏主患之顧國中無能制之者以是屬公公欣然自任問須兵幾何公曰當以計取得精銳五百足矣夏主曰此虜未易輕圖與騎三千公命裹糧捲甲晝夜疾驅既逼其境遇行者則俘以自隨奄至其穴乃伏騎于旁岡阜間謀其三面虜倉卒惶駭野又者金冠鐵面具畫若鬼物故號野又少選野又持大刀跨馬名赤驪指呼布陣公謂之曰汝徒恃犬羊衆寡不勇果勇能與我挑戰乎野又問公爲誰公曰因汝不臣其主汝主有請大國命我伐汝無多言速出戰野又怒揮刀躍馬而前公豫戒一騎俟我與之交馳從傍過之及鋒未接一騎出焉野又顧視問公伺隙投鎗徒手掉其背野又身偃公挾以歸其徒竄散遁伏騎乘之衆悉降獻俘之日夏主大悅將妻以女公辭以父喪即日出兵十萬授公乃鼓行而東先是金人旣族其家度公必爲復讎之舉兼自丙午歲用兵至是幾及一紀彼旣厭兵且數爲王師敗於兩淮思欲息肩割三京請和知公之在夏未嘗一日忘東向也公軍所至無不望風迎降獨延安閉門拒守公謂之曰吾之此來止求告捕害吾親者若得其人吾於延安之人何憾焉已而監軍薛昭者緇城見公云始告捕者蘇常柳仲二人耳俄有捕其人以獻者公詰之遽服因剖心以祭時金人旣還侵地國家肆赦安集

薛因出詔示公公未悉真僞有耿煥者多讒與公有舊爲公言真詔也公即率所部南望拜救那人安堵公流離備寄于三國間十有餘年備歷艱險還朝之志萬折必東顧勢未可姑待効見歸報朝廷及三京旣還無所用力因說夏人俱南夏人往往懷土公度不可強但取願從者得二千餘人公郵延舊部曲數萬衆皆願隨公蓋公在長安被詔止許量帶軍馬來赴闕又於內揀選三千人時夏國招撫使王樞見公說夏人歸南反謀公歸夏公大怒遂擒王樞同時領衆歸朝太上皇帝賜對便殿玉音獎諭曰卿忠義歸朝立功顯著燕窩錫贊恩意甚渥即授公議國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兼樞密院都統制時公方年三十實紹興九年也明年金人叛盟兀朮寇邊朝廷大舉進討劉公光世充三京等路宜撫處置使表公爲本司前軍都統制上以宸翰賜公曰卿將所部與張俊會合如立奇功與卿建節諸將會淮西戰於柘臯兀朮大敗公軍追至孔城奪耄倪之被虜者以萬計賊退召赴闕以功除保信軍節度使兩浙東路馬步軍都總管公生西邊長遊隴蜀梁宋間熟悉虜情至山川險易兵馬強弱如指掌因上恢復之策於朝時當軸者方主和議虛公矛盾以事降平海軍承宣使公居丹丘從容暇豫與參政錢公端禮賀公允中兩府曹公助郡守蕭公振日爲棊酒之樂徜徉于泉石間無閑廢

色時巖整朱公敦儒亦居是邦羣公每有勝致朱必以詩詞紀之如是者十餘年會時宰物故太上皇
帝知公被黜非辜召還復寧國軍節度使殿前司右軍統制歲餘改選鋒統制殿帥楊和王存中奏太
上曰以李顯忠才氣豈宜處之偏裨太上然之陞選鋒都統制賜田六十頃辛巳歲逆亮犯順秋八月
公以池州都統移軍舒城除御營先鋒都統制候騎報賊東京郭副留韓將軍兵萬人渡淮十月四日
公領趙康年曹高麥章永壽劉彪等與虜戰于大人洲首劉其錄乘勝掩擊過淮虜軍溺死者千餘人
俘降者甚衆復還舒城入合淝又携張師顏馬司精銳由安豐花鬻鎮取順昌公先聲所震城中震悚
至則拔之擒王千戶等俘降數千人又遣曹高麥分兵襲蒙城擒劉承德而還後亮親擁兵犯淮西朝
廷命建康都統王權拒于合淝權退保和州竟失守有詔命公駐軍蕪湖以扼裕谿口之衝尋報權棄
軍渡江人情恟懼督府被旨罷權兵柄檄公會軍采石始權失律也時雍國虞公允文參贊督府訪權
所以敗之寔其軍威詆權失且曰非我輩不戰之罪亦非虜之善勝蓋權望風先遁我輩何能自振雍
公曰朝廷已令池州李都統交此軍爾謂如何衆合辭云用李公則我等有所賴公於是領權軍兼淮
南西路制置使京畿河北西路淮北壽亳州招討使亮至楊林瞰江築高臺植二黃旗中張黃蓋亮躬

撥金甲執小紅旗麾軍特衆以爲江可渡也公即措畫依山列馬步軍成陣五分戈船以其二泊於東西兩岸其一泊中流藏其二於蘆洲港中頃之賊麾戰艦渡江呼聲震天地賊舟及岸虜漸登陸遣時俊王琪盛新戴臯張振張榮逆擊之我師賈勇一以當十俘斬之餘降者甚衆又疾遣戈船併進以神臂剋敵弓射之中者洞貫虜溺水死者不可勝計賊紅於是退遁向者港中所匿戈船出斷其後奪賊船二十餘艘繼以輕舸縱火焚其戰艦火光蔽江煙焰徹天亮旣敗公遂募軍校抵亮所諭之曰今管軍非王權乃曩時擒撒里曷李世輔汝衆逼江將何爲曷若稍却容我渡軍爲一戰決勝負今汝臨水而陣是不欲戰也亮聞之走淮東尙留精兵于和爲後拒公分兵絕江陣于和之城下賊出迎敵公身先將士殊死戰賊敗走入城我軍躡之賊縱火公領軍塗甲冒火而進遂復和州公又遣韋永壽顧遇趙宣李宗正等襲至香林塘追擊大破之又分遣將校於蜀山段窳以來邀擊虜衆所向無不克捷公伺得亮將犯京口乃遣戈船令戰士踏車左右奇設巨艦舳繼相銜掀舞於湍流駭浪中逆折下上勢若遊龍諸酋憑壘觀之莫不喪氣亮乃作偽詔遣校尉張千秩孳舟來諭王權謂亮提兵往瓜洲似與權有先約雍公與公議公曰此其用間耳然亦當以朝廷已罪王權之事答之庶絕其冀望雍公以爲

然遂作檄曰昨王權望風退舍使汝鴟張至此朝廷已將權重奠典憲今統兵乃李世輔也汝豈不知其名若往瓜洲渡江我固有以相待無虛言見忱但備一戰以決雌雄可也遣所獲女真二人齎往亮得書大怒數諸酋以不用命致楊林之敗將斬之諸酋哀懇久之曰姑赦汝旦日各得戰艦百艘約五日必絕江遠令者死諸酋退自計曰南人用李世輔統兵爲備甚固我輩進必敗退則誅進退等死死中求生可乎遂殺亮亮斃詔班師以功擢侍衛馬司諸子得對便殿各賜金帶今上皇帝登極公陞對論用兵大計稱旨蒙玉音獎諭賜田七十頃明年擢領殿嚴會都督張魏公自任恢復之責以招撫使命公節制殿前馬司及池州駐劄御前諸軍由淮西而進建康都統邵宏淵爲之副建康鎮江駐劄御前諸軍及步司軍馬隸焉進自淮東公即禰牙建旆嘗衆啟行五月甲午渡淮丙申僞都統蕭鎔領兵拒戰于陡溝張左右翼公指謂諸將曰此所謂拐子馬虜之長技也張榮請爲先鋒公授以方略一鼓而虜騎奔潰丁酉公進軍距靈璧纔數里蕭陳以待公遣時俊員琦率兵擊之張師顏等繼進良久公遣曹高麥等以千騎橫衝賊軍又遣李舜舉領白旗子策之蕭大敗轉城西遁靈璧城中步卒三千治僞官相繼出降遂收復靈璧公入城撫定令軍中無得虜掠市肆仍故公謂父老曰朝廷本圖拯遺民

於塗炭非欲多殺示威父老宜宣德意勿懷疑懼無不南向稽顙感泣者公命植二旗謂降者曰爾輩爲虜脅耳願歸朝者立黃旗下當補授官資願歸本國者立白旗下有立白旗下者悉遣去初約邵宏淵取虹縣公取靈璧然後併兵而西公剋期得靈璧矣聞邵猶攻虹縣未下戊戌公領輕騎東趨虹縣遣靈璧降人入城諭以禍福曰汝逃則無所戰則不敵能死決戰不然速降猶保首領城破必殺無赦頃之大周仁踰城詣軍前曰我等素聞李公威名餘則不知也今願以城降至晚開門與蒞察徒稔久安李千戶等率衆出降邵之圍虹縣也凡數日不能下及公至始降邵以功不自已爰隙始萌公趣邵奏捷邵曰虜降相公耳宏淵敢奏捷乎公曰此來本爲國事將此功與公奏捷願無疑也邵終快快乃曰今收復兩城功已顯著請從此回軍以全功賞公言男師廉師顏與都統男世雄同得聖訓令到南京然後取旨今大軍入境纔得二邑以何爲辭而遽回軍萬一搖動衆心有誤大計邵愈不協乃與其徒唱言虜且大至吾屬虜矣公曰今軍勢方張正當仰遵聖訓復故地以慰中原來蘇之望遂軍靈璧癸卯蕭琦領家屬降公於靜安鎮公待以禮命將官吳溫館伴甲辰公軍傅于宿州城東公軍自入境秋毫不擾所至壺漿接踵人情翕然咸謂復見天日於是盡得虛寔是日邵軍亦至始合戰於城南地

名大王湖自日至晡凡數十陣虜軍敗北殺萬餘人其大漢軍釋甲棄仗稽顙乞降者亦萬數乙巳公閉營休士邵與張訓通王存皆言軍止有來早一食且乏攻具以何攻城不若還軍靈壁就糧而歸公曰所以約齋軍食者正欲宿州就糧耳今諸軍破城早飯邵衆竊笑公遂申嚴賞罰率屬將士翌日丙午曉色未分不施攻具士卒坎城爭先而上即開門進軍與城內賊軍巷戰公麾軍盪擊之遂收復宿州破賊而食果如公言邵軍尙未越濠遂遣撥發官王儀等屢往督促邵始渡濠登城邵留金帛即遣庫務官吏對邵宏潤等接簿籍僅得十萬緡米斛半之公盡以犒軍使劉持攝州事用郡人所舉也前此都督魏公移書于公曰昨陸辭日而奉聖訓軍馬渡淮即令邵侯聽公節制仍令具知稟守待繳奏邵殊不樂至是復以公移俾分節制邵益銜公殆不可與共功矣庚戌僞元師勃撒領兵來自南京號十萬合宿州散卒大戰于城南兩軍殺伐相當是日統制李福輒離陣數里匿於櫻桃園適督府察視王寔者見之爲公言又李保棄其軍號隱避不戰公召福保對諸將詰其罪一人伏辜遂斬之公與邵議曰虜旣數敗諸公以謂進兵如何邵曰今得宿州虜雖敗走必以重兵拒我於南京公曰虜又敗當如何邵曰拱州必有虜兵又曰聞虜已召陝西諸路軍馬會於東京公笑謂邵曰不然今虜

數爲王師所敗其心固怯我師乘破竹之勢南京之兵吾勝之必矣然後取徐州徐州有糧八十萬吾得徐則軍食足乃可休士傳檄山東蓋山東吾向知亳州嘗以恩結其人頗見信重開吾提兵之來山東必響應則不勞而下也山東旣下可以重賞募土豪數萬爲前驅王師繼之則河南故地指日可復雖陝西兵至道路遙遠人馬疲困吾以逸待勞戰必勝矣况陝西之兵皆吾鄉里部曲必不爲虜用此吾萬全之策也邵雖心伏其謀以歸心之切終不以爲然辛亥運明親披袍鼓激勵士衆戰酣公免冑躍馬揮戈所向披靡李撤退却者三虜大敗西走時宏淵擁兵坐視且與其將佐宣言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清涼猶且畏熱况烈日中被甲苦戰人何以堪衆心遂搖無鬪志矣壬子夜忽鼓譟公遣騎覘之曰建康中軍統制周宏及邵都統子世雄陽爲虜劫寨自遁黎明馬軍去幾盡癸丑督府命移軍入城虜謂我怯乃率餘兵攻南城又分兵潛攻東北城陷虜兵已登陴公親揮鉅斧手殺數十百人將士爭

○擊虜下城虜兵攻南城者斃於鼻木矢石積尸齊羊馬壻壕水盡赤虜旣數敗苦熱乏食咸已遠遁乃揚言陝西兵二十萬將至邵衆旣扇於前及聞此士心益不固公曉之曰始吾奄至出其不意入境半月而南兵之救方來陝西去此幾里而能遽至邪若以盛夏不可興師周宣王六月北伐諸葛亮五

月渡濶自古豈無盛夏而成功者乎此特虜見怖而走止吾追兵耳姑留二日觀之于是有中公以飛語者曰是欲降敵耳不然盍去至晚一城恟恟公度不可遏乃歎曰天未欲平中原邪而沮撓若此會勅書至有見可而進勿墮虜計之語公遂整軍而歸且宿州之戰非公之過蓋緣當時督府所委節制不專加以邵宏淵王存等不能仰體國家用兵大計而乃倡言感動士卒各懷歸心遂致統兵官輒敢衷私領兵遁歸無所忌憚公自提軍渡淮首尾二十日與強敵七戰七克連拔三城降虜右翼都統蕭琦萬戶蒲察徒程國威同知大周仁三百戶百人長及正軍等破宿州斬麻葉萬戶柳葉千戶城內外殺死并捉到番賊及當陣殺死左翼都統前後降到并累殺死虜衆共四萬餘人於是軍聲大震士卒咸有吞敵之氣大軍所至秋毫無犯是以中原之民日望王師之來以爲內應公所統軍馬連日接戰傷折不過千人諸司自有寔籍可見公提大軍渡淮入賊之境不備芻糧就敵糧草至於首先登城巷戰立功傷中將士亦是就宿州府庫金銀錢帛以充激賞且宿州之役係國家恢復大計旬日間連下三城殺降數萬虜衆奔北不暇賊所起山東河北簽軍皆欲內叛相應賊勢危亡指日可待不幸宏淵等自棄大功往戰退走誤國大事更相鼓唱張大虜勢復以退師爲是公還師至盱眙見魏公納印待

罪唯歸過於己不復自明俟命於建康除醴泉觀使奉朝請趣召赴闕奏事中途得旨責授果州團練副使安置長沙居九月上知符離之役特以邵宏淵不協故過不在公移撫州歲餘又移信州乾道改元召還復容州防禦使兩錫白金六萬兩絹三千匹綿一萬兩尋復隨州觀察使除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丐祠改提舉台州崇道觀再召除威武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賜第葺下六年再除侍衛馬司一日對選德殿上愛其姿貌魁傑命寫直閣下越明年按視營屯還敷奏深合上意復太尉錄前功也是歲冬以馬帥移屯建康九年春引病丐祠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居會稽歲賜米三千碩閱五年上思之淳熙四年十月詔以提舉萬壽觀奉朝請遣中使勞問於江津賜銀合茶藥入見上撫存甚渥時給真俸俾葺居第又出內帑金賜之人知上用公意未替也無何以疾薨于賜第之正寢寔五年七月朔旦春秋六十有九訃聞天子震悼輟視朝一日贈開府儀同三司隴西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一百戶食寔封貳千戶贈典有加官其後七人命臨安府給葬事以其年九月乙酉安厝于紹興府山陰縣承務鄉秦望山之原福國夫人周氏祔焉公初娶福國夫人再醮趙氏和政郡夫人繼室以王氏信安郡夫人子男十六人師政武經郎師道武翼郎皆戰沒師雄武功大夫閣門祇候師廉終武功大

夫師閔武功大夫閔門祇候充兩浙東路兵馬都監師文武功大夫東南第四將師顏右武大夫高州刺史提舉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隴西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師孟終武功郎師正武略大夫充江南東路兵馬鈐轄師古武略大夫充紹興府兵馬鈐轄師武忠訓郎師說承信郎監潭州南嶽廟師尹承信郎閔門看班祇候監潭州南嶽廟師旦秉義郎監潭州南嶽廟師直忠訓郎師馮保義郎師英未仕女六人長管適武功大夫焦顯祖伉儷不協今歸寧次適武義大夫韋世昌次適秉義郎閔門祇候王瓚次適修武郎新差充京畿第二將趙壽次適承節郎孔居義次爲尼餘在室孫男十人謬謔誼訥詢說謙諫議謔與詢議皆承節郎餘孫男女二十餘人尙幼公智勇根於天性自其兒時無他好與鄉里同輩惟以馳射爲戲不捨晝夜夜則對燭二燈人挾一矢射之中者使不中者負而返公常十中八九一日行譙春道中馬忽辟易有虎自林間躍出公背發一矢中口貫頰于地後騎爭以戈斃之公之用兵奇智百出以勇果濟之故先計而後戰卒如所料遇大敵餘人奪氣公方優游甚暇屢以少擊衆取勝御軍嚴肅令使必行諸子有從軍者臨敵公常戒之曰汝曹無恃我故不用命軍有常刑必不汝私於是諸子奮勇先登皆立奇功果毅英發以名節自期公雖不喜文飾然前代治亂近時得失輒舉

言之使人聽之不倦議論切中於事情人所不逮未嘗學書而筆力自然遒勁蓋其心畫也疎財重義親舊部曲間葬死字孤一無靳色至有官之者聞人疾病若痛在己命醫求藥汲汲恐不及賴以全活者甚衆都統吳公錫與公同寮殿巖約以女爲公子婦比吳死其家遭寇流落江西不敢冀復婚約公備聘幣具賞賸不遠數千里遣人迎之曰豈以生死貴賤異吾心哉故楊和王多公勇於義待遇餽給特異於衆及楊王薨公感其知己號慕若喪所親殺名馬以祭前此池州軍中將佐使臣例不理磨勘及公任都統爲奏請以年勞理磨勘轉秩自是請給封贈並依責任自公啟也又諸路州軍有貸命卒配役于軍者皆悍勇可用日繫鐵索夜囚土牢死而後已公愍之曰使功不如使過因奏盡釋之隨材分隸行間在安豐成死戰立功報公之德公平日不以勢進人任材而已不喜干人以私有斥不以罪或忠而獲譴者雖千里必追贖之且爲直其事見一善必稱獎如自己出聞人過則掩匿庇覆之不暇御下有不可犯之色及待士和氣如春所至坐客隨滿公自奉至薄而遇材武智勇之士有乏絕者必賑之無所吝惜且曰吾爲國家養之以備一朝之用故俸賜隨得隨盡上知其用不足嘗賜田以周之平時與人談論無非愛君憂國其於財利未嘗一語及之薨背之後家無餘資公氣雄萬夫與故郡

王韓公世忠同鄉里韓每以豪勇服人公累世將家駐兵陝右夏人不敢輒寇邊境蓋公名著山西而未嘗少屈於韓及公歸朝韓力於上前奏乞公於麾下上以公才非韓所能服遂以樞密院都統制處之公特立不倚唯以忠誠結知冕旒人謂義不忘君如關雲長忠不恤家如李良器子儀之寬厚得人光弼之嚴明御下公兼四者之美而能持之以恭守之以謙故秩視槐鼎生榮死哀子孫誥誥復盛一門亦天有以報之也方靖康之難要金曳紫保寵固位或北面犬豕助桀吠堯者有之而公遨遊三國萬死來歸忠烈昭然上貫白日及敗兀朮於柘臯挫逆亮於采石西取順昌北復符離雖志不克就亦足暴白于世矣逮啟手足呼門人諸子謂之曰吾束髮從軍及壯爲將殺伐不爲不多然未嘗以私憾戮一人今年幾七十官至二府行矣無纖毫累所不獲者國恩未報大讎未復耳且屬諸子曰汝曹當竭節盡忠以追繼吾志則吾死瞑目矣且口占遺表之意言竟寂然而逝葬且有日諸孤俾狀其行事將請設于太常揭碑于神道以闢不朽而傳無窮以掄同朝之久知公爲詳故不果辭敬爲次第其實以告太史氏謹狀淳熙五年八月日寧武軍承宣使知閣門事兼客省四方館事張掄狀

書虞雍公守唐鄧事

眉山任

幾

紹興初秦檜議和割唐鄆遺虜以襄陽三十里前爲境三十二年逆亮敗盟自率大兵渡淮窺江遣劉
萼一軍由光化順流徑薄襄陽城下亮意不在襄漢但分兵使相牽亮敗死萼亟徹去唐鄆民開門納
官軍明年春高宗視師建康命中書舍人虞公宜諭川陝然陝西之師非京西合勢莫可進討非京西
屯守莫可牽制故陝西之勢其重乃在京西爲今日最急之策宜速以重兵據隄山一帶之險以保唐
鄆時王彥取陝西數郡兵止六千人屯商州公奏乞駐兵唐鄆令吳拱分精兵二萬人從鄆州路與王
彥會商州以萬人守潼關使河南虜兵不得援長安以萬人與王彥合力取長安吳璘姚仲徐擁大兵
震關輔使陝西虜兵無援可不戰遁去會吳璘破大散關進兵向西北與虜相持德順而吳拱乃被旨
屯鄆州公又奏鄆去唐鄆數百里緩急難以相應且唐鄆無屯兵恐京西虜兵無所顧忌引兵向陝以
助合喜則吳璘未必成功使或成功用力亦倍乞且令吳拱李道於襄陽歇泊仍更兵戍唐鄆若京
西之虜分兵向陝則令引兵撻其虛未報是歲六月壽皇受禪和戰議未決論者多欲棄陝西新復州
郡公亦奏乞歸班而吳璘在德順事急約公會議公至秦州又具劄子與汪澈同申前議乞以重兵據
唐鄆分兵二三人由內鄉出商於守潼關焚大慶橋與王彥合勢取長安因長安之糧可取河南因

河南之糧會諸軍可取汴兵力既全饋運亦省至于兩河因民之心可傳檄而定無何省符以公知夔州繼被旨留吳璘軍前議事又起赴行在遂詔吳璘班師盡棄陝西新復州郡公還奏事殿上以笏畫地爲陝西形勢論辨甚悉上撫然有悔意以公知太平州襄陽有警再召公除兵部尙書湖北東西制置使節制趙搏王宣軍馬公陛辭即於上前論今新復州郡雖陝西已棄而唐鄆海泗尙存唐鄆爲荆襄藩籬且平原廣袤寔爲恢復勝勢所在決不可棄既至襄陽即與諸將議城唐時虜已遣使議和必欲求割唐鄆海泗四郡朝廷遣胡昉還聘虜留之聲言沙河造橋襄葉置燧棧必欲取唐鄆公知虜恐我得唐鄆勝勢則中原人心自歸其憂大矣故絕欲市和以得唐鄆於是章凡十餘上乞不棄唐鄆其後竟城唐公之城唐也或言虜重兵壓境公料虜自逆亮之殲兵散馬多死契丹渤海益張兩河民日起必無能爲公乃行以數百騎出唐城欲至赭陽陂以安衆心遣人伺虜還言虜將蕭定遠聞官軍在唐以四千騎走汴矣公遂還唐鄆問士民爭持酒來獻羅拜馬前乞朝廷勿棄二城公皆勞勉之權悅而去會和議成將割地初公上章割切有云朝廷必欲割唐鄆臣即掛冠而去至是遂上丐老之章有旨赴闕以戶部尙書韓冲通制置荆襄割唐鄆海泗以和燮晉論諸葛孔明草廬中與昭烈論取天下

先取荆益待天下有變則一軍出隴右一軍出荆襄亦欲犄角取雍耳其後關羽已失襄陽則孔明右臂已斷天下形勢非復草廬中所料是故魏延嘗欲以奇兵取長安孔明不之從蓋無以爲之犄角故也天若祚漢關羽尙在襄陽孔明以大軍出隴右而許洛之間又有徙都之警則孔明可以端坐而得長安何至乘危徼倖用魏延之策哉自頃中原有事忠肅虞公旣成采石之功朝廷付以襄漢上流重任公知唐鄧勝勢可以牽制虜兵則隴右之師可以平取長安乃專意保唐鄧虜亦覺之請和以求割地益堅惜乎和則堅矣而天下勝勢孔明之所欲而不之得者一旦在我而未獲收其功也因具著之以明天下形勢之所在俾後有攷焉紹熙二年上元眉山任燮述

王昱墓誌銘并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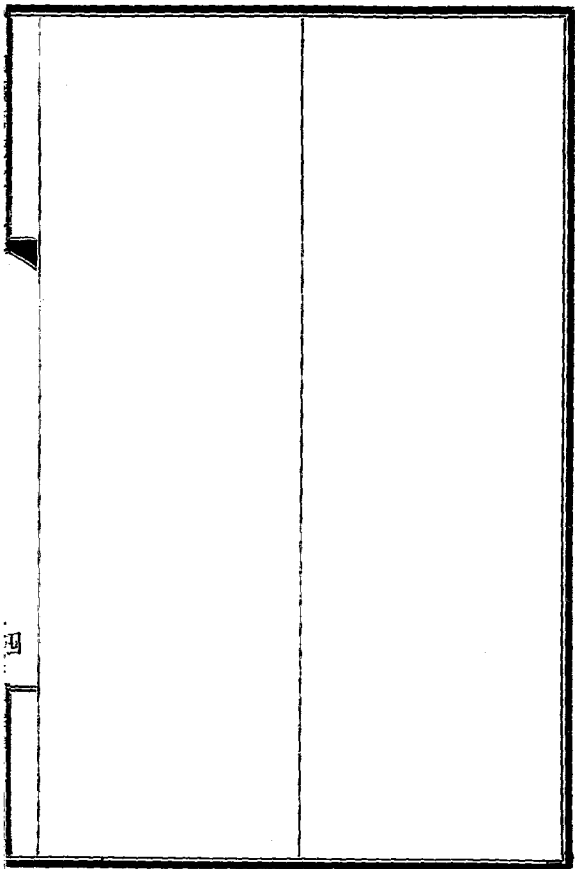
南陽滕

宗諒

夫文灼於外而釣名駕說靈壘于時者欲其潛愛怨於心術汰勝尙於意表亦以鮮矣道行於官而欲至心得光顯當朝者求其敦潔而恥浮濇進而勇退厥惟艱哉其有體真師常先行後學進退蹈道終始可述則見之於太原王公焉公當眞宗皇帝世以縣佐吏有文選入閣下禁崇文院典理御書日以進用入朝侃侃居羣以和人推爲長者出牧五郡所至職辦因俗爲政不務儼察時號爲循吏今天子

明道建元之初抗章引年朝廷不欲奪其志許以本官致仕命一子自布衣試秘書省校書郎蓋所以享耆德而嘉廉退也得謝之後疏林壑以放志治丹石以佐疾接鄉里以信順訓子弟以端孝嗚呼吳天不整弗報永齡以景祐二年九月十一日考終于建陽縣羣玉鄉崇德里之第享年七十四明年二月葬于所居之南山顛也公諱昱字公旦世家于建陽曾祖諱曙祖樞考繪皆蘊龍德生值唐季四海圯裂葆光全素羨慶厥後由公之貴烈考贈尚書度支郎中母封南陽縣太君劉氏繼母丁氏封清河縣太君公才具夙成年十八歲以文行高妙爲本郡舉首咸平初登禮部上第除舒州桐城縣主簿陞大理評事再遷殿中丞改太常博士轉尚書屯田度支二曹員外郎典職崇文院校勘秘閣校理知柳州坐鄰郡大賊奔佚界上捕之不得時黜臨江軍監新塗縣酒稅內徙楚州監稅復知南康軍召還隸職中秘出守潤州逾年移牧武昌再丁內艱以度支郎復告居閣下者歲久以便鄉里求知邵武軍得之遂老于家夫人嚴氏早亡繼室仁和縣君沈氏左右君子勤循禮則子四人長曰楷前漳州長泰縣令次曰格汀州司法參軍次曰栩太廟齋郎次曰杞今校書也女三人長適嚴氏次適范氏次尙幼宗諒接公之德舊矣嘗宰武陽居公治下公晚以少子結養於子諸孤之將議葬也使家老狀公之行于

里重賅且來乞文以誌神隱紀信示遠予不讓也宜矣晏詹嗣而銘曰建水之靈武夷之英猗歟王公
才爲時生賢推仕漢帝選登瀛直如朱絃瑩若壺冰出守藩方入趨臺閣德化優柔文鋒錯落播在民
謠庶于聖作辭絕累句言無宿諾致政于君歸全返真雅合天道光昭指紳有典有則不緇不磷壽鍾
五福慶延後昆隱隱南山悠悠東渚草沒新阡煙昏拱樹勒硯礎兮識太原君子之墓



82 210 隱之(張文蔚)
82 564 陳升之(暘叔,成齋)
3/30a
陳良祐 楊文安公椿墓誌
銘 2/38b
82 662 滕宗諒 王登墓誌銘
3/79a
87 220 劉子羽(彥爵) 3/67a
劉安世(器之) 3/47b
— 范蜀公續傳狀 3/10a
劉岑 唐資政公重墓誌銘
2/36a
劉肇(孝老) 3/18b
劉義叟(仲更) 2/44a
劉珙(共父,忠肅) 3/55b
劉瑛 宋故魏文毅學士大
中大夫知建康軍府
事兼管內勸農使充
江南東路安撫使馬
步軍都總管兼營田
使兼行宮留守彭城
郡開國侯食邑一千
六百戶食實封二百
戶賜紫金魚袋贈光
祿大夫劉公行狀
3/55b
88 824 明道先生(程顥)
明庭傑 吳武安公功蹟記
1/23a

88 824 暘叔(陳升之)
88 952 暘叔(呂公著)
89 223 則平(趙普)
90 270 任燮 番虞雍公守唐邸事
3/77b
90 282 伯淳(程顥)
伯純(范雍)
90 502 仲更(劉義叟)
仲庶(吳中復)
仲野(晁奎)
90 721 何澤(景之) 2/47b
90 752 伊川先生(程頤)
99 822 鄭澥(義夫) 3/27b

12 890 張未 吳太史補之墓誌銘

2/42b

張奎(仲野) 2/6a

張文蔚(隱之) 2/49b

張齊賢(師亮,文定)

3/6a

張商英(天覺,無盡居士)

3/34a

一 張御史唐英墓誌銘

2/12a

一 何麻江隱侯澤墓誌

銘 2/47b

張唐英(次功) 2/12a

張棫 宋故右朝議大夫充

徽猷閣待制致仕彭

城縣開國子食邑五

百戶贈少傅劉公墓

誌銘 3/67a

張掄 故太尉威武軍節度

使提學萬壽觀食邑

六千一百戶食實封

貳千戶隴西郡開國

公致仕贈開府儀同

三司李公行狀

3/69b

張叔椿 夏[劉洪]墓誌

3/66a

13 260 孫洙(巨源) 2/21b

孫沔(元規,威敏) 1/53b

孫抃 寇忠愍公準旌忠之

碑 1/7a

一 丁文簡公度崇儒之

碑 1/11a

22 820 鄭浩(至完,道輝) 3/46b

26 871 程頤(正叔,伊川先生)

3/54b

程頤(伯淳,明道先生)

3/53b

26 954 鮮于侁(子駿) 2/20a

26 973 稚圭(韓琦)

28 732 師亮(丞齊賢)

29 240 徽仲(呂大防)

31 111 懿恪(王拱辰)

31 221 彭汝礪(器資) 2/29a

33 355 韓世忠(良臣,忠武)

1/29a

韓惟忠 2/46a

韓絳(子華,獻獻) 1/19a

韓縝(玉汝) 3/52a

韓維(持國) 3/35b

韓琦(稚圭,忠獻) 1/3b;

2/57b

36 370 杜莘老(起莘) 2/76a

36 822 楊椿(元老,文安) 2/38b

50 330 持正(秦礪)

持國(韓維)

72 391 獻肅(韓絳)

76 840 叔明(馬亮)

<p>88 063 景仁(范蠡)</p> <p>88 282 呂大防(教片, 正歷) 3/31b</p> <p>呂公著(晦叔, 正獻) 3/11a</p> <p>呂公弼(質臣, 嘉禧) 1/58a</p> <p>呂蒙正(聖功, 文穆) 1/50b</p> <p>呂惠卿(吉甫) 3/24a</p> <p>88 384 器之(劉安世) 器資(彭汝礪)</p> <p>88 884 昌言(石揚休)</p>	<p>90 886 曾肇(子開) 3/49b</p> <p>— 王學士存墓誌銘 2/25b</p> <p>— 彭符制汝礪墓誌銘 2/29a</p> <p>— 曾舍人鞏行狀 2/67a</p> <p>— 曾太師公亮行狀 2/71a</p> <p>曾公亮 2/71a</p> <p>曾鞏(子固) 2/64a</p> <p>曾易占(不疑) 2/48a</p> <p>曾布(子立, 文肅) 3/49a</p> <p>91 350 義夫(鄭解)</p>
IV	
<p>02 583 唐重(元任, 恭愍) 2/36a</p> <p>唐介(子方) 3/25b</p> <p>唐卿(吳瑋)</p> <p>02 913 應之(富官) 應祥(趙開)</p> <p>08 902 良臣(韓世忠)</p>	<p>33 130 孝先(王曾)</p> <p>72 881 石揚休(昌言) 2/13a</p> <p>85 883 君實(司馬光) 君貺(王拱辰) 君錫(李願忠)</p> <p>90 363 無盡居士(張商英)</p>
V	
<p>01 031 淳甫(范祖禹)</p> <p>01 284 潘美(武憲) 3/1a</p> <p>01 502 冲卿(吳充)</p> <p>01 823 馮京(當世, 文簡) 3/32b</p>	<p>06 504 神宗 兩朝顯命定策元勳 之碑 1/3b</p> <p>11 290 次道(宋敏求) 次功(張唐英)</p>

引
得

三

- | | |
|-----------------------------|-------------------------|
| 33 011 范鎮(接) 鮮于謙講佛墓誌銘 2/20a | 李顯忠(本名世輔,君錫) 3/69b |
| — 陳少卿希亮墓誌銘 2/27a | 36 812 查篤 杜御史莘老行狀 2/76a |
| — 義度檢討墓誌銘 2/44a | 37 881 吉甫(呂惠卿) |
| — 張寺丞文府墓誌銘 2/49b | 37 901 其父(劉珙) |
| 33 030 莘老(劉黻) | 37 921 恭愍(唐覲) |
| 33 260 蔡確(持正,忠懷) 3/40b | 40 330 希文(范仲淹) |
| 36 130 李世輔(見:李顯忠) | 50 012 忠武(韓世忠) |
| 李宗諤 曹武惠王彬行狀 2/50b | 忠肅(馬亮) |
| 李燾 趙待制開墓誌銘 2/31b | — (劉珙) |
| 李清臣 王大師珪神道碑 1/16b | 忠烈(文彥博) |
| — 韓獻肅公絳忠弼之碑 1/19a | 忠愍(寇準) |
| — 孫學士洙墓誌銘 2/21b | 忠懷(蔡確) |
| — 吳正憲公充墓誌銘 2/23a | 忠獻(趙普) |
| — 韓大保惟忠墓表 2/46a | — (范雍) |
| — 曾博士易占神道碑 2/48a | — (韓琦) |
| — 韓忠獻公琦行狀 2/57b | 56 014 惠穆(呂公弼) |
| | 58 889 曹彬(嗣華,武惠) 2/50b |
| | 60 085 當世(馮京) |
| | 66 362 樂道(王陶) |
| | 70 892 虞允文 3/77b |
| | 76 370 至完(鄭浩) |
| | 78 774 聖功(呂頌正) |
| | 88 012 臬補之(无咎) 2/42b |
| | 88 042 晏殊 馬忠獻公亮墓誌銘 2/1a |
| | 88 063 景之(何洋) |
| | 景文(宋祁) |

02 897 實錄(接)文忠烈公彦博

傳 3/14b

— 劉右丞學博 3/18b

— 王荊公安石傳3/21a

— 呂恭政惠卿傳

3/24a

— 唐恭政介傳 3/25b

— 鄭翰林鼎傳 3/27b

— 吳給事中漢傳

3/29a

— 陳成禮公升之傳

3/30a

— 呂渡公大防傳

3/31b

— 馮文簡公京傳

3/32b

— 張少保商英傳

3/34a

— 韓侍郎維傳 3/35b

— 蔡忠獻公確傳

3/40b

— 章丞相惇傳 3/43a

— 范直講祖禹傳

3/44a

— 鄭司諫浩傳 3/46b

— 劉諫議安世傳

3/47b

— 曾文肅公布傳

3/49a

— 甘舍人肇傳 3/49b

— 王懿恪公拱辰傳

3/51a

— 韓太保樞傳 3/52a

— 程宗丞頊傳 3/53b

— 程侍講頊傳 3/54b

11 210 元老(楊椿)

元規(孫河)

元任(唐重)

11 882 晉卿(吳玠)

33 011 范雍(伯純,忠獻) 1/60b

范祖禹(淳甫) 3/44a

范仲淹(希文,文正)

2/8a

范鎮(景仁) 3/10a

— 宋景文公祁神道碑

1/14a

— 呂惠穆公公祁神道

碑 1/58a

— 范忠獻公雍神道碑

1/60b

— 石工部楊休墓誌

2/13a

— 宋諫議敏求墓誌

2/14b

— 司馬文正公光墓誌

銘 2/17a

— 王尚書陶墓誌銘

2/18a

引
得

一

- | | |
|---|--|
| 29 882 吳璘(唐荆,武順) 1/43a
吳玠(晉卿,武安) 1/23a | 50 720 成肅(陳升之)
50 740 威敏(孫沔) |
| 39 622 趙開(應祥) 2/31b
趙普(則平,忠獻) 1/1a
趙雄 韓忠武王世忠中興
佐命定國元勳之碑
1/29a | 81 181 巨源(孫洙)
82 603 馬亮(叔明,忠肅) 2/1a
88 501 國華(曹彬)
90 220 介甫(王安石)
90 600 公旦(王旦) |
| 39 811 起莘(杜莘老) | 公雅(丁度) |

III

- | | |
|---|--|
| 01 400 文(王安石)
文正(范仲淹)
一(司馬光)
一(王曾)
文肅(曾布)
文彥博(寬夫,忠烈)
3/14b
文安(楊椿)
文定(張齊賢)
文簡(丁度)
一(馮京)
文程(呂蒙正) | 一 張樞密奎墓誌銘
2/6a
一 范文正公仲淹墓誌銘
2/8a
一 富察公言墓誌銘
2/44b
一 王文正公言行狀
2/54a |
| 01 420 彥俯(劉子羽) | 02 313 寬夫(文彥博) |
| 01 932 章惇(子厚) 3/43a | 02 360 宋若水【劉洪】諡議
3/65a
宋祁(子京,景文) 1/14a
宋敏求(次道) 2/14b |
| 02 110 寇準(平仲,忠愍)
1/7a | 02 793 資臣(呂公弼) |
| 02 185 富言(應之) 2/44b
富弼 呂文穆公蒙正神道
碑 1/50b | 02 897 質錄 潘武惠公美傳 3/1a
一 王中書全斌傳 3/3a
一 張文定公濟賢傳
3/6a
一 呂正獻公著傳 3/11a |

引 得

I

- | | |
|------------------------|--------------------|
| 18 300 子開(曾飛) | 王安石(介甫,文) 3/21a |
| 子固(曾鞏) | 王昱(公旦) 3/79a |
| 子方(唐介) | 王曾(孝先,文正) 2/54a |
| 子京(宋祁) | 王存(正仲) 2/25b |
| 子宣(曾布) | 王拱壽(王拱辰) |
| 子華(韓絳) | 王拱辰(君悅,本名拱壽, |
| 子厚(章惇) | 懿裕) 3/51a |
| 子駿(鮮于侁) | 王珪(禹玉) 1/16b |
| 18 821 司馬光(君實,文正) | 王陶(樂道) 2/18a |
| 2/17a | 王巖 吳武順王瑋安民保 |
| 30 900 太宗 趙中令公善神道碑 | 蜀定功同德之碑 |
| 1/1a | 1/43a |
| 58 082 中書門下省【劉洪】題 | 70 700 玉汝(韓絳) |
| 謚指揮 3/64b | 70 700 正憲(吳充) |
| 70 209 丁度(公雅,文簡) 1/11a | 正憲(呂大防) |
| 70 300 平仲(寇準) | 正獻(呂公著) |
| 70 310 无咎(吳補之) | 正叔(程頤) |
| 70 390 天覺(張商英) | 正仲(王存) |
| 70 600 不疑(曾易占) | 88 508 畢仲游 孫威敏公沔神道 |
| 70 700 王全斌 3/1a | 碑 1/53b |

II

- | | |
|---------------|-----------------|
| 09 983 道鄉(鄭浩) | 武順(吳瑋) |
| 13 270 武安(吳玠) | 22 602 禹玉(王珪) |
| 武惠(潘美) | 29 882 吳中復(仲庶) |
| 一(曹彬) | 吳充(仲癘,正憲) 2/23a |

既得之後更計算字內共合方格若干而附其數於既得誌之後若
則以〇代之注意：—

大方格而底不正或不成方者不集

夕(2000) 邑(2000) 卮(2000) 亞(2000)

大方合小方或大方與其內之他筆另成方時則大方不集而只算其
之小方。如回(2000)字一方田(2000)字四方日(2000)字三方

有筆劃時不算方

曾(2000)字之上部西(2000)四(2000)字之大方皆不算方

之方逾九仍以九計。如晶(2000)晶(2000)等類字仍為九方

碼時若因字體之分別而將字之某部與其餘部分分開計算則拆開
部分與其餘部分所成之方不再計算但在團體內之字雖分開計算其

計算。如佳(2000)無方集(2000)三方田(2000)四方無(2000)三方

從月(2000)者其方格皆以二計算因鉛字多說月為月也。

肝(2000)二方。

耐 法

之字乃假字故度擬筆劃大都以假字為主其假字那體亦往往不一故不得已得一體以為
者乃求如凡其不帶凡者凡悉所及並為三見如替(2000)一為(2000)一為(2000)。

善(2000)	曾(2000)	尊(2000)	兗(2000)	戶(2000)	丘(2000)	凡(2000)	巴(2000)	艮(2000)	及(2000)	尹(2000)	无(2000)	羽(2000)
類字之上兩筆皆從〇不從八				上左兩皆以〇算但自己之巴與已經之 巴作單體時皆算(2000)其餘從筆內之巴 已字以巴論。				上左兩皆不作為			上左 兩皆不 作為	

吳(2000)	止(2000)	業(2000)	兆(2000)	坐(2000)	脊(2000)	幾(2000)	興(2000)	興(2000)	盞(2000)	與(2000)	凶(2000)	監(2000)
左角之止非與 右之字劃一樣		上部兩角之字劃算與頭一樣高			上部所合之九筆等懸有時寫字 較其左右為高但皆以位於左右 角算之。			上類字中之 角不從先 九等形。				

承(2000)	林(2000)	求(2000)	午(2000)	矢(2000)	年(2000)	帶(2000)	年(2000)	年(2000)	无(2000)	華(2000)	垂(2000)	直(2000)	真(2000)
之直(2000)無過結字 之入與入低。		上不與其下筆劃合而成 方格。			寫字或作未合字 從年(2000)中有一方 格。			凡此類字 皆算四方		下無 筆劃 且。		皆算四方又 與之上部皆 從也從光	

字下右角之直因有銳其中與與橫相連不為7。
上皆有似合之蓋左入右入或入各下筆文一律算四格於不(2000)等字似可算字體但其下段有筆劃
故亦算四格。
小部與左右上下不能作分故不得按(2000)等字之例以左上右兩部為上段。
第一筆不當為與其第二部結合而成方格能為(2000)或為(2000)或為(2000)等類。
西(2000)西(2000)等字外皆從西如(2000)乃(2000)或為(2000)。

引 得

I

- | | |
|--|--|
| <p>18 300 子開(曾業)
子固(曾業)
子方(唐介)
子京(宋禧)
子宣(曾布)
子華(韓絳)
子厚(章惇)
子駿(韓子儀)</p> <p>18 821 司馬光(君實,文正)
2/17a</p> <p>30 900 太宗 趙中令公善神道碑
1/1a</p> <p>58 082 中書門下省 [劉洪]賜
證指揮 3/64b</p> <p>70 200 丁度(公雅,文簡) 1/11a</p> <p>70 300 平仲(寇準)</p> <p>70 310 无咎(異補之)</p> <p>70 390 天覺(張商英)</p> <p>70 600 不疑(曾易占)</p> <p>70 700 王全斌 3/1a</p> | <p>王安石(介甫,文) 3/21a</p> <p>王昱(公旦) 3/79a</p> <p>王曾(孝先,文正) 2/54a</p> <p>王存(正仲) 2/25b</p> <p>王拱壽(王拱辰)</p> <p>王拱辰(君脫,本名拱壽,
懿格) 3/51a</p> <p>王珪(禹玉) 1/16b</p> <p>王陶(樂道) 2/18a</p> <p>王巖 吳武順王瑋安民保
蜀定功同德之碑
1/43a</p> <p>70 700 玉汝(韓絳)</p> <p>70 700 正憲(吳充)</p> <p>正憲(呂大防)</p> <p>正獻(呂公著)</p> <p>正叔(程頤)</p> <p>正仲(王存)</p> <p>88 508 畢仲游 孫威敏公沔神道
碑 1/53b</p> |
|--|--|

引
得

II

- | | |
|--|--|
| <p>09 983 道鄉(鄭浩)</p> <p>13 270 武安(吳玠)
武惠(潘美)
一(曹彬)</p> | <p>武順(吳璘)</p> <p>22 602 禹玉(王珪)</p> <p>29 882 吳中復(仲庶)
吳充(冲卿,正憲) 2/23a</p> |
|--|--|

III 四角號碼既得之後更計算字內共合方格若干而附其數於既得號之後若無方格則以0代之注意：—

- (1) 字中似方格而底不正或不成方者不算。
如：夕(2270) 肥(2000) 凸(2000) 亞(2000)
- (2) 字內之大方合小方或大方與其內之他筆另成方時則大方不算而只算其內之小方。如回(2000)字一方田(2000)字四方且(2000)字三方。
- (3) 方格內有筆劃時不算方。
如：曾(2000)字之上部西(2000)四(2000)字之大方皆不算方。
- (4) 若字內之方逾九仍以九計。如晶(2000)燦(2000)等類字仍為九方。
- (5) 計算號碼時若因字體之分別而將字之某部與其餘部分拆開計算則拆開之部分與其餘部分所成之方不再計算但在團體內之字雖分開計算其方仍算。如佳(2000)無方集(2000)三方田(2000)四方無(2000)三方。
- (6) 凡字之從月(肉)者其方格皆以二計算因銘字多說月為月也。
如：肝(2000)二方。

附 注

(1) 現時流行之字乃因字故或攔筆劃大都以該字為主然形體亦往往不一故不得已得一種以為標準其常見者為求如下其不常見者凡意形及並為互見如替互見一為(2000)一為(2000)。

上	宀	戶	蓋	善	曾	尊	兗	戶	卩	丘	凡	巳	艮	及	尹	无	羽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最高筆皆以0算不從一.1.九等算。			此類字之上兩筆皆從0不從八。				上左角皆以0算但自己之巳與已經之巳作筆程時皆算其數其餘從筆內之巳皆以0算。				上左角皆不作0。			上左角不作0。			

牛	帛	先	具	吳	止	業	兆	坐	脊	幾	興	興	盟	夙	凶	監	監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上左角之無(1)作與直用一樣高算。		上左角之直作與其右之筆劃一樣高。		上部兩角之筆劃與頭一樣高。				上部所合之方筆等類有時短字或其左右高但皆以位於左右角算之。				上類字中之(1)不從左角等類。					

雲	兼	承	椽	林	水	牛	欠	年	帛	年	年	无	華	垂	亶	直	眞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下端居中之直或筆劃之直(1)無論結字如何皆算為其兩旁之(1)與入能。					不與其下筆劃合同成方格。		獨字或作末合皆從中有一方格。			凡此類字皆算四方。		下類字不從左角。		皆算四方又眞之上部皆從(1)不從六。			

- (2) 雨(2000)月(2000)等字下右角之直因有鉤其中與橫相連不為7。
- (3) 金父發發……等字其上皆有斜余之筆(左)右(入)或(入)各下側故一律歸類於發發等字雖似可歸字類但其下段有筆劃插入上段余蓋之中故亦歸類。
- (4) 繼繼等字上(1)皆有四小部故其左右上下不能齊分故不得投發發等字之列以最上左右兩部為上段。
- (5) 度良頁頁或等字字之第一筆不當與其第二部結合而成方故應為(2000)或為(2000)或為(2000)。
- (6) 凡與字內之合(圖)或(西)西等字外皆從面如(圖)或(西)等字。

叙例

1. 引得譯自英文 Index, 即索引之改譯。
2. 本引得依中國字度攝法排列, 其計算方式, 另表於後。至排列次第, 則號碼小者在前, 大者在後。如“丁”之號碼 1/70200, 小於“王”之號碼 1/70700, 故“丁”列“王”前。若第一字同而第二字異者, 則以第二字號碼大小而定前後。餘類推。又引得皆按虛攝字體分部排印, 故印體碼於書眉上以便翻檢。如“子”之號碼為 1/18300, 書眉上印“i”以代“i”, “子”之旁只印 18300 焉。
3. 本引得彙及被傳人及各傳作者, 因為數不多, 故綜合排列。惟被傳人姓名下皆括其字號並注明所在卷葉, 而字號下則僅括本名。至作者下則皆綴其所作之標題及所在卷葉; 尙希閱者注意。
4. 本引得所注之葉數, 均依中國方法, 每葉分爲上下二面, 以 a 代表上一面, b 代表下一面。

引得目錄

敘例	一
中國字皮擷	二
引得	
I (中)	一
II (國)	一
III (字)	一
IV (皮)	三
V (擷)	三

琬琰集刪存引得

Editorial Board

William Hung

Nieh Ch'ung-ch'i

Lee Shu-ch'un

Chao Feng-t'ien

Ma Hsi-yung

Offices in
Yenching University Library
Peiping, China.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inological Index Series

Supplement No. 12

Yüan Yen Chi Abridged

October, 1938

廿七年十月十九日
引得編纂慶贈
『5869』

